

無情殺手有情天（新派俠情哀艷故事）馬行空・著

江湖武林中，莫不云「殺手無情」！因之無不對之心存偏見，但殺手也是人，人孰無情，豈獨殺手？本故事描述的是，兩位「無」情殺手，怎樣轉變爲有情有義的人的曲折離奇經過……

$4.00

第26年
27

編者話「殺手無情」這四個字，在江湖上武林中人心目中，都存有偏見，但殺手也是人，人孰無情，豈獨殺手？今期刋出一篇以殺手爲題材的巨型故事「無情殺手有情天」。文中的主角人物——殺手，與別不同，這兩個「無」情殺手，由於受了一種特殊的形格勢禁所影响，和一番離奇曲折的際遇，他們終於變成有情有義的殺手，其中經過，令人尋思。是馬行空君精心構思之作，欲知詳情，請參閱今期本刊第三頁。

*　*　*

龍虎雙傑傳奇故事「尋夢人」今期刋出，是篇故事取自現實社會爲題材，光怪陸離，駭人聽聞，警匪鬥智，奇謀迭出。故事篇篇獨立，精采非常。

*　*　*

下期巨型小說刋出一部偵探推理故事：「陰謀者」，內容講述一宗錯綜複雜而又撲朔迷離的兇殺案。案中有案，箇中內情，就算是福爾摩斯大偵探重生也感頭痛，閱讀之下，未到最後一頁，你也不知道眞正兇手是誰？是新進作家麥穗君首部之作，保証令你滿意，屆時並請多多批評指正。

督印人：羅威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德輔道西四四四號
香港工業大厦十八樓D座
H八一六一七一六
營業部：香港皇后大道西五九〇號
H八一六一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444 DES VOEUX RD. W.
18TH FL. FLAT 'D'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114.00
	一年港幣$228.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135.00
	一年港幣$270.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182.00
	一年港幣$364.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400 半年26期NT.$710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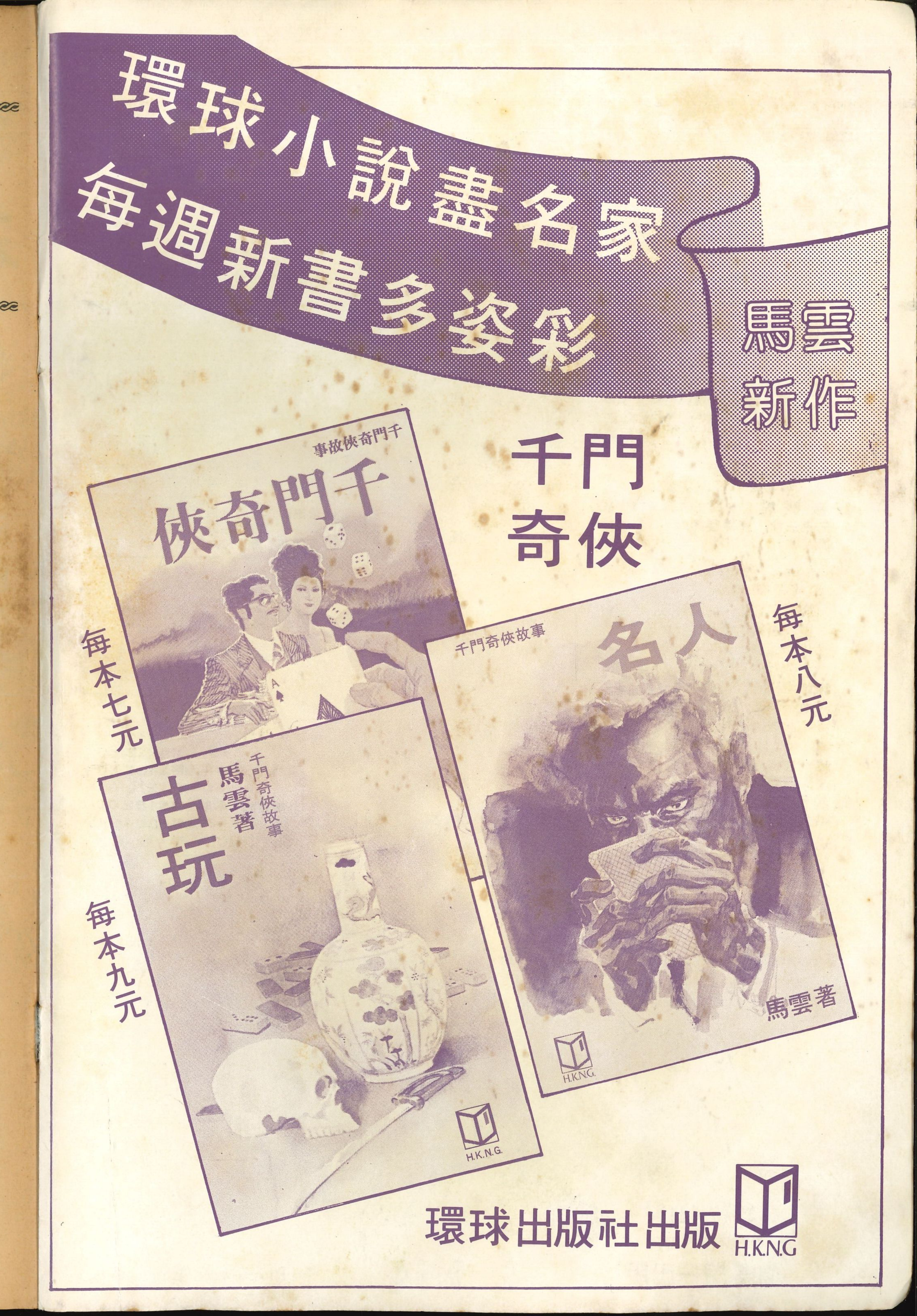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德輔道西四四四號
香港工業大厦十七樓
電話：H八一六〇二六一

武俠世界

第26年
第27期
（總號1315）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四元·
H.K.$4.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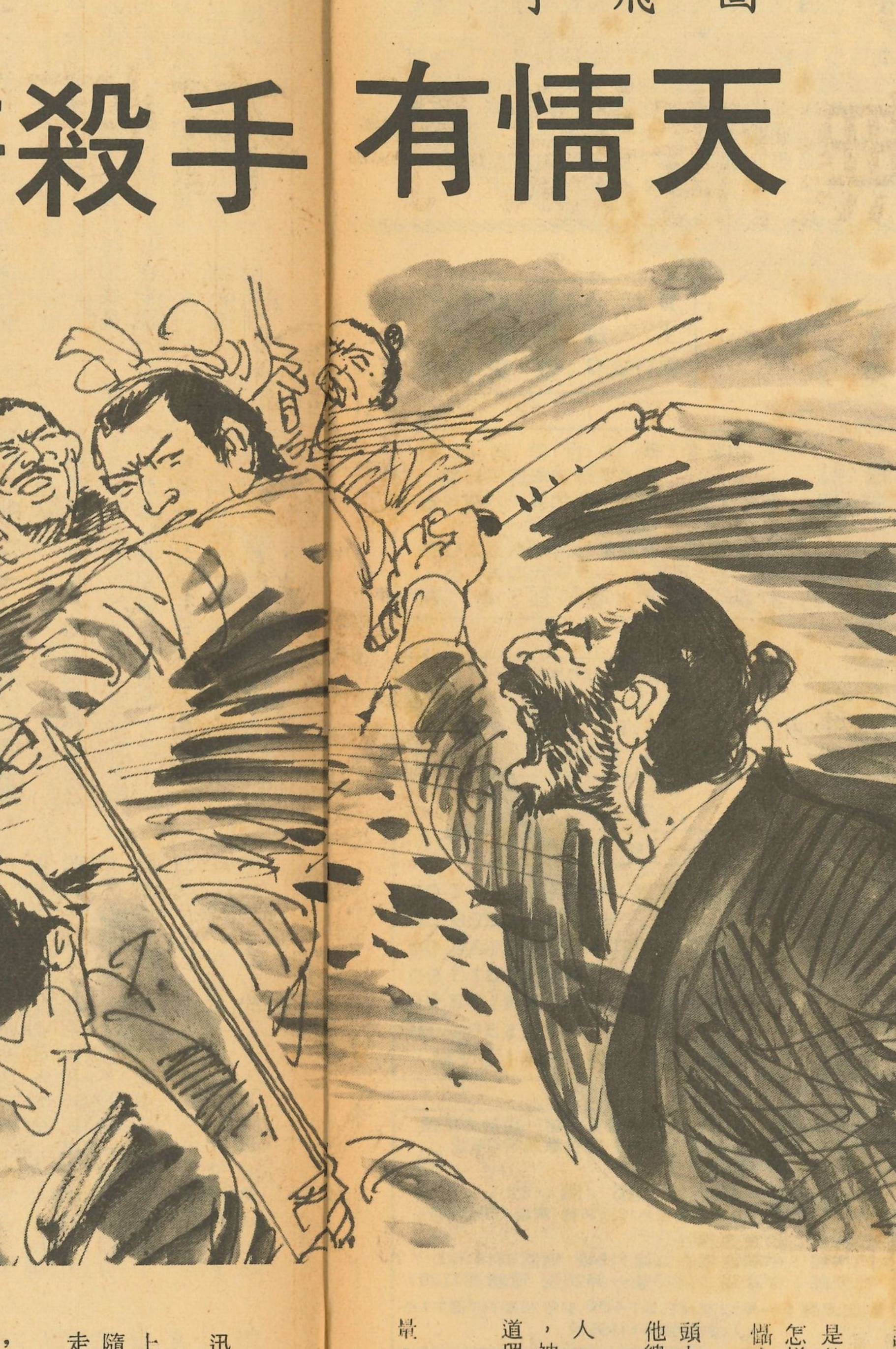
Printed in Hong Kong



新派俠情 哀艷

無情殺手 有情天

故事／馬行空·文
可飛·圖



殺手遇險

古如今坐在潯陽樓頭，憑窗外望，把盞淺嚐，窗外一江如帶，流水悠悠，他亦意興悠悠，一副自得其樂的樣子。

說起上來，他已足有大半年年沒有這樣悠閒地，自由地在地喝酒了。

那是因他在這大半年中，為了賺取一筆可觀的酬金，千里追踪，從關內追到了關外，一直追到黃沙滾滾的戈壁灘，在一處叫「不回頭」的地方，終於追上了那人，並將那人擊敗。

而那人就是武林中人稱「野狼」的欒勁。

他得到的酬金是白銀五千両。

也幸好他在「不回頭」追上了欒勁，並將之擊殺，否則若是再追下去，只怕他

少俠相助

就算殺得了欒勁，也不可能「回頭」——返回去拿取那一半酬金了。

（按照當時殺手行業的規例，每接下一筆生意，例必先收取一半訂金的。）

因為據傳說，那處地方之所以叫做「不回頭」，據說凡是再往前走的，便不可能再回頭走回來。

因為再往前走，便是流沙地帶，若是一脚踏了下去，那便有死無生，任你本領再大，也掙脫不了流沙的吞噬！

這大概亦是「不回頭」這地名得來的原因吧。

而在事後，他亦猜到，野狼欒勁之所以走上那條死路，大概是自知逃不脫他的追殺，所以，故意將他引上那條死路，來個同歸於盡。

幸好，他運氣一向很好，也所以現在還能夠坐在這裏，意態悠閒地喝着酒。

這時候因為是午後時光，所以，樓上的食客很疏落，寬大的樓面上，只有三五個客人，在淺斟慢酌着。

午飯時忙得不可開交，喘不過氣來的店伙，這時候也樂得清閒，乘機倚站在櫃枱前，歇口氣，與掌櫃的有一搭沒一搭地閒磕牙，偶爾拿眼瞥一下疏落的人客，看有誰需要添酒或是添茶的。

時令初秋，天氣還很燠熱，但坐在這潯陽樓頭就清涼多了，特別是憑窗而坐，江風吹來，習習生涼。

江上檣帆點點，或逆流而上，或順風而下，江心處一艘漁舟上的漁夫，正在撒着網，動作是那樣爛熟有緻，不慌不忙，好一幅秋日江上圖。

殺手也有被殺的危機

古如今雖是一名職業殺手，但知道眞正身份的人，可說少之又少，也所以，他能夠放心大胆地在這潯陽樓頭喝酒。

在江湖武林中，他一點名氣也沒有，但在殺手這個行業中，他可是大大的有名，被推許為殺手行業中的十大殺手之一。

在殺手行業中，他被稱為「萬無一失」，那是說他自出道以來，接下的每一宗買賣，從來沒有失過手的。

由此可知，他殺人的手段是怎樣高明厲害的了。

而他們今年才只不過三十三歲。

但他出道已有十五年。

× × ×

古如今幹的雖是殺手行業，但他的人却一點也不兇狼粗鄙，看上去，却有一點讀書人的味道。

他的相貌很普通，唯一惹眼的地方，是他那雙眼神充足的眼睛，平時還不覺得怎樣，但當他注視的時候，便會射出兩道懾人的目光來。

他從午飯的時候起，便已坐在這副座頭上，少說點，已坐了足有個多時辰，但他總共才只喝了兩壺酒。

他不是不善飲，而是一個極有節制的人，幹他們這一行的，隨時都會遇上兇險，被人尋仇。所謂殺人者，人亦殺之，這道理一點不假。

而他亦深深信服這千古不易的道理。所以他一向喝酒都很有分寸，絕不過量，保持頭腦清醒。

只有清醒的頭腦，才有敏銳的反應，迅捷的動作。

杯中酒已乾，他慢慢地將酒杯放回桌上，一個人也就在這時，走上樓來，目光隨意一掃，也不理會那伙計的招呼，逕自走向如古今坐着的那副座頭。

那伙計何等乖巧，見那人毫不瞅睬他，逕自走向已有人客的座頭，便知道他是來找人的，也樂得偷閒，不再理會。

因為他瞥到，古如今那一張桌上，是擺着兩副杯筷的，這就不用他再去拿杯筷了。

那人的衣着很平凡，相貌也很平常，唯一特別的就是，露出藍布長衫外面的皮膚，顯得異常白皙，與那一身布衫極不配襯。

那人一直走到古如今的桌子前，拉開一條櫈子坐下來，微微吐了口氣，自己拿起酒壺，斟了一杯酒，正想拿起來喝一口，一直不曾回過頭來的古如今忽然扭過頭來道：「有買賣？」

那人拿着杯子的手停住，接口道：「你知道，我從來不會為了喝酒，而跑來這種地方的。」

古如今笑笑，有點古怪地道：「怪不得你的皮膚保養得這樣細滑白皙了。」

那人的臉一下子脹得通紅，古如今却毫不為意，笑着接道：「別生氣，什麼價錢？」

那人長吸了口氣，臉上的脹紅一下子消褪了大半。「六千両。」

古如今神色動也沒有動一下，依然是笑着道：「你帶來了？」

那人不再作聲，伸手從身上摸出兩張摺疊的紙張來遞給古如今。

古如今接過後，那人才道：「你想知道的，全部都寫在上面，那張銀票是四海通錢莊的，沒有什麼要問的了吧？」

古如今看也不看那兩張疊在一起的紙張，收在身上，搖搖頭道：「你辦事，我放心。」

「那我走了。」那人說完，一口喝乾杯中酒，站起身來，轉身向樓下走去。

古如今沒有說什麼，也沒有站起來，彷彿那人沒有在他的桌子坐過般，只是拿着酒壺替自己斟酒，甚至也沒有看一眼那人。

而他們的談話，不但簡短隱晦，也很細聲，樓上的人客就算耳朵再尖，也不可能聽到，而他們剛才的樣子，就像那人有事找他傾談幾句，非常之平常，一點也不可能引起別人的好奇。

而又有誰會想到，就在這種塲合，他公然接下了一宗殺人生意。

更有誰會想到那人竟然是一位專門替殺手接洽生意的「掮客」。

× × ×

在潯陽樓頭，再足足坐了有半個時辰左右，喝得一滴酒也不剩，古如今才會帳離去了。

這時已是夕陽西下時分。

古如今走下潯陽樓，沿着江邊那條長土堤，漫步走去，而他的居處，就在前面一處江邊停泊着的一艘烏篷船上。

他不住在岸上，而住在舟中，這正是他聰明的地方，因為住在船上，一般來說，總是比岸上安全的，除非是不識水性的人，而他是精通水性的，晚上只要將烏篷船駛到江心，便可以安枕大睡，就算有人來偷襲，也沒有在岸上那樣輕易接近，萬一有危險的時候，還可以借水遁，這亦是比在岸上方便得多的。

他就是這樣的一個人，每到一處地方，他總是將自己安置於最安全的地方，能夠減少一分危險，他總要盡量減少，也因此，他出道以來，還未遭遇過被人襲擊的兇險。

夕陽斜斜洒射在波翻浪湧的江面上，閃漾起一片眩人眼目的金芒來，江風拂臉，涼爽無比，令到古如今不由意興勃發，張口吟哦起來。

——放船千里淩波去，畧為關山留顧，雲屯水府，濤隨神女，九江東注……

驀地，吟唱聲戛止，他的脚步亦倏然停下來，那樣子就恍如一棵樹原本就生在那裏般，他所有的動作皆停止下來，包括了眨眼。

只有衣袂髮梢，在江風的吹拂下，飄揚不止。

那彷彿像隨風拂動的椰葉般。

兩個人也就在這時出現在他面前不足一丈遠的江堤上，而他的背後，同時出現了兩個人。

前兩後兩，堵死了他的前進與後退之路。

他依然像一棵樹般，沒有動一下。

「啪啪」的江水拍岸聲，一聲接着一聲響起，這時聽來份外震響，震人心弦！

堵在前面的兩個人之中，有一個人開口了。「萬無一失古如今？」

說話的是站在靠近江邊，身穿玄色勁裝，身材精壯，鼻樑高挺，生就一雙鷹眼的中年人。

他的背上交叉插着雙竹鐧。

鷹眼高鼻，背插雙鐧，江湖武林中，除了裘一生之外，找不到第二個人。

這人正是外號「難逃一死」裘一生。

他的外號「難逃一死」，可想而知，在他雙鐧之下，想求一生，那是千難萬難的了。

而確確實實的，他自出道以來，從來沒有人在他的雙鐧之下，能夠逃得了一命的！

他的外號就是這樣得來的。

古如今臉上的神色變化，就像樹木般呆板，嘴唇翕動：「你既然說出了我，簡直多此一問……」

裘一生厲烈地一笑：「好胆量，果然不愧是殺手道上，响叮噹的人物。」

「那來這樣多的廢話！」古如今冷硬地叱喝一聲。

裘一生臉色一變，粗聲道：「古如今，你別神氣，你殺了我胞弟，今日非殺你抵命不可。」

古如今陡地笑了起來。「裘一生，你既知道我是一名殺手，當知道我只是受僱殺人，你不去找那僱我殺死裘天生的人，却來找我的晦氣，豈不是本末倒置？就算你殺得了我，也不算是眞正替裘天生報了仇。」

裘一生却暴烈地道：「不管如何，你總是殺死我弟的兇手，不殺你，難以告慰吾弟在天之靈，至於那幕後之人，在殺了你之後，我不會放過他的！」

「既然如此，動手吧！」古如今這句話出口，挺立如樹木般的身形驀然一標，疾撲向裘一生！

裘一生大喝一聲，雙手一動，撤下了肩上雙鐧，迎向古如今。

站在他旁邊，一直沒有出過聲的那人，在古如今身形一動的刹那，便已悶聲不响，斜閃而上，手一翻，已多了一柄寒光四射的軟劍，「嗆」然振鳴聲中，劃了一個半弧，刺削向古如今的腰脅部位。

此人雖然一直不出聲，但古如今一眼就認出他是與裘一生齊名的趙敞，外號一劍追魂，他那柄軟劍乃是天山寒鐵混合了緬鐵精煉而成的，雖非神兵聖器，但也鋒利無匹，單是劍身上閃射出來的寒芒，便眩人眼目，令人不敢小覷了他。

那知道古如今標前的身形只是虛張聲勢，才標出，便驀然上身倒折，向後倒射向那兩名堵在他身後的兩人。

古如今這一着，不但大出裘一生趙敞意料之外，亦大出那兩名漢子的意料。

所以，裘一生的雙鐧砸了個空，趙敞的軟劍亦空自劃削出去，根本傷不到古如今。

堵在後面那兩人，一個手握斬馬刀，另一個手執兩根只有三尺左右長，但却有兒臂粗細的銅棍，他們在古如今標前時，沒有動一下，依然守在後面，直到古如今身形驀然倒射，兩人才大吃一驚，左右搶上，斬馬刀疾斬向古如今的腰腿部位，熟銅棍一敲古如今腦門，一砸向他的頸肩部

位。

這兩人的反應不可謂不快，但却快不過謀定而動的古如今！

古如今是何等樣人，若沒有九分把握，但也不會貿然搶先發動。

只見刀光棍影中，古如今倒射的身形，竟然穿射入刀棍影中，「啪啪」兩聲實响聲中，响起兩聲悶叫，刀光棍影倏然散碎，兩條人影左右斜飛出去。

那使斬馬刀的斜斜仰躺在地上，喉頭下陷，脖子怪異地扭折着，咀中溢出大量血沫來，一雙眼瞪突着，但却死魚眼般凝住了，不用看，也知道是死了。

那名使銅棍的漢子肩頭上挨了一脚，身形打着轉直跌出去。差一點便跌落江中，幸好他身手不俗，身形橫裏一撲，仆跌在堤邊地上。

古如今一出手，便令到裘一生的同伴一死一傷，其身手之凌厲迅捷，確是不同凡响，怪不得他在殺手行業中，能夠享有盛名了。

只是，裘一生與趙敞皆不是省油燈，就在古如今身形落地的刹那，雙鐧已疾掃猛砸向他的腿腰部位，那柄軟劍有如毒蛇噬人般，飛刺向他的太陽穴。

古如今暗吃一驚，危急間，身形陡地向下倒折。「嗖嗖嗖」一連三下破空急响，雙鐧一劍從他的身旁掃砸刺空。

古如風身形倒折的刹那，雙手在地上一按，兩脚左右撐踢向裘一生趙敞兩人。

裘一生趙敞兩人雙鐧一劍擊空，便知道不妙，急忙跳開一步，避過了古如今的雙脚。

裘一生一退即進，左鐧掃砸向古如今撐出的右脚，右鐧力劈而下。

趙敞的出手也不慢，跳開的同時，軟劍抖得筆也似直，刺向古如今的小腹。

古如今雙脚踢空的刹那，雙腿便暴縮，背脊同時落地。

雙手急揚中，喝了一聲：「打！」

兩蓬灰濛濛的物體，在古如今雙手疾揚中，飛射向裘一生趙敞兩人的身上。

兩人本來可以一擊重創或是殺死古如今的，但突然間，瞥到古如今撒出兩把「暗器」，兩人可不想吃虧，急不迭各自斜跳開去，同時鐧劍飛舞，護住身前。

那知道古如今撒出的只是兩把泥砂，但由他這樣的高手手中撒去，一樣可以傷人。

古如今見「暗器」將裘一生、趙敞兩人逼退，却驚出一身汗來。急忙從地上一躍而起。

背後驀覺勁風襲體，大驚之下，身形猛地一扭，右手順勢一揮的刹那，亮出了他藏在袖子內的一柄短刀。

這柄短刀只有一尺二寸長。

「鏗」一下激响，短刀截擊在砸向他肩頭上的短棍上，但同時間，他的身形歪蹌出去。

原來他的腰背上，被另一根短棍擦過，那力道之勁疾，將他的身形「擦」跌出去。

而他的腰背上，亦一陣劇痛。

他不由出了一身冷汗。

那一棍若是被擊中的話，他的腰骨不被砸斷才怪。

那時，他雖有一身本領，也只有任人宰割了。

不用說，身背後襲擊他的人，就是那名使用一雙銅棍的漢子。

說起來，這名漢子也不是無名之輩，不過名頭不及裘一生、趙敞兩人罷了。此人姓齊，名燕然，外號雙棍王，膂力奇大，乃是裘一生的胞弟裘天生的好友。

至於那名被古如今擊斃的人，姓鍾，名大慶，亦是薄有名聲的人，據說，他的斬馬刀法，已有馬王張同祖的六成火候，可惜，却死在古如今的手上。

× × ×

古如今蹌跌出去的刹那，裘一生的雙鐧已摟頭罩身砸劈過來。趙敞的軟劍却異常陰毒，挑抹向古如今的膝腿！

古如今却毫不慌亂，蹌跌出去的身形乘勢仆跌在地上，接疾滾起來，却不是滾出去，而是滾向兩人的脚下，右脚掃出的同時，右手的短刀亦貼地劃削出去。

古如今這一着，令到裘、趙兩人大是狼狽，因為兩人的兵器已擊空，招式已用老，來不及撤招換式，封拒下盤，兩人只好跳開去，同時各自擊出一掌，以阻拒古如今的攻擊。

但趙敞仍然被古如今的脚尖掃中了右足踝，痛得他「哼」地叫出聲來，身形一晃，幾乎站不穩，跌向地上。

古如今的動作好快，上身一挺，右臂一探，短刀疾捅向趙敞的小腹！

趙敞身形未穩，軟劍又未及撤回，如何閃避封擋得了古如今那迅疾無倫的一刀，驚得他不由失聲驚叫起來。

裘一生雖在趙敞身邊，可是在倉促間，他亦來不及出手截擊，救護趙敞。

這一下就顯出了古如今身手之不凡。

眼看着短刀便要捅入趙敞的小腹之中，驀地，古如今怒吼一聲，捅出的短刀猛地一撤，同時間挺起的上身向地上一倒，兩道棍影幾乎是貼着他的頭額交叉掃砸過去！

不用說，出手解救了趙敞，自背後急襲古如今而差點得手的人，正是齊燕然！

古如今要是警覺稍遲反應稍慢，不被那兩根短銅棍砸爆腦袋才怪！

「呀！」地一聲，齊燕然忽然痛叫一聲，整個人像蚱蜢般崩彈起來，大腿肚上，鮮血淋漓！

原來，古如今在倒折落地的刹那，左手自頭上疾攫出去，一把抓住齊燕然的小腿肚側，硬生生地連褲管帶皮肉，撕扯下了一大塊來，痛得齊燕然崩跳起來，直吸涼氣！

那刹那間，古如今右手在地上一撐，身形貼地平飛出去，飛射向堤邊。

他已不想與裘一生趙敞三人纏鬥下去，因為他有自知之明，他的身手雖然高明，但憑他，若是纏戰下去，肯定拚不過裘一生三人，他之所以能夠輕易地一擊殺死鍾大慶，並擊傷齊燕然，那全憑猝然之下，令到鍾大慶兩人驟不及防而得手的。

而幹他們這一行，講求的就是出其不意，一擊中的，便即抽身急退，絕不拖泥帶水，否則，就算身手再好，也是活不久的。

他借水遁擺脫三人的糾纏。

突來救星

可是，裘一生像看透了他的意圖般，他的身形才貼地平飛出去，裘一生巳大喝一聲，雙鐗朝着他的頭胸劈了下去！

古如今亦像早就料到裘一生捨命攔截他般，他的身形本巳仰躺着，那刹那右手短刀向上急劃向裘一生的右手腕，左手則飛捶向他的左脅。

裘一生被他這一着逼得只好擰身縮手撤鐗。

但趙敞却已忍痛搶撲上來，軟劍一招三式，一式三個變化，恍似一片波光閃漾般，罩落在古如今的腰腿上。

這一次，古如今無論如何也閃避不了的了。

因爲他的身形不着地，很難變換身形，他就算是能夠變換身形，只怕也很難避開那樣詭奇迅厲的劍網，這一次，古如今只怕難逃斷腿之厄！

但陡然間，只聽「嗤嗤」連响，居然從古如今的靴底上，暴射出數點寒光來，疾射向趙敞的胸腹部位。

這變化眞是匪夷所思，大出趙敞意料之外。

趙敞在大驚之下，幸好招式未老，身形急速橫閃的刹那，長劍回挽，舞起一道劍幕，護住身前。

但聽「叮叮叮」一連四五下激响，寒光射在劍幕上，便折墜落地，但「噗」地一下急响，似有一點寒光射嵌入趙敞的腰側皮肉上！

趙敞痛「嘿」一聲，咬牙切齒的，身形一晃，便又撲掠過來，軟劍如虹，飛斬向古如今的雙腿膝！

這一招乃是他含恨而發，施展出七八成功勁，只聽嘶風急响，劍光有如駭電驚虹般，飛斬過來，聲勢確是駭人。

但古如今在靴底上發出暗器的刹那，早巳雙腿暴縮，身形凌空翻起，仍然翻掠向堤邊。

而這一翻，他幾乎巳翻出了堤邊，只要身形向下一墮，便落入江中，那時，裘一生趙敞二人，就奈何他不得了。

而裘一生被他掌刀逼退，雖則一退即上，但却仍然趕不及攔截住他的身形，急怒得暴吼連聲。

陡然間，耀眼的金芒暴閃，兩道棍影挾着勁厲的急風暴襲向他的頭胸之間！

那是齊燕然忍着腿肚上的劇痛，悶聲不响，暴撲而上，含恨地揮砸出那一雙銅棍！

古如今臉色一變，手中短刀反手一劃，刀光如弧，「錚錚」兩响，居然封住了齊燕然的那雙銅棍！

而他的身形亦翻掠出堤邊。

只要他身形向下一墜，他便可以逃之夭夭了。

那知道齊燕然却驀然間棄棍，雙手倏然一沉，接暴攫而出，一把便抓住了古如今的左肩及腰眼部位，連衣服帶皮肉，抓得緊緊的，「嗨」地一聲，發力將他的身形扯回！

古如今不由大驚心駭，齊燕然這一着棄棍施爪，確是大出他意料之外，肩腰被抓，劇痛鑽心，全身的力道不由一散，身形硬是被齊燕然抓了回來！

他的反應不可謂不快，短刀貼胸平削出去，削劃向齊燕然的雙臂。

這一着，他不求傷敵，只求逼得齊燕然縮手，便於願巳足。

那知道齊燕然却巳豁出去了，根本就不理會劃削向他雙手的短刀，依然緊抓不放，並振聲大叫道：「裘兄！趙兄，快下手啊！」

其實不用他叫，裘、趙兩人巳把握機會，鐗劍齊向古如今的身上招呼！

古如今的一張臉刹那死白一片，心中暗叫一聲道：「今番休矣！」一顆心直往下沉。

因爲他知道這一次是死定了，他的短刀雖然可以削斬齊燕然的雙手，但他亦斷然避不過裘、趙兩人的鐗、劍，試問，他如何抵受得了？焉有不死的道理。

眼看着齊燕然雙手便斷，裘，趙兩人的鐗劍亦砸劈斬落在古如今的身上，血濺當塲，豈知就在這生死一髮之間，一聲震人心弦的巨喝在空中爆响，震得四人心頭同時搖撼了一下，那刹那的動作，亦窒了一下。

火石電光間，只見夕陽斜照下，一道精芒挾着一條有如飛將軍自天而降的人影，一閃而至，四人只覺眼前一眩，「鏗鏘」一碰擊聲中，亦响起「砰」的一聲，人影翻飛間，那人一手執住了古如今的衣衫，只一掄，便將古如今的身形掄得翻滾着飛回堤上。

這一下變化，眞是快得無與倫比，而那突如其來的那人的身手，亦匪夷所思！

× × ×

驚魂稍定之下，古如今身形落地，抬眼望去，只見江邊堤上，站着一個身穿海青衣衫的漢子，手上執着一柄似劍非劍，似刀非刀的兵刄，瞧他的年紀，大約只有三十左右，相貌俊朗，顯露出一種沉毅的神態來，一雙眼光精光隱隱，含而不露，這樣的一個人，江湖上除了一個人之外，沒有第二個了。

古如今馬上就認出了那人是誰，心中暗叫一聲：「原來是他，劍刀方顯行！」

裘一生、趙敞、齊燕然三人亦驚疑地望着那人——方顯行，臉上的神色變化不定……

方才，就是這位方顯行，在千鈞一髮之間，用手上那柄特異的兵器——劍刀，將裘、趙兩人的鐗劍擋開，並將兩人震退，同時間，亦一掌拍在齊燕然的胸肩上，硬是將他擊得鬆開抓住古如今肩腰的雙手，翻飛出丈遠之外，才落在地上！

單是這一下子，使將三人震駭住了。能夠一招將三人擊退的，只怕當今武林中，還找不出多少個來！

難怪這位方顯行出道江湖只不過五六年，便名聲大噪，名傳武林了。

這時候，西下的夕陽巳浮漾在海天相接處，照得江水霞光泛映，耀人眼目。

古如今瞇着眼，心中一直在想着一個問題，他與方顯行素未謀面，自然說不上認識及有交情，他爲何會出手救了自己？

若說是路見不平，拔刀相助，這倒是有可能的，江湖相傳，這位方顯行爲人俠義，好管不平，但古如今却認爲方顯行不

可能這樣巧，恰好路經這裏，出手解救了他，他認爲其中必有原因。

果然，讓他猜中了。

只見方顯行掃了裘、趙、齊三人一眼，口氣淡淡地道：「三位，終於讓我找到了你們。」

裘一生臉色變了一下，瞪眼豎眉地道：「方顯行，找到了又怎樣？」

「那自然是一命償一命了！」方顯行的語聲依然是淡淡的，那雙目光却精光暴射。

「方顯行，你簡直眞是狗咬耗子，多管閒事，咱們殺人，關你何事！」趙敞兇狠地厲叫。

「本來是不關我的事的！」方顯行語聲依然冷淡的。「不過，你們也太殘忍了，不但刦掠了那戶人家的所有財物，還姦殺了那戶人家上下二十三口，偏巧又叫我遇上了，叫我怎能放過你幾個天地難容的惡徒！」

至此，古如今才明白了，方顯行之所以及時出現救了他，乃是一路追踪裘一生等人而來的，恰好在這裏遇上。

要不是方顯行說出裘一生等人的惡行來，他根本就想不到，他們會是那樣奸惡的人，因爲裘一生趙敞齊燕然等人，在江湖武林中口碑不錯，一向以俠義道自居，想不到，却是披着人皮的豺狼，說起來，比他還不如，他雖然是殺手，但却從來沒有幹出那等奸惡的事來，也沒有故意將自己裝扮成俠義道中人，而暗中幹些鄙惡的事，雖然，殺手亦是見不得人的行業，但總還比裘一生等人的行爲，磊落得多。

齊燕然用衣袖抹去咀角的血漬——剛才方顯行那一掌，傷得他不輕，嘶啞忍痛地道：「方顯行，殺人放火，是咱們的事，關你十八代祖宗鳥事？」

換轉是任何人，聽了這種粗俗的惡言，皆會動怒，但是方顯行依然神情不變，仍是淡淡地說道：「替天行道，乃我輩之所爲，今日，不論你們怎樣說，也難逃一死！」

「嘿，好大的口氣，別只說不動，有種的就動手吧！」裘一生巳拉開了架勢。

趙敞也不甘示弱，軟劍抖得筆直，斜指向方顯行，只有齊燕然沒有拉開架勢，那不是他胆怯，而是有心無力，他傷得實在太重了。

「好！」方顯行語聲一沉，身形一頓，巳然掠到裘一生的面前，手中的那柄劍刀一晃，如斬似削地攻向裘一生的胸腹之間。

方顯行這一招實在怪異之極，一時間，令到裘一生摸不清楚他的路數，那自然是不敢貿然擋了，身形斜閃，避了開去。

方顯行冷笑一聲，那如削似斬的一招倏地揮洒而去，攔腰掃向裘一生的腰背！

一旁瞧着的古如今瞧得佩服不巳，亦暗暗心驚，這個方顯行不但招式怪異，變招亦快，快得那揮洒出去的一刀（劍），就像他一出手，就是一招般，眞是匪夷所思，難怪只出道江湖五六年，便名傳武林了。

裘一生料不到方顯行變招如此快速，吃驚之下，左手鐗一擋，右手鐗撞向方顯行的左胸！

這一招連擋帶打，出手不可謂不妙，顯出裘一生的眞本領來。

那知道他的雙鐗才動，方顯行的劍刀招式倏變，改掃爲刺（那是劍招），同時間身形一閃，便閃到裘一生的背後，那一刺亦變成了刺向裘一生的背心！

裘一生大吃一驚，怪叫一聲，身形疾轉，雙鐗車輪般疾向後掃。

那知道方顯行的身形陡地倒翻起來，只聽「呼嗤」急响聲中，鐗影劍光從他的身下掃空刺過。

緊接，是裘一生的一聲大叫，身形旋跌出去！一顆人頭亦飛旋向天。

原來，方顯行在身形倒翻的刹那，不但閃避過裘一生的雙鐗，亦避過了悶聲不响，猝然自他背後出劍偷襲他的趙敞刺向他背心的一劍，同時間，他的招式又變，改刺（劍招）爲橫斬（刀招），將裘一生的人頭斬飛！

裘一生雙鐗掃空，便知不妙，無奈方顯行的招式實在太怪異奇妙了，令人意料不到，無從捉摸，很難應付，他的念頭還未閃過，腦袋便巳脫離了頸脖，連一聲也叫不出來，便身首異處！

古如今瞧得心中打了個寒顫，心中暗唸一聲：「世間上竟有這樣怪異突兀，刀劍招式同時變換施展的招數，實在前所未見，也太可怕了，但願我永不會與這人爲敵。」

心中忽然一動，身形一閃，欺向齊燕然！

本來，他是可以在這時一走了之，但他却改變了主意，決定出手擊殺齊燕然，以取得方顯行的好感。

只不過眨眼間，一刀斬飛裘一生腦袋的方顯行，身形凌空一轉，劍刀如輪，當頭斬落被裘一生的死而嚇得呆怔在塲的趙敞天靈！

這一招聲勢之凌厲，令到趙敞慌了手脚，身形飛退開去，不敢攖其鋒銳！

事實上，他是沒有把握接得下方顯行那一招。

方顯行冷叱一聲：「還想走……」劍刀一展，追擊向趙敞。

趙敞飛退的身形猝然一停，半身一弓，軟劍「嗖」地急劃向方顯行腰腹部位！

這一招，顯示出趙敞敏捷的應變身法來。

方顯行顯然料不到趙敞會忽然變換身法出招，百忙中，飛射的身形凌空一翻，硬是翻起了五六尺。

「嗖」一下急响，劍光過處，趙敞的軟劍仍然將方顯行的一幅前擺削下來！

趙敞方自一喜，凌空翻起的方顯行巳有如鷹隼般衝撲下來，夕陽下，那柄劍刀被映得寒芒閃射，刺人眼目，如斬似劈地，兜頭劈斬而下。

趙敞嚇得亡魂皆冒，不敢仰視，駭然滾倒在地，向外斜滾出去！

在生死存亡的關頭，他巳顧不了出乖露醜，狼狽難看了，但求避過方顯行那一劍刀才算。

本來，憑他的身手，是可以硬接的，但由於方顯行劍刀身上閃射出來的光芒極之眩眼，根本不可能看得清楚那一劍刀的變化，他自然不敢冒然硬接了。

那知道他的身形才滾倒，衝撲而下的方顯行那柄劍刀猝然有如激矢一般，脫手電射而出，其勢有如流星飛射，只不過閃了一下，便「奪」地射入趙敞的身上，從腰背射入，胸脅穿出，一下子將他釘死在地上！

趙敞發出了一聲撕心裂肺的慘叫，身形搐動了一下，便挺着不動了。

他的軟劍仍然握在他的手上。

方顯行身形飄落地上，恰好聽到齊燕然的一聲慘叫，忙循聲抬眼瞥去，正好看到古如今的短刀自齊燕然的小腹上拔出來，隨着那一拔之勢，身形飛退開去，才沒有被齊燕然小腹上那個血口中噴洩出來的血箭射在身上。

齊燕然一臉痛苦之色，扭曲着，身形搖晃了幾下，便無力地撲跌在地上。

× × ×

江風吹在身上，已有寒涼之意，江面一片蒼茫，原來夕陽已沉沒在水天相接處的天邊之下。

已是傍晚。

江風一陣緊接一陣，吹拂得方顯行古如今的衣衫髮絲飄揚不止，江堤上倒着四具死屍，蒼茫的暮色下，有一份濃濃的蒼涼之感。

人生亦如時序移逝般，變幻不定！

「請教閣下怎樣稱呼？」方顯行眼中的精芒收斂，語聲就像未動手時那樣淡淡的。

古如今那刹那心中的意念飛閃，想了一會，終於決定將自己的姓名如實報上。

「古如今。」

「聽說，千百年來，殺手行業一直延續至今，殺人取酬，沒有改變，你的姓名再貼切沒有了。」方顯行雙眼中收斂的精光，陡地又暴射出來，直射在古如今的臉上！

古如今不禁心頭一懍——他在動手殺裘一生趙敞時的目光亦是如此凌厲，莫非他也想殺我不成？

這念頭一起，他立刻暗中戒備起來，並且想好了應付的辦法，必要時借水遁。

方顯行眼中的精光一現即隱，古如今亦隨之暗鬆一口氣，笑笑道：「想不到方兄也知道我這號人物，這點倒令我驚詫不已。」

一頓接道：「無論怎樣，方兄救命之恩，我不會忘記的！」

方顯行却又問道：「他們爲什麼要殺你？」

「尋仇！」古如今苦笑一聲。「我在三個月前，殺了裘一生的胞弟裘天生。」

「殺得好！」方顯行說一聲。「雖然你是爲錢殺他，裘天生確是該死！」

古如今抱拳說道：「方兄，不管你對我的看法怎樣，救命之恩，我記住了，告辭！」

說完朝方顯行抱拳一揖，便扭身沿着江堤，向下流那邊走去。

方顯行既沒有說什麼，也沒有阻止，只是目光有點奇怪地注視着越走越遠的古如今背影，好一會，才收回目光，吁一口氣，望一眼江面上的點點漁火，放開脚步，向潯陽樓走去。

這時候應該是吃晚飯的時候了。

殺手的煩惱

弦月當空，江水粼粼，波光水影中，一艘烏篷船在江心隨波輕輕起伏晃動着，船艙的縫隙間，透過出一絲燈光來。

江面上，像這樣的篷船，一點也不起眼，尋常得很，一點也不會惹人注意，因爲江面上散佈了不少這樣的船隻。

但這艘船雖然平凡，但船艙內的人，却絕不尋常。

因爲他不是一般的船夫漁民，而是一名殺手道上的高手。

他就是「萬無一失」古如今！

古如今這時正坐在船艙中，就着燈光，凝神細看着展開在手上的一張紙箋。

那張紙箋上，詳細地寫着他要殺的人的資料，而放着燈盞的那張桌几上，放着一張銀票。古如今雙眼注視着那張紙箋，臉上神色變化不定，顯出他的心情不穩。

終於，他放下了那張紙箋，長吐一口氣，嘟喃一聲：「怎會是他？眞是怕什麼，偏偏就遇上了。」

發了一陣呆，他重又拿起那張紙箋，在燈下再看一遍。

看他那種樣子，就像生怕看錯了般，重新一個字一個字地看下去。

燈光之下，白紙黑字，清清楚楚地寫着——方顯行，三十歲，籍貫不詳。

——擅使一柄奇門兵器——劍刀，招式怪異，變化莫測，刀招劍式極盡變化之能事，出道江湖以來，未嘗一敗。

——輕功：高明。

——拳脚：從未施展過，造詣如何，不得而知。

——暗器：沒有人看過他使用。

——師承：據說是巫山老人的關門弟子，是否確實，有待查證。

——性格：沉毅穩重，尚俠義，嫉惡如仇，輕易不發怒，遇事冷靜。

——嗜好：無可奉告。

紙箋上寫着的，就是這幾行字，字跡清楚，絕不了草，只要是識字的人，相信都會看得明明白白，不會看錯。

這麼說來，這一次古如今接下來的殺人買賣，要殺的人是方顯行了！

紙箋上白紙黑字，應該不會錯的了。

這就怪不得古如今這樣緊張不安了。

而這種情形，亦是古如今自幹上這種見不得光的行業以來，第一次這樣緊張不安。

本來，要不是在黃昏時被方顯行所救，親眼目睹他前後不到十招之間，便擊殺了裘一生趙敞兩人，見識到方顯行的身手武功，他是不會那樣緊張不安的，因爲他有自知之明，他根本就不是方顯行的對手，而且差了一截，當然，作爲一個殺手，並不是單憑武功殺人的，最重要的，還是智謀與出其不意的行動，還有對被殺的人的了解，對環境的熟悉等等因素，一個成功的殺手，是有機會殺死比他身手高明很多的對手的。

但這亦要自己具備相當的武功才成，否則，對手若是太强的話，那麼，成功的機會就相對地減低了。

最令他爲難的是，方顯行無論爲什麼原因，總算救過他一命，人說殺手無情，

那只是一般人表面的看法，就算是一個最冷酷無情的殺手，總有那麼一點點「情」的，就只看他隱藏得好不好罷了，就拿他的師傅來說，他在未發現師傅每隔一段時間，便偷偷地跑去看一個老婦人的時候，他一直都以爲師傅是世間上最冷酷無情的人，因爲他的師傅在殺人時，從不眨一下眼，而且絕不猶豫，不管該不該殺的，也是一樣照殺，而對他，從來都是疾言厲色的，從沒有對他展露過一抹笑容，只要有錢，便什麼人也敢殺。

他的師傅，就是江湖上人稱冷血殺手的戚絕情！

戚絕情在殺手道上，被尊稱爲老大，可見他手段之厲害，輩份之高了。

古如今之所以成爲一個殺手，就是戚絕情一手「栽培」「提携」的。

那一次，他無意中發現，戚絕情出現在一處貧民窟內，進入一家矮小破敗的破屋子內，探視一個老態龍鍾，鷄皮鶴髮的老太婆，看那老太婆的樣子，沒有一百歲，也有九十多了，只見戚絕情對那老太婆神態恭敬，對那老太婆服侍週到，並親手燒了一頓飯，陪那老太婆吃了，留下一些銀両，才摸黑離開。

以後，每隔一段時間，他都發現戚絕情到那老太婆那裏一次，而那時候他還未出道，後來他暗中查探之下，才查出，那老太婆原來是戚絕情的外婆，那是他親耳聽戚絕情那樣叫的，而據他事後猜測，以戚絕情的情形，足以舒舒服服地供養那老太婆，但戚絕情却將那老太婆安置在那種最貧賤的人住的地方，無疑是爲了那老太婆的安全着想，幹他們這一行的，仇家實在太多了，凡是親人，便不免有被殺洩憤的危險了，故此，幹他們這一行的，幾乎全是六親斷絕的人，那樣，就不會因此而被仇家要脅，在殺人時，可以放手而爲。

這大概就是道殺手無情的由來吧。

但又有誰知道，殺手也是人，無論他怎樣冷酷無情，手段兇殘，他畢竟還是人，是有七情六慾的人，那就擺脫不了那個「情」字，特別是親情。

戚絕情就是一個最好的例子。

他若是一個無情的人，他就不會偷偷地供養外婆，弄担憂她的安全的而將之安置在那種什麼人也料想不到的地方了。

這就是「情」。

× × ×

知道了要殺的人是方顯行後，古如今的心情一直緊張不安，非常矛盾。

他雖然自幼就受到戚絕情的嚴厲敎導，變得非常之冷酷，爲了錢，他不惜去殺任何人，但自從發現戚絕情原來亦是有「情」的之後，本來就感情豐富的他，心底裏便常存情感，只是，一向很少顯露出來吧了。

這時候他的情感便再也埋藏不住了。

方顯行對他有恩——救命之恩，爲何偏偏接下的這宗買賣，殺的人就是他，這叫他怎下得了手？

這是他自出道以來，第一次遭遇上，令到他委決不下，心中作難的難題。

他眞後悔接下了這宗買賣。

但當時又怎知道，他要殺的是方顯行呢？就算知道，他也會毫不猶豫地接下來，因爲他根本就想不到，他會遭到裘一生等人的截殺，陷於死地的情形下，被方顯行所救，他又不是未卜先知的異人。

這時候若是將訂金退回不幹，那他就等於完了。以後別想再在殺手這一行幹下去了，根據殺手這一行的不成文規矩，每一個殺手接下一宗買賣，收下訂金後，他便要完成這宗買賣，除死方休，若是退回訂金，那是不被接受的，也等於說他從此在殺手行業中，被除名了。

他自小到大，接受的就是殺人的訓練，除了殺人之外，他可說什麼也不懂，若是要他不幹殺手，他眞不知怎樣可以活下去。

搖搖頭，他打消了這個念頭。

那麼，便只有下手殺方顯行了。

他雖然是個殺人不眨眼的殺手，但他可不是心智全失的瘋人，還有一絲良知，要他去殺一個曾經救過他一命的人，他却狠不下心，下手去殺害恩人方顯行。

他苦惱地搖了搖頭，吐出一句：「禽鳥尚且反哺，何况是人？」

但接下來他又自問：「那麼我怎樣辦呢？」

他想破腦袋，也想不出怎樣辦才好。

他一直苦苦地思索着，足足想了一個更次，終於讓他想到了一個認爲是兩全其美的辦法，出手救回方顯行一命，那就算扯平了，然後，再殺他！

至於有沒有機會可以解救方顯行一次，那就要看運氣了，他也不再多想下去，實在他剛才想得太辛苦了，而且，時候也不早了，再想下去，很快便要天亮了。

報恩

遠遠地瞥到方顯行從長街那頭走來，古如今便馬上從一條橫街中走出來，進入一家成衣鋪中。

他一邊裝作在揀衣服，一邊偷眼瞥視着鋪外走過的行人，所以，他根本就聽不到成衣鋪那伙計口沫橫飛的說話。

眼角瞥到方顯行正從前面過走來，他看也不看，隨手拿起一件衣服，對那伙計道：「將這件包起來。」

店伙望着他手上拿着的那件老太婆穿的衣服，有點奇怪地問道：「客官，這一件……」

古如今已瞥到方顯行從鋪外走過，急忙道：「快！你怎麼了，還不替我包起來？多少錢？」

邊說邊摸出一塊碎銀，放在櫃枱上。

那店伙不敢再說什麼，急忙將那件衣服包好，遞給古如今。

古如今一手接過，便轉身像一陣風般，向店鋪外面走出去。那店伙正想找錢給他，見他已走向鋪外，急得張口欲叫，却沒有叫出聲來，只是張口結舌乾瞪眼。

因爲古如今已走出了店鋪外，急步追向一個人，那店伙就算張口叫，他也未必聽得到。

古如今走出店鋪時，方顯行已走過了店鋪，他只好急急自後面趕上去，叫道：「方兄，請等一等。」

前面的方顯行聞聲停下來，扭頭一看，見是古如今，目光閃了一下，詫聲道：「古兄，有事麼？」

古如今緊走兩步，來到方顯行的面前，有點抱歉地道：「方兄，沒有什麼事，我不過在店鋪中見到你，趕出來與你招呼一聲吧了。」

一頓接又急急地道：「相請不如偶遇，未知方兄是否賞面，同去飲一杯。」

方顯行笑道：「這可巧了，我正要到潯陽樓去喝酒，既然古兄有此雅興，我自是奉陪到底。」

古如今聽了歡喜地說道：「如此，方兄請。」

方顯行一笑，轉回身向潯陽樓走去！

×　×　×

由於這時候離午間還有一大截時間，所以潯陽樓上，只有疏落的五七個客人。

而那些客人多是騷人墨客之流，有幾個正在憑窗眺望，信口吟哦，有兩個則在支頭蹙眉，大概是在苦思佳句了。

兩人找了一副臨窗的座頭坐下來，自有店小二上前招呼。

要了兩壺酒，幾樣下酒菜，兩人舉杯飲起來。

一連喝了幾杯悶酒，古如今終於忍不住了，試探地問道：「方兄似乎對我這種人有點成見，是麼？」

方顯行放下酒杯，望着古如今，直認不諱道：「古兄，相信不止我一個，對幹你們這種行業的人，存有偏見，我這樣說，請不要介意。」

古如今感慨地道：「難得方兄不矯情，直認不諱，不像有些人，心裏想的是一套，口中說的又是一套，我生平最討厭的就是那種人，來，咱們浮一大白。」

方顯行舉杯一飲而盡，杯一翻，向古如今照了照。

古如今大是高興。「難得方兄不嫌棄我這種人，眞教我高興。」

說着，連盡三杯酒。

方顯行這才道：「古兄，所謂盜亦有道，希望你今後亦不要濫殺無辜……」

古如今抱拳道：「古某受教。」

「好，那我就交你這個朋友！」方顯行舉杯。

古如今有點受寵若驚，慌忙舉杯，「承蒙方兄看得起古某，古某銘感於心。」

說着，兩人碰杯，同時乾了杯中酒。

而古如今在喝酒的刹那，心中「砰」然跳動了一下，若是這時出其不意，出手偷襲古顯行，起碼有九成把握，可以擊殺方顯行，方才，他確有那種衝動，但他却忍住了。

那不是他不敢下手，而是不想。

因爲他要先報恩，兩不相欠，才殺方顯行。

殺手雖然冷酷無情，但他們亦是人，有別於禽獸，若是知恩不報，豈不是禽獸不如。

而方顯行那句話「那我就交你這個朋友了」，在古如今的心中，掀起了波瀾，渾身熱乎乎的。

一直以來，他都是孤獨的，從來沒有一個朋友，他不是不想交朋友，而是不敢，那會是對自己非常危險的事情，因爲幹他們那一行的，都要努力保持身份之隱秘，越隱秘則越安全，所以，無形中形成了孤僻的性格，那是非常痛苦的，那種孤寂落寞，有時候幾乎是無法忍受的，但還是要忍受下去。

朋友這兩個字，對於幹他們這種行業的人來說，那簡直是一種奢想，雖然有强烈的盼求，但却連想也不敢想。

如今，終於有一個人做他的朋友了，你叫他怎不情懷激盪，興奮莫名？

那刹那，他只覺得，「朋友」這兩個字，比世間上任何美好的事物，皆要美好千百倍！

他激動得幾乎流出淚來。

大概方顯行看出了古如今的心情，所以故意將目光移向窗外，眺望着江流雲天，心中感慨陡生。「白雲蒼狗，世事無常，人生一霎，但却營營役役，爭名奪利，所謂生不帶來，死不帶去，這到底是爲了什麼？」

「那當然是爲了活得更好。」古如今這句話幾乎衝口而出，但却硬生生在咀邊咽住了，沒有說出來。

那是因爲他那句話不妥，若說出來，必是會被方顯行駁斥得無話可說，故此，還是不說的好。

不過，他還是想到了一句話：「方兄，所謂人在江湖，有時候眞正是身不由己的。」

哈哈一笑，方顯行收回目光。「古兄說得好，倒是我太求全了。」

接拿起酒壺，先替古如今斟了杯酒，再替自己斟酒，舉杯道：「來，得快活時且快活，人生那得幾回醉，乾！」

說着一飲而盡。

古如今豪氣陡壯，亦一口喝乾了杯中酒。

「與方兄喝酒，暢快！」古如今意興遄飛起來，「今日不醉無歸！」

兩人眞的喝醉了。

不過，却不是爛醉，只是有了七八分酒意。

這已經足夠了，對古如今來說，這已經是大大的過量了，也是頭一遭，幹他們那一行的，首要的就是保持清醒的頭腦，那樣，行動才够敏捷，這是作一個殺手必需做到的。

他自出道以來，這是第一次喝醉了，不過，他却不以爲意，而且好高興。

還有什麼事情，比結交上第一個朋友還要高興的呢？

所以，喝醉又何妨。

離開了潯陽樓，兩人互相攙扶着，顚顚晃晃地走着，也不理會走向何方。

直至前面傳來一陣打鬥聲，兩人才算清醒了一些。

但脚步依然是飄飄浮浮的。

兩人睜着醉眼向前面望去。

喜逢舊友　結伴同行

打鬥的是一男一女，男的約四十出頭了，黃臉龐，頷下留鬚，使兩枝精鋼打造的判官筆，筆法精妙，專往那女的緊要地方招呼，不時發出邪笑聲。

那女的年約二十一二，穿一身淡紫衣衫，柳眉桃腮，體態婀娜，使兩柄柳葉刀，在竭力封架那中年人的攻擊，雖然還未呈敗象，但却是守多於攻，嬌臉含煞，不

時嬌哼出聲。

這時那中年人左手筆封開了那少女的柳葉雙刀，右手筆「嗤」地急點向少女的乳突穴。

若那少女是個漢子，這一招本是平常之極，但這一來，那中年人的這一招，就顯得下流了，那少女臉上脹紅，嬌「哼」一聲，嬌軀一晃，偏閃開去，柳葉刀「嗤嗤」兩聲，一削中年人的大腿，一切對方的左脅。

中年人哈哈一笑。「姑娘，妳還是認命吧！」身形鬼魅一閃，繞到少女的背後，雙筆飛點向少女的雙肩胛。

少女若是被他雙筆點中，手中雙刀不鬆脫才怪。

少女在雙刀走空的刹那，已知不妙，身形急向下蹲。脚跟一旋，雙刀順勢向後迴掃出去。

少女這一招應變之快，就連古如今看了，也不由在心裏暗叫一聲：「妙！」

但方顯行却脫口疾聲道：「不好！」身形急射出去。

情形確是不好，只見那中年人在少女矮身的刹那，身形「呼」地翻掠起來，從少女的頭上翻過，雙筆原式不變，凌空疾點而下，點向少女的左右肩井穴。

古如今一眼瞥見，亦脫口叫出：「不好！」

那確是不好，因爲那少女招式太快，快則易老，經已來不及應變，亦無從閃避了。

眼看那少女就會被中年人雙筆點落在左右肩井穴上，動彈不得，聽任中年人的宰割，一道精芒也就在那刹那，以電奔雷般，飛射過去，以間髮之險，「錚錚」兩聲射擊在雙筆之上，硬是將雙筆擊得歪斜開去。

那中年人功敗垂成，怪叫一聲，身形藉那震擊之力，凌空一個後翻，同時間雙筆「嗤嗤」作响，從筆尖上，噴射出兩蓬暗器來，疾射向方顯行！

原來，及時解救了那少女的，正是方顯行。

古如今一眼看到，馬上想起那中年人是誰來，驚悸之下，大叫：「方兄小心，那是奪命蜂針！」

那少女一眼瞥到，口中亦不由驚叫出聲。

方顯行的身形正飄落地上，聞喝之下，亦是驚震不已，手中劍刀疾舞，護住全身。

只聽一陣細密的激响聲不絕响起，那中年人雙筆噴射出來的兩蓬暗器，悉數被方顯行的劍刀碰擊落地。

方顯得招式一緩，身形亦落向地上。

但也就在那刹那，那中年人筆如矢，一下子便射入方顯行收斂的「刀劍」光幕中，飛刺向方顯行的咽喉心胸要害！

那少女再一次驚得叫出聲來，同時疾揮雙刀，猛仆而上，企圖截下那中年人的雙筆！

但却遲了。

但另一道人影疾如迅電，挾着一道尖銳的寒光，飛擊而至！

那是古如今。

古如今是全力截擊。

所以身法快疾絕倫！

這是一個非常之好的報恩機會，若是解救得了方顯行這一次險厄，他就再也不欠方顯行什麼了。那麼，他就可以心安理得地去完成他接下的那筆買賣——刺殺方顯行。

他雖然有七八分酒意，但在那中年人由雙筆中噴射出兩蓬「奪命蜂針」的刹那，他已驚駭得酒意全消，所以，他現在的頭腦很清醒，動作也很敏捷，功力亦完全發揮出來！

他有九成九的把握，可以將那中年人的雙筆截下來，解救方顯行脫出險厄！

但那刹那的變化，令到他幾乎喪命。

那是他意料不到的。

那人的雙筆眼見已刺入有點驚愕的方顯行咽喉心胸上的刹那，却驀地左手向外一甩，手上的判官筆如流星飛射般，甩射向閃射而至的古如今！

這一下變生意外，其勢又疾快絕倫，待到古如今警覺時，那支判官筆已銳嘯着，閃射至他的面門，兩下裏勢道之疾，令到古如今根本來不及閃避。

而他人在空中，身形不易變化，就算可以變化，也來不及了！

他只有眼睜睜看着那支判官筆射入他的面門上！

這一次，他已求生無望。

他在心中嘆了一口氣：「唉！死了也好。」

但是眼前激光一爆，「叮」地一聲，他看得清清楚楚。那支判官筆陡然間在他的面前折射出去，是擦着他的頰邊折射出去的，筆上挾帶的勁風，令到他的面頰生痛。

一時慘烈的嚎叫亦同時响起，他瞥到那中年人身子打着旋，從方顯行的身邊摔跌出去，胸肋間濺射出一蓬血雨來！

而方顯行正身形偏側，劍刀「劏前」的勢式仍未盡，刄上血漬殷然。

他忙一個翻滾，落在地上，一顆心仍崩崩直跳，舉袖抹去了一額的冷汗。

而這時他也弄清楚了，間髮之間，將那支射至他面門的判官筆擊歪折射出去的，是方顯行發出的一塊碎銀！

而在發出碎銀的刹那，方顯行亦電閃般身形猛地偏側，千鈞一髮間，讓過那刺向他咽喉的那一筆，右手劍刀順勢一個刺劏，將那中年人的胸肋間劏割開來。

那中年人這時已倒仆在地上，還想掙扎着站起來，可是已力不從心，重重一仆，便不再動了。

古如今接下來又弄明白了一件事，方顯行方才那種驚惶失措的樣子，是假裝出來的，目的正是誘殺那中年人，令到那中年人以爲他已無從閃避了那一擊，那是行險着，一拳擊殺那中年人。

這一刻，古如今的心情複雜異常，怔在了當地。

方顯行適才確是行險取勝，要是把握得不準不快，那麼，死的將會是他，而不是那中年人！

那刹那確是驚險至極，他的額頭因此亦暴沁出冷汗來，長吐一口氣，他舉袖抹去了額上的冷汗。

「古兄，你沒有損傷吧？」

古如今霍然道：「方兄，若不是你出手相救，我這一次死定了，我真不知該怎樣說了。」

方顯行笑笑道：「古兄，我沒有看錯你，要多感激的是我，要不是你奮不顧身截擊那人，你又怎會遇險呢？」

古如今却說道：「方兄，我欠你兩條命！」

方顯行擺手道：「古兄，你這樣說，咱們就不是朋友了！」

古如今心中一熱，正想說什麼，那少女恰好從驚怔中醒過來，臉上還流露出一抹驚悸之色，盈盈走上前，朝兩人施禮道：「兩位出手解救了小妹之危，小妹感激不盡。」

古如今紅着臉擺手道：「姑娘，這不關我的事，出手救妳的，是這位方兄！」

那少女瞥了方顯行一眼，重又施禮：「這位方……」

方顯行有點靦覥地急口道：「姑娘，請不要將此事放在心上，是了，還未請教姑娘貴姓芳名？」

「小妹呂綾。」那姑娘忙答道：「請教……」

「原來是呂姑娘。」方顯行忙抱拳一禮。「在下方顯行，這位兄台姓古，大名如今。」

古如今亦朝少女——呂綾抱拳一禮。

少女雙眼一睜，上下打量着方顯行。喜道：「原來是劍刀方兄，小妹聞名久矣，怪不得身手是如此高明了，小妹佩服得很。」

方顯行謙道：「呂姑娘過獎了，請問那人是誰？」

說着，用手指了一下那邊地上的中年人。

古如今搶着道：「方兄，此人是西南道上，有名的煞星，外號奪命雙判，姓康，名延之，不知多少高手吃了他筆中暗藏奪命蜂針的虧，死在他的一雙判官筆之下，只不知他怎會忽然來到了這裏，據說，他是很少離開川貴一帶的。」

接轉頭問道：「呂姑娘，妳怎會惹上他的？」

呂綾氣憤地道：「古兄，小妹根本就沒有惹過他，是他一直暗中跟着小妹，突然在此現身，將小妹攔住，並出言調笑：……」說着，一張臉也紅了，不再說下去。

方、古兩人都是心思靈敏的人，一聽就明白了，也不再問下去，方顯行首先抱拳說道：「呂姑娘如今危險已過，就此別過。」

說完，他望了古如今一眼，向前行了過去！

古如今忙亦抱拳朝呂綾道：「呂姑娘，請了。」說完急步跟上方顯行。

呂綾怔了一下，俏目中閃過一抹異光，急急張口道：「方兄、古兄……」

方、古兩人聞聲止步，回身訝道：「呂姑娘，什麼事？」

呂綾瞟了兩人一眼，期期艾艾地道：「方兄，古兄，可否讓小妹作個東道，聊表謝意了。」

方、古兩人一聽，互相望了一眼，方顯行吶吶地道：「呂姑娘，妳太客氣了，怎好意思要你破費……」

呂綾目光一亮，欣喜地說道：「你們是答應了？此去潯陽樓不遠，咱們這就去吧。」

說着，拿眼望着兩人。

兩人就像觸了電般，急忙將目光移開，一顆心「砰砰」直跳。

也難怪兩人這樣敏感的，要知道兩人活了這樣大，這是第一次接觸女孩子，被呂綾那雙俏目一望，不心跳才怪。

呂綾却沒有發覺到兩人的心情有異，那雙目光毫不遜色地望着兩人。

方顯行原本是想婉拒呂綾的，想不到被她將話截斷，亦誤會他答應了，急得他臉也紅了，吶吶地道：「呂姑娘，真的要去潯陽樓……」

呂綾詫異地問道：「方兄，怎麼了？是否嫌潯陽樓的酒不夠好？那可以去歸然樓。」

方顯行被她這一說，心中更急，一張臉也脹得通紅。結結巴巴地道：「呂姑娘，我不是這個意思，是……」

「方兄，你不是不屑與小妹……」呂綾有點失望地說。

方顯行急忙連連搖手：「呂姑娘，千萬別誤會，我不是那意思……呂姑娘，既蒙寵邀，咱們這就去吧！」

說着，欠身作了個「請」的姿勢。

呂綾的臉上立時綻開笑意，歡快地道：「兩位兄台，咱們一道去。」

×　×　×

他們去到潯陽樓時，幾乎找不到座位，因為這時已是華燈初上，是吃晚飯的時候了。

幸好還剩下一兩副座頭，否則，他們就要到別一間了。

坐下來，要了酒菜後，三人一時間不知說什麼好。呆坐着，好不尷尬。

幸好伙計送來了酒，呂綾妙目一轉，執起酒壺，嬌笑說道：「小妹先敬兩位一杯！」

兩人連聲：「不敢。」亦回敬了呂綾一杯。

兩三杯酒下肚，胆氣陡壯，兩人表情也自然多了。方顯行試探地問道：「呂姑娘，府上……」

呂綾嫣然笑道：「方兄，小妹不是本城人氏，小妹家在江陵。」

「那麼，呂姑娘是一個人出來行走的了？」方顯行不敢直望呂綾，只是瞥了他一眼。

「在家裏太悶了，小妹是偷偷跑出來，隨意遊玩一下解解悶。」呂綾俏目靈活地閃轉着，溜溜古如今，又瞟瞟方顯行。

古如今一直沒有開口，只是喝酒，也不敢直視呂綾一眼。

方顯行皺皺眉，說道：「呂姑娘，江湖險惡，先前就是一個例子，為免呂姑娘令尊令堂担心着急，姑娘還是盡快回家的好。」

呂綾柳眉挑了挑。「方兄好意，小妹很感激，所謂經一事，長一智，小妹幾經辛苦才偷走出來，就這樣回去，又不知要到幾時才能夠跑出來玩一下，小妹今後會小心在意的，相信不會再遇到什麼危險的了。」

方顯行不以為然地道：「呂姑娘，話可不是這樣說，江湖上詭詐百出，千奇百怪，妳一個女孩子，很易吃虧的，姑娘還是回家為妙。」

「多謝方兄的好意。」呂綾說着斟了一杯酒給方顯行，肅容道：「方兄，小妹有一不情之請，望方兄允諾。」

「未知姑娘所請是什麼事？」方顯行有點遲疑地望着呂綾。「只要我能力所及的，我答應妳。」

「方兄，這是你說的。」呂綾慧黠地閃着目光。「方兄，那只是舉手之勞，根本就無需勞動你什麼。」

方顯行望着呂綾，有一種「上當」的感覺，目光深注着呂綾，催促道：「呂姑娘，妳還未說是什麼事啊！」

呂綾抿嘴一笑。「方兄，小妹請你答允，讓小妹跟着你到處遊玩一下。」

「這……」方顯行呆了一呆，一時間不知怎樣說才好，吶吶地道：「呂姑娘，這……怎可以……這不大方便吧？」

呂綾噘着嘴唇道：「方兄，有什麼不可以的？那是方便得很啊，小妹不會麻煩你的，小妹只是跟着你。方兄，你是早已應承的了，難道這樣快就反悔？」

方顯行被呂綾說得啞口無言，知道被她拿話套住了。想不答應也不行了，但孤男寡女的，走在一起，這多尷尬，那怎麼成呢？只急得他蹙眉搓手的。但又想不出推搪的話來，急得他鼻尖上暴沁出一顆顆黃豆般大小的汗珠來。

旁邊坐着的古如今也想不出推却的辦法來，只好喝酒。

「方兄，你不是想反悔吧？」呂綾眼珠轉動着，嘴角含着得意的笑容。

方顯行忙道：「呂姑娘……不……不是……」

「那方兄是答應了。」呂綾乘機一句：「多謝方兄。」

說着，也不管人多，站起來，朝方顯行深深行了一禮。

方顯行羞急得一張臉脹紅，手足無措地站起來。急急道：「呂姑娘，我……我答應你就是，別多禮，快請起來。」

呂綾却不管三七二十一，依然行禮如儀，歡喜無限地道：「方兄，你對小妹真好。」

方顯行連連搖手道：「呂姑娘，快坐下來再說吧。」

原來，樓上的食客皆好奇地望着他們那一桌，並且在竊竊議論着，怎不叫方顯行渾身不自在，着急莫名呢？

嫣然一笑，呂綾坐下來，執起酒壺，先替方顯行斟了杯酒，再替古如今斟了，然後拿起杯子道：「方兄，小妹敬你一杯，以謝你答應小妹跟你到處遊玩。」

方顯行苦笑一聲，端起酒杯，一飲而盡。

這杯酒，他只覺得有點苦。

放下酒杯，他轉對一直未曾開過口的古如今道：「古兄，你準備到那裏？如果沒有什麼特別事，請與咱們同行如何？」

古如今吞下一口酒，搖搖頭道：「方兄，對不起，我有一點私事要趕着去辦，好意心領了。」

方顯行顯然有點失望，搖搖頭道：「古兄幾時離開這裏？」

古如今想想道：「明天就離開。」

呂綾插口道：「方兄，咱們也明天離開這裏，到別的地方去遊玩吧。」

「嗯，橫豎我也沒什麼事要辦，那就明天離開，呂姑娘，妳想到什麼地方？」

呂綾想了一下，歪着頭，嬌俏地道：「六朝金粉，秦淮風月，小妹想見識一下金陵風貌。」

方顯行本就沒有一定的行止，聞言頷首道：「嗯，我也欲領略一下秦淮風月，那就去金陵吧！」

呂綾雀躍地拍手笑道：「方兄，你真好，小妹高興死了。」

古如今瞥了兩人一眼，表情有點怪怪的，但却沒有說什麼，拿起杯子，喝乾了，淡然道：「方兄，該走了。」

方顯行望一下窗外，天上繁星點點，江上漁火明滅，明月將圓，時候已經不早了，確是該走了。

於是頷首道：「是該走了。」

說着招來伙計會帳。

呂綾却搶着拿出一塊兩両的銀子來，放在桌上，起身對方、古兩人道：「兩位兄台，走吧，不用爭了，這頓酒言明由小妹請的。」

兩人本來想爭的，聽呂綾這樣說，只好作罷，離座向樓下走去。

走出了潯陽樓，古如今首先朝方顯行抱拳道：「方兄，古某就此別過，後會有期！」

說着，再朝呂綾拱拱手。

呂綾還禮不迭。

方顯行亦抱拳道：「古兄，本想與你多聚兩日的……但願後會有期。」

「方兄，就此別過。」古如今朝兩人拱拱手，轉身大步而去。

看着古如今的身形隱沒在夜色中，方顯行轉對呂綾道：「呂姑娘，妳也該回客棧了。」

呂綾道：「小妹今天才到這裏，還未投棧，方兄，你住在那家客棧？」

方顯行從呂綾的目光中，已知道她的意思，無奈地說道：「我就住在如歸客棧中。」

「那小妹今晚也住到如歸客棧，明天起程離開時，豈不方便？」呂綾果然打蛇隨棍上。

方顯行心中暗笑一聲，不再多說甚麼，轉身道：「也好，呂姑娘請跟我來。」

深夜魅影

雖說是孤男寡女，在路上行走有點不大自然，但走出了二十多里路外，方顯行便不再覺得怎樣難為情了。

這是他有生以來，第一次與一位少女一同上路行走。

幸好呂綾開朗大方，一路上談談說說，倒也不覺枯燥疲累，雖然在路上惹來不少目光，但方顯行却看出，那些目光大多數是射在呂綾的身上的，起初的時候，他還有點尷尬不安，漸漸地，他就習慣了。

他也才發覺到，呂綾確是嬌俏可人，難怪路上的人，都忍不住要瞧她一眼了。

耳中聽着呂綾嬌脆的笑語聲，眼中看到她那俏麗的臉影，方顯行的心沒來由地跳動起來。

不過，他很快便將激盪的心情强捺下來，努力不去想那些令他心跳的事情。

一路上，幸好沒有發生什麼事情，黃昏時分，來到了一座鎮集上。

這座鎮集由於靠着路邊，南來北往的行商旅客必經此地，故此十分熱鬧，鎮集上那幾家客棧，幾乎住滿了人客。

幸好方顯行呂綾兩人投棧得早，租到房間，若是再晚半個時辰，那就租不到客房了。

兩人要了兩個相隣的客房，略爲盥洗，便出外去吃飯了。

因爲這家客棧是不供應飯菜的。

趁着天色還未黑齊，兩人在鎮集上溜了一轉，沒有什麼可看的，呂綾却頗有興緻的，東看西望，弄得方顯行暗暗直搖着頭。

天色黑齊的時候，兩人已坐在鎮上那家集賓樓內了。

對於店堂內形形式式的食客，呂綾都滿有興趣地打量着，露出了一副好奇的樣子。

方顯行却毫不感到新奇，因爲他走南闖北，什麼地方也到過，什麼樣人也見識過，他甚至可以從一個人的衣着擧止上，猜出那是什麼地方的人。

這就是閱歷。

但是他却看不透此刻坐在他身邊的呂綾。

莫非是因爲他從未接觸過女孩子的緣故？

而自從認識了呂綾之後，他的心中便一直有一種前所未有的異樣感覺，但又弄不清楚那是怎樣的一種感覺，令到他渾身不自在的。

由於才認識呂綾不到兩天，盡管她是一名少女，他仍然沒有放下戒心，這是他闖蕩江湖五六年來，積累的經驗告訴他不可以輕易相信一個人的，因爲他實在吃虧得太多了，有幾次幾乎令到他永不超生。

但是，他又看不出呂綾有什麼可疑的地方，她看來是那樣可愛純眞，就像一個被父母寵壞了的孩子般任性，亦像一隻被困在籠中，一旦破籠而出的鳥兒般，對於一切的事物，充滿了好奇新鮮，一點也看不出她有什麼做作的地方，是那樣自然，若這都是裝出來的，那她的掩飾功夫可謂天衣無縫了，也太可怕了。

「哎，方大哥，你在想些什麼？」耳邊響起呂綾的嬌脆語聲，令到方顯行心頭震動了一下，忙搖搖頭，收攝心神。

呂綾見方顯行不答她，撒嬌地道：「方大哥，你怎麼不答我？」

方顯行的心頭又震了一下，因爲他這一次聽清楚了，呂綾居然將稱呼也改變了，由方兄改稱爲方大哥，這稱呼自然比方兄親熱了不少，慌忙答道：「呂姑娘，別誤會，我只是忽然間想起了古兄，有點忘形，請妳原諒。」

呂綾俏目一轉：「那位古如今到底是什麼人？」

方顯行差點就脫口而出：「他是殺手道上的响叮噹人物！」幸好他警覺得快，沒有說出來。他不是故意瞞騙呂綾，而是覺得，沒有必要在呂綾的面前，揭破古如今的身份，以免呂綾因此而對他心生厭惡，當下說道：「呂姑娘，很抱歉，我只知道他的姓名，說起來，我只比妳早認識他一日吧了。」

「哦，原來你們只不過才認識的。」呂綾笑視方顯行一眼，「小妹還以爲你們認識了很久了！」

一頓接歪着頭問：「那方大哥你想着他一些什麼？」

方顯行心念一轉。「我在想着，他到底是怎樣的一個人。」

「那你認爲他是個怎樣的人？」呂綾一雙俏目毫無顧忌地在方顯行的臉上溜轉着。

方顯行被呂綾的目光看得渾身不舒服的，心裏沒來由地又「怦怦」跳動起來，雙眼根本就不敢與呂綾的目光相觸，拿起酒杯來喝了口酒，掩飾着說道：「這一點，我却看不出來，因爲我與他相交不深，不過，他的身手不俗，呂姑娘妳也曾經看到的。」

輕笑一聲，呂綾瞟着方顯行道：「但方大哥的身手，似乎比古如今又高明了不少。」

方顯行忙搖手道：「呂姑娘妳太過獎了，說起來，那天我只是行險僥倖取勝吧了。」

「方大哥太謙了。」呂綾道：「若是沒眞功夫，加上有九分以上的把握，誰敢冒那樣大的險？起碼，小妹就不敢了。」

方顯行不想再在這個問題上說下去，轉換話題道：「呂姑娘，妳的刀法精嫺靈妙，不知令師是哪位高人？」

呂綾抿嘴一笑。「方大哥你太誇奬了，比起你的劍刀來，那簡直是小巫與大巫之比，小妹的刀法乃家母所傳，小妹從未拜過師。」

方顯行忙笑道：「這樣說來，令堂一定是武林中大有來歷的前輩了。」

「方大哥料錯了，」呂綾搖搖頭，「家母從未行走過江湖，可以說算不上是一位武林人，家母的一身所學，亦是祖上傳下來的。」

方顯行道：「那麼，令尊總該是位前輩高人了！」

接着肅容道：「呂姑娘，請敎令尊名諱。」

呂綾掩嘴笑道：「喲，方大哥，瞧你那種正經八百的樣子，太認眞了，家父可不是什麼前輩高人，小妹說出來，一定會令你失望的。」

接亦肅容道：「家父上大下方。」

「呂大方？」方顯行暗自在心中想了一遍，却想不起江湖武林中有這一號人物，那自然是沒有聽說過了。

呂綾捉狹地道：「方大哥，沒有聽說過家父這個人吧？」

方顯行忙道：「呂姑娘，令尊一定是位淡泊名利的隱世高人。」

呂綾失笑道：「方大哥，你好會捧人呀。」

方顯行臉上微熱，急忙辯說道：「呂姑娘，我這不是捧，所謂有其父必有其女，呂姑娘的身手已經是這樣了得，既是家學淵源，那麼令尊的身手，必定登峯造極了。」

「哎，不說這些了。」呂綾眼波流轉

」方顯行目光一觸之下，心頭沒來由地跳動了一下，忙將目光移開，只聽呂綾說道：「方大哥，江湖上傳說，令師乃巫山老人，是眞的麼？」

說時臉上流露出一股敬慕的神色，雙眼定定地望着方顯行，轉也不轉一下。

方顯行頷首道：「不錯，家師正是巫山老人家。」

呂綾脫口失聲道：「巫山老人被譽爲當今武林中的活神仙，方大哥，小妹好羨慕！」

方顯行却搖頭道：「家師他老人家亦是人，世上那有什麼神仙的，家師若是神仙，那我豈不是小神仙了？我現在不正在食人間烟火麼？」

說着，挾了箸菜入口，咀嚼起來。

他這種擧動，看得呂綾不禁「噗嗤」笑起來。

方顯行亦不由笑出聲來。

止住笑聲後，他們才發覺，店堂內幾乎就只剩下他們那一桌還未走，那伙計正不耐煩地在櫃枱那邊望着他們，方顯行眨眼道：「呂姑娘，咱們也該走了。」

呂綾也覺得坐不住了，點點頭。

於是，兩人忙起身，還未招手，那名伙計已搶步走過來，迭聲道：「兩位公子小姐，走了麼？不再坐了？」

方顯行也懶得多說什麼，摸出一塊碎銀來，放在桌上。「夠了麼？」

那伙計目光落在那塊碎銀上，迭聲道：「夠了，多謝兩位公子小姐！」

呂綾「哼」了一聲，方顯行忙伸手拉着她向店外走去。

× × ×

躺在床上，方顯行雖然有點疲倦，但一時間却無法睡得闔眼。

他想着的是呂綾。

絕無疑問的，他在心中承認，他確是有點喜歡這少女，雖然相識還不到兩天。

但他心中對呂綾的疑問，却多於對她的喜歡。

憑他這些年來的江湖經驗，他覺得呂綾接近他，不是單純爲了沿途有所照應那麼簡單，他也不相信她是從家裏偷跑出來玩的，他隱隱覺得，她是有一個目的的，但到底是什麼，他却又說不出來，總之，那只是他的感覺，要他說出理由來，他又說不出。

既然心中有疑問，那就要小心點了。

接下來，他又想到了古如今。

——不知古如今是否又去殺人了？

說實在的，他對古如今是有多少好感的，否則，他也不會主動與他交朋友了。

他覺得古如今還不壞，這在殺手當中，是很難得的了。

而他也並沒有後悔救了古如今。

但若是他知道古如今最後接下的一宗買賣，要殺的對象是他的話，不知他有何感想。

這是不是上天開了他們一個玩笑？

想着，想着，他漸漸進入了睡鄉。

一條黑影有如魅影般，悄然欺近了方顯行那間客房的後窗。

這黑影在黑夜中，淡淡的，顯得有點詭異虛無，在這個靜夜中出現，顯然不懷好意。

夜雖然那樣靜謐，却絲毫沒有响起任何異常聲，這就更顯得那黑影不像是人，只有鬼怪妖魅，在這樣靜謐的夜晚行走，才沒有聲响發出。

那扇關起來的後窗，悄沒聲息地打開來，那黑影只是閃了一下，便從上開了尺許寬的窗縫中，閃了進去。

「咪嗚——」一聲悽厲的貓叫聲乍然响起，份外恐怖懾人。

那閃向床前的黑影，那刹那亦乍然停下來。

床上睡着的方顯行就像小說中的「屍變」一般，驀然挺起身來，一跳下床，手上已執着那柄奇門功刄——劍刀。

那黑影震動了一下，只一閃，便閃出了窗外。

方顯行也就在那刹那，目光一閃中，瞥到那閃出窗外的黑影，叱喝一聲：「什麼人？」人刀疾撲向後窗那面。

隔壁房中即時响起呂綾的呼叫：「方大哥，發生了什麼事？」

方顯行無暇回答，刀在人先，左手一掌震得那扇半開的窗門「呼」地完全敞開來，人亦從窗口中一掠，穿了出去。

驀覺數點寒風急襲面門，吃驚之下，劍刀急展，只聽「叭叭叭」數下沉响，悉數將之撥擋落地，而他的身形亦落下。

目光即時瞥到，有一條淡淡的黑影，在那邊的院牆上，閃沒向外。

他即時呼喝一聲：「鼠輩哪裏走！」身形展動，飛撲過去。

一條婀娜的人影也就在那刹那從呂綾居住的客房後窗中穿掠出來，一聲：「方大哥……」恰好射落在他的面前，他只好腰身一折，斜掠開去，否則，就會與穿出來的那條人影撞在一起了。

他的身形亦被迫得只好停下來。

不用說，那人影是呂綾了。

那果然是呂綾，只聽她急聲道：「方大哥，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方顯行却顧不了答她，身形一展，急射向那邊院牆的同時，拋下一句話：「呂姑娘，妳自己小心。」

這句話才說完，他已掠上了那邊牆頭，目光一掠之下，院牆外夜色沉沉，四野寂寂，那裏還有那黑影的影踪？

他不由呆住了。

他的身法不可謂不快，但那黑影的身法似乎更快，而且快得有點匪夷所思，世間上眞有輕功身法這樣快的人？

在牆頭上出了一會神，那邊又傳來呂綾的呼叫聲：「方大哥，你怎麼了？」

方顯行暗自苦笑一聲，返身躍下牆頭，向呂綾走去。

這時候，整座客棧內的人皆被驚醒了，紛紛開門出來察看詢問，有幾名店伙更提着燈籠，急奔而來，七口八舌地惶聲問：「客官，出了什麼事？」

「是否有賊人？」

方顯行不耐煩地揮揮手道：「沒有什麼事，驚擾了你們，眞對不起。」

那幾名店伙一聽，不由呆了一下，繼之嘀咕埋怨起來，方顯行也懶得理會他們，示意呂綾返回自己的房間。

他之所以不願多說，是因爲不想多事，再說，就算說出來，也於事無補，還是

省點氣算了，免得驚嚇了他們。

返回房間後，呂綾急不及待地問：「方大哥，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方顯行吐口氣道：「方才有人潛進房中，我還懵然不覺，幸好那刹那瓦面上响起一聲貓叫，將我驚醒，那黑影一見我起身跳下床！便慌忙從後窗逸出去，後來的妳都知道了。」

「憑方大哥的修爲，居然也驚覺不到那人潛進房中，那人的輕身功夫，豈不是高明得嚇人？」呂綾臉露驚色。

「照我估計，那人的輕功造詣，已達點塵不驚的境地，否則，我斷不會毫無所覺的。」方顯行有點悚然道：「要不是那一聲貓叫，我可能會遭了對方的毒手。」

「啊——」呂綾驚叫出聲，但急忙以手掩口，「方大哥，你沒有受傷吧？」

關切之情，溢於眉眼語氣，方顯行聽着看着，不由心中一熱：「我根本就沒有與那人交過手，那人也來不及下手，我怎會有損傷？」

長長地噓了口氣，呂綾望着方顯行。「方大哥，依你猜想，那會是什麼人？」

方顯行將目光移開，苦笑道：「我根本連那人的樣子是怎樣的也看不到，怎會猜到他是什麼人？」

「方大哥，小妹是說，那人會不會是你的仇家？」呂綾却肆無忌憚地一直望着方顯行。

方顯行不敢與她的目光相觸，搖搖頭道：「這我就不敢肯定了，我自出道以來，誅殺過不少奸惡兇殘之人，不敢說沒有仇家，但說不定那人只是一名竊賊，無巧不巧地潛進了我的房中，因爲他並沒有向我出手。」

「若說是鼠摸狗偷，不大可能吧？」呂綾輕輕搖頭道：「一般的鼠摸狗偷，怎會具有如此高明的輕功身法，再說，那也未免太巧了，據說，一般的鼠摸狗偷，在下手前，都會摸清楚門檻的，斷不會亂撞瞎摸的。」

方顯行看了呂綾一眼，笑笑道：「呂姑娘，妳像是很熟悉江湖上的門道啊。」

呂綾目光一閃，笑笑道：「這些，小妹都是聽那位老門公說的，他常給我說江湖上的掌故及事物……」

「這樣說來，妳那位老門公是位老江湖了。」方顯行滿有興趣地問。

「他沒有說，但據小妹猜測，他在未跛脚前，應該是位在江湖上行走的人物。」呂綾道：「松伯在我家當門公時，我巳經有六歲了，那時候，他的一隻左脚巳跛了。」

方顯行知道她口中的松伯就是那老門公，他不想再說下去了，伸個懶腰道：「呂姑娘，明天還要上路，擾攘了這一會，很快便天亮了，你也去睡一會吧！」

呂綾「嗯」了一聲，一扭腰肢，返回自己的房間。

關好了門，方顯行躺在床上，一雙眼睁得大大的，盡在想着那鬼魅般妖異的人影。

他沒有騙呂綾，他確是不知道那人影是什麼人，潛進他的房中，是什麼意圖——殺他還是另有目的。

想着，他忽然又想到了呂綾。

看剛才呂綾所說的話，不像是一個初出江湖的人，只不知道，她說的話是不是眞的。

她的家中能夠收留一位江湖人作門公，這就顯然不簡單了，她的父親不可能是武林中沒有名頭的人物，這其中是否透着古怪？

越想，他的頭腦就越亂，因爲，那些問題都是得不到解答的，後來，他乾脆不想了，摒除雜念，在床上打坐調息起來。

×　×　×

鑑於昨晚的神秘人物出現，他恐防路上有事故發生，所以在路上，他一直暗中加以小心。

但呂綾却像忘記了昨夜發生的事了，一路上，東拉西扯地，與方顯行說着話。

方顯行又不好不答她，只好有一搭沒一搭地敷衍她。

起初，呂綾還不發覺，後來，她覺得了！有點不高興地嘛着咀道：「方大哥，你是否很討厭小妹了？」

方顯行給她沒來由地一說，愕了一下，有點摸不着頭腦地道：「呂姑娘，你怎會這樣說的？」

呂綾跺脚道：「不是麼？一路上，我與你說話，你總是心不在焉地接答我！」

方顯行在心裏嘆了口氣，陪着小心道：「呂姑娘，我若是討厭妳，又怎會與妳走在一起，答應與你到處走呢？」

呂綾仍然氣鼓鼓地道：「說不定，你是勉强答應陪我到處走的。」

女孩子使起性子來，眞難應付。

方顯行此刻就有這種感覺。「呂姑娘，那我眞不知怎樣說才是了，既然你不相信我，那……」

「那你是否要與我分道揚鑣？」呂綾緊張地問道：「你別忘了，是你親口應承過的！」

方顯行無可奈何地道：「好了，算我不是，行了吧？」

對於女孩子，他是一點經驗也沒有的，自然，對呂綾的使性子，他是沒有辦法了。

「嗯，算你啦，」呂綾氣鼓鼓的臉上，忽然像春花般綻放開來：「方大哥，你不會生氣吧？」

望着呂綾那春花般俏麗的笑臉，他只覺眼前一亮，就算是生氣，那刹那亦化爲烏有了，苦笑着道：「不會，我怎會生氣呢！」

實則，他此刻有種啼笑皆非的感覺。

「方大哥，你眞好！」呂綾眼波流轉，若不勝情地將頭垂下。

那刹那方顯行雙眼一定，熱血上衝，心坎升起一股莫名的衝動，只想一把將呂綾摟在懷中。

幸好他卽時警覺過來，吸口長氣，按捺心情。「呂姑娘，前面有座茶寮，咱們進去歇歇脚，喝碗茶解解渴，好麼？」

呂綾抬頭瞥了前面一眼，見路邊有座竹寮，前面掛起一塊布，布上斗大的一個茶字，點點頭：「嗯」了一聲。

日頭下山時，他們趕到了距金陵還有三十里左右的石頭鎭。

本來，若是繼續趕下去，是可以趕到金陵城的，但却很晚了，城門只怕也關了

，於是，徵得呂綾的同意之下，方顯行決定在鎭上歇宿一宵，明天才從從容容地進城。

這一晚，他，提高警覺，閉目歇息只要有什麼風吹草動，他也會驚覺醒來的。

長夜漫漫，一點動靜也沒有，直到黎明時分，他才隱隱地覺得瓦面上有些微响動。

那响動輕微得幾乎覺察不出來，要不是有了昨晚的經歷，相信他是不會覺察到，而把它忽略了的。

他偷偷睜開一條眼縫，向瓦面上望去，而他的全身那刹那亦繃緊得有如一根拉滿了的弓弦般，隨時可以跳彈起來。

窗外雖然漆黑一片，但是，方顯行還是瞥到，瓦面上斜對着床鋪的一處地方，還有一塊瓦被輕輕地移開來。

那刹那，他眞想從床上彈射起來，撲擊瓦面上那人！

但他却努力抑壓着那股衝動，靜靜地看下去。

那塊瓦片終於被移開來，但由於天色太黑了，令到他無法看到那瓦洞上面的人，只看到瓦洞黑忽忽的一片。

陡地，瓦洞口寒光一閃，他心頭悚然之下，身形陡地從床上蹦彈起來，衝天直起，「嘶啦」聲中，一頭撞穿了帳子！「轟」然一聲，撞破瓦面，穿了上去！

由於他是直綫向上彈射起來，而從破瓦洞中射下來的物件乃斜射而下，所以，那些物件根本就射不中他。

「篤篤篤」一片密如驟雨打芭蕉的聲响在「嘩啦」瓦碎木裂中响起，他也不知射在床上的是什麼暗器，破瓦而出的刹那，他巳將劍刀急舞，護住了上半身。

但却沒有遭到猝然的襲擊。

但小心一點總是好的。

日光一掃之下，他立刻瞥到一條黑影平貼着瓦面，向屋脊的另一邊閃射下去。

猛咬牙，身形凌空一連兩個翻滾，接一展，追掠過去。

「蓬」地一聲炸响，瓦簷處爆起一團烟霧，迅即翻捲瀰漫開來，方顯行居然收勢不住，一頭掠入了烟霧中。

幸好他及時閉住了呼吸！

這是一種出於本能的反應，這團烟霧說不定是有毒的！

射入烟霧中的刹那，他猝然斜拔起來，斜斜地，一頭自烟霧上面射了出去。

接腰身一仰，斜掠向瓦面上。

那團霧烟這時候被夜風一吹，漸漸消散。

長吸一口氣，他覺得沒有什麼不妥，一顆提起的心這才放了下來，立刻躍下瓦面。

落下地面，目光一掃，鬼影也不見一個，倒是隨着嘈雜的人聲，有不少人呼喝亂叫着，趕過來。

不用看，他也知道那一些一定是被驚醒了的客棧中人。

倏地，他的心頭「通」地劇跳了一下，他猛然省起了呂綾。

客棧內其他的人客皆被驚醒了。那麼，爲何不見呂綾的人影？若說是睡死了，那是不能的。

莫非她出了事？

這個念頭在他的心中一閃而過，他的心中也刹時升起一股寒意，他也顧不了那樣多，一掌震開了後窗，飛撲入呂綾的房內。

那些趕來的伙計與人客，驟然間聽得「砰」然大响，接着是一陣碎裂聲，莫不驚嚇得渾身一顫，不由驚懼地停了下來，不敢再向前走。

「呂姑娘！」方顯行掠入房內，心慌地叫了一聲。

房內却沒有回應。

他的心不由一沉，邊撲向床邊，邊再大叫：「呂姑娘！」

依然聽不到呂綾的回應。

手一伸，他撩起了床帳，定睛往床上一看，只見床上躺着一個人，看眞了，是呂綾！他不由吁了口氣，但立刻，他的心又收緊了！

呂綾雖然躺在床上，就算睡得如何死，這時也應該被驚醒了，爲何却一點動靜也沒有？除非她出了事！

「砰砰砰」，房外响起一陣拍門聲。「客官，發生了什麼事，請開開門！」

方顯行伸向呂綾鼻子上的手刹時停下來，扭頭道：「店家，等一等，我的妹妹不知爲什麼，昏死過去了。」

他在情急之下，只好將呂綾認作他的妹妹。

說着，他巳一步搶到門前，將門閂除下，打開房門。

一名手上提着燈籠的店伙一步跨了進來，後面跟着一羣人，方顯行伸手一攔道：「請各位包涵，我妹子乃女流之輩，你們不方便進來的！」

說着劈手奪過店伙的燈籠，返身走向床前。

那店伙與那羣人只好站在門口，探頭探腦的，竊竊議論起來。

燈籠照耀下，幸好呂綾是穿着衣服睡的，看她的樣子，就像是睡着了一般，沒有不妥。吐口氣，方顯行伸手探一下她的鼻息。

鼻息均勻。

他一顆收緊的心，立時放鬆下來。

但好明顯，呂綾是着了道兒，至於是被迷香薰暈過去，或是被點了穴道，那就要弄清楚才知道了。

但呂綾是一個女孩兒家，那是很不方便的，猶豫了一下，咬咬牙，他伸手在呂綾的身上摸起來。

爲了救醒呂綾，避忌不了那樣多。

幸好呂綾這種情形，不外乎被點了昏睡穴等幾個穴道，但他以眞氣試探遍呂綾身上的那幾處穴道，却發覺那幾處穴道暢通無阻，沒有被點封。

那麼，就只有吸了迷烟之類，被迷昏過去了。

他立刻就想到了一個最簡單的辦法——通常也是最有效的，拿起放在枱上的那壺茶，摸一下——凍了，茶壺一傾，將茶水傾倒落呂綾的臉上。

若是這個辦法也弄不醒呂綾，那他就束手無策了！

他緊張得雙眼霎也不霎，注視着呂綾的反應。

茶水倒在呂綾的臉上，綻濺開來，呂

綾閉起雙眼顫動了一下，跟着便張開來！

「呂姑娘！」方顯行驚喜地叫了一聲，同時吐了口氣。

呂綾的雙眼又眨動了一下，陡地挺身坐起來，幾乎撞上了俯着身的方顯行，幸好他反應夠快，及時直起腰來。

「方大哥，你……你怎會在這裏的？」呂綾的神態先是一片茫然，繼之驚惶地用雙手交抱在胸前。

方顯行急急道：「呂姑娘，難道妳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

呂綾這時亦警覺到門口擠塞着的一羣人，失聲道：「發生了什麼事？小妹怎麼一點也不知道？」

「呂姑娘，妳方才被人用迷香之類的藥物弄昏了，而我則被人偷襲，幸好我及時警覺，沒有着了道兒，但却發覺不見妳出來，猜想妳一定出了事，所以我不揣冒昧，破窗而入，果然發現妳昏了過去，幸好用水一潑，妳便醒來了。」方顯行故意說得很大聲，讓門口的那些人聽到，省得等會又要解說一番。

門口的那些人聽了，知道是江湖仇殺之類的事情，他們可不想惹上麻煩，也知道還是少管為妙，一個不好，很可能會惹上殺身之禍，正所謂人同此心，剎那間一哄而散，各自回房關門睡覺了。

那小二見只剩下他一個人，急急拋下一句話：「客官，看來小的沒有什麼可以帮得上忙的了，小的還要去燒水，小的去也！」

腳底抹油，一溜烟般也跑了。

方顯行也樂得清靜，上前去將門關上了。

用衣袖抹去臉上的茶水，呂綾驚悸地道：「方大哥，幸好那人沒有對小妹有不軌的企圖，否則……」

下面的話她沒有說下去，但就是傻子，也猜得到她的意思，方顯行吸口氣道：「大概那人只是想迷昏妳，好讓妳不至碍手碍腳，如今妳沒有什麼事，我總算放下心來。」

呂綾感激地望了方顯一眼，「方大哥，讓你躭心了，你也沒有什麼事吧？」

「可能是我運氣好，發覺及時，要不，準躲不過那些射向我的暗器！」方顯行想起方才那剎那的情形，猶有餘悸。「是了，我回房去看一下那些是什麼暗器，說不定可以從那些暗器追查出綫索來。」

說着，便去開門，走回自己的房中。

呂綾跟着走了過去。

× × ×

燈光下，那張床上、地下，佈滿了閃泛着暗藍光芒的棗核釘，看得方顯行呂綾心頭悸悚不已。

絕無疑問，那些棗核釘都是淬了劇毒的。

只要中上一顆，只怕非死不可。

方顯行瞧着，不自禁又打了個寒顫。

他是想到，若非自己警覺及時，避得快，只怕他這時已是個死人了。

——江湖上用這種淬毒棗核釘的，有哪一個？

他在心中迅速地思忖着。

一時間，他却想不起。

棗核釘是一種最普通的暗器，所以不少人使用，那眞是數不勝數，但用淬了毒的棗核釘，那就想不出有哪一個了。

「方大哥，那人好歹毒的手段，居然想將你置諸死地！」呂綾變着臉色，終於開口了。

方顯行苦笑道：「也好，終於弄清楚了那人的意圖！以後就小心多了，只是，那人到底是什麼人？而他行事的手法，很像是一位職業殺手所為，那麼，是什麼人要買兇殺我？」

呂綾驚聲道：「方大哥，你以後可要小心提防了。小妹聽說，那些殺手行事，是不達目的，不肯罷休的！」

方顯轉身望了呂綾一眼，忽然說道：「呂姑娘，妳別跟着我，還是自行回家去吧！」

呂綾睜大雙眼，不解地望着方顯行。「方大哥，為什麼？你討厭小妹？」

說着，眼紅起來，泫然欲泣。

方顯行道：「絕不是。呂姑娘，我只是為了妳的安全着想，那殺手既然非殺我不可，妳跟着我，豈非很危險？」

呂綾眨了一下眼，搖搖頭道：「方大哥，你救過小妹一命，小妹怎能見你有危險便不顧你而去，小妹可不是那種忘恩負義之人，無論今後怎樣危險，小妹也要跟着你，小妹雖然不濟，但起碼也可以照應一下，所謂一人計短，二人計長，小妹說什麼也不回家的了！」

方顯行着急地張口想說什麼，呂綾却又截住他的話，說道：「何況，小妹聽那老門公松伯說，江湖上的職業殺手，是計酬殺人的，他們從來不會額外多殺一人，那麼，小妹應該沒有什麼危險，那小妹還怕什麼？」

方顯行目光一閃，急得頓了頓腳道：「呂姑娘，我只是猜測那人是殺手，但還未證實，若那人不是殺手，那妳豈不是很危險？再說，殺手雖然計酬殺人，但在情形有異時，說不定為了行動順利，會額外殺人的，呂姑娘……」

呂綾却搶着說道：「方大哥，那人若是要殺小妹，方才將小妹迷昏之後，大有機會下手殺死小妹，他却沒有下手，足見那人沒有殺小妹之心。」

方顯行不禁無言以對，一時間想不出說什麼話好。

呂綾見方顯行張口結舌的，不禁得意地抿咀一笑。「方大哥，不用多說了，小妹不會回家的，跟定了你！」

忽然間有點羞赧地瞟了方顯行一眼，垂下頭來。

方顯行知道說不過呂綾，無奈地嘆口氣，他却一時間，意會不到呂綾的神態為何有異，毫無意義地揮揮手道：「好吧，妳既然堅持不回家，那妳以後凡事皆要小心一點。」

呂綾抬起頭來，有點幽怨地道：「方大哥，我會照顧自己的了。」

夫子廟

第二日晌午時分，方顯行呂綾終於來到金陵城。

龍盤虎踞，六朝都會的金陵城，果然自有一番氣勢！

方顯行這幾年來走南闖北，却就是沒有到過金陵，這時不由東看西望起來。

呂綾亦是好奇地瀏覽着大街兩旁的店舖及行人，不知不覺間，兩人走到了鼓樓前。

鼓樓乃是金陵城中，好出名的地方，兩人不禁停下腳步，滿有興緻地指指點點，欣賞起來。

後來，還是呂綾首先省起，該是吃午飯的時間了，嚷道：「方大哥，你肚子餓麼？」

方顯行不由摸摸肚子，省覺到還未吃午飯，笑笑道：「只顧看，連午飯也忘了吃。走，先塡飽肚子再慢慢瀏覽。」

說着左右張望起來，一眼瞥到大街那頭，高掛着一張布招，其上大書：八方大酒樓，也不管它好與不好，伸手一指道：「呂姑娘，就到那家八方酒樓好麼？」

呂綾自然更不知好不好，點頭道：「方大哥，咱們初來乍到，也不知那一家的酒菜好，既然這一家最近，咱們就去試試吧。」

於是兩人便走向八方酒樓。

兩人走進去後，但見食客雲來，根本上就找不出一副空的座頭來。

兩人互相望了一眼，正想退出去的時候，一名伙計却滿臉諂笑地走了過來，殷勤地招呼道：「兩位公子小姐，請隨小的到樓上。」

兩人這時但求能找到座位，於是點點頭，隨在那小二身後，向樓上走去。

樓上亦是食客盈座，却恰巧有客人結賬離去，兩人才有座位坐下來。

那名小二手腳快捷地將碗筷杯碟收拾去，抹淨桌面，另一名伙計已將杯筷送來，跟着沏了一壺茶來，並詢問兩人要吃些什麼。

兩人也不知道吃些什麼好，只好吩咐伙計弄幾碟拿手的菜式來，並要了一壺陳年狀元紅。

那伙計迭聲答應，退了開去。

兩人先喝口茶解解渴，拿眼打量着樓上的佈置，及隣近的食客來。

「方大哥，這金陵城不愧是帝王家，城廓宏偉，氣勢不凡，街道寬敞井然，人物軒昂，顯出一種與衆不同的氣派來，小妹眞是大開眼界！」呂綾高興得一雙俏目中閃出光來。

方顯行道：「呂姑娘，我想說的，都讓妳說了，但願吃的不會令人失望。」

話未說完，小二已手捧托盤，送上四碟熱氣騰騰，香氣四溢的小菜來，還有一壺酒。

兩人看了不禁咽了口口水，呂綾瞟了方顯行一眼。「方大哥，看來你是白担心了。」

方顯行又吞了口口水，笑笑道：「呂姑娘，我已食指大動了。」

「那等會你來個『狼吞虎嚥』吧！」呂綾「嗤」地笑出聲來。

方顯行看着，心頭泛起了一股異樣的感覺，忙吸口氣，壓抑下去，急忙將目光移到那幾碟小菜上。

那伙計放下酒菜，便退了下去。

「先喝一杯吧，」呂綾搶着拿起酒壺，將酒斟在酒杯內。「小妹借花獻佛，敬你一杯。」

方顯行慌忙拿起酒杯來：「方姑娘，我也敬你一杯！」

說着，一口喝乾了杯中的酒，遂道：「好酒！」

呂綾嫵媚地望了方顯行一眼，忙替他又斟了杯酒，她自己只是淺嚐而已。

「呂姑娘，我從未吃過這樣美味可口的小菜。」方顯行誠心地讚嘆。

呂綾挾了箸菜，咀嚼着，瞟了方顯行一眼。「嗯，果然美味可口，方大哥，你吃多一些吧。」說着，挾了一箸菜，放在方顯行面前的碗上。

方顯行被她這種親暱的舉動，弄得傻了，那剎那，他眞想伸手握着她那隻柔白的素手。

呂綾抬眼看到方顯行那種「傻」樣，不由臉上飛紅，忙含羞地垂下頭來，叫了一聲：「方大哥，你——」

方顯行霍然一醒，省覺到自己方才失態了，臉上一熱，燥紅起來。尷尬地急急將頭垂下，訥訥道：「呂姑娘，快吃吧，菜涼了。」

說着，眞的「狼吞虎嚥」起來，以掩飾自己的窘態。

利時間，兩個人默默無言地吃喝起來了。

終於，方顯行還是忍不住偷偷抬眼瞥了一眼呂綾，恰好呂綾亦閃眼瞥他一眼，目光相觸之下，有如觸了電般，兩人重又紅了臉，急急將頭垂得更低。

本來，酒醇菜美，但兩人這時吃起來，却完全不覺其味，兩人的一顆心，同時狂跳起來，心中生出一股難以言喻的奇妙感覺來。

「兩位公子小姐，可要添酒菜麼？」

兩人被小二的這一聲招呼，驚得同時抬起頭來，也才發覺到小二正站在面前，而他們枱上的四碟小菜，已幾乎吃光了，不自禁地互相望了一眼，呂綾終於忍不住「噗嗤」一聲，笑出聲來。

方顯行的臉「刷」地一聲又紅到了耳根，急忙擺擺手道：「小二哥，煩勞你再拿一壺酒來，菜麼，再來兩個。」

那小二看着兩人，心中雖然感到奇怪，但却又不好動問，只好悶在肚裏，退了下去。

「方大哥，你別喝太多酒了，還是吃飯吧。」呂綾收起笑臉，關切地對方顯行說。

方顯行心中一熱，大着胆抬起眼來，瞥了呂綾一眼，有點口乾舌燥地道：「呂姑娘，你也吃碗飯吧。」

呂綾點了一下頭。

方顯行招手叫來小二，吩咐他送一盤饅頭來。

這一頓飯，兩人幾乎吃了有一個時辰，才結賬下樓。

八方酒樓的隔隣，就是一家客棧，棧名集賢，方顯行見這家店面寬大，於是道：「呂姑娘，咱們還是先投棧好麼？」

呂綾道：「方大哥，你拿主意吧，小妹一切聽你的。」

方顯行這一次終於意會了，心頭震動了一下，忍不住伸手抓住了呂綾的玉手，有點口顫地道：「呂……姑娘，那咱們就住這家客棧吧。」

說着，目光定定地望着呂綾。

呂綾一隻手被方顯行握着，只覺有如觸電般，體內流過一股暖流，嬌軀不由輕顫了一下，羞得她將頭深深地垂下來，心中却感到甜絲絲的。

呂綾這一垂下頭來，秀髮披垂之下，露出一截圓潤有緻、粉白細嫩、柔美得令人心悸的頸脖來，方顯行看得不由痴了，居然就站在街上，停下來不往前走，惹得來往的行人俱好奇地望一眼他們。

還是呂綾首先發覺了，着急地道：「方大哥，你怎麼了，忽然站着不走？」

方顯行這才霍然醒覺過來，直臊得他幾乎無地自容，急急放開呂綾的手，向那家集賢棧走去。

× × ×

秦淮月風，一向膾炙人口，贏得多少騷人墨客，賦詩吟咏，亦是一向自視風流之士，必欲一遊的地方。

本來，方顯行也想領略一下秦淮風月的，但由於身邊跟着個呂綾，那就有點不大方便了，幸好，靠着秦淮河畔的夫子廟，那是一個熱鬧地方，而且是什麼人也可以去的地方。

於是，晚飯之後，方顯行帶着呂綾，向夫子廟走去。

雖然是在晚上，夫子廟前却燈火明亮，商販雲集，百藝雜陳、有測字的、有雜耍的、有說書的，更有耍猴戲的、賣糖葫蘆的敞着喉嚨拖着聲叫：「糖葫蘆……買糖葫蘆啊——一個子兒一串啊——」賣女紅針綫的，則忙着應付那些挑三揀四的閨女媳婦兒，賣花布綢緞的，那些花花綠綠的布疋，在燈光下，份外耀眼奪目誘人，引得那些愛靚的閨女媳婦兒，吱吱喳喳地，拿不定主意要那一疋好，走在其間，那種鬧哄哄的熱鬧情形，立刻就吸引你，令到你目不暇給，眼花繚亂。

遠處秦淮河上那些佈置得美侖美奐，燈火璨爍的花船，映襯得河面一片波光水影，絲竹悠悠，笑語聲聲，又是一番風流景象，互相映襯之下，好一片昇平景象！

方顯行呂綾兩人走在人羣中，也不不禁被五光十色，熱鬧喧嘈的塲面吸引了。

他們確是大開了眼界。

尤其是呂綾，走過布攤要停下來看一會，動手翻弄那些在燈光之下，令人眼花目眩的布疋綢緞，那種愛不擇手的樣子，看得方顯行只好笑着直搖頭，來到賣針綫的攤檔前，又少不免擠入那些閨女媳婦堆中，趁熱鬧一番。

在耍猴戲的塲子前，兩人都滿有興趣地看着那漢子在耍弄那隻穿着一件大紅背心，頭上戴了一頂大紅帽子，樣子滑稽，動作靈捷的猴子，一會兒翻跟斗，一會兒爬桿兒，豎青蜓，盪千秋的在玩花樣，逗得圍觀的人不住地喝彩叫好哄笑，呂綾也樂得合不攏咀，直拍手，開心得幾乎大笑起來。

方顯行却顯得有點心不在焉的，一雙目光不時地四下裏瞥視着，不知道他在看什麼。

一套猴戲耍完，兩人拋下一把銅錢，信步又轉到玩雜耍的塲子前。

接下來，說書的、看相的、走馬燈般，兩人逐一瀏覽着，只覺趣味無窮。

在塲子內穿插着，忽然間，方顯行發覺不見了呂綾。

他不由愕了一愕，先是站着左右前後搜尋起來，但見人頭湧湧，根本就看不到呂綾的影子，他不由大急起來，忍不住叫了一聲：「呂姑娘——」

但却聽不到回應。

終於，他再也站不住了，轉身向來路走回去，希望能夠遇上呂綾。

其實，在這種人流如潮的地方，是很容易失散的，但要找人，那就要費一番功夫。

失散了不打緊，最怕的是她遭到了什麼意外，那就不妙了，所以方顯行才這般焦急。

在人羣中左穿右插的，每個攤檔前也擠進去看一下，却就是找不到呂綾，急得他五內如焚，也急得他出了一身汗來。

找着找着，忽然間，他與一個人撞了個滿懷，差點將那個人撞倒，他忙伸手一把抓住了那人，一看之下，那人幾乎是與他同時驚喜無限地叫出聲：「方大哥，是你！」

「呂姑娘，終於找到你了。」

也不知怎地，兩人忽然擁在一起。

方顯行就像怕她會忽然不見了般，緊緊地將她擁在懷中，而呂綾則像受驚的小鳥般，依偎着。

好一會，方顯行才有點尷尬地鬆開了呂綾，臉紅耳赤地說道：「呂姑娘，對不起，妳……妳方才去了那裏，急得我什麼也似的。」

呂綾羞赧地瞟了方顯行一眼。「方大哥，方才走着走着，忽然間被人阻了一下，便失了你的踪影，小妹急得什麼也似的，擠着往前找，却找不到你，急得我差點想哭，忽然間又撞上你了。」

說着，噓了口長氣。

「好了，妳沒有什麼事就好了，時候也不早了，也該回去了。」方顯行亦吐出一口氣來，不自覺地，伸手抓住了呂綾的一隻手。

呂綾亦不自覺地，將身子靠了上去。

兩人手握着手，相依相偎着，擠出了人羣。

× × ×

擠出了人羣，方顯行吐了口長氣，很自然地，將目光移望向燈火輝煌的秦淮河那邊。

也就在這霎那，一道刀光有如匹練也似的，從身後的人羣中飛射出來，斜斜斬向方顯行的左肩背！

這突如其來的襲擊，其勢有如虹飛電掣，銳不可擋！

也意外得令人來不及應變。

方顯行那刹那却驚覺了，他的身形才動，但却被大概是嚇呆了的呂綾拖住了，一聲尖叫亦發自她的口中，那叫聲刺入心弦，睜着一雙驚怖的眼光，望着那道飛斬過來的刀光，居然不會動！

方顯行那刹那欲拔刀，一條右臂却被呂綾死死地抓住，就算揮脫得了，那時候拔刀已經太遲了！

既不能閃避，拔刀亦來不及，那刹那，方顯行只覺得自己已是個死人，一顆心直往下沉，腦子也一片空白，彷彿已不存

在於這個世上。

也難怪他有這種感覺的，因爲那一刀他是無論如何也閃避不了！

這一次他是死定了！

但在這刹那，另一道刀光亦從人羣中閃起，駭電奔雷般，激射向那道刀光！

「鏗」然一聲激响，就在第一道刀光堪堪斬落方顯行肩背上的刹那，後發的那道刀光電光乍閃一般，飛擊在第一道刀光之上！

「颯」一下急响，那飛斬向方顯行肩背的刀光，被撞擊得歪彈起來，擦着他的後腦削過，那急激的刀風，削下他一縷髮絲來。

而就在那刹那，呂綾不知是嚇軟了，還是從驚駭中回過神來，身軀一倒，硬是將方顯行扯倒在地上！

也幸虧她那一扯，否則，被撞擊得歪彈起來的刀光就不是削下他的髮絲，而是削他一片頭皮來。

方顯行可說是在鬼門關前，打了個轉回來，驚駭得他出了一身冷汗。

這一切說來雖長，其實，只是一刹那間的事情。

這時候，人羣已驚覺到發生了什麼事，驚呼慌叫聲响成一片，爭相走避不迭！刹時間，叫爹叫娘之聲不絕於耳，最慘的是有些攤檔，被慌亂走避的人羣衝撞倒，復又踐踏，那眞是血本無歸了。

殺手報恩 兩番相救

霎眼間，偌大的夫子廟前，空出了一大片地方，塲上也多出一個人來。

那人穿着打扮就像一個市井之徒，毫無扎眼的地方，手上握着一柄閃亮鋒銳的軟刀，刀光一圈間，斜斬而下，急斬向倒在地上的方顯行！

方顯行在倒在地上的刹那，掙脫了被呂綾捉住的右手，身形一滾的刹那，劍刀出鞘，斜揮而起。

「錚」一下急响，兩刀相交，濺出一蓬星火，方顯行擋住了那襲擊者的軟刀！

接他身形從地上彈起來，「刷刷刷」一連數劍（他的劍刀是既可以當刀使，又可以作劍用，刀招劍式，互相配合施展，妙用無窮，也所以往往出人意料，會人難於應付），急刺那偷襲者的腹腿部位！

那偷襲者目光一閃，軟刀急圈，截向那幾道飛閃的劍光！

那知道方顯行在那刹那劍招倏變，化作刀式，刀光有如雷霆疾發般，飛斬向那偷襲者！

方顯行這一招變化之妙，有如羚羊掛角，無跡可尋，根本就令人意料不到，那偷襲者眼色一變，身形急退。

因爲他根本就來不及變招應付方顯行那一招，只好閃退避讓！

他閃退得快，方顯行的招式變換得更快，刀式倏變劍招，改斬爲刺，飛刺向那偷襲者的腹腔部位！

那偷襲者不由發出一聲驚叫，臉上駭然之色盡露，倉惶間，猛地收腹躬身！

「嗤」一下輕响，饒是他應變得快，腹腔上仍然被刺中，而他的人亦乘機倒射出去！

就連方顯行也不得不佩服此人應變之快，因爲他知道，那一劍雖然刺中了那人，但由於那人那刹那收腹躬身，故此，劍刺入只不過二三分，那人傷得不算重。

那人倒射出兩丈過外，接身形一翻，掠射出去，一掠又是三數丈，只不過幾個起落，便已掠到秦淮河邊，飛身掠落在從一棵岸柳下如飛射出來的小舟上，那小舟船頭一掉，載着那人直射向河心，隱沒在那些燈火輝煌，絲竹聲聲的花船之間。

方顯行本想追截那人的。但發覺已追截不及，便站着不動，而呂綾亦閃撲上來，一臉焦急之色道：「方大哥，你沒有事吧？」

關切之情，溢於言表。

方顯行目光複雜地看了呂綾一眼，搖搖頭：「還好，剛才那一刹那，眞是九死一生。」

接目光落在地面上。

地面上遺下一柄短刀，那是那位不知是誰的人，用以飛擊那偷襲者的軟刀的，刀留在地面上，但人却隨着那些走避的人羣溜走了。

方顯行望着地上那柄短刀，目光一亮，接走上前，將那柄短刀撿起來，收在身上。

呂綾亦跟着走上來，仍然白着一張臉，偎靠在方顯行身上，猶有餘悸地道：「方大哥，剛才嚇得小妹差點昏了過去。」

方顯行伸手拍拍她的肩頭，安慰道：「現在沒事了，不用怕。」

接嘟喃一聲：「那偷襲者顯然預先便計劃好了的，而且很周詳，居然連退路也安排了，但他到底是什麼人呢？爲何要來殺我？」

呂綾仰頭問道：「方大哥，你眞的想不出要殺你的是什麼人？」

方顯行吐口長氣，道：「我實在是莫名其妙，根本就不認識那傢伙，要是知道那傢伙是什麼人，那就好對付了！」

呂綾忽然問道：「方大哥，不知那在生死一髮間，出手發出飛刀救了你的，是什麼人？」

「我也想不出他是什麼人。」方顯行聳一下肩道：「我根本就看不到那人，那人救我一命，猶如再生父母。」

「但那人遺留下來的那柄刀，難道不可以從中猜想到那人是誰麼？」呂綾似乎對那出手救了方顯行，但又不願顯露身份的人，滿有興趣的。

「那只是一柄普通至極的短刀，沒有特異之處，相信江湖上使用這種短刀的人，爲數極多，又怎能從其中猜想出那人是誰呢？」方顯行接將短刀自身上取出來，拿到呂綾的眼前：「呂姑娘，妳認得出來麼？」

呂綾認眞地打量了那柄短刀一眼，搖搖頭道：「方大哥，小妹從未在江湖走動過，對於江湖上的人物，可說毫無所知，連你也認不出來，小妹更加不用說。」

方顯行將短刀重又收起，瞥眼之間，這才發現到，那些來趁熱鬧的人，並不是四散走避一空，而是遠遠地躲開，指手劃脚地議論着，所有的目光皆是集中在兩人的身上。

呂綾也發覺到自己兩人成了衆矢之「

的」，一張俏臉不由唰地紅起來，慌忙離開了方顯行的身邊，低聲道：「方大哥，咱們還是回客棧吧。」

方顯行點點頭，掃了那些人一眼，然後偕同呂綾離開了夫子廟，朝客棧走去。

他却沒有發覺到，在人叢中，有一雙灼亮的目光，正注視着他。

廢園探秘

翌日，方顯行與呂綾似乎已經忘記了昨晚的事情，在金陵城內外遊覽起來！

雨花台、烏衣巷，還有陳後主寵妃張麗華所居的結綺閣遺址等等名勝古跡，均暢遊一遍，本來還想到城外的金山寺的，但由於天色已晚，便打消了去意，在燕子樓吃罷晚飯，由於有點累，便回客棧了。

兩人確實有點累了，呂綾浴罷，便自回房歇息了。

方顯行洗了個澡後，回房不久，便熄燈就寢了。

應該是二更天了，夜闌人靜，整家客棧皆陷在一片寂謐中，只有店堂前面，還有一點燈光亮着。

一條人影也就在那時候有如鬼魅般，從客棧的後牆上，越出了客棧外面。

那條人影的身法很快，而身形在夜色中很難看得清楚，也不知是男是女。

那條人影越出圍牆不久，從客棧中又閃掠出一條人影來，追躡在前面那條人影的後面，一路追下去。

前面的那條人影在飛掠中，不時扭回頭向後面瞥望一眼，却發覺不到後面有人跟踪。

原來那自後跟踪的人影追躡得很巧妙，一直利用沿途的屋簷暗影或屋牆的投影掩蔽自己的身形，而且非常之驚覺，每每能夠在前面那人影扭頭回望的剎那，不是伏身於瓦面暗影中，便是閃靠在牆上，令到前面那人影在匆忙回望間，發覺不到有人在跟踪。

前面那條人影終於飛投入一座荒廢了的園子內。

這座院子看來荒廢了很久，破敗得滿目瘡痍，雜草叢生，斷樑枯杉，破瓦生苔，而附近亦沒有人家，在黑夜中，夜風拂草，沙沙作响，鼠獸竄行，「悉索」有聲，顯得恐怖詭異。

這樣的一座廢園子，在黑夜中，有人來才怪，只怕胆小一點的人，也會被園子內的異聲嚇得脚軟，那人到底來這廢園幹嗎？

最有可能的就是，此人是來會人的。

果然，前面那條人影眞是來廢園子裏會人的。

× × ×

在廢園中那座破敗得只剩下幾根斷柱的房子內，就在那人掠入去的剎那，從那一張塌了一半的石桌下，閃冒出一條人影來。

掠入亭內的那條人影却一點也不驚怕，身形一停，對從破石桌下冒出來的人影道：「到底有什麼事，要我來此，這是很危險的，萬一被發覺了，那……」

從石桌下冒出來的人影與說話的人影一比，顯得頗爲高大，也就顯得那人影身材比較矮了。

今夜是十四之夜，該是明月當空的，但却被天上的浮雲遮掩了，是以，夜色很黑，很難在兩丈內，分辨出那兩條人影的面目來。

而這時，一直跟踪而來的那條人影，正匿伏在亭外兩丈外的一堆倒塌了的假山石後，凝神傾聽着！

雖然亭內一高一矮（那只是兩人相比下的說法，其實，高的不太高，矮的也說不上矮了），兩條人影說話語聲很低，但在這種靜夜中，仍是被伏在假山石後的那人竊聽到。

高的人影哼了一聲，低沉地道：「若沒有緊要的事，我又怎敢胡亂相約你來此見面！」

矮的人影啞着聲道：「那就快說吧，若是出來得太久，被他發覺了，那就會對我起疑了！」

「你急什麼？別是捨不得離開他太久吧？」高的人影冷笑一聲。

惱的人影氣惱地說道：「你在胡說什麼？」

高的人影目光在黑暗中閃亮了一下。「我胡說？哼，眞好笑，聽着！昨晚你一直有機會下手殺他的，你爲何一直不下手？是否不捨得殺他？」

一頓接道：「你知道麼？老大爲此很不高興！」

矮的人影身形顫動了一下，急聲道：「難道你忘了隱在人羣中，千鈞一髮間，發出飛刀，將你的軟刀擊歪開去的那人麼？他一直沒有現身，肯定仍匿在人羣中，監視着的，我若是貿然出手，或許可以殺得了他，但也有可能被那人及時出手解救，那時候，我的身份不是露暴了麼？老大是曾說過，他只要我配合你的行動，吩咐我不得妄動，除非有十成十的把握，否則，絕不可以輕舉妄動，因爲只要我的身份不暴露，那就始終有機會下手殺死他的。我正是顧慮到這一點，昨晚才沒有冒險出手！」

那矮的人影在情急之下，語聲不自覺提高了，那就聽出了是女子的口音。

匿伏在假山石後的人影聽着，一雙手不由拳握起來。

聽那矮的人影這樣一說，那高的人影應該就是昨晚在夫子廟前，襲擊方顯行的傢伙了。

而那矮的人影，亦應該是名女子，至於他是什麼人，那應該是呼之欲出的了。

默然了一下，那高的人影道：「好吧，算你有道理，不說這些了……」

矮的人影接口截道：「那就快說正經的吧。」

高的人影目光四下一掠，默然傾聽了一下，才壓低了語聲說道：「老大要我吩咐你，明天無論如何，也要與他同遊金山寺，到時，我會在金山寺的大雄寶殿上，出其不意地出手襲擊他，到時妳要……」

下面的話，那人是以耳語般的話聲說出來的，令到匿伏假山石後的那條人影頓時再聽不到了。

只見那矮的人影連連點頭，末了，那高的人影語聲一高：「都記住了麼？」

「記住了。」那矮小的人影接答。「沒有其他的事了吧？」

高的人影道：「沒有了……」

「那我回去了。」矮的人影接口截斷了高的人影的話。

匿伏在假山石後的人影聽到這裏，立刻貼伏在地上，飛快地蛇行着，離開了那裏。

高的人影淡然道：「我也要走了。」

於是，高矮兩條人影同時從不同的方向，掠出了廢亭，消失在夜色中。

× × ×

那條身形較矮的人影從客棧的後牆中越牆而入，一逕掠到方顯行的客房後窗前，側身傾聽之下，聽到房內傳來勻均的呼吸聲，便扭身閃到隣窗的窗下，輕輕用手將窗推開，一縱身，便穿窗進入房中。

那扇窗門緊接悄沒聲息地關上了。

而這個房間，正是呂綾住宿的。

那麼，絕無疑問，方才越窗而入的人影，是呂綾了。

換言之，到廢園與那身形較高的人會面的人影便是呂綾了。

而隔隣房中的方顯行，這時正躺在床上，却不像呂綾的猜想般，正熟睡着，而是瞪大雙眼，呆呆地望着帳頂。

因爲他只不過比呂綾早回來不到一刻時候，而追踪呂綾到那廢園，匿伏在假山石後的人影，正是他。

他之所以追踪呂綾，是因爲他在第二次遇襲時，已對呂綾起疑。而昨晚則又加重了幾分，所以，他便暗中留意呂綾的動靜，今日，在遊烏衣巷時，他在走入巷口的剎那，發覺了一名乞丐向呂綾討錢時，在呂綾將一把碎錢放落那乞丐掌心時，以快速的手法，從那乞丐的指縫中，拿走了一張叠摺得很細小的紙條，故意舉手一攏鬢髮，乘機將那紙條揷入了髮絲中。

他將一切看在眼內，却不動聲色。

可笑呂綾還以爲她的手法乾淨俐落，神不知鬼不覺，所以，她裝得很自然。

既然呂綾暗中與人傳遞消息，那麼，必然有所行動，所以，他今晚便暗中留上了心，呂綾從後窗離開客房，自然瞞他不過，他立刻便跟踪出去。

當他竊聽到呂綾與那人在廢亭的交談後，在那剎那幾乎衝動得要猛衝出去，痛斥呂綾一番的。

但他却强自按捺住了。

小不忍則亂大謀，這些年來在江湖上闖蕩，經歷過不少挫折，也因此積累了不少經驗，也學會了忍耐，不再像初出道時般，那樣年少氣盛，魯莽衝動了！



那飛斬方顯行肩背的刀光被撞擊得歪彈起來！

說實在的，在這幾天的相處中，他確實有點喜歡呂綾了，雖然對她心有所疑，因此，在知道了呂綾對他的一切，只不過是虛情假意，目的是接近他，他的心中難受死了，也複雜極了。

呂綾可說是他一生中第一個接觸的女孩子，亦是第一個令他動心的女孩子，他對她付出的感情是眞的，但她對他只是虛情假意，不是眞心的，這就大大地傷害了他的心。

雙眼呆瞪着帳頂，他的腦子是亂糟糟，有如塞了一團亂草，心中更是愛恨交織，令到他整個人幾乎痲木了。

幸好，慢慢地，他的思潮平復下來，集中思緒在應付明天呂綾與她的同伙——較高的人影，在金山寺大雄寶殿對他的刺殺行動上。

心平氣靜之下，他的思緒靈活起來了，一個應付的計劃，也慢慢在他的心中形成了！

明天，他不但會將刺殺他的人生擒活捉，逼問出要殺他的原因來，更可以將呂綾的身份揭破，那是一件多麼痛快的事啊，想到這裏，他的咀角泛起一抹冷澀的笑容來。

心中雖然苦澀，但有一點值得安慰的是，他對明天呂綾與那人刺殺自己的行動，了如指掌，那麼，明天自己就可以從容應付，並且穩操勝券了。

這時，他眞盼望快點天亮。

一聲鷄鳴，也就在這時响起。

雄鷄一唱天下白。

快要天亮了。

計中計

翌日，當吃罷午飯，呂綾嚷着要到金山寺一遊，並順便禮佛上香時，方顯行一點也不感到驚奇，一口便答應了。

這剎那，呂綾的神情顯得很複雜，臉上沒有一點高興的表情，方顯行看在眼內，故意裝出訝異的樣子道：「呂姑娘，妳好像有點……」

呂綾倏地睜眼直視方顯行，鼓起勇氣，囁嚅着道：「方大哥，你說實話，你是不是眞的……喜歡……小妹？」

方顯行料不到呂綾驀然間問出這種話來，心中一時間五味雜陳，不知如何答才好。

若是在未確實呂綾的眞正身份以及意圖前，他會毫不猶豫地對她說：喜歡她，因爲他確實是喜歡她。但現在，他雖然仍然喜歡她，但也因此而恨她，因爲她騙了他！

呂綾眼巴巴地望着方顯行，見他沉吟不語，不由有點失望：「方大哥，你不喜歡小妹？」

方顯行目光與呂綾的目光相觸了一下，心中有如觸了電般，震動了一下。

因爲他從呂綾的目光之中，看出了其中所包含的熱切的期望，勇敢的企求，其中沒有一絲一毫的虛假，至少，他看不出來。

心頭一動之下，而他也實在不想太過傷害呂綾的感情，他抓住了她的一只手，誠摯地道：「呂姑娘，無論你是一個怎樣的人，我都喜歡妳。」

「方大哥，你眞好。」呂綾目中閃現出一抹感激之色，不由自主地，輕輕偎靠在方顯行的身上。

方顯行却在心裏嘆口氣，暗道：「卿本佳人，奈何作『賊』？」

口裏却道：「呂姑娘，時候不早了，咱們去金山寺吧。」

呂綾輕「嗯」了一聲，忽然道：「方大哥，我忽然不想去……」

方顯行忙道：「妳不想去金山寺了，爲甚麼？」

呂綾欲言又止的，囁嚅了一會，才無可奈何地說道：「不是，不是，現在就去吧。」

在說話的剎那，只見她目光一閃，似乎暗中作了某種決定。

× × ×

金山寺乃金陵附近最有名氣的佛門勝地之一，每天皆有不少十方善信，到此燒香禮佛。

而凡是到金陵遊玩的人，相信沒有多少個會不遊金山寺的。

沿着那條清幽的山路，絡繹不絕的，走着那些善男信女，方顯行與呂綾就雜在那些善信之中，沿着山路，往金山寺走上去。

距金山寺約十數丈的一座亭子，幾乎是所有遊寺的人，皆駐足一歇的地方。

因爲走了那段山路，大多數的人都有點累了，正好趁此歇一口氣，並順便整理一下衣冠，以示虔誠，而亭內外因此也有不少擺賣茶水香燭等物品的小販。口渴的，可以買碗山泉泡的濃茶解解渴，未買香燭的也可以趁此機會補買一份，禮佛隨喜，不帶香燭入寺，那實在有點不成敬意。

因此之故，這座用竹搭成的亭子，份外熱鬧，不斷地有人進進出出——進的是才走上來，想歇一下脚的人，出的是歇過脚，解過渴，整好衣冠，誠心虔意進寺上香禮佛的人。

很自然的，方顯行與呂綾兩人亦隨着走在前面的人，走入亭子中。

亭子中，幾乎已經坐滿了人，總有十多人。

那些賣茶水香燭的攤檔，就擺在亭子的外面，叫嚷着，招徠生意。

大多數的人，都是買碗茶水潤潤喉，很少買香燭的。

因爲他們既是誠心禮佛而來，必定預早帶備了香燭果品之類的東西，只有那些一時興到的遊山士子之類的遊客才會忘記了買備香燭，也因此，到了這裏之後，必定補買一份。

但那畢竟是少數人，所以，賣香燭的，就沒有賣茶水的那樣好生意了。

而方顯行與呂綾正是沒有買備香燭來的少數人中的兩個。

所以，他們在發覺到那些擺在亭外的香燭檔後，才省覺到要買一束香燭，那才像樣。

方顯行低聲對呂綾說了一句話，呂綾頷首，兩人便起身走向亭外。

這座亭子是八角形，開了四個出口，而那些賣茶水果品什麼的，以及賣香燭的，各自在一個出口的兩面擺賣，涇渭分明，眞個「成行成市」，方顯行呂綾走出去的那面，正是擺賣香燭的。

賣香燭的總共有四檔。

很自然的，擺放在亭口兩邊的第一檔，由於佔了地利，很自然的，生意較好，因爲人客必然貪近便，光顧亭口的第一檔。當然，也有光顧第二檔的，那只不過是在第一檔擠滿了人的時候，才顧第二檔。

所以，四檔香燭雖然賣的同樣的香燭，價錢也一樣，但是擺在第一檔後面的第二檔生意總是比較差一點的。

這就形成了第二檔心有不甘的心理，在有客人走出亭口時，第二檔的攤販總是笑着搶上前來，手上拿着幾束香燭，向人客兜售。

方顯行呂綾在進入亭內時，就已看到了這種「爭生意」的現象，故此，當擺在左右第一檔後面的另一檔攤販左右搶上前，拿着香燭向他們兜售時，兩人根本就不留意，只是含笑望着那兩名口沫橫飛，極力推銷自己手上的香燭的小販。

左面的一個中年小販道：「客官，小的這些香燭，是城內德福軒精製的，又便宜又好，兩位公子小姐不用再看了，請買一些吧。」

說着，硬是將手上的香燭遞到兩人的面前。

另一名老漢則顫巍巍地從旁擠上來，翹着花白的髮子，哀求道：「兩位，請買老漢的香燭，老漢的香燭雖然不是德福軒精製的，但却是老漢誠心手製的，禮佛只要心誠，自然得到佛保佑。」

說着，亦將手上的香燭遞到兩人的面前。

兩人的目光立刻被兩名小販遞到眼前的香燭所遮擋了，望着那些香燭，一時間，難於取捨，作難地看着，拿不定主意買誰的好。

在方顯行的意思，是想買那老漢的，那是出於一種同情心。

但還是呂綾想得周到，眼珠一轉，作了一個皆大歡喜的決定。「兩位不用爭生意，咱們是兩個人，要買兩束香燭，那就向你們各買一束吧！」

方顯行聽了，不由稱許地望了呂綾一眼，同時伸手將錢摸出來。

豈料就在這剎那，亭子內有人疾喝一聲：「方兄，小心那賣香燭的老頭！」

喝聲中，一條人影從亭內「颼」地撲掠出來。

喝聲入耳，方顯行呂綾大吃一驚，雙眼暴睜，同時望向那賣香燭的老漢。

那買香燭的老漢聞喝之下，神色却一點變化也沒有，在方顯行呂綾戒備地退後一步的那剎，半垂下的左手倏地一翻一送，「噗」一下急响，他的手中忽然多了柄鋒利異常的牛耳尖刀，刺入了方顯行的腹腔上。

方顯行驟覺腹腔上一痛，大驚之下乘着後退之勢，上身急仰，雙脚同時連環飛踢向那老人！

那賣香燭的老漢一刀刺入方顯行的腹腔內，正要全力向前一送，手腕一擰，抽回尖刀的剎那，方顯行的雙脚已飛踢而至，一踢胸膛，一踢小腹，其勢勁疾，要是被踢中，那可不是好玩的！

而且，他主要是來殺人的，而不是被人殺的，所以，他吸口氣，悶哼一聲，急忙抽刀急追。

同時間，口裏疾喝一聲：「呂丫頭，還不下手！」

呂綾在方顯行中刀仰身飛踢的剎那，驚得她發出一聲尖叫，整個人呆住了，及至那賣香燭的老頭向她一喝，她才如夢初醒般，霍然驚叫一聲：「怎會是你？」不但沒有乘機向方顯行下手，反而伸手一把扶住了他，另一隻手則拔出了一柄柳葉刀來，護在他的身前。

另一名賣香燭的漢子眼見一那霎刀光血影，兇險絕倫，嚇得他幾乎軟倒在地上，叫了一聲「媽呀——」拋下手中的香燭，連滾帶爬，抱頭竄逃開去。

那坐在左右第一檔攤檔後面的兩名小販，亦是大驚失色，慌不迭避入亭子內，以免殃及池魚。

而亭內坐着歇息喝茶的遊客，眼見發生了這等兇險的塲面，不禁驚慌得呼叫着，慌亂地走出了亭子，從金山寺奔去。

而從亭外撲出來的那人，亦已掠了出來，落在方顯行呂綾的身前，右手一翻，接向外一揮，「錚」然激响中，幸好截擋住那賣香燭老漢猝然翻外而上，揮劏向方顯行小腹的那一刀！

方顯行一手捂住受創的腹腔那道刀口，目光瞥及擋在他身前的那人，脫口喜叫一聲：「古兄，是你！」

那人頭也沒有回，應聲道：「方兄，傷得重麼？」

呂綾一聽，驚喜莫名地叫道：「古兄，果然是你！」

那人絕無疑問，是古如今了！

那賣香燭的老漢聽聞之下，霍然退了一步，上下打量着古如今，驚疑地道：「古如今，是你？」

古如今的一身裝扮，就像一個遊學的公子般，臉上也易了容，樣子要比他原本的樣貌年輕俊雅多了，只見他在臉上一抹，揭下一張人皮面具來，冷笑一聲道：「是又如何？」

那老漢這時顯得矯健異常，那雙眼亦烱烱有光，佝僂着的腰身亦挺直起來，原來身材還不矮。

不用說，這老漢也像古如今一樣，易容喬裝成老人的。

目光在古如今的臉上溜了一轉，那「老漢」道：「古如今，你不是也要殺方顯行的麼？」

古如今神情變動了一下，但瞬即回過神來，坦然直認道：「那又如何？」

「虧你還說得出這種話來……」那老漢忽然詭譎地一笑，說道：「不過，焉知你不是使手段先取得姓方的信任，然後伺機下手殺他？你不是有個外號叫萬無一失的麼？」

這時方顯行在呂綾的帮忙下，已將腹腔上的傷口包紮起來，吸口氣，一步搶上前去，冷然地說道：「閣下別想挑撥離間，從中取利，今日，你無論如何也逃不了的！」

那老漢目光盯在方顯行的臉上，沉聲道：「姓方的，你好運氣！」

援目光一移，落在呂綾的臉上，切齒道：「賤人，妳居然胆敢背叛了老大，方才你是有機會擊殺姓方的，妳難道不怕老大的手段了？」

呂綾先是畏縮了一下，隨即挺胸道：「我什麼也不怕了，除死無大害，本來，我也拿不定主意，也沒有勇氣背叛你們的，是你們迫我這樣做的。」

那「老漢」目光一閃，狠聲道：「賤人，你胡說什麼？」

「我一點也沒有胡說！」呂綾眞的豁出去了，大聲道：「咱們昨晚不是商量好了，在寺內的大雄寶殿才動手的麼？爲何你却忽然改變了主意，在這裏下手，事先却不告知我，那不是明顯的表示不信任我了麼？」

一頓又氣憤地道：「你們一直在利用我，根本就不顧我的安全，也不顧我的感受，我爲什麼還要忠於你們？」

「好一個不知羞恥的賤人，大概是被姓方的迷住了吧？」那「老漢」咬牙切齒，「幸虧老大有先見之明，在夫子廟的行動時，已看出妳已不可靠了，所以，昨晚才故意與妳商議，在寺內的大雄寶殿下手殺姓方的，好讓妳不會從中作梗，壞了大事，實則，是選在這裏向姓方的下手，以爲連妳也瞞過了，可謂萬無一失的了，那知道又殺出這傢伙來，以至功敗垂成，好可恨也！」

「屠鵬，你爲何忽然滔滔不絕地，對咱們說出這樣多的秘密來？」呂綾慧黠地眨動着一雙眼睛。「是不是想等接應的人趕來？」

屠鵬臉色遽變，厲聲大喝道：「賤人，今日我非殺你不可，否則難消心中之怒

火！」

說着，身形一閃，斜撲向呂綾。

古如今橫身一攔，手中短刀亦斜刺而出，但却依然快不過那屠鵰的閃撲之勢，未能將他截下來！

說起來，這位屠鵰在江湖上是位大有名氣的人物，在殺手道上，更是古如今的前輩，名頭比古如今還要响亮，身手自然亦高過古如今一籌，也所以古如今截他不住。

刀光飛閃中，他的右手已多了柄精光閃亮的軟刀，飛捲向呂綾的上半身！

呂綾眼見屠鵰閃撲出來，刀光有如匹煉般飛斬過來，她自知不是屠鵰的敵手，更無法封接屠鵰那一刀，臉色一變之下，她只好急退開去。

方顯行身上被刺了一刀，只有一寸深，要不是古如今及時疾喝一聲，令他警覺，向後閃退一步，只怕那一刀不是刺入一寸，而是將他桶了個前後對穿，就算死不了，必也重傷倒地，說起來，他這條命是古如今所救的。

雖說傷勢不算太重，但也不輕，只要稍動一下，便會牽動傷口，劇痛難當。

但這時候他却不得不强忍疼痛，抽出劍刀，阻截屠鵰對呂綾的兇猛撲擊。

呂綾剛才的那番話，令到他心中有如服了一服清涼劑般，心中舒暢不已，如今，他對呂綾只有愛，沒有恨了。

對於所愛的人，又怎能不全力保護？

就算粉身碎骨，也在所不惜！

所以，他咬牙忍着痛，橫身一閃，阻截了屠鵰的撲擊之勢，劍刀一展，斜揮而起。

這一招，他用的是劍招。

「鏘」然震响聲中，他硬是截下了屠鵰那一刀，但由於牽動了傷口，劇痛之下，運行的眞氣爲之一窒，劍刀上的勁道也隨之減弱了，雖然截擋下屠鵰的那一刀，但是他亦被震得微退了一步，上身晃了一下。

一道閃光就在那霎間閃射向方顯行的背心要害。

呂綾一眼瞥到，駭極之下，張口發出一聲駭然的尖叫聲。

可是，已經太遲了，那道閃光已閃射入方顯行的背心上！

就連古如今也是駭然變色，但他依然飛身閃掠過去，手中的短刀亦脫手電射向那人的頸脖！

他已盡了最大的努力，希望以這一招「圍魏救趙」能夠於生死一髮間，解救得了方顯行的險厄！

那刹那，眞是兇險絕倫，令人魄動驚心，而變化之奇幻迅疾，亦是令人目不暇給！

總之，在一霎那間，生與死，已分判出來。

也不知方顯行用的是什麼身法，居然在那種不可能的情形下，閃轉過身來，讓過了背心要害，但他的臂膀部位，却被一柄尖椎也似的利器，刺了個對穿，仍然留在他的臂膀內。

而一條人影亦撲跌出去，發出一聲短窒的慘叫，撲倒在地上，頸脖上嵌着古如今射出的那柄短刀，幾乎將他的頸脖切割斷開！

古如今第一個認出，那人赫然竟是在屠鵰出手刺殺方顯行時，被嚇得屁滾尿流，慌忙奔逃開去的賣香燭中年漢子！

原來這人竟然是與屠鵰是一伙的！

只是，古如今却有點不明白，在屠鵰出手刺殺方顯行時，他爲何不配合屠鵰的行動，出手攻擊方顯行。

因爲他那時有機會的。

但古如今隨即便明白過來了。

那漢子之所以一直不出手，直到這時才出手，那只有一種可能，那就是他的任務只是在萬不得以時才動手，而在屠鵰出手刺殺方顯行時，他以爲屠鵰有十成十的握殺得了方顯行，所以，他便不想再出手，以免暴露了身份，可以用來對付出聲提醒方顯行的古如今，那種身份，對他的行動是絕對有利的。

事實亦證明了這一點。

正因爲是方顯行呂綾古如今沒有懷疑到他的身份，他才能仍然留在那攤檔前，覷準了機會，從地上猝然閃射起來，襲擊方顯行！

而事實上方顯行三人也沒有料到那人是屠鵰的同伙，否則，早巳暗中留心提防他了，他又豈能毫無阻碍地襲擊方顯行！

方顯行確是命大，他能夠逃過一命，那不是他的身形閃轉得夠快，而是古如今脫手擲出的短刀，確是起到了阻嚇的作用，雖然那只是一霎那的事情。

那漢子在警覺到短刀飛刺過來的刹那，心中猶豫了一下，刺出椎刺便不由窒了一窒，那一窒雖然短暫得比石火閃電還要短促，但對於生死一髮間的方顯行來說，那巳經足夠了！

他就是在那一霎間的時間內，身形陡地偏閃擰轉的！

這就讓他逃過了一次刦難！

而那人也眞夠狠，在霎那間的猶豫之後，居然爲了刺殺方顯行，而不收勢閃避那柄飛射而來的短刀，企圖與方顯行同歸於盡。

他却意想不到，死的却是他自己，方顯行却沒有死。

要是他沒有那霎間的猶豫，他肯定殺得了方顯行！

× × ×

屠鵰似乎被那漢子的死驚呆了，居然沒有乘機出手攻擊方顯行。

而方顯行痛得整個人顫抖不巳，一張臉煞白，額上汗珠暴沁，但仍然全神戒備着，以防屠鵰的乘機攻擊！

呂綾也一下閃到了方顯行的身前，護住了他。

古如今短刀出手，這時是空着雙手，也倏地欺向屠鵰！

屠雕在那刹那身形向後飛退，似乎想溜了！

古如今叱喝一聲：「屠鵰，你還想走！」身形直撲向屠鵰。

屠鵰飛退的身形陡地向上拔了起來，出手一揚，朝古如今當頭撒下一把暗器。

只見藍芒閃爍，顯然，屠鵰這一把暗器，是淬了毒的。

古如今一眼瞥到，吃驚不巳，身形倏地溜溜一轉的刹那，那件長衫飛揚起來，

有如一片青雲般，護住他的全身上下。

原來他在疾旋的刹那，那件長衫已自他的身上飛脫出來，他就利用那件長衫，封擋那些兜頭罩射下來的淬毒暗器。

只聽「篤篤篤」一陣雨打荷葉般的急响，那一蓬淬毒暗器罩射在古如今那件展佈開來的長衫之上。

若是被射中一枚，那古如今只怕活不成了！

那件長衫上，釘嵌了十數顆藍閃閃的淬毒棗核釘！

而呂綾方顯行那一邊，同時亦响起了一陣叱喝聲，只聽「叮叮叮」一陣急激的碎响聲中，二三十顆淬了劇毒的棗核釘，從兩人的身前折墮反射落地上。

古如今聞聲霍地回身，一眼瞥到方顯行可能是爲了出手封擋那些激射向他們的棗核釘，牽動了身上的兩處傷口，再也支持不住，跌坐在地上，左臂膀上的那根椎刺，兀自在顫抖不巳。

同時間，他亦瞥到呂綾一收柳葉刀，擰身撲上前去，伸手去扶方顯行。

而屠鵰却巳飛掠上亭頂瓦面上，正振臂飛掠而去。

這屠鵰的是奸猾，溜走之前，還來上這一手歹毒異常的把戲，殺得了方顯行三人固然好，就是殺不了，也可乘他們忙於應付那些淬毒暗器，無暇阻止他而溜之乎也。

他的心思可謂歹毒周密。

可是，有一件事是他意料不到的。

那就是釘在古如今那件長衫上的淬毒暗器。

只見古如今執衫的右手向上一揚，釘嵌在他那件長衫上的棗核釘在他的內力催逼之下，有如裝上了機簧的箭矢般，從長衫之上急射出來，激射向業巳騰身射起的屠鵰。

屠鵰眞是作夢也料不到，古如今在人急智生之下，來了個「原璧歸趙」！

他的身形才從瓦面上騰射起來，身後便驀覺銳嘯飛襲而至，驚得他心頭顫了一下，由於身形在空中變化不易，百忙中，他仍然拚命將身形一擰，斜掠出去，同時間手上的刀反手朝身後一圈。

「叮叮」聲响，有數枚暗器被他閃避過了，亦有八九顆棗核釘被他的軟刀擊墮，可是，仍然有兩顆打在他的腿肚及股側上！

他不由痛得全身在空中抽搐了一下，接着便感到一陣痲痹，眞氣一滯，使自空中疾墮下來。

而這時，他才知道，射在他腿肚股側上的兩顆暗器，原來還是他發出的淬毒棗核釘！

這一來，他驚得六魂皆冒，忍不住發出一聲厲叫。

因爲他那種淬毒棗核釘，是沒有解藥的。

說得明白一點，是他沒有帶着解藥，因爲他從來都是「賞」給要殺的人受用的，從來也沒有想過，自己受用而棗核釘上淬上的劇毒，就是一種很奇特的毒，見血之後，毒性才會發作，只要你的手上皮膚沒有損傷，你就算用手去抓，也不會中毒的，所以，他才這樣放心，而平時，他也是不戴那種特製的皮手套發射暗器的。

「嘩啦」一陣碎响，屠鵰墮下的身形撞塌了一角亭簷，瓦碎木折急飛中，「砰」然一聲，重重地墮撞落地上，身形挺了挺，想挺起來，但却力不從心，只好躺在地上，呼吸粗濁急促。

「屠鵰，你終於嚐到了自己的淬毒暗器了，滋味如何？」古如今飛身掠到屠鵰的身前，嘲諷地望着他。

「你……你好卑鄙！」屠鵰兇厲地望着古如今，但他的舌頭却在打着結，不聽使喚了。

而他的臉上，也隱現出一些藍紫之色來，淡淡的。

古如今不禁好笑起來。「屠鵰，你說我卑鄙？那你是什麼？聖人？君子？哈哈哈……」

古如今幾乎笑出了眼淚水來。

屠鵰的呼吸越來越急促，臉上的藍紫之氣也漸顯明，他的舌頭可能巳發脹，只聽他含糊不清地道：「你……你是怎樣看破了我的身份的？」

古如今止住了笑聲，目光落在屠鵰那隻皮膚黃黑，但却沒有乾枯的手背上，一字字道：「你的破綻在你手上，你雖然手上的膚色染成老人那種皮膚之色，但你却沒有將皮膚弄得有如老人那樣的乾燥發皺，你更不能將手背上的那些血管，弄到有如老人那樣蚯蚓怒突的，我就是從這些看破你的身份的！」

屠鵰聽着，臉上露出一抹苦澀僵硬的笑容來，嘟喃一聲：「我不是想不到這一點，只是想不到，你會在此，而你是我的同道，目光必然銳利，也自然很清楚每一種年紀的人的皮膚特徵，我什麼也算到了，就是沒有算到你，我死得不枉！」

「屠鵰，既巳快死了，何不看在同道的份上，將你那位老大是什麼人，說出來！」古如今看到屠鵰臉上的藍紫之氣漸濃，知道他快要毒氣攻心而去了，忙疾聲問屠鵰。

屠鵰也就在這刹那急促地喘息起來，將口大張開來。雙眼翻動着，古如今可以看到，他的舌頭脹大得塞住了他的口腔喉嚨，終於，他急劇地搐動了一下，發出一了陣悶窒的「胡胡」聲，便寂然不動了。

古如今看着，不由嘆了口氣。

那是出於一種兔死狐悲的感觸，他亦是一名殺手，終有一日，他可能也會像屠鵰般，死在別人的手下。

做一個殺手，莫非就注定了是悲慘收場的？

他幾乎忍不住仰頭問天。

幸好這時候呂綾巳經替方顯行將臂膀上的椎刺拔出來，並將創口包紮起來，扶着他走了起來，對他道：「古兄，這一次要不是你，我就算有九條命，也非死不可了……」

古如今表情有點複雜地道：「方兄，你忘了曾救過我兩次麼？我只是償還你對我的恩德吧了！」

方顯行深深望了古如今一眼，接伸手從懷中摸出一柄短刀來，遞給他。「若我沒有料錯，這柄短刀應該是你的，而那晚在夫子廟前，救了我一命的，眞是你！」

古如今接過短刀，收在身上，點點頭

道：「古兄好記性，佩服！」

方顯行一笑道：「古兄，咱們如今經已扯平了。」

古如今默然點頭。

呂綾忽然道：「方大哥，古兄，咱們還是離開這裏。回到城裏再說話吧？」

兩人這才醒覺到，地上躺了兩具屍體，亭子塌了一角，除了他們三人之外，一個人也沒有，大概是早已躲入金山寺去了，奇怪的是，却不見有寺僧出來，大概是寺僧怕惹上是非，但他們終會出來的，那時，被他們纒住，那就有麻煩了。

想到這一點，那裏還敢停留，方顯行道：「古兄，咱們是走爲上着啊！」

古如今點頭不迭，於是三人急急循原路離開，返回城中。

反正，佛門乃方便之地，地上的屠鵬與他的同伙的屍體，寺僧一定會殮葬的。

情動殺手

金陵城最有名的酒家，要說秦淮酒家了。

這時候已是晚飯已過，那些公子哥兒，開始冶遊的時候了。

坐在臨窗的座頭上，憑窗外望，可以看到秦淮河上，那些燈火閃燦生輝的花船上，那些濃粧艷抹，巧笑倩兮，各逞嬌姿的花妓，憑欄而坐，以吸引那些來遣興尋樂的紈袴子弟，公子哥兒的垂顧。

坐在秦淮酒家那一列臨河的窗口座位上，秦淮河的繁華夜色，可以一覽無遺，還可以聽到從花船上傳出來的絲竹歌唱聲，在這裏喝酒，確是另有一番情趣，難怪晚飯之後，仍有那樣多的人客賴着不走，滿有興趣地喝酒談笑着。

方顯行呂綾古如今就是其中的一桌客人。

方顯行這時已換過了一件乾淨的衣衫，肩背上及臂膀上的傷口亦已重新敷上金創藥，包紮好，從外表上看來，他與平時沒有什麼兩樣，精神也顯得很好。

這要拜服食了師門秘製的活血養氣固元丹了，這種丹丸，乃是巫山老人窮十數年之時間，搜尋了九九八十一種天下罕貴之藥材，復花了九個月的時間，煉製而成的，其功效之奇大，眞有生死人而肉白骨之功效，有人喻之爲仙丹，乃是武林中人渴欲得到的靈丹。

飯，他們早已吃過了，如今正在喝着酒。

目光四下掃了附近那些座頭上的食客，見沒有人留意他們這一桌，方顯行才開聲說道：「古兄，你是一直暗中跟着我的了？」

古如今放下酒杯，點點頭道：「方兄，請你不要見怪。」

方顯行笑笑道：「古兄，我怎會見怪你，你是一番好意，若不是你兩次出手相救，我還能活到現在麼？」

呂綾插口道：「方大哥，還有兩次在路上的客棧中，古兄若不是驚走了屠鵬，只怕你會兇險萬分。」

方顯行抱抱拳道：「古兄，那變成我欠你的情了。」

古如今忙說道：「方兄，那兩次我沒有出手，所以不能算數，咱們應該是扯平了。」

方顯行舉杯道：「不管扯平與否，此兄，我也要敬你一杯。」

古如今顯得有點激動，忙舉杯一飲而盡。

方顯行亦一口喝乾杯中的酒，直視着古如今道：「古兄，請恕我唐突，古兄這樣急於報恩，肯定另有隱情，是麼？不知可否與聞？」

古如今的神情變動了一下，雙眼連眨，好一會，才低沉地吐出一句話來。「方兄，你猜想得沒有錯。」

方顯行沒有說什麼，只是注視着古如今。

呂綾則好奇地望着方、古兩人，亦沒有作聲。

古如今默然了好一會，倏地雙眼一睜，似乎下了決心，低沉地道：「難得方兄不嫌棄我是個殺手，肯與我結交，我若是有所對你隱瞞，那我就不是人了。」

方顯行忙道：「承古兄看得起小弟，小弟很歡喜，不過，古兄你太言重了。」

方顯行這一次連自稱也改了，由「我」一改爲「小弟」，那是表示對古如今的一種敬意。

一頓接又道：「古兄，你雖然是位殺手，但從你知恩圖報這一點，顯示出你不是那種喪失了人性的冷血殺手，小弟很高與古兄你良知未泯。」

古如今這刹那顯得很激動，伸手一把執住了方顯行的手，激聲說道：「方兄，古某人活到這麼大，從來沒有一個朋友，一直活在孤獨之中，承蒙方兄看得起古某人，誠意結交，使我第一次領悟到友情之可貴，也將我從孤獨的深淵中挨了上來，我不敢想像，我若是一直那樣孤獨下去，肯定會變成了一個喪心病狂，沒有了人性的冷血殺手。我很小的時候便聽過：人生得一知己，死而無憾，我能夠交上方兄你這種朋友，雖粉身碎骨，亦是值得的！」

方顯行聽着，目光大亮，亦緊緊地執住古如今的手，激動地道：「古兄這樣看得起小弟，小弟有點受寵若驚，難得古兄深明道理，覺悟前非，小弟眞替你高興。古兄，你這個朋友小弟是交定了！」

說着話，用力地搖撼起來。

兩人的手緊緊地互握着，古如今亦搖撼着。

呂綾一直看着聽着，感動得眼中盈滿了涙水，她暗自在心中默說：「原來人世間除了愛情之外，友情也是那樣美好的，幸好我沒有選擇錯了。」

× × ×

「方兄，我如今不妨對你直說，我之所以要急於回報你對我的救命之恩，乃是要殺你！」古如今坦然地望着方顯行，一點也不閃縮。

方顯行一點也不覺得意外地道：「古兄，小弟早已猜到了，但却沒有肯定。是否在潯陽江頭你遇險前，便已接下了那宗生意了？」

古如今點點頭又搖搖頭道：「那宗買賣我確是在遇險之前接下的，但却並不知道要殺的是你，直到我與你分手，回到那條篷船之上，將那張紙條上的資料看過了，才知道要殺的是你，那時候我已躊躇難

決，而世事又是那樣巧，我接下的買賣是要殺你，但你却救了我，後來，我終於想到了一個辦法，那就是先報答你的救命之恩，然後才下手殺你！」

呂綾忍不住脫口道：「古兄，你如今已與方大哥扯平，你仍要殺方大哥麼？」

古如今吐口氣道：「在此之前，我也有這個意思的，呂姑娘，妳也明白，幹咱們這一行的，接下了買賣後，若是不依約殺人，那無疑是自己毀了自己，以後不要想再混下去了，這就是我委決不下的原因，但當我看到妳毅然作出明智的抉擇，脫離了屠鵬的控制，不肯下手殺方兄，我便暗中作了決定，再聽了方兄呂才的一番話，我若是仍不知覺醒，那我豈不是連呂姑娘妳也不如？」

呂綾聽着，高興得幾乎大聲叫了起來。「古兄，一直以來，都說殺手無情，如今古兄你終於向江湖武林中人宣示了，殺手亦是有情的！」

古如今忙道：「呂姑娘，妳怎麼不說你自己了！」

呂綾閃眼瞥了方顯行一眼，沒來由地，紅飛雙頰。

古如今不禁笑了起來。「呂姑娘，妳怎麼忽然間臉紅了？」

方顯行忙岔開道：「古兄終於作出了如此明智的抉擇，不失爲一位大智大義之人，小弟佩服！」

古如今忙搖手道：「方兄，你太過獎了，說起來，我之所以選擇，都是拜你所賜！」

「古兄，來，小弟敬你一杯。」方顯行忽然舉杯朝古如今一敬。

古如今亦忙舉杯。「方兄，我也敬你一杯！」兩人舉杯，一飲而盡。

× × ×

「呂姑娘，現在說一下妳的了。」方顯行坐在床前的一張椅子上，呂綾古如今分坐在房內那張桌子兩邊的椅子上。

這時候，他們已回到了客棧的房中。

在酒家中，說話終是不大方便的，特別是緊要的話，加上時候也已晚了，三人便回到客棧中。

呂綾眨動雙眼，瞥了方、古兩人一眼，說道：「小妹與那被殺死的屠鵬，是屬於一個殺手組織的一份子。」

「妳們爲何要殺我？」方顯行問。

他的口氣雖然平淡，但心中却很注重這個問題，因爲這是關鍵所在。

呂綾搖搖頭道：「這一點，相信老大可能知道，小妹與屠鵬只是受命負責來殺你。」

「那麼，你們那位老大是什麼人？」方顯行問。

古如今亦滿有興趣地望着呂綾。

因爲在殺手這個行業中，是分成很多不同的組織的，當然，也有不受任何組織控制的獨行殺手，像他就是。

呂綾加重了語氣道：「說起來你們或許不會相信，小妹那個組織的老大，乃是一家綢緞莊的老板，相信江湖中沒有多少人會認識他，聽過他的大名。」

方顯行古如今沒有說話，靜等呂綾說下去了。

「老大姓陳，名達先。」呂綾閃了兩人一眼，「這個名字是否很普通，你們是否沒有聽聞過這個名字？」

方、古兩人同時點了一下頭。

「呂姑娘，這位陳達先能夠成爲你們的老大，相信武功身手一定很厲害了？」

呂綾點點頭道：「不錯，他表面上是個正當商人，實則却是一位深藏不露的高手，他的武功在小妹那個組織中，是最高的，而一切的殺人買賣，亦是由他出頭接洽的，每一宗買賣也是由他分配指派人手去幹的。」

「呂姑娘，那位陳老大統率你們的手段，一定是很嚴厲的了。」方顯行直視着呂綾。「你好像對他很懼怕的？」

呂綾神情變動一下，有點不自然地道：「小妹確實對他很懼怕，要不是小妹對方大哥你……小妹說什麼也不敢背叛他，因爲凡是背叛他的人，皆不得好死。」

說着，她忍不住打了個寒顫，看來那位殺手老大陳達先對於手下叛逆者的手段，是很殘酷的，否則，不會在呂綾的心中造成那樣大的恐懼。

方顯行不由溫柔地深深看着呂綾，給她以安慰。

呂綾接到方顯行那充滿了情意的目光，不由被吸引了，一時間忘其所以。

古如今看到兩人那種心意相通的情景，不覺心中感慨不已。

「咳」了一聲，他語聲略爲提高。「方兄，要弄清楚爲何同時有人僱請不同的殺手殺你，看來，非要找到呂姑娘那位老大陳達先，與及找到替我從中接洽生意的中間人。」

方、呂兩人被古如今那一聲「咳」驚覺過來，兩人不禁臉紅起來，方顯行有點不好意思地道：「古兄，請問替你接洽生意的那位仁兄，是什麼人？」

古如今想也不想就接口道：「此人在江湖上名不見經傳，在殺手道上，他的名氣却响叮噹，可謂無人不知，至於他的姓名，殺手道上，却沒有人知道，只知道他的外號叫老鷹，咱們都是那樣叫他的。」

「嗯，看來這隻老鷹很神秘啊！」方顯行目光閃動。「他的武功怎樣？」

「老鷹的行動確是很神秘，從來只有他來找我們，沒有人能夠找到他。至於他的武功如何，那就不得而知了，因爲從來沒有人見他出過手，所以，有些人猜測他的身手一定很高，否則，怎能幹上這種危險的行當，但有人却說他根本不會武功，也不知眞假如何！」

「古兄，那你們若是要找他，怎樣與他聯絡？」方顯行有點疑惑地問。

「這很簡單，他與我們之間，是有一套聯絡的暗號的，只要將聯絡的暗號留在他指定的幾處地方，不出三日之內，他就會找到來了。」古如今毫不隱瞞地將所知道的說了出來。

呂綾插口道：「方大哥，古兄，咱們先去找哪一個？」

方顯行不由拿眼望着古如今。

古如今明白方顯行的意思。「依我看，還是先去找呂姑娘那位陳老大，今日在金山寺前發生的事，那位陳老大必然會知曉的，萬一他藏匿起來，要找到他，那就難了，再說，他也必然會對呂姑娘採取行

動的，與其被動，不如主動，方兄弟，你認爲是麼？」

方顯行深表同意。「古兄所見極是，那咱們幾時起程？」

「當然是越快越好了。」古如今道：「兵貴神速啊！」

「那就明天動身吧。」方顯行轉望呂綾，「那間綢緞莊在什麼地方？」

「就在武昌城南那一條大街上！」呂綾一口說出，「規模很大，名叫四海綢緞莊。」

「方兄，爲了安全起見，我還是像來金陵那樣，你們在明，我在暗，順便偵查一下，那位陳老大是否還另外派了人跟踪你。」

「也好，那就辛苦古兄你了。」方顯行朝古如今抱拳一拱。「古兄亦要多加小心。」

「多謝關顧。」古如今站起來。「時候也不早了，明天還要趕路，我先回房去了。」

說着開門走了出去，順手將門帶上。

他本來不是住在這家客棧的，但在秦淮酒家回來時，他順道去他租住的客棧結算了房錢，搬到這裏來住，以方便照應。

他的房間就在呂綾那一間的隔隣。

仰頭望一下庭院外的夜色，吐口長氣，快步走回了房間。

房內此刻只剩下方顯行呂綾兩人，呂綾起身走到方顯行的身前，輕偎過去，輕聲道：「方大哥，小妹有一點不明白，你是怎會對我起疑的？」

方顯行伸手輕撫她的秀髮。「說起來，那是你在我遇襲時，却昏倒在房內床上開始的。令我起疑的是，妳若是被偷襲我的人弄昏的，那麼，總要弄破一些地方，才能夠將薰香迷藥之類的藥物，傳送到妳的房中才行，但在事後，我却發覺，妳住宿的房間後窗緊閉，瓦面也沒有被撬開的跡象，那麼，那人怎能將妳弄昏過去？唯一的解釋就是妳是自己將自己弄昏的！

「還有，我雖然思疑，但却不敢肯定，直到妳在昨天遊烏衣巷時，妳從那乞丐的手中，手法巧妙地取過一張紙條，收藏在鬢髮之中，我就完全肯定了，而昨晚，我亦跟踪妳到那廢園中，聽到了一切，想不到的是，原來那是計中之計，要不是古兄及時看破屠鵬的身份，發聲示警，那眞是後果不堪設想了！」

「哦……」呂綾有點惶恐地道：「方大哥，你不會怪小妹直到那時，還拿不定主意，知所抉擇，令到你差點喪命麼？」

「事情已經過去了，而妳終於作出了抉擇，我好高興！」方顯行伸手輕摟住了呂綾的腰肢。

呂綾嬌軀一軟，偎入了方顯行的懷中，夢囈般道：「方大哥，你眞好……」

人孰無情　豈獨殺手

翌日，方顯行與呂綾離開了金陵，趕往武昌。

古如今就像來金陵時一樣，一直隱藏着行踪，暗中留意是否有人跟踪方、呂兩人。而方、呂兩人在經過這連串的事故後，一路上也加了小心。

幸好一路上，再沒有發生事故。

這一日，他們終於來到了武昌城。

方、呂兩人投宿在城內的泰安老棧。

古如今一直沒有現身，不過，兩人却一點也不替他担心，因爲他們知道，古如今不現身，自有他的道理，說不定，他這時正以另一種身份，亦投宿在這家客棧之內了。

趕了幾日路，兩人確是有點累了，决定歇息一會，才到城南大街那家四海綢緞莊探看一下。

× × ×

四海綢緞莊的店面好大，店舖內的貨架上，羅列了各地出產的布疋綢緞綾羅，花花綠綠的，看花了一雙眼。

店舖內的伙計，少說也有十人以上，顧客盈門，生意很好，那些伙計正忙得不可開交。

而這家四海綢緞莊，亦是武昌城內，最大的一家布莊。

但又有誰想得到，這家布莊的主人，表面上是一位富商，實則却是一個殺人組織的老大！

這兩種截然不同的身份，簡直不可能扯在一起，若是說出去，不被人嗤之以鼻，視爲神經有問題的人才怪。

方顯行與呂綾是化裝成爲一雙中年夫婦，在布莊前走過。

那是因爲呂綾既然認識那位老大陳達先，那麼，陳達先自然亦認識她，所以她非得易容改裝了。而方顯行既是他們要殺的對象，那自然亦是清楚他的樣貌身材的了，故此，他亦要易容。

兩人用驚羨的眼光，邊在布莊門外走着，邊指點着布莊內那些令人看花了眼的綢緞布疋，十足一對大鄉里進城的模樣。

而在店舖的門外，的確也站了不少無能力買得起那些叫人愛不擇手的綢緞的平民百姓，他們只好用雙眼來「享受」一下了。

所以，兩人的出現及舉動，毫不引人注意。

「方大哥，你看到麼，那位年約四十開外，身穿寶藍團花，絲綉邊錦緞長衫，咀上叼了根旱烟桿的，就是陳達先，那位老大！」呂綾極其低聲地說着，那隻手則裝模作樣地朝那些布疋指點着。

她的語聲僅是方顯行可以聽聞。

在外人看來，似乎是她想哄老伴忍痛給她剪一件衣料的模樣。

方顯行目光一掃之下，立刻就發現了呂綾口中所說的老大，正站在櫃台前，「叭嗟叭嗟」地抽着旱烟，不時點頭微笑着與那些衣着體面的客人招呼。

方顯行不着痕跡地掃了那位「老大」——陳達先兩眼，將他的樣貌認清楚了，在布莊門外流連了一會，才裝出有點不捨，但又無可奈何的神情，離開了店舖，沿着大街走下去。

回到客棧後，推門進入房中，赫然發覺到古如今正坐在一張椅子上，看到他倆進來，朝兩人笑了笑。「方兄，找到那位『老大』麼？」

方顯行點點頭，在一張椅子上坐下來。「若不是呂姑娘事先將他的身份說破了，無論怎樣看，也看不出他是一個殺手組

織的老大，此人以這種身份掩飾他的眞正身份，確是妙着。」

呂綾這時也坐了下來。「老大平時很少在店舖露臉的，今日去探看，就看到了他，這或許是一種運氣吧。」

「古兄，一路之上，你有什麼發現？」方顯行忽然問。

「好奇怪，我發現不到什麼！」古如今沉吟着道：「照說，他們接下了殺你這宗生意之後，是不達目的，誓不罷休的，他們就算來不及重新派出人手殺你，也必然暗中有人跟踪你，這一點我實在想不通，莫非他們放棄了這宗買賣不成？那豈不是自砸招牌？那是不可能的，還有，他們又怎會放過呂姑娘？」

「古兄說得對。」呂綾亦蹙着雙眉道：「這確是有點古怪，透着蹊蹺，不合情理，莫非他們在玩什麼花樣不成？」

「古兄，那咱們今晚要不要採取行動？」方顯行亦皺起了眉頭，徵詢古如今的意見。

說到江湖經驗，他到底不如古如今。

古如今沉吟着道：「屠鵬與他的帮手被殺，這樣大的一件事，那位陳老大斷不會接不到消息的，而他也斷不會想不到你們會來找他，他却一點動靜也沒有，還在店舖內露面，莫非其中有詐？」

「一定是這樣了！」呂綾霍然道：「方大哥，那可能是一個陷阱，咱們今晚不要行動。」

「嗯，那就等些時候再說吧。」方顯行雙眉一舒，望着古如今。「方兄，咱們今晚可以在布莊的附近窺探一下他們的動靜啊！」

古如今點頭同意。「這個主意不錯，咱們只要不貿然潛入布莊後面的院宅，諒也沒有什麼危險的。」

「方大哥，小妹呢？」呂綾心急地望着方顯行。

「妳就留在客棧內吧。」方顯行說道：「今晚又不是去動手，人多了，反爲不妙。」

呂綾還想說什麼，但却咽住了，點頭輕「嗯」了一聲。

× × ×

月晦星隱，夜色黑沉沉的，就像一口大黑鍋，反蓋着一樣，這種環境，對於夜行人來說，是有利有不利的。

有利的是，易於匿踪潛形，不易被發覺；不利的是，人家很難看到你，你也很難發現人家。

這時候大概是二更將盡，快到三更天了，方顯行古如今就隱伏在四海綢緞莊後面那進大宅院毗連的一座樓房的屋簷暗影中，運足了目力，也無法窺探到那座沉寂得有點異乎尋常的大宅院內的動靜。

整座大宅院就像一座墳墓一樣，黑沉沉的，不見一絲燈火，就像這麼大宅院中，沒有住着人般。

但兩人却知道，這座大宅院中，起碼住了三十人以上。

因爲據呂綾說，通向前面店舖的第一進宅院，不但是囤儲布匹的倉庫，亦是布莊那十多名伙計及雜役下人等的居所，後面那一進，就是陳達先以及一些心腹手下的住處，合計起來，總有卅五人之數！

這麼多人住着的一間屋子，居然異乎尋常地沉寂，這就透出有點古怪了，所以，兩人不敢貿然潛進那大宅院之內！

而他們也並不打算潛進去。

但這樣伏着，也不是辦法的啊，那根本就看不到什麼。

但兩人仍然匿伏在那裏，耐心地等候着。

因爲古如今已想到了一個最笨，但却非常有效的辦法——等待。

這個辦法雖然枯燥乏味，但却很有效，古如今曾經使用過幾次，結果皆大有所穫。

更鼓五下，已經是五更天了。

再過一刻，就是黎明時分，天亮了。

兩人眞好耐性，匿伏在那處瓦簷上，始終動也沒有動一下，彷彿睡着了一般。

但他們的目光，却比夜貓子的目光還銳利。

最黑暗的一刻終於過去，天色慢慢地變得灰濛濛一片，曙光快要初露了。

下面那座大宅院內的情形，依稀可以看到了。

但依然看不到大宅院內，有什麼特別的地方。

第一綫曙光終於露出來了，天邊一片淡白，灰濛濛的天色稀淡了，伏在瓦簷上的方、古兩人，又可以看得清晰一點了。

也就在這時，兩人的雙眼暴睜，瞬也不瞬地望着那座大宅院。

一直沉寂如死的大宅院，終於有了動靜。

宅院之內，特別是後進宅院，忽然間影影綽綽地顯現出不少條有如鬼影般的人影來，細看一下，少說點，也有三十條以上，正在伸臂踢腳的，有的張口打呵欠，大概是在暗處匿伏了一夜，有點腰痠腿痛的，而這時候天已開始亮了，大概認爲無必要再隱匿了，所以便從隱匿之處，現身出來，活動一下手脚。

看那些人影的分佈，是以後進爲中心，防守得有如鐵桶相似，方、古兩人若是貿然潛進去，只怕就像野獸踩落了陷阱般，很難走脫了！

兩人看着，暗暗心驚不已。

既然已弄清楚了，就沒有必要再留下去了，趁現在天色尚未大亮，溜走也容易些，兩人互相打了個眼色，便像夜貓子般，身形貼着瓦面，竄掠過屋簷的另一邊，向客棧那個方向飛掠而去。

× × ×

潛回客棧後，兩人偷偷潛入方顯行的房間中。

坐下來，兩人都沒有說話，同時長長地吐了口氣。

但立刻，方顯行又立了起來，對古如今道：「古兄，你稍坐一下，待小弟到呂姑娘的房中，看看她。」

古如今含笑望着方顯行，沒有說什麼，只是點了點頭。

方顯行的臉沒來由地燥熱起來，急急打開房門，走了出去。

來到隔隣呂綾住的房前，他伸手敲門。「呂姑娘……」

倏地，隔隣古如今住的房門陡然打開來，閃出一條人影來。

方顯行立時警覺，疾喝一聲：「甚麼人？」喝聲中，霍地身形半轉，劍刀已經出鞘！

「方大哥，是小妹。」那人影即時嬌呼出聲。

方顯行不由吐了口氣，劍刀隨之回鞘，有點訝異地道：「呂姑娘，妳怎會在古兄的房中的？」

說話聲中，那邊的古如今已聞聲從房中走了出來，驚問：「方兄、發生了甚麼事？」

及至一眼看清楚了方，呂兩人，一顆心才放下來。

方顯行忙扭頭道：「古兄，沒有事，方才呂姑娘從你的房中出來，小弟還以為她是甚麼人，倉促之下，看不清楚是她，喝問一聲。」

古如今聽得一怔，亦訝異地變眼望着呂綾。

呂綾坦然地笑笑道：「待回房後，小妹才說出原因。」

這時候，天色經已亮了，鷄鳴陣陣，沉寂的客棧，又漸有動靜了。

進入房中，將門掩上後，呂綾不等方、古兩人坐下來便說道：「方大哥、古兄，小妹之所以在古兄的房中，是小妹在你們出去後，恐怕老大的人會暗中找到客棧來，對小妹不利，而小妹一個人又孤掌難鳴，便轉念頭想個安全之計，靈機一觸之下，便偷偷躲到古兄的房中，同時猜想，老大的人若來客棧暗殺我，那必是已查明了我住在那一間房中，他們若來，必是先潛到我住的那間房外窺探，他們萬料不到小妹會躲在古兄的房中，那小妹就安全得多了，同時，小妹一直不敢睡，若是隔鄰左近有甚麼响動，那一定逃不過小妹的雙耳，所以小妹便躲進了古兄的房中，直到天亮時分，不知不覺間瞌睡起來，沒有及時發覺你們的回來。」

兩人聽了，才恍然明白呂綾為何不在自己的房中，而躲到古如今房中的原因，不由暗讚呂綾心思夠靈活，想出這種令人意想不到的妙主意來。

「呂姑娘，昨晚沒有甚麼事吧？」方顯行仍然問一句。

呂綾笑着搖搖頭說道：「甚麼事也沒有，倒是替你們担了一夜的心，幾次忍不住想去找你們。但又怕你們回來之後不見了我，還以為我出了事，所以忍着沒有出去。」

一頓接道：「方大哥，古兄，你們有甚麼發現？」

古如今識趣地道：「方兄弟，還是你說吧。」

方顯行便將他們在四海綢緞莊的後進宅院隣近的一處樓房瓦簷上，匿伏了大半夜，在天亮時，終於讓他們窺察到那座宅院內暗中佈下了天羅地網的情形，說了一遍。

呂綾聽得眼眸連眨，吁口長氣，道：「幸好你們昨晚沒有輕舉妄動，否則，只怕進得去，出不來。照這情形看來，老大經已知悉了屠鵰失手被殺的事了，他顯然亦早已猜到，小妹必是會帶你們來找他的，他之所以沒有躲起來，反而在綢緞莊中露面，顯然是想誘使咱們對他採取行動，而他則預先在宅院內佈下天羅地網，好教咱們自投羅網，他則來個一網打盡！」

一頓又道：「而小妹如今也明白了，他為何一直不對小妹採取懲罰行動的原因了，他是不想打草驚蛇，好讓咱們放鬆警惕，不疑有他，踩進他佈下的陷阱中。」

「呂姑娘這一番猜測極有道理，我的看法亦是這樣。」古如今首先開聲。

方顯行讚許地望着呂綾，點頭道：「除了呂姑娘所說的之外，小弟也想不出那位殺手老大，還有甚麼居心了。」

沉吟了一下，說道：「古兄，這樣說來，咱們豈不是奈何不了他？除非拚死硬闖。」

古如今轉着眼珠，想了好一會，才說道：「暫時來說，確是沒有甚麼辦法奈何得了他的，冒險拚死硬闖，那非咱們所願，不過，咱們有的是時間，只要盯緊了他，總會找到機會的，除非他永遠不離開綢緞莊！」

語聲一頓，望着呂綾道：「呂姑娘，妳對那位老大的為人了解麼？」

呂綾道：「小妹對他這個人了解不多，只知道他是一個非常之深沉的人，喜怒很少露於形色，至於身手如何，那可以說一無所知，因為小妹從沒有見過他出手，不過，他能夠駕御一批殺手，相信他的武功必然很高，否則，就像小妹，為何會對他心生恐懼？」

古如今雙眉微皺着，問道：「除了這些之外，呂姑娘，妳還知道些甚麼？譬如他有甚麼嗜好，習慣等等。」

呂綾想了一下，搖搖頭道：「小妹與他接觸不多，每一次見他，都是接受殺人任務，他將要殺的人的資料說清楚後，咱們便要離去，所以無從知道他有甚麼嗜好習慣。」

古如今嘆口氣道：「這樣看來，咱們根本就找不到可以乘隙向他下手的地方，如今除了靜觀其變，從中找到下手的機會外，沒有更好的辦法了。」

接又補充道：「據我猜想，他一定不會讓咱們等下去的，因為他怕我們會將他的身份宣揚出去，那時，他就會成為過街老鼠，再也掩飾不下去，那他亦等於完了，所以，他在發覺咱們不自投羅網後，必然會對咱們採取行動的，那咱們就有機會對付他了。只是，却要提防他又會耍出甚麼樣的花樣！」

方顯行道：「古兄，橫豎咱們有的是時間，正好從長計議一番，以便到時好應付。」

古如今道：「我也正有這個意思。」

三人便在房中商議起來。

道出隱情

四海綢緞莊仍然如常開門做生意。而老闆陳達先亦一連兩日，皆在店舖內露面。

這兩日來，方顯行三人也沒有遭到甚麼襲擊，不過，三人仍然不敢稍有大意，放鬆警惕！

第五日，方顯行與呂綾終於發覺了陳達先有所行動了。

那時候已是黃昏時分，一直坐在店舖櫃枱前的陳達先，忽然間轉身入店舖的後

面。

接着，有一輛載滿了布疋的篷車，從店舖後面的側門中馳了出來。

這自然逃不過一直在店舖附近監視着的方、呂兩人。

兩人都覺得那輛馬車甚是可疑，匆匆商量了兩句，決定暗中跟下去，看看那輛馬車要到那裏。

至於古如今，則一直沒有現出踪影來，不知他躲在了那裏。

那輛馬車沿着大街，一直馳出了城門，接一轉，折入了一條岔路中，突然快了起來，往前飛馳而去。

方、呂兩人遠遠看到，更覺其可疑，折入了那條岔路後，便展開身形，往前追掠下去。

大約追出了二十多里，前面是一座土崗，那條路也在土崗下一分為二，向左右分叉開來，那輛馬車却忽然不見了，也不知他走的是那條路。

這一來，更加令到兩人相信，那輛馬車有古怪，說不定，車內那些布疋之下，就藏着殺手老大陳達先。

站在叉路口前，方、呂兩人停了下來，一時間不知從那一條路追下去好。

而他們也分辨不出，那輛馬車往那一條路馳去。

因為左右兩條岔路上，皆有馬車新輾過的轍痕，故此，弄到兩人迷惑難分。

畢竟，還是女孩子心思較細較快，眼珠一轉，呂綾伸手指指土崗道：「方大哥，附近一帶，這座土崗地勢最高，咱們只要登上去，四下一望，不是就望到那輛馬車的去向了麼？」

方顯行恍然道：「我怎麼就沒有想到這一點，還是妳們女孩子心思細密靈變，咱們快登上去。」

說着，伸手拉起呂綾一隻手，往土崗上飛奔上去。

掠上了土崗上，兩人縱目四下一掃，却看不到那輛馬車的踪影，却意外地發覺到，在土崗背面的崗脚下，樹木掩映間，隱現出一座宅院的簷角院牆來。

兩人不由對那座宅院思疑起來。

因為那輛馬車最有可能馳進了那座宅院中，否則，怎會忽然之間，不見了踪影的？

這座土崗雖然只有十數丈高，但四下裏一片平野，從崗頂上往下望。可以縱覽方圓近十里附近的景物，一覽無遺，那輛馬車就算馳得再快，也無可能在一刻間，馳出十里之外的。

所以，唯一的解釋就是，那輛馬車進了崗脚下那座宅院中，收藏了起來。

兩人都那樣認為，於是，便從崗頂上往那面的崗下掠下去。

× × ×

崗脚下這座宅院不大，佔地只有畝許，是一座只有兩進的小院宅。

院宅內靜悄悄的，靜得似是一座墳墓，呂、方兩人藉着樹木的掩蔽，從側面向宅院掩過去。

這時夕陽西下，疏林中歸鳥啁啾。平添了一分生意，也減輕了呂、方兩人心中那份緊張。

掩到距宅院圍牆的二丈許遠近時，那二丈許之間的地方，却是一片空地，一棵樹也沒有，只有疏落的野草，這段距離雖然不大，但却有如一道鴻溝般，令到兩人不能再向前掩進了。

因為若要掩近院牆，則必需要通過那一段空地，無論你的身形再快，也將身形暴露無遺。

這一截有如護莊河般環繞着宅院的空地帶，其作用比護莊河作用還大，因為，在這一截空地帶上，不論走獸飛鳥，也逃不過院宅內那些崗哨的目光。

這確是一種最具效用的防守設施。

不論任何人，凡是想偷偷掩近宅院的，皆沒有可能不被發現，除非你是公然硬闖，那又另當別論了。

這座院宅建在這樣僻靜隱蔽的地方，已經令人覺得可疑了，再設置上這條令人不易接近的防護地帶，那就更令人感到不尋常了。

這座宅院內必是隱藏了甚麼重大的秘密，否則，不需費力設置那道防護地帶。

方、呂兩人雖然不敢確定那輛馬車馳進了院宅之內，但却對這座宅院感到興趣了，為了弄清楚這一點，他們是非要想個辦法，潛進這座宅院內，探查清楚的。

但一時間，兩人實在想不出，有甚麼辦法可以接近院牆而不被發覺的。

因為好明顯，宅院的主人設置了這道防護地帶，就是不想被人偷偷潛近宅院，那麼，宅院內則必然派人暗中監視這一段地帶，而且不用多少人手，只要一面一個，那已足夠了。

兩人掩在樹後，輕聲商議着，却就是想不出一個辦法來，急得兩人只好你望我，我望你。

× × ×

正當兩人焦急的時候，忽然間，兩人發覺到，有一個漢子，正從宅院的前面走過來，兩人吃驚之下，正想悄然向後閃退，那漢子一邊脚步不停，一邊朝兩人藏身的地方叫道：「兩位不用掩掩藏藏了，任何人也別想不被發覺而潛近宅院的。兩位不是很想進入宅院麼？那麼，請出來吧，我家主人正在大門處恭候兩位。」

兩人聽了那漢子的說話，反而定了下來，暗忖：「既然被人看破了行藏，光棍點走出去，免得被他們恥笑！」

兩人似乎心意相通般，互望一眼，便同時從藏身的樹後走了出來。

那漢子這時已站了下來，似笑非笑地望着兩人，身上沒有帶着兵器。

方、呂兩人邊走出來，邊打量着那漢子。

那漢子臉目黝黑，粗眉大眼的，方顯行想了一下，認不出這漢子，不由扭頭向呂綾投過一瞥詢問的目光。

呂綾朝他微微搖了一下頭。

那就是說，呂綾同樣也不認識這個漢子。

兩人外表雖然從容，實則却戒備着，應付隨時發生的意外。

那漢子看到兩人走過來，也沒有問他們的姓名，只是說了句：「兩位請隨我來吧。」

此人雖然外表粗魯，但說話却很客氣有禮。

「這位朋友，請問貴主人怎樣稱呼？」方顯行卻停下來，朝那漢子開聲探問。

他這一問是有用意的，若是從那漢子的口中，探問出宅院的主人是否殺手老大陳達先，那麼，起碼在心裏有個準備。

那漢子腳步不停，扭頭道：「兩位不用心急，等一會自會知曉。」

說完，一直向宅院前面走去。

方、呂兩人只好跟着走下去，暗中互相伸手捏握了一下。

這一握，兩人的心意便在那剎那互相交流了。

× × ×

宅院的大門前，是一幅二三十丈寬闊的空地，空地的外面是一片林木，將宅院的前面遮蔽起來，但卻有一條林間小路，直通林外。

兩人隨着那漢子，來到宅院的前面，當兩人一眼看到大門前的門階上，站着的那名錦緞長衫的中年人時，兩人的臉色雖然沒有變，但心頭卻劇震了一下。

兩人的腳步也不由自主停了下來。

兩人雖然已在心中猜想到幾分，這座宅院的主人有可能就是殺手老大陳達先，但卻想不到，門階上站着的那錦緞長衫中年人，赫然就是殺手老大——陳達先！

這太出乎兩人的意料之外，在兩人的想像中，就算此宅的主人就是陳達先，他應該不會直截地出現在兩人的面前的，一定會玩弄什麼陰謀手段來對付他們的，兩人意外之下，怎不心頭震動？

但兩人很快回復過來，四道目光直射在殺手老大陳達先的身上。

特別是呂綾，目光中沒有一絲畏懼之意。

這足以顯示出她的決心——要與殺手老大所控制的殺手組織之一刀兩斷。

殺手老大陳達先一雙深沉難測的目光，緊緊地盯着兩人，好一會，才「嘿嘿」地假笑一聲。「很好，你們很機警，跟踪那輛馬車，找到這裏來了。」

他這樣說，無疑承認了，他是藏在那輛馬車內，偷偷離開了綢緞莊的，而那輛馬車，確實是駛進了這座院宅中。

門階上除了他一個人站着外，便只有那名將呂、方兩人「請」來的漢子，就站在門階下。

兩人卻知道，陳達先必然佈置了人手，隱伏在暗處的，兩人卻一點也不懼怕。

兩人只是靜靜地望着陳達先，沒有說什麼，兩人是想看一下，陳達先能夠玩弄出什麼花樣來。

而兩人也不禁暗暗佩服古如今的猜測正確，陳達先果然再也蹩不住，終於向他們展開了行動，對付他們。

「呂綾，妳這賤人，看來，妳是被姓方的迷得神魂顛倒了，難道你不怕受到慘酷的懲罰？姑念你是不由自主，情難自禁，妳若是現在動手擊殺姓方的，我許諾，這一次，饒了你。」殺手老大目光有如尖刀般，盯在呂綾的臉上。

呂綾卻沒有避開殺手老大那如毒蛇一樣冷凝的目光，了無所懼地道：「老大，我已經不是以前的呂綾了，不錯，我確是情不自禁，喜歡上方大哥，但那是我經過深思熟慮之後，作出的抉擇，我不想再像從前一樣，孤獨、寂寞，只知道殺人以求取生存，我已領略到，人生世上，還有很多比殺人有意義、快樂、美好的事物，我已厭倦了孤獨寂寞，我也憎厭再去殺人，我要快樂，我要友情，你就是殺了我，也不能令我改變這個意願。」

一頓接又道：「你到現在還想騙我，你以為我真的蠢笨到相信你的許諾？不要說我殺不了方大哥，就算殺得了，而我也改變了心意，我也不會去殺他，因為你一定不會放過我的。」

「呂……綾妹，你說得真好！」方顯行再也忍不住，情不自禁地改變了對呂綾的稱呼，並伸手緊握住她的柔荑。

呂綾聽了方顯行第一次對她的親暱稱呼，心神俱震顫了一下，幾乎以為自己聽錯了，驚喜無限地失聲道：「方……行哥，你叫小妹什麼？你……你終於叫我綾妹了！」

「無恥賤人，虧你說得出那種話來，什麼哥呀妹的，也不怕肉痲了，嘿嘿，你以為我聽了妳那一番剖白之後，就會饒恕妳了麼？你兩個既然如膠似漆，我一定會成全你的！」

方、呂兩人這時候一點羞赧之意也沒有，兩情相悅，真心相愛，那有什麼好羞赧的，那是天經地義的事情，又不是見不得人的！

方、呂兩人此刻雖然情意激盪，但也明白到，這時候不是卿卿我我的時候，需要全神貫注，應付即將發生的兇險，雖說這一次的行動，早已有了妥善的籌劃，但仍不能疏神大意。

兩人立刻收攝心神，捺下心中的情意，冷靜下來。

吸口氣，方顯行凝聲道：「陳達先，我雖然知道是白問，而你也不會對我說出什麼來，但我還是忍不住要問，到底是什麼人要殺我！」

殺手老大陳達先一直都很深沉冷靜，這時卻忽然大笑起來，笑得連腰也彎了下來，笑得呂、方兩人有點莫明其妙，因為兩人實在想不出，有什麼值得如此大笑不止的！

莫非他瘋了？

兩人當然不相信陳達先會瘋了。

所以，兩人雖然有點莫明其妙，但卻冷靜地看着陳達先，看他笑完之後有什麼話說。

陳達先終於停止了大笑，嘲弄地望着方顯行。「姓方的，你難道不知道咱們殺手道有一個不成文規矩，就是不准將僱主的姓名說出來，是麼？」說着搖搖頭，又大笑數聲，才接下去說道：「不錯，凡是幹咱們這一行的，都要自覺遵守這一規則，否則，別想幹下去，也所以你雖然問出了那句話，但卻完全不敢奢望我會答應你，是不是？」

方顯行不由點了一下頭。

陳達先又「哈哈」大笑數聲，才得意地道：「不過，這一次你卻料錯了，我清楚明白地告訴你，我會對你說出真正要殺你的人是誰來。」

方顯行又一次幾乎以為自己聽錯了，睜大了雙眼，疑訝地望着陳達先。

呂綾更是不可置信地失聲說道：「老

大，你又在耍什麼花樣啊？你騙不了我們的！」

「騙你們？我為甚麼要騙你們？」陳達先忽然又變得冷沉起來，目光在兩人的身上掃來掃去。

「因為你想咱們幹出一些愚蠢的事來！」呂綾大聲說。

「你們跟踪我那輛馬車到這裏來，那根本就是一件極之愚蠢的事情。」殺手老大陳達先陰沉地說：「我不妨告訴你們，若不是我有意將你們引來這裏，你們根本就不可能發現我離開了綢緞莊，現在你們該明白了吧？」

方顯行神色不變，語聲平靜得有點莫測高深。「我若是還不明白，那就是白痴傻子了！」一頓接道：「你故意將咱們引來這裏，是想在這裏，殺了咱們。」

陳達先乾笑兩聲，道：「你聰明得太遲了，在我的眼中，你兩個已經是死人，所以，無論我對你們說什麼，都沒有關係了。」

方顯行忽然說回先前那個話題了：「姓陳的，不管你說的是真是假，你既然答應告訴我，是誰要殺我，我仍想聽你說出來。」

陳達先忽然又變得激動起來，厲笑道：「聽着，我之所以肯告訴你，是因為我這樣做，根本就不算違背了那條不成文，但卻極具約束力的規則，現在，你留意聽清楚了！」

故意停頓了好一會，目光流露出捉弄之意，在方、呂兩人的臉上掃來掃去，好一會，才語不驚人死不休地一字字道：「真正要殺你的人，是我！」

方、呂兩人乍聞之下，再一次以為自己的耳朵出了毛病，聽錯了，驚詫得睜大了眼，張口結舌，好一會，才回過神來，呂綾首先忍不住大聲道：「老大，是你要殺他？你為甚麼要殺他？你在說謊，你騙我們。」

方顯行亦不相信地道：「你為甚麼要將自己說成是真正要殺我的人？我才不會相信。」

陳達先陡地又狂笑起來，神情顯得激動非常，狂笑了好一會，才止住笑聲，厲烈地道：「姓方的，你還記得半年之前，在嘉陵城中，香蝶樓外，被你一刀擊殺的葉知秋？」

方顯行聽他沒頭沒腦地問出這句話來，怔了一下，不知他忽然問出這句話是什麼意思，但隨之靈機一動，猜到他此問必有意思，於是說道：「怎會不記得，那葉知秋那晚居然獸性大發，姦殺了香蝶樓的兩名可憐的少女，恰好被我遇上了，這種毫無人性的兇殘淫徒，若是放過了他，天理難容，我在憤怒之下，將他擊殺於香蝶樓外，總算替那兩個身世可憐的少女，報了仇。」

陳達先的雙眼忽然射出狂熾的光芒來，嘶聲道：「他只不過姦殺了兩個幹的是送舊迎新，人盡可夫的賣笑粉頭，這有什麼大不了，你不該殺他！」

「不管那兩個可憐的少女幹的是什麼營生，但她們也是人，殺人償命，古有律例，他為何不該殺！」方顯行語聲激昂，神情亦顯得激動起來。

那是他忘不了那兩名青樓賣笑的少女慘遭姦殺時的慘酷情形，一腔熱血不由沸騰起來。

「但你卻知不知道，他是我唯一的兒子——傳宗接代的人？」陳達先顯得瘋狂了，語聲冷削激銳得有如鋒刀激矢，自他的口中吐出。

方顯行呂綾聽得怔呆住了，睜着雙眼，瞪望着陳達先，臉上滿是詫然的神色。

「老大，葉知秋是你的兒子，你怎會有一個兒子的？怎麼從來沒有聽你提起過？」呂綾疾聲一口氣將他心中的疑訝說了出來。

「葉知秋確確實實是我的兒子，」殺手老大陳達先悲愴憤厲地嘶聲道：「我怎麼不可以有一個兒子？我雖然是一個殺手，但我也是人，我也有七情六慾，我又不是天閹太監，我亦一樣可以娶妻生子，知秋是我在未出道時，與一個我畢生最愛的女子生的，而我也本姓葉，我出道之後，為了怕被仇家查悉我的身份來歷，從而禍及我的家人，所以我便改姓了陳，並將知秋秘密地寄養在一對無兒無女的夫婦家中，那時候，知秋才剛滿十月，而他的娘親亦因產後失調，罹病身亡，知秋是我的命根，是我唯一的兒子，唯一的希望，為了他的安全，自他懂事之後，我每一次去看他，都是偷偷的，遠遠地望他一眼，便悄然離開，故此，他從不知道我是他的父親……或許是那雙夫婦太縱容他了，他雖然劣性難改，但你卻不該殺了他，毀滅了我一切的希望，也絕了我葉家之後。」殺手老大陳達先，不，現在應該改稱葉達先了，說到哀傷之處，幾至捶胸頓足，涕淚交流，那模樣，怎似一個心狠手辣，絕情斷義的殺手老大，簡直像變了一個人——一個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任由他渲洩的平凡普通人。

人謂殺手無情，他此刻無情麼？

聽着殺手老大葉達先說出這番話來了，方、呂兩人終於相信了，葉知秋是他的兒子，唯一的兒子，也相信他就是真正要殺他的人！

要不是親耳聽葉達先說出來，親眼看到他那種悲愴激憤的樣子，方顯行呂綾兩人說什麼也不會相信，一個殺手組織的老大，居然會出錢僱請自己的手下殺手，為自己的兒子報仇。

這簡直是難以令人相信的事情。

但這卻是鐵一般的事實！

誰說殺手無情！

各逞奇謀

天邊最後的一抹晚霞終於在暮色的侵蝕下，褪隱得乾乾淨淨，天地間一片蒼茫，這剎那，宅院前剎那間彷彿被秋之悲涼充溢了。

方、呂兩人都感到心頭有點沉沉的。

輕紗般籠罩暮色中，殺手老大葉達先彷似凝化了的石像般，顯得那樣沉寂，教人生出一股憐憫之意。

幸好方、呂兩人知道他是殺手老大，而不是一個可憐的孤獨之人，雖則心中沉沉的，但仍然暗中戒備着，以防隨時發生的意外。

兩人都沒有忘記，葉達先是要殺他們

的人！

時候巳不早了，事情也終有一個解決的時刻——不論誰生誰死，誰勝誰敗！

方顯行開口道：「葉老大，你的兒子是死有餘辜，你難道不覺得，爲了他的死，你便要殺我，太不近情理了麼？」

葉達先渾身震抖了一下，那有點佝僂的腰背陡地挺直起來，整個人又顯得憤厲兇猛起來，那雙眼也射出近似瘋狂的光芒，冷沉決絕地道：「我只知道，知秋是我唯一的兒子，而你是殺死他，毀去了我一切希望的人，其他的我什麼也不管，我只要你死，替知秋報仇！」

「老大，你還講不講理的？」呂綾忍不住尖聲大叫。

「講理？」葉達先陡地又狂笑起來，好一會，才道：「對殺手講理，何異對牛彈琴！我是一個殺手，只知達到目的，其它一概不管，妳背叛了我，所以，妳也要死！」

呂綾正欲張口說什麼，但却給方顯行阻止，大聲對葉達先道：「你眞的要殺我們？」

「廢話！」葉達先斷喝一聲，神情忽然變得詭譎起來，「是了，我差點忘了，還有那位收了我的訂金，却中途變卦，不但不下手殺你，還暗中出手救了你，令到屠鵰功敗垂成，難逃一死的古如今呢？怎麼不見了他？」

方顯行有點神秘地道：「他麼？連我也不知他到了那裏，不過，相信他會在應該出現的時候，自會出現。」

葉達先一聽，目光刹時閃爍不定起來，狐疑地道：「你是說，他暗中匿藏在這附近？」

說着以目示意站在階下那名漢子。

那名漢子微一頷首，便撮唇發出一聲短嘯，嘯聲才起，一羣勁裝疾服漢子便從大門內急奔出來，那漢子隨即揮手道：「立刻散開來，在這附近一帶搜查一下，若是發現有人藏匿在附近，立刻格殺！並發出訊號了！」

那十數名漢子轟應一聲，刹時朝兩邊散開，以宅院爲中心點朝四外搜查起來。

這期間，葉達先一直瞬也不瞬地注視着方、呂兩人的表情變化，可惜，他却看不出什麼來。因爲方、呂兩人的神情根本就沒有絲毫變化。

「哼」了一聲，他狠聲說道：「姓方的小子，不論古如今藏匿得怎樣隱密，我的手下也會將他搜出來，令到他無所遁形的？」

方顯行却氣定神閒地道：「那你只管搜吧，如今，應該是解決咱們之間的仇怨的時候了！」

「說得好！」葉達先咬牙切齒的。「今日我不殺你爲知秋報仇，誓不爲人！」

說話間，一步步從門階上走下來，目光有如尖釘般盯在方顯行的臉上，那種目光，簡直比毒蛇還要惡毒，呂綾目光一觸之下，忍不住打了個寒顫，心底沒來由地冒起一股寒氣來。

方顯行却毫無懼怕之色，一雙目光如鋒刀般，盯着葉達先，雙唇緊抿着，沉靜得有如一座山岳般，看看葉達先從台階下來，一步步逼近來，他始終凝立不動，那份鎮定，那份山崩於前而色不變的氣勢，令到一旁的呂綾胆氣陡壯起來。

葉達先以攝人的氣勢，一步步逼過去，終於在方顯行身前約丈遠的地方停下來，一聲不响的，目光却注定了方顯行臉上，雖然他就那樣站着，但從他身上湧逼出來的一股凌厲的殺氣，方顯行却清楚地感受到。

方顯行忙暗中運氣聚功，抗拒對方那有如暗流洶湧般湧逼過來的無形殺氣，同時揮手示意呂綾退開，離得遠一點。

呂綾本來不想退開去的，但她却無法抵抗得了那股從葉達先身上湧逼出來的凌厲殺氣，再想一下，自己就算不退開去，也幫不了方顯行什麼，反而可能會令到他因要分心照顧自己，因此而抵敵不了葉達先的攻擊，那豈不是給方顯行增添了壓力？所以，她還是退了開去。

對於葉達先的身手，她雖然不大清楚，但他能夠做爲一個殺手組織的老大，控制了爲數不少的殺手，身手自然不會低到那裏去，必有某種獨到之處，單從他未動手時，從身上湧逼出來的那股凌厲的殺氣，又豈是一般的高手所能做到的。

長吸一口氣，方顯行的右手終於搭上了腰間劍刀的把手！

驚變自刎

葉達先終於出手了。

他的兵刃是一條纏在腰間，作腰帶用，不知用什麼金鐵打造而成的環帶。

這條色作黝黑的環帶，形狀特異，環扣連串而成，環帶端是一個拳大的金鐵鑄成的獅頭，形狀兇猛，抖動之間，環扣响動，發出一連串金鐵串响聲，聲勢奪人。

他一出手，便是一招殺着——巠蟒纏身。只見那條環帶有如一條蟒蛇般，閃電般繞纏向方顯行的腰脅之間，環帶頭端的那顆獅頭，有如毒蛇噬人般，猛噬向方顯行左胸的乳突穴。

所謂行家一出手，便知有沒有，葉達先出手一招，看得呂綾嬌靨連變，忍不住脫口而出：「方大哥，小心！」

方顯行巳來不及應答呂綾那一聲呼叫，因爲葉達先那一招實在太迅厲兇猛了，只見他身形偏閃中，寒光飛閃，他的劍刀巳出鞘，這一次他用的是劍招，只見劍光電閃中，「叮」地一响，葉達先那環帶頭端的獅頭，猛地倒彈開去！

「果然有兩下子！」葉達先喝聲中，右手一抖一送，倒彈開去，環帶獅倏地折彈回去，整條環帶「嗆啷」聲中，筆也似直，那顆齜牙裂咀的獅頭，疾撞向方顯行的心窩。

葉達先一招變化之快，又豈是一般的高手能夠的！

方顯行心驚懍中，身形激退，劍刀急斬而去！

這一次，他用的是刀招，刀光斬向疾撞過來的獅頭！

葉達先目光飛閃，手臂一震，那條筆也似直，疾撞向方顯行的心窩部位的環帶驀地像是有靈性的毒蛇般，只見那獅頭猛然一歪，居然在間不容髮的刹那，側着方顯行斬來的刀身，竄噬向他的右腕部位！

方顯行料不到葉達先手上那條環帶，

招法這樣靈活詭奇，吃驚之下，右腕疾擰，刀鋒一橫，急截斬去！

葉達先冷笑一聲，手中環帶隨着手臂猝沉，帶動那獅頭向下折沉，撞擊向方顯行的小腹！

方顯行招式才變，對方便巳變招，一時間那裏來得及換式攔截，百忙中只好吸氣回順，飄身疾退！

「姓方的，今日你不將一條命留下來，別想走得了！」葉達先得勢不饒人，那條環帶有如靈蛇出洞般，曲折激飛，隨着他欺前的身形，疾撞急噬向方顯行身前五大穴！

看來，葉達先確是想將方顯行擊殺，好替他的寶貝兒子——葉知秋報仇！

方顯行先機巳失，一時間又摸不透葉達先那條環帶的招式變化，根本無從應付，只好再退。

葉達先自然絕不放鬆，目中殺機大熾，緊逼不捨，環帶招式倏變，帶影一歛，那獅頭「嘯」然急响聲中，飛噬向方顯行的喉頭部位！

這一着，又是大出方顯行的意料之外，而他的身形亦驀然間一窒，再也退不開去。

只聽得呂綾發出了一聲尖厲的叫聲，飛撲過去，企圖替方顯行攔截下那一顆獅頭！

原來，方顯行巳退到一棵樹前，背脊巳在那棵樹身上，再也退不了。

葉達先手上那條環帶的獅頭，就像那找人而噬的猛獅般，張口露齒地，噬向方顯行的喉頭。

呂綾雖然全力攔截，可是，又豈能快得過那顆飛噬過去的獅頭？

葉達先那雙殺機暴射的眼睛中，甚至巳泛露出一片獰笑之意。

在他的心目中，呂綾根本擒截不及，方顯行也絕對無法擒得了，而他的身形又被擋住了，再也退不開去，那是死路一條的了！

在他的眼中，方顯行巳是一個死人，他甚至彷彿看到了，那顆獅頭疾撞在方顯行喉頭上的刹那，喉骨碎裂聲中，爆濺出來的一朵血花！

× × ×

「托」地一下疾响，那顆獅頭不知怎地，却是疾撞在方顯行身後的那棵樹上，深嵌了樹木之內，方顯行却驀然之間不見了！

不過，葉達先却清楚地看到，他的獅頭不是撞碎方顯行的喉頭，而是嵌入那棵樹桿上，是因爲在那霎那間，方顯行以匪夷所思的快捷身法，背着那棵樹桿一閃，以間不容髮之險，繞着那棵樹桿閃到了樹身後面！

他心頭驚駭不巳，同時也發覺到，上了方顯行的大當，利時奮力回抽，身形飛退！

葉達先的反應確是快，不愧是殺手老大。

他料得也不錯，方顯行確是有意退到那棵樹桿之前，誘使他發出那致命的一擊的，從而險中求勝！

因爲，方顯行若不是故意退到那棵樹桿前，就算他的反應再快，在身形猛然受阻之下，難免心驚，心驚之下，反應再快，也是受到影响而呆滯那麼一刹那，那就根本無法閃避得開葉達先那飛撞過來的那顆獅頭，非死不可！

因爲在那刹那，生與死只是在那一綫之間，驚恐之下，肯定躲不過，只有預先料算好了，才能在那霎間，閃到樹後，躲過那一擊！

× × ×

葉達先不可謂不知機，應變不可謂不快，無奈，他巳先在方顯行的料算之中，他的身形才退，陡聞「劈勒」一聲暴响，那棵樹攔腰斷折，聲勢駭人地倒壓向葉達先！

葉達先那刹那驚出一身冷汗來，不但抽脫不回那深嵌入樹身上的那顆獅頭，那斷折的樹身反而被他出力一抽之下，帶動得更快速地向他倒壓下去，這一驚眞是非同小可，再不鬆手向後掠射出去，那勢必被倒壓下來的樹身所壓，就算不死，也必受傷！

而更不妙的是，他若是被樹身壓着，脫身不得，豈不是變成束手待斃？不要說是方顯行了，就是呂綾也可輕易殺死他！

利害關頭，他只好忍痛放開了那條環帶——江湖上獨一無二的獨門兵刃，上身趁勢向後倒仰，雙脚一蹬，有如一支激矢般，向後激射出去！

「隆」然巨响聲中，塵土飛揚，枝葉激飛，那棵斷樹差一點就壓住了他的一雙脚！

也差一點砸着了驚急之下，不顧一切地撲掠過來的呂綾，幸好她目光夠快，一眼瞥到方顯行背貼樹身，閃到了樹後，便刹時將身形煞停下來，驚心稍定地噓了口氣。

而她也看到，方顯行的身形隨着那倒折的大樹之勢，自樹後掠射出來，撲向驚惶後退的葉達先，劍刀與身形幾巳融爲一體，有如隕星閃射躍亮！

葉達先身形倒射出八九丈過外，一口氣還未噓出來，驟眼之下，猛瞥到一道閃光有如飛虹般朝自己激射過來，心頭驚顫，閃巳無及，只好硬着頭皮，壓着一口氣，扣帶急展。

但聽一陣「鏗鏘」之聲不絕於耳，煞是好聽，在空中撞擊來在一起的那道飛虹與帶影，交纏互擊，濺出半天星火，繽紛眩目，直似火樹銀花！

原來，這時候天色巳經幾乎全黑下來了。

又一陣急驟的撞擊聲响裏，那道飛虹竟然閃射入扣帶影中，只聽葉達先發出一聲厲叫，身形倒飛出去。

同時間，飛虹歛，人影落，方顯行以劍刀拄地，大口大口地喘着氣。

看來，他雖然擊傷了葉達先，但也耗損了大量的眞氣，否則，焉有不乘勝追擊的道理。

呂綾一眼瞥到，急不迭撲上前去，伸手欲扶方顯行，急問道：「方大哥，你沒有什麼吧？」

方顯行大口大口地喘着氣，搖搖頭，道：「我沒有事，只不過損耗了太多的眞元內力……」

「姓方的，你適才施展的，是否巫山

老人獨創的龍劍虎刀九式！」倒射出兩丈過外的葉達先，幾乎連站也站不穩，以左手捂着左肋，但却阻止不了洶湧出來的鮮血，濕了一大片衣衫，蒼白的臉上，一片驚悸之色，嘶啞地大叫。

適才，方顯行確是以龍虎刀九式，擊破葉達先以扣帶展佈起的那堵「牆」，劍刀在他的左肋上戳出一個血洞來，連肋骨也斷了一根，傷得他很重。

這時，那站在大門階下的漢子，臉色大變地急撲過去，伸手扶住了葉達先。

喘息了幾口氣後，方顯行抖擻精神，大聲道：「可惜我功力不夠深厚，否則，你現在還能站着？早已躺下了！」

「好！」葉達先居然還能夠厲笑出聲。「你既然不能叫我躺下，那我就要你躺下了！」

話聲剛落，撮唇發出兩聲短嘯。

嘯聲才起，他已在那名漢子的扶持下，後退向大門那邊！

方顯行臉色陡變，疾喝一聲：「綾，快截住他！」

喝聲中，他已强提一口氣，急撲向葉達先。

呂綾耳聽方顯行第一次叫她的名字，有如吃下了蜜糖般甜，不覺心頭一酥，反應稍慢，心上人已撲掠出去，忙亦慌不迭緊隨着急撲過去。

可是，葉達先與那漢子已退到了大門前。

而大門兩邊的院牆上，忽然間冒起兩排手執連弩的勁裝漢子來，一齊對準了方、呂兩人。

方、呂兩人一眼瞥見之下，不禁倒抽了一口寒氣，身形自然而然地窒停下來。

原本已揮手準備喝令那些手下發射弩箭的葉達先，見方、呂兩人倏然窒停下來，便也改變了主意，忍着痛，桀桀一笑，狠毒地切齒道：「姓方的，還有那賤人，若不想變成刺蝟，我且網開一面，你們自己動手了斷吧！」

方、呂兩人迅速地互相交換了一瞥目光，兩人同時吸了一口氣，呂綾不自覺將身子靠上了方顯行的身上。

方顯行亦很自然地，伸手輕摟着呂綾的腰。

他們之所以在這生死關頭，表現得這樣親暱，那是因爲他們看出，在對方二十具匣弩的攢射之下，無論如何，也閃避不開，封擋不了，難逃一死。不過，他們當然不會自己了斷，更不會束手待斃，因爲他們還有一個希望。

而這種親暱的神態，亦是兩人有意無意間，做出來給葉達先看的。

目的是想盡量拖延下去。

葉達先果然被方、呂兩人的情所惑，雖然左肋上的傷口痛得直抽冷氣，但仍然厲笑連聲，得意地道：「算你倆聰明，要知道匣弩一發十二支，二十匣就是二百四十支，加上是用機簧發射，勢道勁疾，不要說是你兩人了，就算是二十人，也封擋不了，更別說閃避了，你兩個既然要死在一起，那我就成全你兩個吧，不過，三數之內，你兩個便要自行了斷，否則……」

說着狂笑起來。

× × ×

那知道葉達先狂笑聲才起，宅院前的那片樹林子內亦響起一片叱喝呼叫聲，以及兵刃擋擊聲，慘叫聲，混成一片。

方、呂兩人一聽，立時色然而喜。

葉達先却臉色遽變，目中煞芒暴射，疾喝一聲：「射！」

隨着他那聲疾喝，只見寒芒飛閃，「哎啊」慘叫之聲接連響起，兩邊牆頭上的弩箭手一下子倒跌了十數人，剩下來的在驚駭慌亂中胡亂發射，「嗤嗤」連聲激響中發射出弩箭，但却大部份失了準頭！

而方顯行在葉達先喝聲出口的刹那，如響斯應，左手一拉呂綾，兩條身形有如怒矢般，飛掠向葉達先那邊！

他這樣做，是有用意的。

所謂投鼠忌器，越是接近葉達先，便越是安全，因爲，那些弩箭手必然會顧忌到會連葉達先也「招呼」到，而不敢發射匣弩的！

事實也果然如此，雖然仍有兩蓬弩矢激射向他們，但却被兩人輕易地撥擋落地，那些匣弩手有兩個定下心神，正欲對準了兩人發射，但兩人已撲近了葉達先，顧忌之下，那裏還敢發射。

就在這霎那之間，又有數點寒芒自樹林中激射出來，仍然是「招呼」牆頭上的那些匣弩手，慘叫聲中，又有數名匣弩手自牆頭上摔落院牆內的地上，剩下的嚇得魂魄皆冒，胆破心驚，急不迭自牆頭上往下縮。

這一切，發生得實在驚人，葉達先一看勢色不對，便自一手將身邊的那名漢子一扯一推，擋向撲近前來的方、呂兩人，他自己則急不迭閃退入大門內。

方、呂兩人由於撲勢迅猛，如何閃避得及，只好各自劈出一掌。

可憐那漢子身不由己往兩人撞去，眼見兩人朝自己劈出一掌，欲閃無從，嚇得亡魂皆冒，「砰砰」兩聲，身上挨了兩人兩掌，一個身子被震飛倒射開去，慘叫聲中，摔落大門前的石階之上，一點動靜也沒有了。

方、呂兩人身形不停，疾撲向大門。

那兩扇大門却「砰」地一聲，關閉起來。

這如何阻擋得了方、呂兩人，正欲撞門而進的刹那，四下裏的疏樹林子內，忽然響起一片呼喝聲及喊殺聲，以及接連響起的慘叫聲，方、呂兩人不由對望一眼，在大門階下停了下來，臉上泛起一股興奮之色，目光一掠，掃向樹林子那邊。

樹林子內，「嗖嗖」連聲，接連衝出十數條人影來，朝大門這邊當先掠出來的一人，正是古如今。

而牆頭上那些弩箭手被突如其來的暗器所襲，死傷慘重，正是古如今與一名邀來的武林朋友的傑作，及時將方、呂兩人從險境中解救了。

原來，古如今之所以一直隱身不現，他不是一直暗中隱身藏在附近的，而是恰好趕到來不久。

這兩三天以來，他一直四處奔走，依照呂綾所開列的曾被這個殺手組合所殺的武林人物的名字，陸續找到了那些受害人的親朋戚友，向他們遊說一番——欲想知道是什麼人買兇殺死他們的親友的，便跟

他去找殺手老大葉達先，那些人一聽可以爲死去的親友報仇，並有可能查出眞兇主謀，莫不踴躍答應，而且急不及待，古如今便叫他們趕到城中的興記老棧等着，他則馬不停蹄的，從這一處趕到那一處。

兩三日的功夫，便被他邀約了十多二十名武林人物，齊集城中，只等葉達先一有動靜，便採取行動。

這是三人在那天凌晨時分商議出來的妙計，因爲他們都有自知之明，若是憑三人之力，是很難動得了殺手老大葉達先的，因爲據呂綾所知，葉達先除了控制了一批殺手外，亦暗中畜養了一批人手，以增强本身的力量，那樣，才能有力地控制手下的那批殺手。

方、呂兩人追踪葉達先的馬車出城，古如今才帶同最後邀請到的一名武林人物，趕回城中，並發現了方、呂兩人留下的暗號（那是他們事先商量好了的，故此一看就認出來）。

古如今一看那記號，便知道發生了什麼事，立刻帶同那批邀來的武林人物，憑着暗號，急急趕來。

也幸好他們及時趕到，解救了方、呂兩人險遭弩箭攢體之厄。

自刎

方、呂兩人一見古如今，立刻舒口氣，歡叫道：「古兄，幸好你們趕來了，那點子已退入大門之內，別讓他溜了！」

古如今疾掠到兩人身前，停下來，也顧不得喘口氣，疾聲道：「他逃不了的，我邀集來的朋友已將這座屋宅院包圍起來，咱們闖進去！」

說着，撮唇發出一聲尖嘯。

只見人影飛閃，嘯聲四起，紛紛掠撲向院牆。

方顯行沒有再說什麼，猛吸一口氣，雙掌朝那兩扇緊閉的大門運勁一劈，只聽一聲震響，那兩扇大門四分五裂，碎木激飛中，他的身形一閃，已撲入大門內。

呂綾一聲：「方大哥小心埋伏！」亦緊接撲入大門內。

古如今自然亦隨着撲入去。

× × ×

三人却沒有遭遇到什麼阻截伏擊，那是因爲從兩邊越牆而入的武林朋友，有七八人早已與那些勁裝漢子動上了手，正展開猛烈的拚殺。

三人一直往內撲掠進去，因爲他們的目標是殺手老大葉達先！

但三人撲入內室，却找不到葉達先。

古如今性急地道：「莫非那厮暗中溜了？」

呂綾目光四下掃視着，這是他的一處隱秘所在，有秘道也說不定。

方顯行却沉吟不語。

陡地，後院左邊的牆外，發出一陣喝聲，接着是一聲嘯聲。

古如今刹時精神一振，疾聲道：「快，姓葉的往那邊溜了！」

說話間，三人幾乎不分先後，往後院的左側撲去。

撲掠到後院牆下，三人便清晰聽到，院牆外響起一陣陣急密的兵器撞擊聲及呼喝聲，三人不敢怠慢，騰身而起，向院牆外掠去。

方顯行第一個自牆頭上飛掠出去，一眼便看到一條人影往上急拔起來，而一聲慘叫發自一名正摔倒地上的漢子口中，他即時疾喝一聲：「下去！」一掌猛擊向那人的左肩頭。

他在閃瞥中，已認出拔起的身形是殺手老大葉達先。

兩下裏由於勢道迅疾，又是在猝然之下，只聽「啪」地一下沉響，那拔起的身形被方顯行那一掌重擊在肩頭上，發出一聲悶哼，一個身子有的隕石飛墜般，斜斜急墜落地。

刹時間，下面四五條欲騰拔起的身形硬生生一墜，搶撲向被凌空擊墮的身形。

這時候，天色已經全黑了下來，只能夠依稀看到人物。

那被擊墜落地的人正是葉達先，掙扎着才從地上站起來，人影飛閃中，刹時被四五條身形將他圍困起來。

方顯行呂綾古如今三人「刷刷刷」飄掠而下，落在那四五條人影的身邊。

只聽一條人影道：「姓葉的你逃不了，快將一切說出來，冤有頭，債有主，咱們也不爲難你，讓你得個好死，怎樣？」

葉達先目光四下掃視着，粗急地喘着，粗急地喘着氣，最後，目光落在方、呂兩人的身上，也不理會那幾位武林人物，慘然道：「姓方的，呂丫頭你這個賤人，好手段，我做鬼也不會放過你們。」

急喘了一口氣，陡地，慘厲地大笑起來。「別痴心妄想我會將一切秘密說出來，我死也要教你們心中耿耿於懷……」

「卜」一下暴響，這位殺手老大猝然反手一掌，擊碎自己的天靈蓋，紅白飛濺，身軀搖晃了幾下，頹然倒跌在地上。

刹那間，所有人的目光皆射在地上那具屍體上。

好一會，方顯行才長吁了口氣，心中暗道：「幸好他臨死也沒有說出那些買兇殺人的僱主的姓名，否則，江湖上勢必掀起一片仇殺的腥風血雨。」

忽聞一人疾聲道：「搜搜他的身上，或許他將那僱主名册藏在身上也不定。」

立刻有人呼應，接着，有人晃亮了火摺子，那四五名武林人物便蹲下來，在殺手老大葉達先的身上搜起來。

呂綾將頭別過了，不好意思看。

方顯行古如今却目不轉睛地看着。

那四五名武林人物搜遍了葉達先屍體的全身，却只是搜到幾張銀票，其餘什麼也搜不到。

方顯行不禁暗自噓了口長氣。

陡地，有人叫道：「咦，原來這不是他的眞面目，他是戴着人皮面具的！」

方、古兩人一聽，忙定睛望下去。

呂綾也忍不住轉過頭來，好奇地看一下。

火光下，一名漢子在殺手老大那張冷木的臉上，掀下一張薄薄的，精緻的人皮面具來。

古如今目光一定，脫口一聲：「原來是他！」

他這一叫，所有的目光皆望着他，方顯行好奇地道：「古兄，你認識他！」

（以下轉入第壹二九頁）

龍虎雙傑傳奇

尋夢人（上）

故事／馬騰·文
可飛·圖

梯口艷屍 忙煞警方

清晨。

雖然是大暑天時的八月中旬，但清晨那種特有的清涼氣息，令到趕早班上工的人，感到精神抖擻。

時間雖然才只不過五點三十八分，但天色早已大亮了，街上仍然寧靜一片，偶爾才有一兩輛汽車在馬路上疾馳而過，反而，街上的行人比較多。

那些人不用說，也像老王一樣，是要上早班的人們。

老王是一間報館的排字工人，所以大清早便要上班，二十多年來，爲了生活，風雨不改。

只要走過前面那個街口，便有一個巴士站，二十多年來，除了生病，或是放假的日子，他每天都在那個巴士站等車，乘那路巴士上班，今天，當然也不例外。

今天由於遲了一點點，而那輛巴士幾乎每天都在五時四十三分左右到那個巴士站，遲早相差不會超過兩分鐘，所以，他非要走快兩步不可，以免還未趕到巴士站，那輛巴士便來了，要是趕不及乘那一班巴士上班，那就誤了上班的時間，而他是一個敬業樂業的人，而二十多年來，他從沒有誤過一次上班的時間，他當然不想打破這種良好的紀錄！

他腳步急急地走過那個街口，前面大約二十多碼遠，便是巴士站了。

雖然還有三四分鐘的時間，足以趕到巴士站，他仍然沒有放慢腳步，走向那個巴士站。

但他才走了兩步，眼光中瞥到街口那邊的一幢半新不舊的住宅樓宇的樓梯口內，那扇半掩的鐵門邊，露出一對半裸的腳腿來。

本來，這也沒有什麼出奇的，在這樣大都市中，那些半瘋半傻，患了神經病的流浪漢，爲數不少，經常蜷縮在一些天橋底，或是橫巷中，與及一些樓梯口內，這都是見慣不怪的事情了。

但這一個蜷伏在樓梯口內，被半掩的鐵門遮住了大半邊身體的人，顯然有什麼值得老王留意的地方，否則，老王不會忽然間停下來，臉上流露出驚疑之色，睜大一雙眼，望着那個樓梯口！

不錯，那雙半伸出樓梯口那扇半掩的鐵門邊的一雙裸腳腿，腳上是穿着一對式樣新穎的黑白兩色的半高踭鞋的，正是這一點，引起了老王的驚詫之心！

憑老王活了這四十多年的眼光，他一眼就看出，那雙半高踭鞋肯定不是平價貨，試問，那雙鞋的主人，又怎會是一個神經有問題的流浪者？

老王受的教育雖然不高，但却是一個富有同情心及正義感的人，既然心有所疑——他懷疑那躺在樓梯口內，被鐵門遮掩住身體的女子，可能暈倒了，或是出了什麼事故，斷不會是一個浪流者，基於一種好奇心與見義勇爲的本性，他決定走前去看一下。

這時候，他的心神已被那雙裸腳吸引了，忘記了巴士很快便會駛來，也忘記了他要上班的。

但他才走了兩三步，路口那邊傳來一陣巴士行駛時獨有的沉重聲响，他的腳步馬上停下來，扭頭望向那輛巴士，驚覺到自己正趕着去上班的。

出於一種本能與慣性，他馬上便轉身拔步，向巴士站急奔過去。

但馬上，他又將腳步停下來，拿不定主意地向那個樓梯望過去。

這一猶豫之間，那輛巴士已向他的身邊飛馳而過，這時他若是放步趕過去，仍然趕得及乘搭那輛巴士的，因爲早上人少乘車，而駕駛巴士的司機，亦是比較通情達理的人，知道這麼早乘搭巴士的人，必是趕着上早班的，所以看到有人跑着趕來乘車，必會等一下的。

老王在猶豫着，拿不定主意是去乘車，還是不理會上班的事，走前去看清楚那雙高跟鞋的主人是死是活。

最後，還是道義心戰勝了職責心，他決定走前去，看個究竟。

萬一那女子只是昏倒，却由於得不到及時的救治，而一命歸西，那麼，他將會一生難安。

所謂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他一向就是一位古道熱腸的人，怎能見死不救呢。

這時，就算他想改變主意也不成了，那輛巴士的馬達怒吼一聲，便開走了，他想追也追不及了。

這時候路上的行人仍然很稀疏，老王下了決心，向那個樓梯口走去。

巧的是，那個樓梯口上面的住客，居然沒有人在這個時候下來，否則，老王就不用打破他從未遲誤過，上班時間的紀錄了。

走到樓梯口前，他看得更加清楚了，那伸出鐵門邊的一雙腳，確是女子的。

這時候，他忘了驚恐，將身體偏側一些，從那半開的門縫之中，走入去樓梯口內！

至此，他一眼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倒在那扇半掩的鐵門後地上的那女子的情形。

他不看猶自可，一看之下，忍不住發出一聲驚叫來！

而他的臉色也變得非常難看，身形半轉，就像白天見鬼般，奪門就走！

原來，樓梯口內，鐵門後倒臥的，確是一名女子！

這名女子年約二十七八左右，身穿一套時欵的衫裙，但裙子却倒翻上小腹上面，露出一雙雪白的大腿，與及只穿一條黑色三角褲的下體，頸上戴着一條有鑽墜的金鍊，一雙手緊緊地拳握着，那修剪得長短適中，塗了銀色指甲油的手指甲，深深地陷入掌心內。

而最恐怖的是那女子的那張臉。

這也就是爲什麼老王像見了鬼般，驚恐得忍不住驚呼出聲的原因。

那女子那張臉簡直比鬼臉還要難看，舌頭吐突出來，塗了口紅的咀巴大張着，雙眼暴瞪着，就像死魚眼一樣，定定地向上望，那張原本姣好的臉上，縱橫交錯地，被劃出七八道血痕來，而最恐怖的，也就是那張臉了。

乍看之下，那簡直不是人臉，而是一張此鬼臉還要恐怖的臉面，老王雖然一向古道熱腸，但胆量却不怎麼大，尤其是從來沒有見過如此恐怖的死人臉，這一次乍然目睹之下，不嚇暈已經算是難得的了。

× × ×

老王驚怖得就像有鬼揸腳般，猛然從鐵門內奪門奔出來，差一點與一名聞聲從斜對面的行人道上，急奔過來，看看發出了什麼事的中年人撞了個滿懷。

這名中年人原本亦是趕着去上班的，乍然聽聞老王那聲駭怖的驚叫，忍不住奔過來看一下。

這位中年人無疑亦是一位熱心人。

「發生了什麼事？」那中年人腳步一窒，眼明手快，伸手一把扶住了老王。

老王臉無人色，抖着兩片咀唇，幾乎語不成聲地道：「那……個樓……梯……口……有……一具……女……子屍體……」一邊說，一邊抖着手，指向那個樓梯口。

那中年人正好面對那個樓梯口，聞言之下，順着老王的手指處望過去，禁不住心頭跳了一下，失聲道：「就在那樓梯口的鐵門後？」

老王仍是抖着聲，點頭不迭地道：「就……是……好恐怖……啊差點嚇破……我的……胆……」

那中年人的胆量較大，聞言之下，吸口氣，鎮定心神。「待我過去看一下！」一頓望着老王道：「你站得住麼？」

老王點點頭，那中年人便鬆了手，快步向那個樓梯口走去。

老王却雙腳發軟，那裏站得住，一屁股跌坐在地上。

那中年人走入鐵門內一看，倒抽一口氣，臉色發白，差點想將吃下肚不久的早餐嘔吐出來，慌駭地急急退出來，口裏叫道：「不得了。果然死了人，報警，立刻去報警！」

這時，路上的行人漸多，也發覺到老王與那中年神色有異，再聽到那中年人的驚呼大叫，有三個路人先後趨前來，好奇地想知道發生了什麼事。

一聽說樓梯口內鐵門後倒斃了一名女子的屍體，那些好奇的路人立刻發出嘩叫聲，胆大的爭着走過去看個究竟，胆小的則在老王的周圍，聽老王慌口急舌地講述發現那女子屍體的情形。

而那名中年人早已跑到附近賣早餐的店舖去打電話報警。

老王則已經全然忘記了上班那回事，與趕聚越多的途人，口沫橫飛地講述着那名女死者的恐怖死相。

在發現那名女死者前後不到二十分鐘時間內，那個樓梯口前聚集了不下五十個聞訊趕來瞧熱鬧的路人，他們大多數是趕着去乘車上班的，但出於好奇，都站下來，看着聽着，似乎忘記了上班這回事。

人一多，自然亦驚動了那幢樓宇上面的住客，紛紛從窗口探出頭來，看一下下面發生了什麼事，有兩三名好奇心特別大的住客，穿着睡衣便開門下來看個究竟，落到樓下那幾級樓梯時，一眼看到樓梯口躺着一具死相恐怖的「艷屍」，嚇得臉上失色，尖聲驚叫，脚也軟了，幾乎從樓梯上失足滾落那具女屍上！

一名在附近巡邏的警察終於被驚動了，看到那裏圍聚了那麼多人，憑着他的職業敏銳性，立刻就猜到，必是發生了什麼事故，急忙奔過來，查看究竟。

當他知道發生了命案，神情馬上緊張起來，擠開人羣，親自走入樓梯口，看到半掩的鐵門內果然躺着一名女死者，禁不住亦臉色微變了一下，馬上用隨身携帶的無綫電通話器，向總部報告。

他還未報告完，一陣警車的「嗚嗚」狂鳴聲急速地傳來，一輛巡邏車風馳電掣般馳來，在路邊急煞停下，車門接打開，跳下四名軍裝警員來。

那名警員恰好與總部聯絡完，忙迎上去，與那四名警員急聲交談起來。

那四名警員之中，有一名是警長，邊聽那名最先抵達的警員述說，邊吩咐三名手下，驅散那些看熱鬧的人，並查詢是什麼人最先發現屍體及報警的。

原來，這輛巡邏警車正在附近一帶巡邏，是接到總部的發出的電訊消息，最先趕來的。

老王與那名中年人義不容辭地挺身而出，承認是他們最先發現屍體及報警的，那名警長在察看過那具女屍後，便將兩人請上警車，請兩人將發現死者的經過情形，詳細講述一遍。

兩人於是先後將當時的情形說出來。警長一字不漏地，記錄下來。

那些圍聚看熱鬧的人羣被警員驅散開去，很多人才驚省到自己還要上班，也就無心再看下去，匆匆忙忙趕着上班去也，但這時候是最多人上班的時候，結果，不斷有人看一下便趕着去上班，也不斷有人停下來，看一下發生了什麼事，這樣來來去去，周圍一帶，始終聚集了不少看熱鬧的人。

在那輛巡邏警車來到不久，便有一輛私家車疾馳來到，從車上走下五名便裝漢子來，圍觀的人一眼就看出，那是警方的便裝探員。

這五名便裝探員，正是這一區所屬警局中隸屬兇殺組的警探，走在最前面，年約四十，身材壯健，精神奕奕的，正是兇殺組的王漢强探長。

跟在他後面的四名探員，乃是他的得力助手。

×　×　×

在法醫官未來之前，王探長指派四名手下在現場附近一帶，搜索一下，看看有沒有什麼可疑的物品遺留在地上，同時在那一層的樓梯上找尋可疑的綫索，並盡可能套取指模——那鐵門是主要的目標，接下來是拍攝死者的現場照片，他自己在現場察看過一番後，才走上警車，邊翻看那名警長記錄的口供，邊親自向老王與老陳——那名中年人，不厭其煩地再問一次。

老王與老陳這時才省起自己還要上班的，也早已過了上班的時間，心中不免有點後悔自己有點多管閒事，但這時候已「欲罷不能」，只好合作地將當時發現屍體的經過情形，再說一遍。

兩人所說的，與第一次所說的，完全相同，王探長先向兩人致謝一番，再請兩人留下姓名住址及電話，以方便警方隨時與他們聯絡，然後再寫了一張紙條給他們，證明他們兩人由於發現了一宗命案，與警方合作，因而躭誤了上班的時間，這樣，兩人好向僱主解釋。

兩人各自將紙條收起來，與王探長揮手道別，仍然乘車去上班。

這時候法醫官已來了，並動手檢查那具女屍致死的原因，這樣擾攘了近兩個小時，屍體終於被黑箱車載走了。

圍觀的人亦漸漸散去。

但王探長與四名手下仍在附近一帶進行偵查，並查詢左右近隣的店舖，是否在夜間聽到什麼異聲，當然，也有到那幢樓宅的住戶，查詢一番。

直到下午將近一時，王探長才與他的四名手下，收隊回去，整理那些查詢到的資料，希望從中整理找尋出一些綫索來。

×　×　×

從那些資料中，王探長初步得出一些結論與綫索。

——死者是在晚上（亦即凌晨）深夜四時至五時這一段時間死亡的。

這是法醫官檢查屍體時，初步斷定的，肯定準確的斷定，要等驗屍官解剖過屍體，才能確定。

死者致命的原因是被人用繩索之類的東西，勒至窒息而死的。

這一點，雖然亦需要驗屍官加以剖驗才能夠肯定，但王探長憑他十多二十年的辦案經驗，他幾乎已敢肯定，死者是被勒至窒息死亡的。

因為死者的頸脖上，遺留下一道約有尾指般粗細，深陷入皮肉內的紫黑色的痕跡，而從女死者的瞪眉突眼吐舌這種死相，就算是一般的人，也看出是被勒死的。

只有被勒至窒息死去的人，才會呈現那種恐怖的死相。

死者沒有被强姦的跡像。

這是法醫官初步檢驗鑑定的。

雖然女死者的裙身翻覆至小腹上面，露出只穿三角內褲的下體，但却沒有被强暴後遺留下的痕跡。

更沒有被打刦的跡象。

女死者頸上的金鍊及鑽墜，價值不菲，依然留在頸上，而死者遺留在現場身邊地上的手袋，內裏除了有一些化裝品外，還有七百多元現欵，與及一包香烟，一個名牌鍍金打火機，一個記事部，全部都放得整整齊齊的，沒有被翻過的跡象，還有死者手上戴着的兩隻金戒指，好好地穿戴在手指上，若是因遇刦而遭毒手，那麼，死者身上的貴重物品及現欵，便不會仍然留在身上了。

所以，這應該不是刦殺！

死者的手袋內，一個暗格之內，裝着死者的身份證。從那張身份證上，可以知道死者的姓名及年齡。

死者名叫張愛鳳，年齡是二十九歲。

至於她的職業及住址，則是無從知道了。

不過，憑王漢强探長經驗的直覺，看出死者張愛鳳是一名職業女性。

而根據現場調查所得，命案的現場附近一帶，找尋不到兇器——繩索之類的可疑物品，查詢附近的店舖及住戶，皆說在昨晚沒有聽到任何異響聲——諸如尖叫掙扎之類的响聲，那幢樓宅的住客都異口同聲地說，那名女死者不是那幢樓宇的住客，換言之，女死者張愛鳳不是居住在這附近的，有可能是被人殺害之後，將屍體移放在那幢樓宇的樓梯口內。

既然不是刦殺，又不是姦殺，那麼，剩下只有兩種可能了：情殺或是仇殺了。

到底是那一種呢？這就令到王探長大傷腦筋了。

而目前首先要查清楚的是：死者居住在哪裏，有些什麼親人，幹的是什麼職業，只有查明白這些，才能夠進一步查到死者遇害的綫索和原因。

幸好，死者的手袋內有一本記事簿，那是用來記下親朋戚友的電話號碼與及姓名的。

只要按「圖」索驥，那就不難查清楚死者的身份及住所。

王探長取出那本記事簿，翻開第一頁，第一欄上寫着一個名字；張子興，跟着是一組電話號碼。

經驗告訴他，凡是記事簿內，各登「榜」首的名字與電話號碼，一定是記事簿的主人的至親好友，關係密切的人，所以，他想也不想，就照着記事簿上的第一個電話號碼撥動，打給那位張子興。

電話撥通，對方立刻便有人來接聽。

「喂？」

王探長忙回應道：「喂，請問張子興先生在麼？」

對方在電話中答道：「我就是，請問你是哪一位？」

王探長想不到一找就找到張子興，精神一振，趕緊答道：「張先生麼，我是西區警局的王探長……」

對方那略顯蒼老的語聲有點惶急地道：「王探長？我可不認識你啊，你找我有什麼事？我沒有犯什麼事啊？」

王探長從對方的語氣中，知道張子興誤會了他的意思，這是難怪的，因為一般的良善安份市民，都有一種怕與警方人員打交道的心理，那大概是受了流傳下來的：「生不入官門」的傳統觀念所影响，很怕與警方有所牽連的。

王探長於是放緩了語氣，道：「張先生，你別誤會，你沒有犯什麼事，我找你，是想請問你，認識一位叫張愛鳳的女士麼？」

張子興在電話中呆了一下，才急忙道：「王探長，阿鳳犯了事麼？我當然認識她了，我是她的阿叔啊！」

王探長一聽，連忙接上說道：「原來張先生是張愛鳳女士的阿叔，我可以請問一聲，是張女士的親叔叔麼？」

張子興在電話中迭聲道：「當然是親叔叔了，也是阿鳳唯一的親人。」

一頓接心急地道：「王探長，請問阿鳳可是出了事？」

王探長在心裏嘆了口氣，但又不能不答，只好難過地道：「張先生，既然你是張女士的親人，那麼，請你別太難過，我有一個壞消息要告訴你。」

張子興在那邊緊張地問道：「王探長，阿鳳到底出了什麼事，請你快告訴我好麼？」

王探長語調沉緩地道：「張先生，請你鎮靜一點，張愛鳳女士在今天早晨，被人發現倒斃在一幢住宅樓宇的樓梯口！」

「什麼？你說阿鳳死……了？」張子興在電話中驚叫一聲，震得王探長的耳鼓嗡然作响，好不難受。

但他却沒有責怪對方，他很了解對方此刻的心情，換轉是他，在接到親人的噩耗後，也會像對方一樣，驚痛難過的。

「張先生，你的姪女確是死了，請問你的姪女還有其他的親人麼？我是說父母兄妹丈夫之類的。」

張子興在電話中哽咽着說：「她除了我這位親叔叔外，什麼親人也沒有了。王探長，阿鳳是怎樣死的？」

「是被人勒死的！」王探長又在心裏嘆息一聲。

「阿鳳，妳怎會死得這樣慘的啊？」張子興在電話中嗚咽悲號出聲。

王探長故意等了一會，待對方的情緒沒有那樣悲痛激動，才道：「張先生，你可否到警局來一趟？我帶你到殮房去辨認一下屍體，同時，我也有些話要問一問你的。」

張子興哽咽着說道：「可以，但……我到警局後，怎樣找你？我從來也沒有到過警局的啊？」

王探長想了一下道：「張先生，這樣吧，你來到警局後，可到接待處，說找王漢强探長，他們便會帶你到我的辦公室了，好麼？」

張子興遲疑了一下，道：「好吧，我記住了。」

說完，「嗒」地一聲，收了綫。

×　×　×

王漢强探長用他的座駕車先將張子興

載到殮房，辨認過張愛鳳的屍體，確是其人後，便又載他回家。

他知道這老人對於警局有一種莫名其妙的誤解及畏懼後，便決定不在警局內向他問話，在他的家中問他，那樣比較好一點，以免他心慌慌的，影响了他的思想。

張子興今年大約有六十歲了，但身體硬朗，看上去只不過五十出頭左右，一個人住在一幢半新不舊的小單位內，是那種只有一廳一房的小單位。

而據他說，這個住宅單位，是他那慘遭勒斃的姪女，在六年前買下來，給他居住的。

而他現在幹的是看更工作，這一個星期恰好輪到他值夜更，否則，王探長就找不到他了。

在那個小廳子內坐下來，張子興替王探長斟了一杯水，才坐下來，沉痛地以手掩着臉，一聲不出。

喝了一口水，王探長才安慰老人道：

「張先生，所謂人死不能復生，不要太難過了，我們一定會竭盡所能，將兇手找出來，繩之以法的。」

張子興慢慢地將雙手從臉上移開，老淚縱橫地道：「阿鳳死得好慘啊，想不到她竟先我而去，我雖然是他的阿叔，但自小就照顧她，她如今却死了，剩下我一個人，孤單零仃的，啊，眞是無陰功……」

王探長看到老人那種悲痛的樣子，心中亦一陣難過。「張先生，請你節哀順變，我有些話要問你的，說不定，可以從中找尋到殺害你姪女的兇手的綫索。」

張子興抽泣了一會，情緒漸漸平復下來。「王探長，你問吧。」

「張先生，你姪女是幹什麼職業的？」王探長雖然早已猜得到，但仍要加以確實。

「說出來實在難爲情。」張子興囁嚅着道：「不過，阿鳳已經死了，沒有相干了，王探長，阿鳳由於書讀得不多，很早便出來做事，但由於誤交匪人，結果在十七歲那年，便在舞廳幹上了舞小姐，初時我也不知道，而她亦諉稱與一個同事在外面合租了一個房間居住，方便上班，便搬出了我以前居住的木屋，每個月只回來一兩次，給我數百元……」

王探長插口道：「張先生，你的姪女在死前，在那一家舞廳任職？」

張子興想了一下，蹙着眉道：「阿鳳在兩個月前曾對我說，轉了場，不在以前那一家做了，是在一家叫金……金碧夜總會做了，並叫我如有什麼急事，可在晚上打電話到那裏找她！」

「之前她是在那一間舞廳工作的？」王探長問。

張子興想了一下，說道：「是在新百樂門舞廳。」

「你知不知道她爲什麼轉到金碧夜總會工作麼？」

「不知道，阿鳳沒有對我說。」

「她住在哪裏？」

「她住在海傍大道那幢叫海景大厦的二十三樓C座。」

「一個人住麼？」

「她還未結婚，我也沒有聽她提過與人住，應該是一個人住吧。」

「她有沒有親密的男朋友？」

「以前有一個，就是那衰人將她誘落火海的，但阿鳳在四年前已與他分了手，沒有聽說過她再有親密的男朋友了。」

「張先生，你最近一次，是在什麼時候見她？」

「大約是十一二天之前，她約我去飲茶，並給了我一千圓，阿鳳對我一直都是很孝順的，每個月都給錢我，說是給我買東西吃，唉，想不到那竟是最後一次見她。」張子興不勝唏噓。

「她有沒有什麼特別的地方？」

「這我就看不出來了，她一向很少說她的事，總是勸我吃得就吃，還勸我辭了看更那份工作，她說她又不是沒有能力供養我，那何必這樣辛苦，捱更抵夜的，但我雖然年紀已老，但却體壯力健，再說，那份工作又不辛苦，要我終日無所事事，游手好閒，悶也悶死了！」

「她有沒有向你特別提起談談一些人與事？」

「讓我想一想。」張子興皺着眉頭想了一下，接說道：「沒有，我看不出她有心事，她就像以前見面一樣。」

「嗯，張先生，打擾了你的休息，你若是想到什麼值得懷疑的事，請你隨時打電話與我聯絡。」王探長說着從上衣袋內摸出一張名片來，交給張子興。

那張名片上，有他的辦公室的電話號碼與太空機的傳呼號碼。

張子興接過，看了一眼，放入衣袋內。「王探長，你若是抓到那殺害阿鳳的兇手，請你千萬通知我一聲，好麼？」張子興期望地瞧着王探長。

王探長很明白張子興的心情，點點頭道：「好，我一定會通知你，謝謝你的合作。」

說着站起來要走。

張子興忙站起來相送。

×　×　×

離開了張子興的住處後，趁着時候還早，他決定到張愛鳳的住所去查看一下。

死者張愛鳳的手袋內有一串鎖匙，他早已取來帶備在身上。

這時候已經是黃昏時候，離天黑還有段時間，離夜總會開門營業，自然更距一段長時間。

來到張愛鳳的居所門前，王探長照例按動門鈴，那是恐怕屋內還有別的人與張愛鳳同住，若他們貿然用鎖匙將門打開進去，那就尷尬了。

門鐘在屋內「叮噹叮噹」地响着，但却沒有人來應門，王探長耐着性子再按了一會，屋內仍沒有動靜，這才掏出那串鎖匙，辨認了一下，費了一會工夫，才將鐵門與大門打開，走入屋內。

這是一個足有五百呎的住宅單位，比張子興那個白鴿籠般的住所大了一倍有多，兩房兩廳，屋內地毡牆紙，還有一個小小的酒吧櫃，另一邊廳子擺放了一套眞皮梳化，梳化對面的牆邊，是組歐化式的組合櫃，電視機，錄映機，還有一套音响，從屋內的擺設，可以看出，這間屋的主人經濟收入不俗，也頗懂享受。

屋內果然一個人也沒有，王探長首先在屋內看了一遍，包括那兩個房間。

那間睡房放着一張雙人大床，但屋內的衣物都是女的，唯一的是有一雙男裝拖鞋，與一件男裝的睡袍。

這一點，王探長一點也不驚奇，張愛鳳幹的旣是出賣色相的職業，那麼，帶男人回來睡，那是很平常的事。

不過，能夠被她帶回香閨的客人，肯定不是尋常的一般人客。

另一個較小的房間內有一張單人床，堆放了一些雜物之類的東西，王探長推測，這間房可能是用來招呼一些「姐妹」留宿的。

粗略地看過一遍後，王探長便集中注意力，在那間睡房內搜索起來，希望能夠找到一些有用的綫索。

他將屋內的所有燈皆開亮了，然後細心地搜查起來，但却沒有發現什麼值得注意及有用的綫索。

他在屋內差不多逗留了三個小時，却一無所獲，直到他的肚子忽然「咕咕」直叫了，才省起自己今天中午時，只是吃了一個漢堡飽，一杯汽水，看一下手錶，已經是八時四十一分，差不多九時了，不肚餓才怪。

於是他們便放棄了搜索，開門出去。

他才走出門外，却與一個從隔隣的住尾單位內開門出來，手上提着垃圾桶的家庭主婦打了個照面，那婦人一愕之下，有點狐疑地上下打量了王探長一眼，匆匆放下垃圾桶，便閃回屋內，「砰」的一聲，將鐵門關起來，再順手關上大門。

王探長心頭一動，忙一步搶上前去，隔着鐵門的間隙，笑着對那婦人詢問道：

「太太，我是警務人員，可否請問你幾句話？」

邊說，邊從內衣袋內，將他們的證件拿出來，從鐵門的間隙中，遞入去給那位主婦看。

那主婦定眼一看，臉上驚疑之色一掃而空，但却戒備地道：「你要問些什麼？」說着眼珠一轉，睨向左邊——張愛鳳的住所。

從他的語氣神態，王探長看出這主婦對那張愛鳳的印像不太好。

這是難怪的，她是一個正正經經的家庭主婦，隔隣却住了一個不正經的女人（一般人對於歡場女子，都視之爲不正經的女人），那自不免有點顧忌與瞧不起的了，這是一般人的心態，很難怪的。

「太太，請問貴姓？」王探長客氣地問。

「我先生姓李。」那婦人眼巴巴地望着王探長。

「原來是李太太。」王探長友善地稱呼一聲。

「太太，什麼事啊？」屋內响起一個男人的叫聲，接着，便有一個中年男人走到門前，打量着王探長。

「這位阿ＳＩＲ是警務人員，想問幾句話。」那位李太太轉對丈夫說。

王探長只好又出示他的證件。

那位李先生看過他的證件之後，却比他的太太熱情多了。阿ＳＩＲ，請進來坐一下。」

王探長却婉謝了。「謝謝，只是問幾句話，不用太打擾了。」

一頓接對那位李太太道：「李太太，你與C座那位女住客相熟麼？」

李太太一臉不屑地道：「阿ＳＩＲ，我家雖然與C座是隔隣，不過，我們是正經人家，怎會與那不正經的女人來往。」

一頓接道：「不過，偶爾相遇，也會點頭互相招呼一下的。」

「她是不是一個人住的？」王探長耐着性子問。

「應該是吧。」李太太却不大敢肯定的說。」

「平時，多不多人找她，都是些什麼人？」王探長問。

「這我也不大清楚。」李太太搖頭道：「不過，據我所知，日間是很少有人來找她的，只是有兩次，那麼巧，我從外面回來，見到有男人從她的屋內出來。」

「那兩個男人年紀有多大？」王探長急問。

「大概是四十多歲吧。」李太太不敢確定地說。「那是衣冠楚楚，像是有錢佬吧。」

「這幾天，有沒有發現到，有什麼特別的人來找她，或者是發現什麼特別的事情？」

「這我就不知道了。」李太太道：「一來，我不是整天在家的，要買菜，接送孩子上學放學，就算在家中，聽到隔壁門鐘响，也無理由開門去看一下的啊，我又不是那些專門管別人閑事的八婆！」

一頓接道：「不過，這幾天我在家時，都聽不到有人按她的門鐘，我不在家的時間，有沒有人找她，就不清楚了。」

本人現付上　　銀行支票壹張ＨＫ$　　訂閱武俠世界

年共　　期，請由第　　期起按下列地址郵付是盼。

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

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109.00
一年港幣$218.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128.00
一年港幣$255.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182.00
一年港幣$364.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李太太，多謝你的合作，打擾了。」王探長見問不出什麼，便告辭一聲，轉身向電梯走去。

「阿SIR，不用客氣。」李太太吐了口氣，突然提高聲音道：「阿SIR，那女人發生了什麼事？」

王探長本來不想說的，但爲了禮貌上，只好扭頭答道：「你明天買份報紙看一下，就知道了。」

這時，電梯門正好打開，王探長便一步走了進去，那雙夫婦看着電梯門闔上，站在鐵門內呆了好一會，才關上大門，走回屋內。

而王探長說的那句話，就成了這對夫婦整個晚上猜測談論的話題。

× × ×

紅燈區是越夜越熱鬧的。

這是所有都市的夜生活場所的獨有特色。

晚上十時五十三分，王探長已坐在金碧夜總會內的一張枱子邊。

這時候，還不是夜總會最旺枱的時候，幽暗的燈光下，只有疏疏落落的十多張枱子坐了人客，舞池內根本就沒有人跳舞，樂隊在奏着流行樂曲，一位沒有名氣的女歌手，在輕唱着一首時代曲，場面顯得有點冷落。

媽媽生帶來一位小姐，王探長志不在出來玩，也不理會合不合眼緣，點點頭，那位小姐便坐下來，媽媽生見人客受落那位小姐，便走開了。

那位小姐年紀大約二十一二，樣子頗甜，自稱姓丁，接着笑問：「先生，請問怎樣稱呼？」

「我姓王。」王探長望着這位丁小姐，苦笑道：「要喝點什麼？」

丁小姐帶着職業性的笑容，怩聲道：「你呢，你喝什麼？」

王探長由於職業的關係，在這種場所出入慣了，正所謂心中有數，笑道：「我要一杯威士忌。」

丁小姐輕偎在王探長的手臂上，「喲」地輕叫一聲：「我要杯拔蘭地吧。」

王探長於是招手叫來侍應，叫了一杯威士忌，一杯拔蘭地。

但他却知道，等一會送上來的那杯拔蘭地，却是類似糖漿的飲料，但會帳的時候，收的却是拔蘭地的價錢。

兩杯酒送上來了，呷了一口酒，王探長不想浪費了時間，單刀直入地問道：「丁小姐，這裏是否有一位叫做張愛鳳的小姐。」

丁小姐喝了一口飲品，詫異地望着王探長，道：「王先生，原來你是來捧阿鳳的場的，不過，阿鳳不知爲了什麼今晚沒有上場。」

王探長忙加以說明：「丁小姐，我不是來捧王小姐的場的，我是想向你問一下有關張小姐的事情。」

「你……你是阿SIR？」丁小姐憑着她的職業觸角，敏銳地一下子猜中了王探長的身份。

王探長只好表明身份。「不錯，我是西區兇殺組的王探長，希望你合作。」

一邊說着，不動聲色地亮出了他的證件。

丁小姐既然在歡場中混，什麼人沒有見過，馬上鎭定下來，而且馬上敏感地想到了一個問題道：「阿鳳可是出了什麼事麼？」

王探長笑道：「妳想知道，明天記得買份報紙看吧。」

喝了口酒，接道：「妳是否與阿鳳很相熟。」

丁小姐道：「同在一個場子做姐妹，自然互相熟悉了，但却說不上很相熟。」

「聽說他是在兩個月前，才從新百樂門舞廳轉來這裏做的，妳知道原因麼？」

「這我可不大清楚？」丁小姐搖搖頭道：「我與她不是頂要好的姐妹，她沒有告訴我。」

「這裏有那一位與她最要好的姐妹沒有？」

「據我看，沒有哪一位，她轉過來不太久，應該沒有太要好的姐妹。」

「她是跟哪一個好的？」

「她是跟方姨好。」丁小姐突然伸手指着那邊一位半老徐娘，正將一位小姐介紹給一位新到的人客的濃裝女人。

王探長扭頭望了一眼，接問：「最近這幾天，她坐枱的是些什麼人客。」

丁小姐輕佻地道：「還不都是來尋開心的人客！」

王探長不禁也笑了起來。「丁小姐，我是說，有什麼特別扎眼，值得注意的人客。」

「這我就不清楚了。」丁小姐推卸道：「要應酬那樣多的人客，我那有閒心注意她的人客。」

但立刻便知道不可太過令王探長失望，便笑笑道：「阿SIR，你何不叫方姨來問一下，她應該最清楚的了。」

王探長點點頭，擧手招來侍者。「請方姨過來一下。」

那侍應答應一聲，便走開了，未幾，那名叫方姨的半老徐娘女人便一擰一扭地走過來，瞥了王探長一眼，佯嗔地對丁小姐道：「阿櫻，這位老細……」

丁櫻站起來，湊過去，低聲道：「方姨，這位是西區警局的王探長，他是來打聽有關阿鳳的事的！」

這位方姨在歡場打滾了十多二十年，什麼人未見過，什麼場面沒有遇過，聞言之下，雖然心內嘀咕，但表面上却歡笑如故地連聲道：「啊，原來是王SIR，眞是失敬了，阿鳳不是得罪了……」

這時，丁櫻已識趣地走開了，王探長一笑道：「請坐下再說。」

方姨只好滿腹狐疑地坐下來，望着王探長。

王探長亦注視着方姨。「張愛鳳是妳手下的『女』麼？」

方姨點點頭，沉着地問：「王SIR，請你……」

「妳放心，別想左了。」王探長亦沉下臉來。「妳不知道張愛鳳出了事？」

方姨錯愕地道：「她出了什麼事？她今晚沒有回來，我打了幾個電話也沒有人聽，正感到奇怪……」

「聽着，她在今天早上被人發現倒斃在一幢住宅樓宇的樓梯口，是被人勒死的。」王探長一字字地說，注視着方姨。

方姨一聽，臉色驚變，幾乎忍不住叫出聲，幸好及時驚覺，用手掩住了張開的咀巴。

「阿鳳……死……了，怎會這……樣的？」她終於壓抑着驚慌，從指縫中吐出語聲來。

「喝口酒吧。」王探長將面前的酒杯推到方姨的面前。

方姨拿起酒杯，喝了一口，長長地吐了口氣，情緒逐漸平復下來。

王探長這才再問：「請問，張愛鳳爲什麼轉來這裏做的？」

方姨吸口氣，有點感嘆地道：「是我叫她過來的，她以前曾經跟過我，我是一番好意，唉，想不到她死得這樣慘！」

「最近可有什麼特別的事發生過？」

王探長望着方姨。

「沒有什麼特別的事發生啊。」方姨老於經驗，明白王探長的意思。「這幾天，我也沒有發覺阿鳳有什麼不妥，前天打烊後，她請我消夜。」

「昨晚呢？可有什麼特別的人客找她坐枱，或是帶她出街？」

「昨晚叫她坐枱的人客，我看不出有什麼特別的，都是來尋開心的，大部份是熟客，只有三四個是生客，但據我觀察，那幾個生客都是平常人客。」方姨蹙着眉頭說。

這一點，王探長倒是信得過方姨的眼光的，一個在歡場打滾了十多二十年的女人，由於職業的關係，見盡各色人等，那雙眼煉得敏利無比，最善於觀察各種人客的身份，這是她們獨特的本領。

「昨晚有什麼人帶她出街？」王探長問。

「有兩個。」方姨話頭醒尾，接說下去。「第一個是在將近一點鐘時帶她出去，第二個是在三點左右帶她出去，便沒有再回來了。」

一頓接道：「第一個帶她出去的是一個生客，年紀約三十三四左右，身材瘦削，很斯文，看她的樣子像是出來玩的時間不太久，有點怯意，自稱姓何；第二個是位熟客，這一段日子，都有來捧阿鳳的場，但却是第一次帶她去街，姓趙，聽說是一位人物，綽號大哥趙。」

方姨說話很有分寸，只是說應該說的，沒有多說一句，這正是她聰明的地方，亦是幹她們這一行應有的顧忌，若是在說話中，得罪了人，惹上了痲煩，那就有得痲煩了，說不定不能再混下去了。

「嗯，你還認得這兩位人客的容貌麼？」王探長雙眼陡然閃出光來。

「第一個姓何的人客由於是位生客，記不大清楚了。大哥趙正是見得多眼熟，記得很清楚。」方姨將大哥趙的身材相貌及特徵，一一說給王探長聽。

王探長用心地聽着，緊記在心。

「方姨，張愛鳳有沒有得罪過什麼人呢？」

「據我所知，沒有。」方姨想了一下，嘆口氣道：「阿鳳雖然年紀不大，但已出來撈了十多年，什麼利害也識得，她又是個聰明伶俐的人，深知想在歡場中撈下去，均不可得罪任何人，她如此醒目，我看她不會惹上什麼人的。」

「她有沒有『仔』？」王探長問。

「據我所知，她沒有！」方姨搖搖頭：「她自從在六年前擺脫了那條靑（即俗語所稱的姑爺仔，軟飯王），便學精了，一直以來，沒有讓那些『仔』黏上身，雖然，有不少衰仔想打她的主意。」

「那位姓何的生客，妳雖然記不清楚他的相貌，但憑妳的目光，應該不會忘記他有什麼特徵的吧？」王探長不肯放過一絲一毫可疑的綫索。

「嗯，讓我想一下。」方姨蹙着雙眉，凝眸想起來，陡地雙眉一舒，抬眼道：「我記起了，那人的眼光好深沉，深沉得給人一種陰冷固執的感覺。」

一頓接又道：「還有，他的耳朶比常人的要大，是一對招風耳。」

王探長記在心中，喝光了杯中酒，起身道：「方姨，打擾妳這樣久，很對不起，多謝妳的合作。」

說着便擧手招呼侍應來結賬。

但方姨却一把將他的手拉下來，豪爽地道：「王SIR，今晚難得你賞臉上來捧場，怎能夠讓你破費，賞個面，就算我請你吧，以後請多多關照。」

說着，已挽着王探長的手，向外面走去。

王探長無奈，只好笑笑道：「那麼，多謝妳了。」

× × ×

資料雖然搜集了不少，但却從中找尋不到有助破案的綫索，王探長只好將注意力集中在張愛鳳被殺害當晚，先後帶她出街的兩名人客身上。

而兩名人客之中，又以最後將張愛鳳帶出街的大哥趙嫌疑最大。

因爲王探長已查出，這位大哥趙乃是一位黑人物，手下有一批「細佬」（馬仔），而在張愛鳳被殺後，便沒有再到金碧夜總會去尋開心，就像忽然間消失了般，這就更加令到王探長對他懷疑了。

於是，他馬上吩咐手足——屬下的探員，四出打探大哥趙的行踪下落。

但一連四日，皆打聽不到大哥趙的消息行踪。

這就令到王探長對大哥趙的嫌疑更加大，大哥趙的失踪，不是太巧合了麼？說不定就是他將張愛鳳殺死，畏罪潛逃或是躱藏起來了。

第五日，他再也在辦公室坐不住了，決定親自出去。打探一下，總好過悶在辦公室內，一籌莫展。

駕着他的座駕車，他漫無目的地，在馬路上隨着車龍行駛着，不一會，便來到一條只有房車才能駛入的街道。

這條巴士根本就駛不入的街道，兩旁的店舖都是酒吧，只有一家是士多。

王探長在馬路邊將車子停下來，走出車子，將車子鎖好，然後走入一家叫大力水手的酒吧。

這條街道上的酒吧，乃是三山五嶽人馬聚會的地方，在這種酒吧，你不但可以買到你要知道的消息，更可以買到毒品，也可以買到鎗械，甚至可以達成那種就連妓女也瞧不起，嗤之以鼻的同性交易。

但警方人員也可以在這種地方，打聽到很多黑道上的內幕消息。

警方很多時，就是憑着從那種地方得到的消息，破獲過不少案件。

王探長才推開門。一陣酒氣混着烟氣，還有那種難聞的人氣，直撲入他的鼻孔，幸好他早已有備，猛地吸了一口烟，然後悠悠噴出來，才抵受得了那股嗆人欲嘔的氣味。

酒吧內鬧哄哄的，一片烏烟瘴氣，滿眼都是人，幾乎找尋不到一個空座位。

酒吧內的人對於他的進來，一點也不以爲意，雖然有不少人，是知道他的身份的。

在這種地方，就算你是總大督人來到，也不會受到注意，變得就像他們一樣平常。

王探長拿眼掃了一下，看準了一個目標，便向左邊牆角的一張枱子走去。

那張枱子只坐了兩個人，也只能夠坐兩個人，他才走到枱子前，臉朝外面的一個男子便站起來，準備離開。

但王探長却伸手按住了他的肩頭，帶笑道：「阿通，我正想找你，這麼急離開幹麼？」

說着話，硬是將那位目光閃爍不定的男子按回椅子上。

接轉對坐，在阿通對面的男子道：「兄弟，可否賞個面，另找個座位。我有點事想找阿通談幾句。」

那男人雖然不識王探長，却是認識阿通的，聞言瞟了阿通一眼，見阿通沒有反對的意思，便默然站起來。拿起面前的啤酒杯，走向酒吧櫃枱那邊。

王探長扔掉烟頭，用脚踩熄，這才在那人的座位上坐下來，笑對那位阿通道：「要不要再來一杯？我請！」

阿通精神一振，伸出舌頭舔舔咀唇，揚手「得」地擦了一下手指。

馬上，便有一個酒保趨前來。

阿通馬上道：「給我來一杯威士忌，不要加冰。」

王探長接道：「來一杯啤酒。」

酒保應了一聲，轉身向酒櫃那邊走去，王探長才點上一口烟，酒已端來了。

阿通逼不及待地端起那杯酒，喝了一口，露出一種舒暢的樣子。

這種人，乃是準標的酒徒。

王探長亦喝了口啤酒，目光四下一掃，見沒有人注意他們，立刻壓低聲音道：「阿通，有什麼消息。」

原來這位阿通，是位靠出賣消息討生活的綫人。

阿通亦機警地左右一掃，壓低聲音道：「王SIR，你要那一方面的消息？」

「大隻趙的消息。」王探長雙眼一直留意酒吧內那些人的動靜。

阿通立刻閉上了咀巴，搖搖頭。

王探長目光盯在阿通的臉上。「眞的沒有？」

「王SIR，眞的無料到。」阿通目光閃縮了一下。

（注：無料意即沒有消息。）

王探長又盯了他一會，知道對這種人，在這種地方，是不能用高壓手段的，於是拿起酒杯來，喝了一口，才道：「記着，一有料，立刻打電話通知我！」

阿通默然點了一下頭。

王探長沒有立刻走，喝完了那杯啤酒，才從衣袋內摸出一張五拾圓面額的鈔票，放在枱上，起身走出酒吧。

他接連進出了三家酒吧，向五位綫人打聽大隻趙的行踪下落，可是，却一點消息也打探不到。

他不由感到有點奇怪地納悶，這位大隻趙到底是何方神聖，居然這樣神秘。

但他猜到，那些綫人可有些受到威脅，才不敢向警方吐露大隻趙的消息，否則，那些綫人不會三緘其口的。

他邊想邊走向他的車子，掏出鎖匙來。正想打開車門，目光偶爾一抬，瞥到斜對面的那條窄巷之內，有一個人正向他招手。

那條橫巷又窄又暗，那人又是貼牆而站，顯得鬼鬼祟祟的，看不清楚那人的樣貌，但王探長却一點也不懼怕，將車匙放回褲袋內，便向那條窄巷走去。

那人見王探長從對面走過來，身子一閃，縮入巷內不見了。

王探長不禁偷偷摸了一下帶在身上的佩鎗，加以小心。

那條巷內堆放了不少雜物棄置的傢俬。加上兩邊的牆又高，這時雖然是白天，但陽光根本射不進去，故此，很陰暗。

由於看不清楚那人的樣貌，無法猜到那人的身份，在這種龍蛇混雜的地方，什麼事情也會發生的，所以，還是小心一點的好。

他在行近巷口時，先左右掃了一眼，發覺不到有人留意他的行動，這才一閃身，走入巷內

放眼一望，却不見了那人，他不禁一怔，心中隨之起了疑念。

「噓——」在一堆破舊的傢俬後面，有人向他發出聲音，他忙循聲望過去，看到半邊臉露出來，眨着眼，向他示意走過去。

這一次，他終於看得清楚那人的樣貌了。

他不禁脫口低喝一聲：「白粉榮，你在攪什麼鬼？」

那叫白粉榮的傢伙確是一副仙風道骨的樣子，臉無四両肉，顯得一雙眼特別大，閃着光。

「王SIR，在你面前，我怎敢攪鬼？我有料！」白粉榮急急地低聲說。

王探長一聽，心頭一動，不由自主地移步走前去。「白粉榮，你要是亂點一通，小心我將你關入戒毒所，吊你的癮！」

這位白粉榮，亦是在黑道上混的人物，靠出賣消息得來的錢去上「電」（意即吸食白粉），毒癮已深到無可救藥的地步，若是一天沒有上電，就有如死人一個，他曾經進過五六次戒毒所，但却依然要吸毒。

白粉榮急聲道：「王SIR，我就算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對你亂點，除非我不想活了。」

邊說，邊招手叫王探長走到那堆傢俬後面。

王探長走到那堆傢俬後面。沉着臉道：「白粉榮，我今次對什麼消息也不感興趣……」

白粉榮狡猾地奸笑道：「王蛇，我知道，你要大哥趙的消息，是麼？」

說完，搖頭擺腦，滿臉奸猾地斜睨着王探長。

王探長心頭劇跳了一下，忍不住疾聲道：「你知道？」

白粉榮鬼祟地探頭朝巷子的兩頭瞥了一眼，這才有點自得地道：「我若是沒有料，怎敢招呼王SIR你入來。」

王探長有點疑惑地道：「別的人都無料到，你怎會有的？我警告你。你別袋裏無錢，等着去上電，向我亂點一通！」

白粉榮一副吊起來賣的樣子。「王SIR，你若是不相信，那就算了，你現在可以走出去。」

王探長雙眼一直注視着白粉榮的神情，却發覺不到他有一絲虛假驚慌的變化，於是道：「好，姑且信你一次。」

說完，伸手入衣袋內，掏出一疊鈔票，數了五張百元鈔票，遞給白粉榮。「大哥趙現在躲在什麼地方？」

白粉榮一雙眼射出貪婪之光，死死地盯着王探長手上的鈔票，但却沒有伸手去接，用舌尖舔舔咀唇，奸狡地道：「王蛇，這是獨家的消息，嘿嘿，這似乎太過……嘿嘿，這一次，我要冒很大風險的，王SIR……」

王探長不等他說下去，哼了一聲，又數了兩張百元鈔票，合共是七百元，遞給白粉榮。「白粉榮，你別獅子大開口！」

白粉榮仍然沒有伸手去接，奸笑道：「王SIR，在你面前，我怎敢亂要？嘻嘻，湊夠一撇如何？」

王探長看着他那張皮笑肉不笑的可憎臉面，直想一拳揮擊過去。將這人渣砸扁，但他馬上理智地將憤怒的心情壓抑下去，吸口氣，再拿出三百圓，湊夠一千，遞了過去。

他之所以容忍白粉榮的勒索，乃是因爲他明白白粉榮是個怎樣的人，他以前曾經與他打過幾次交道。白粉榮都對他付出的綫人費沒有表示異議，這一次一反常態，那可能證明他眞的有料到，而且是獨家的消息，否則，他是不敢這樣獅子大開口的。

白粉榮伸手接過那疊鈔票，貼身放好，這才滿意地說道：「王SIR，別肉痛，反正這又不用你付的，何況，這是獨家消息，包你值回票價！」

王探長不耐煩地低叱道：「別口水多過茶，收了錢，還不快說！」

白粉榮點頭不迭，却先探頭出去看一下有無人走入巷來，沒有，這才靠近王探長的身邊，將咀巴湊在王探長的耳朵邊，以只有王探長才聽到的語聲，向王探長說了一會話。

王探長定神聽着，待白粉榮說完，才道：「絕對無錯？」

白粉榮吐口氣道：「王SIR，我還要混下去的呀。」

說完，探頭出去，左右張望一下，便閃身向巷子的另一頭走去。

王探長望着白粉榮的身形消失在巷子那頭的出口，這才從那堆破舊的傢俬堆後走出來，從進來的那頭走出巷口，走向他的座駕車。

（下期續完）

諷刺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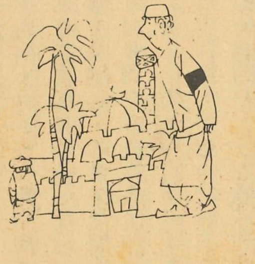
參加喪禮

張小明編繪

1 辦公室裏紛紛傳說主任的母親去世了，明天要舉行葬禮。



2 有個小官員聽見了，便記在心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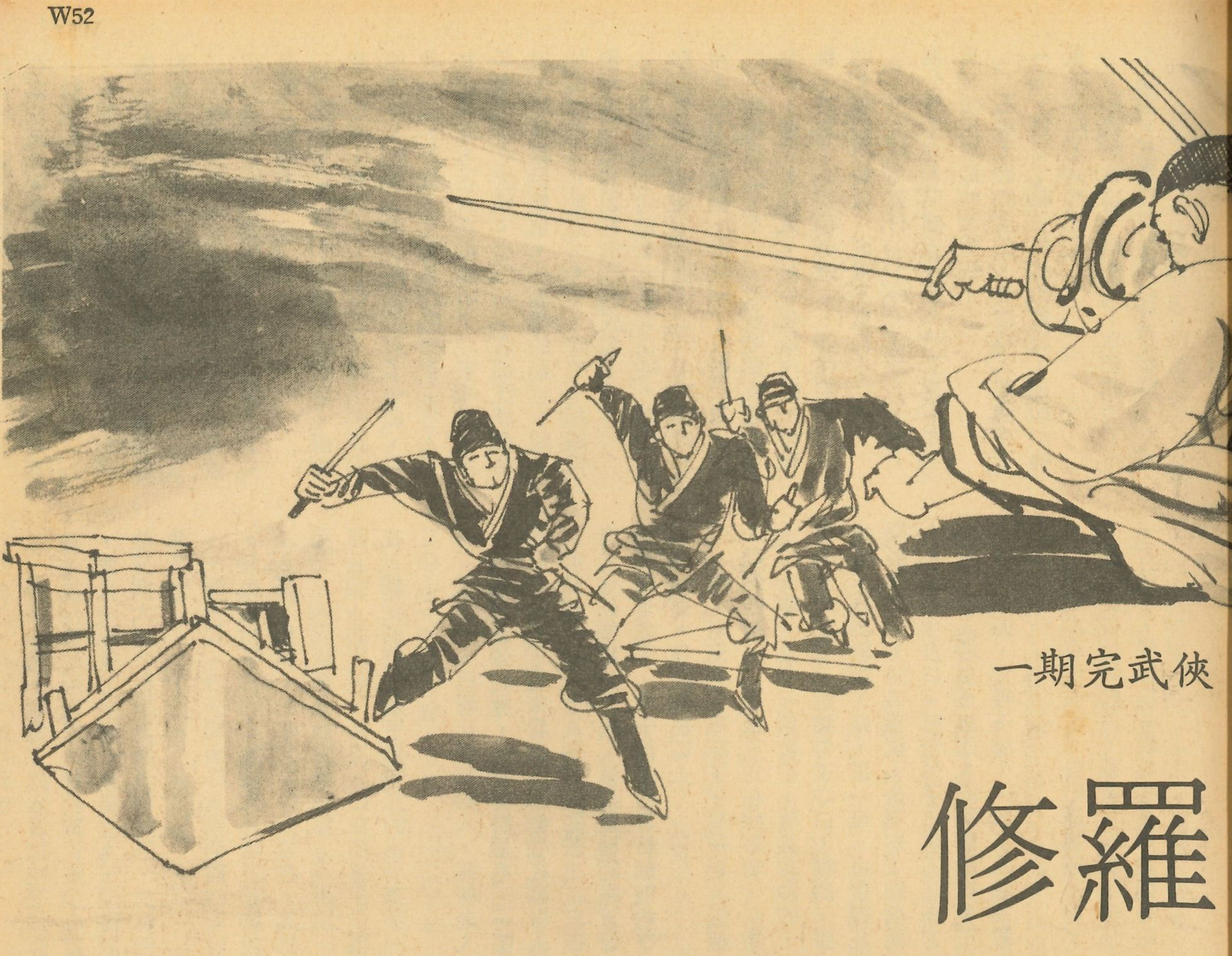
3 第二天，他就穿着喪服朝主任家走去，半路與一同事相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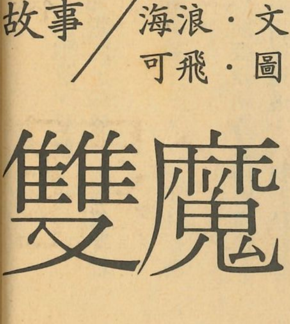
4 同事告訴他，去世的不是主任的母親，而是主任自己。

5 小官員一聽，轉身就走。同事忙問：「你怎麼回家了，不是去參加葬禮嗎？」



6 他說：「我去是爲了讓主任看到對他的深厚感情，如今死的是主任自己，我去還有什麼意義呢？」





修羅雙魔

一期完武俠故事／海浪·文 可飛·圖

三元三才

崑崙雙秀

過靈壽，入正定，這兒是一片平原。

這兒是七里店，就是說離開正定祇有七里路。一般來說，如果趕路下行的話，七里店這一站會一放而過，相反，可以在這兒歇一歇脚。

七里店有一間老字號酒舖：七里酒舖。出了名的酒醇鷄肥！麵爽湯透味，所以，也眞有不少走路的，在此地躭擱一會，燙壺酒，來碟鷄，吃碗麵。再說，還有四鄉八鎭的老街坊，生意是頗爲不惡。

今天，時辰巳是巳時過後，該走的走了，該跑的跑了，照例是個空檔時分。不過，在壁角，有個老人，醉了！伏着睡在桌子上。這種客人，時時會碰見，祇要不擾及下午的麵市，主人與小二是不會干涉他的睡眠，奇就奇在還有幾枱客；譬如中枱是三個又矮又小的黑衣人，散在他們的四週，有四張桌子，十來個客人，個個注視着這三個黑衣人。

開設酒舖，客棧的，全有三分的江湖氣，因此，也有着幾分光棍心，情形巳告訴了他！有一塲大架得打起來，即使暗暗叫苦，可又不能轟他們出門；更不能要求他們如果打架，請搬個地方！

一切好的傢具行頭，儘可能的搬了家。至少，希望稍停眞的打起來的話，儘量減少損失！這是釜底抽薪的唯一好辦法。另一方面，合十禱天，希望上天保佑，最好別打，打也希望他們一打即離開自己的舖子……還有，別出人命，不出人命，就不必上衙門，老實說；生意人最怕牽扯上了官司。

時間在過去，奇怪，三個黑衣人是根本不理會這些虎視眈眈的人，他們喝了一壺又一壺，那倒好，將他們的細瓷官窰酒壺酒盃，乘機換了上來。吃得不少，喝得更多，奇怪的是；他們硬是不醉！

至於那些監視他們的人，個個神情緊張，看來，人多的，反而怕了人少的！想必黑衣人挺厲害。不過，他眞奇怪，爲什麼不打啊，還在等人……

一陣急驟馬蹄聲傳來，人多的一面，鬨然起立，面有喜色，看來，他們等的人來了……

三個黑衣人還是不動聲色，看來，他們是有恃無恐。

突然有人進來了，不過兩個人，一個龐眉皓首的紫衣老人，一個死眉死眼的青衣道姑，有一絲驚懼之色從三個黑衣人臉上掠過，不過，很快的，一掠而過。可能沒有人能看出來。而老人、道姑一到之後，開門見山的，向三人打了招呼，如此身高體胖的老人，說出的話却陰聲細氣：「哼！你們自己了斷，還是要多費我們的手脚……」

青衣道姑是加了一句：一樣的陰聲細氣：「多費手脚，受苦越大！」

三個黑衣人可眞怪，可能他們是聾的？當然，更可能是詐作不知而巳！

老人與道姑是看得清楚，毫不怠慢，喝聲：「出手！」一瞬眼，祇見暗器四射中，叮噹叭嗟，翻枱倒櫈，尙幸酒家老闆想得週到，否則，起碼有十幾套酒具配不成套！

可是，酒具是值錢，人命更値錢啊！店堂中，已有幾個人在地上呻吟，或者，死了！三個黑衣人還是手握酒盃，面上突然多了一層桀傲慓悍之色！個個雙目兇光四射，三人分立三角，環顧當地。

一聲哈哈，一聲清嘯，老人與道姑看來是老的老，弱的弱，但是，身形如烟，也似鬼魅般，向三人捲到，三個黑人看到了二人出手，不敢托大，三人的手中倏的多了二柄晶光似電的短劍，六道電光，上、中、下三路並出，還攻二老！可是，兩老的功力，本來與三人不相上下，以三戰二，可以拉個平局，對方若無其他助力，或者可以打個脫梢，可惜，現在，二個老人是有幫手，雖然巳毀了幾個，可還有幾個沒死沒傷啊！兩老抵住三人，旁人可就乘勢踏沉船啦，有的閃身入圍，有的暗器分打！啊啊幾聲，老人與道姑巳退出戰圍，依然是神定氣閑，而他的同伴，又有二個一負重傷，一個被釘死在地下。

三個黑衣人是一個受了不輕的傷，老人與道姑是相對微笑了笑，而尙剩的打手在叫：「傷了一個，傷了一個！」

「殺手天王了不起……」「鐵面師太好身手……」的呼聲四起，三個黑衣人是咀角含笑……尤其是那個受傷的，他的笑意更濃……

「三才劍，看來，我與紫衣道兄巳殺了你們的鐵三元了吧……三元三才，三人同心，也需三人功力相等，才可發揮三元陣的威力，而今傷了一人，等於殺了一角，三元陣算是讓我僥倖的破了！你們該了斷了吧！」

「老賊婆，你自己爲什麼不自作了斷！」其中一個面上帶鬚的黑衣人恨恨的說着。

好！一聲喝，兩條人影又起，這就可看出，兩人的出手，實在幻變多采，並且出手快疾，第一次的出手，他們在衆多的同伴相助下，取得上風，現在，對方巳傷了一人，誠如他倆說的，三元陣巳有缺陷，以二個半——傷的祇能算半個，他們就更瀟洒，更順利，祇見六道銀光揮舞下，饒是六劍的出招快疾，廻招有力，本來，三元陣是上、中、下三路俱顧，你上我下，你缺我補，不想現在，一個重傷者肩頭有血，在補、廻之間，難免合不上拍。而兩個老人是目光如炬，一絲一隙的空檔，他們也不會放過的啊！

好，又一個人，爲老道姑在紫衣老人的出手相助之下，乘隙而入，一個刀手，將那個面上帶鬚的黑衣人，擊中了右肩……兩人出手極快，廻身更快，在旁人眼中看來，祇見他倆一縷輕烟上，一縷烟下的，退回原地，其實，三元陣中，巳爲其殺了兩個！

道姑是冷冷的，對剩餘的幾個同伴道：「三傷其二，你們上去吧，諒他們，巳無甚大神通……」

五人鬨然叫好，明白道姑的好意，不想他們的辛苦一塲，在穩操勝券之情形下，讓他們也分得一盃羹，他們當然皆大歡喜了。

其實五人，本不是一般的江湖道，他們個個有不弱的武功，實在，在江湖上，武功一道，眞所謂不能相差一子；不能相差一分，一子一分之間，就能要了你的命。現在，江湖道上聞名喪胆的鐵三元，果然爲兩個老人殺了一雙，剩下的一個，他們的應付是綽有餘力……

五人各按方位而進，三元陣最講究的連環出擊，更精三元四象步宮法，脚底下的功力强，手上的出招辣，殺在他們三人的三才劍下的，也不知有多少的成名人物。鐵三元殺來殺去，竟然將個武林大豪；川西唐家的小少爺唐百川殺了……好，造下了今日的殺身大禍。

唐鎭蜀是川中大豪，家財豪富，並且對江湖羣豪，各門各派全有些交情。當得悉獨子唐百川爲鐵三元所殺後，他是不惜出重資，更懸出重賞，如能代其子報仇者，他願將唐家鎭門之寶：碧玉如意相送！

這就請出了崑崙名宿殺手天王喻建，無影師太一對殺手作主，追殺鐵三元。

喻建與無影師太是再三研究了鐵三元的出手，也就是說：二人是一路追踪而來，看其他貪圖重賞的殺手，死在鐵三元的手中。他倆見八死當是死豬狗，他們祇是研究三人的眞正厲害之處，還有他們三個的不足所在。從四川追到山西，入河北……鐵三元大小卅餘戰，死在他們手下的成名好漢，沒有一百，不下八十。喻建、無影他倆可眞忍得住氣啊，兜到七里店，他倆算是看清了鐵三元的底，一出手，就此殺了一雙。他倆老懷大慰，既成了大名，又取得大利……其他，就不必管了！死了多少人，流了多少血，根本不必理。讓五個江湖朋友來收過尾，然後，對外宣揚，

如此令人聞而生畏的武林煞星，鐵三元，在兩位老人家手下，簡直是祇需二個照面，殺了！

兩人有多威風，兩人得受到如何的禮敬，又有誰會說他倆是利用別人鮮血而成的功？哈哈……

得意之至，一個撫髯微笑，一個是傲視戰圍，崑崙派憑他兩人，在中原道上，豎起了招牌！

鐵三元又如何？他們當然明白，兩個老人是憑仗着人多，而自己又無法照顧全局之時，爲兩人乘虛而入，殺了一個，再殺一個，不錯，三人是同門學技，三人是共進共退，三人在戰場中，心靈相通，多年來從未吃過跌，也因此，將個江湖武林道，看得輕易簡單，什麼樣的禍也敢闖，什麼樣的人也敢惹。今日，哼哼，却讓兩個老人不死的因殺自己而成名！

「老二！你走！」老大在叫，老三却點頭附和：「報……仇……」兩字出口，兩人的刀柄短劍，已擋開了三般兵刃，老二可聽得明白，不過，他看得更清楚：「老大，老三，今天，殺一個是一個，想報仇，不成了，兩個老賊……守住咱們呢，咱們功力不如人，死得不冤枉！」

「冤枉，冤枉，十分，百分，千分，萬分的冤枉！三個王八旦，死了還不知，更加潑天潑地的大冤枉！」

石破天驚的說話，令在場人個個凜了一凜，誰啊！聲音如此的難聽，宛如山嚷鬼叫，叫他的冤枉！

「我說喩建，無影……你們該走了……或者，算是我向你們各位討個情……賣我的面子，今天，讓他們走……」

幾個人幾乎氣煞，此人看來吃了燈草灰，放他娘的輕巧屁。我們費了多少心血，並且，死傷了幾乎一大半的人，還得放他三個人走？你算老幾！你是誰？武林至尊？」

你一句，我一句，好，你們顧住了口，難免這出手方面有些疏忽。鐵三元雖說二人受了重傷，尚幸其中中元還在，其餘天元，人元兩個是勉力猶可爲……所以，這五個人的出手，爲三人阻在圈外……現在，願說願打，幾乎爲中元的出手傷了一二個！

其中一人已看出說話的人，是個老人，一張白慘慘的臉，一雙倒掛眉毛，一張苦哈哈的咀！看來看去，不像個江湖中人，而是個死了十七八個家人的苦主……還有，他好像宿酒才醒，眞是放他的屁，這樣個糟老頭子，來干涉這種刀風劍雨的事？老頭兒，你與我住口！

唉，老兄，你可忘了，你一走，五個人祇剩四個人，而鐵三元在拚命啊，「噗」的一聲，其中一個殺手，莫名其妙的，讓中元的老二一劍插中了心口！啊的一聲慘叫，跌出戰圍，好，這一來，可令個江湖客發了火，將口毒氣，全噴向了那個老人。全是你多口，糟老頭子！看刀！一刀砍去，老人看來是讓此人的舉動給嚇傻了，雙手捧頭，大叫一聲：「殺了人啦！殺了人啦！」

江湖客可怔住了，自己這摟頭一刀，少說有幾百斤的勁力，那會——呃！奇怪，刀劈下，好似爲一股莫明其妙的阻力阻住！想收刀看個清楚，唉！刀！生了根啦！攪什麼鬼……呃，拿不起來了？

那邊閒立的喩建，無影師太可看出情況不太對，不必理老人如何？現在，看來三元陣是未破，反而爲人引走了一個，又死了一個！哼，將來，自己的豐功偉績，該由誰來代爲宣揚？先殺鐵三元！兩人身形一動，兩縷輕烟般奪入，一陰一陽，兩股勁力向鐵三元捲到。照道理，祇有一個中元未傷而已，自己兩人煉就的玄門勁炁，應可解決了中元。因爲，三人的功力，他倆是心知肚明，可是，這一次，不對！有一股說話不出的動力阻在前面……

兩人也是心意相通的啊！一時發覺有阻力，好個崑崙雙秀，一個大翻身，「五龍升天」在前，「蒼龍入海」在後，兩股其勁無比的玄炁，借這一翻身之力，滾滾而來。嗨……撞了鬼，那會這個樣的，兩股勁炁，前後交錯，是誰？鐵三元能分力相抵？

啊，一個死眉死眼的老人，一手指天，一手指地，輕輕鬆鬆，平平常常，這是什麼功夫，這又是什麼招式？竟然可以抵禦自己兩人的數十年苦功煉成的玄門罡炁？不對，老人的阻力中，依稀有一股內爍之力，兩人如果巳收招斂式，極可能將兩人的功力爍蝕。兩人不禁大吃一驚，匆匆翻身躍開，可是，眼前又見人影翻動，一聲聲慘叫，一條條人影擲出，那三個圍攻的江湖客，不知什麼一來，爲人摔出了店舖……

「走吧！走吧！」是那個死眉死眼的老人在說，語氣十分柔和，好好哄孩子那個樣，而三個被摔的人，也不知什麼攪的，非常聽勸、非常聽話的走了……走的非常的快。

崑崙雙秀可弄了個目瞪口呆，他倆心中明白，這個死眉死眼的老人，可能比自己更鬼，也可能和自己一樣，一直跟在自己的後面。

他如果沒有十足的把握，他不會出手，出手了，分明巳了解自己的缺陷所在！不能打！不能貪一時之利，而渾忘一世之害。雙秀不愧爲雙秀，紫衣老人祇是冷冷的笑了笑道：「道友何方高賢！」

「高是不高，賢更不賢，希望你我後會無期，請，請！」

好個雙秀，不言不語，祇雙雙一拱手，離開了七里酒舖，鐵三元是感激莫名，老人則哈哈一笑，拖了三人走了，至於傷死之人，他們不理，實在，他們那能理得週全。

風和日麗，在離石，有四個人，各人騎了一匹馬，其中一個是死眉死眼的老人，不過，老人的神色十分嚴肅，而其他三人，對老人可是萬分的敬重。進了城，找到了個客棧，開了二個單間，一間是老人的，一間三人合住。

深夜了，三人爲老人叫住——

「老大，你一定覺得奇怪，爲什麼我不救呂梁七怪。」被稱呼爲老大的是恭敬的點了點頭。

「爲什麼我救了你們？」說到這裏，老人面色微變，而倒掛的眉毛，突的雙挑而起，眼神如冷電的射向三人。「我救人，哼哼，如果沒骨頭的，我能出手？我能

救？老夫一生，最恨的是；臨危苟免之徒，當時，你們中，祇要有一人說句軟話，做一半件沒有骨頭的事，哼哼，看老夫能出手否？」三人倏的有所驚悟。老人，可不是一個簡單的人！並且，更可看出，老人一定有其打算！而自己，算是爲其套中了。

「你們隨時隨地可以去，老夫不喜挾功陷人，如果，你們以爲老夫別有企圖，各自請便……」

「不，老恩公！」

「我根本不喜爲人稱呼恩公！」

「唉，老人家，那你說，我們該如何稱呼您哪？」

老人的眉毛漸漸放下來了，又成了個死眉死眼的樣，並且，一陣愁意，升上了面……看來，老人有他的心事在。三人不禁大感奇怪，說實在話，三人本來是天不怕，地不怕的桀傲不馴的江湖豪客，在黑店這一場打，令三人有了個懼意，也領教到强中自有强中手的味道，崑崙雙秀是三人的對頭，而老人，三人祇有四個字的定評：「深不可測。」他們希望能追隨老人，因爲，三人的師父在羽化時，曾諄諄告誡，他山之石，可以攻錯，何況；此老之功力，高出三人多多？

別看三人狠傲，可也眞能服善。他們之對人誠敬，對事大胆，成了個正比例，他們可以不顧死活去闖禍，他們可不會作虛裝假的胡弄人，他們對老人之恭敬愼重，是眞的，出於本心的！

他們希望追隨老人，所以，對老人提出的隨時隨地可分手的提議，傻了眼！三人同時的跪地叩頭，老大更是聲音激動的說：「前輩，不是您老人家救了我們，更不是弟兄們希冀托庇，是我們敬佩您老人家！更可以說：是您令我們更入武技進一步之境界！弟兄們資質淺薄，當然不堪爲高人之門下，祇是先師……」老大更爲激動了：「要我們行俠仗義，更要我們造福武林，可惜，我們看到多少個盜名欺世之輩！我們殺……然後，我相信我們會被殺，不過，不理它，反正，我們能殺幾個就是幾個，即使鐵三元，三才門毀在我們手中，先師不會怪責我們，他曾經說過……三百年前，又幾時有過三才門，三百年來，三才門又做過些什麼眞正轟傳武林的俠義之行——多我們這一門，其實不多，少了，又怎會可惜！但是，先師再三叮囑，不可拘泥於門戶，更希望我們取人之長，補己之短，他老人家說：孔夫子的說話，其中大有其理在……『朝聞道，夕死可也！』我們弟兄不才，可不敢忘了先師之囑咐——」

老人靜靜的聽，突然，他阻止了老大的陳詞，微微一笑，說道：「你三才門中，根本有眞金在！」然後，他不再言語，揮手示意，三人可也眞聽話，乖乖的走了出來！

「我三才門中，根本有眞金在！」三人在嘀咕，老三是微微一笑道：「此老不可思議。」三人本來心意相通，自此各有所悟，三才門的確是有眞金在。

人鬨聲，笑罵聲，慘哼聲亂成一片，看看清，一個年約十四五歲的男孩，死命護住個十來歲的女孩，幾個身强力壯的漢子，圍了個圈子，將個小男孩推來推去，看熱鬧的人是笑，而孩子眼中有淚，不到眞正的受苦吃痛不住，他咬緊了牙忍！

有幾次，他被踢了個翻身，孩子是先將自己摔跌，他不能叫那女孩受苦！

看來壯漢們打也打膩了，踢也踢乏了，鬨笑中，走了。除了那個頭兒——這是個公子爺的打扮，武生巾，玄色緞的衣靠，鸚鵡綠英雄氅，再加上那英挺的面容，可算得是少年英雄，意氣風發。不過，有些欺凌弱小之嫌。現在，他可是對那個面青鼻腫，滿身血汚的孩子訓話：「以後，少讓你公子爺看見，我打死你，要打官司，打得你不死不活，哼哼，我可有這個本事！」說罷，揚長而去。

孩子是癱了，本來，還在掙扎，挺傲氣的，他們那些人走了，他可也爬不起來了，那個女孩子在飲泣，在替男孩抹血，抹泥——男孩子正仰天而躺，難免，有幾顆淚……

「哥哥，我們爲什麼不走！」

「走不脫的！」孩子的聲音也啞了，給打得眞厲害！「妹子，我們是該受苦受難，總有一天，他們會將我們打成了個殘廢，不如此，他們永不會放心，就像老賊所說，『寢不安枕』。」孩子說到這兒，他是莫明其妙的笑了，「妹子，你放心，哥哥就是死，也得保護你！」

「你能嗎？」一聲陰惻惻，冷冰冰的語聲，傳入了兩個孩子的耳中！

小男孩突然翻身而起——也不知他那來的精力，他看清了眼前是個陌生人，心中一凜：「您——您是誰？」

「你的寃家對頭！」

「我——我們……孩子們……同你，那會結仇，結寃……」

「是你的老子——！」

「喔！」男孩子不出聲了。

陌生人是冷笑一聲，一手抓了那個女孩子，女孩子分明給抓痛了，她！開始哭了！小男孩突的躍起，雙手一抱，抱住了陌生人的腿：「放下她，放下她！」

「我會嗎？」陌生人也不知什麼一來，將個男孩子也抓了起來，本來男孩是死命的抱住陌生人大腿的，可惜，陌生人出手奇特，他一把抓起男孩時，男孩雙手全失了力，自動的放開……然後，一手一個，抓起一對小男女孩，走了——可是後面有人在叫：「是誰，到孟家圍放肆？喂，你將這一對男女孩抓去幹什麼？」

「報仇！老耿死了，哼，殺他子女，也消消我心中之火！」

「你尊姓大名？」

「練善正……」

哦，後面沒了聲音，分明，聽了練善正的姓名，他們是有所聽聞——追來的，就是那個少年公子，他是冷笑了笑道：「耿師伯，這正是天報應啊！想不到你的老對頭來討債，哈哈，這可不能怪我們了吧！你絕了後啦，這大百截譜，該落在咱們孟家了吧！哈哈哈——」

孩子倆可不清楚自己——該如何下場，也不知走了多少時候，更不知道走了多少路，終於，在天將黑時分，進入山地，來到了一座山神廟中，小男孩是哭了，因爲，他預感到自己，將死於這個幽靜荒凉

的小廟中。

「大叔！」男孩一落地，先開了聲！

「怎樣！」

「首先，我不知先父與你有何仇恨，當然，我，也不會要求逃命！」

「你根本逃不了！」

「可憐，您可憐我妹子，她才祇十歲，她——」

「她不會死！」

小男孩一聽這四個字，他好像拾到了寶那般，他叩頭，叩頭，又叩頭——

「可是，小子，你別高興得太早，我會將她賣到窰子裏去，哈哈哈，讓她做個窰姑娘！」

小男孩怔住了，他是瞪起了一雙紅眼，他咬緊了牙關，他——突然，又跪下了！哭求着陌生人：「大叔，你大可將我殺，將我千刀萬剮，讓您出氣，您能不能饒了我妹子？她已經夠可憐了啊！大叔我該死！我不求你，放我……」可憐，孩子祇求自己死得慘酷，而希望憑此能脫妹子的危難！陌生人笑了，笑得那麼陰沉：「我將她千刀萬剮，放了你如何？」

「不，不——」突然，孩子像發了狂一樣，推妹子走，要她逃，他可是阻住了廟門，他拚命了，可憐的孩子，但是，他祇是虛火上升，他僅僅乎逞一時之意氣，他能對付那個陌生人？而他的妹子又能不能逃得走！孩子，昏厥過去了。

迷迷糊糊的，不知道多少時候，男孩子醒來了，眼前一片黑暗，第一個念頭，他已經死了，他已經墮入了地獄，他可是哭了：「妹子，妹子，唉！你沒來，那可好，你沒死，哥哥沒用，哥哥沒用，善心的大叔，求求你們，放了我妹子，我不恨你們，我保佑你們！我——祇求——」大哭了，孩子心中祇有一個妹子，祇關心妹子的平寧安逸。

火先起，四週火亮，孩子幾乎嚇了一大跳，但是，他第一眼看見了妹子，他大叫一聲：「妹妹——」撲上前去，他死命的抱住了她：「也好，也好，咱們，死在一塊兒，咱們受災已滿……」

「尊者，你以爲如何？」

「至性至情，值得栽培！」

「遵命！」

兄妹兩人可不明白，此地那來的尊者，還有，誰遵誰的命？

眼前，突見那個陌生人，祇見他眼中有淚，可面上透露出笑意。他死命的抱住妹子，他滿面哀求之容，他根本說不出話來！

「孩子，你餓了吧！」邊說，邊見他遞過一隻鷄來。燒得挺香，挺入味，他是餓了，他相信妹子更餓，又何況妹子是喜歡吃燒鷄的啊，先不理他，吃了死，死也做個飽鬼。他接過了鷄，連聲道謝！可是，一撕，先將兩只鷄腿撕給了妹子。看他那個關顧，照料的勁，陌生人幾乎又掉下了淚。是的，他是個殺人不眨眼的湖海豪客，但是，他是人，他更具備人心，童稚天眞，如此友於敦厚，試問，他那會不感動？

「你爲什麼不吃？難道不怕我鷄中有毒？」

「如果有毒，大叔，你是成全了我們，反正，我算計過了，我們鬥不過你，先父作孽，子女受報，死！千刀萬剮是死，吃毒藥也是死！」

「好小子！如果，我不殺你們……」

「大叔，我早就說過，做牛做馬，我……說過沒有？大叔，你高抬貴手，你！」男孩飲泣着，叩頭，叩得頭破血流，流得滿面是……唉，第二次啦……

「好，我答應不殺你，但是，你得答應我一件事！」

「一百件我也答應……祇要我不死！我……」

「殺孟海蛟一門！」

啊！孩子可怔住了。不錯，自己是恨極了孟家，他們用陰謀殺了自己的父親，但是，父親又何嘗沒有取死之道？他納了孟海蛟之妹作了偏房！孟金花生了個孩子，就害死了父親！然後，虐待自己兄妹兩個……他們根本是謀奪先父的大百截譜！他們要逼自己死，自己找死，非但奪譜，更可奪產；否則，師門的至交，眞能打不平，找上門，他們何必再負惡名，自己想死，而保存妹子，他們如果打死自己，勢必會引來前輩叔伯，妹子會照自己的說話，期望脫出孟家，保全性命……現在，唉！孩子是怔住了。

「何不殺孟家滿門？至少，孟家阿姨生的孩子，他——也姓耿啊！」

「好！」陰暗處有人喝采，然後，耿家兩個小孩離開了呂梁山區！

孟家堡中亂了套，大百截譜不見了，明明是在孟海蛟煉功房中的啊，那會不見了？孟家堡中高手如雲，孟氏兄妹倆，本就是江湖上有名的飛賊大盜，尤其是孟金花，人稱飛天玉燕，十年前過的是日行千戶，夜走百家的盜竊生涯。手底下着實來得，何況，生得貌美似花，江湖上情人不少，而情人們個個有所奉敬，有的兵刃，有的暗器。嗨嗨，江湖上可又是個怪地方，一山還有一山高，莫明其妙出來個小和尚，將孟金花幾乎打了個走投無路，就在這個時候，耿杞路過，誤以爲小和尚對孟金花意圖不良，他又看出小和尚功力極高，憑仗他的百截手法，救了孟金花脫出危地——

耿杞想不到孟金花是脫出了危地，他自己却走入了個死地，孟金花生得本就美貌，再加心中有意，將個耿杞引入了彀。耿杞以爲老來艷福，其實，眞應了色字頭上一把刀，耿杞納了孟金花，可得罪遍了自己幾個生平好友。待得孟海蛟還來，耿家園變成了孟家園，老耿也就在色、毒雙侵之下送了命！

孟海蛟算是坐得了耿杞的所有。

不料，今日，竟然是人在老虎頭上拍蒼蠅，大盜世家眼底下出手，偷走了孟氏兄妹視爲拱璧的大百截譜！這可不得不令孟氏兄妹有所震驚，難道是老耿的朋友來報訊，要他們好好的，不得肆無忌憚！

孟家堡中人，開始坐立不安了！

× × ×

一輛大車，三匹馬，經過了太行山！

天色可越來越黑，一個蒼老的聲音在拉住了駕車的馬，三騎馬背上的人，立即過來，打開了車門，很小心的抱出了一男一女二個小孩。

四週是荒野，幽僻的山徑，可是沒一個人提出反對的意見，駕車的老人看了看四週，然後，揀了個較空曠的所在，一塊較乾淨的山石坐下。

騎馬的也將馬匹拉住了，車中的男女兩個小孩是提出了個包袱，打了開來，哈，有酒葫蘆，有乾糧，有一個小荷葉包，孩子很恭敬的，將荷葉包中的熟肉之類，呈給老人，自己則喝水、就乾糧，吃得挺香……

「桓老大……」

那個面上有鬚的黑衣瘦子站起來，應聲……

「我已囑咐過你們！」

「是，晚輩們出自至誠，你老人家爲了我們，已經受了不少委屈，如果，呃，前輩，我——」他說不下去了！

「爺爺，是磐兒的主意，爺爺！是我……留下些酒食，是我們特地留給爺爺您的！」那個男孩在說。

「前輩！您吃罷，眞，我們，哈哈……」這笑聲中含有感動，激情，各種各樣的至情至性在：「我們的命！也是您的啊！前輩！」

「好，全部坐下，桓老大、褚老二、常老三，還有你，如磐，如玉，唉，咱們爺兒幾個，相處短的也有八個月了吧，長的，已有二年多了，我不是個稀罕做什麼主者、掌門的人，我希望大家一樣，用不着你抬舉我，我壓唬你——爲了這個，我走——我脫離了一切。

「我看到太多不平，唉，反而我看到了太多的不平，因此，我得相信眼睛，我不能相信耳朵，還有，眼睛，有時還能上當呢——

「你們三個，就幾乎讓我上了當，而今你們幾乎喪生在七里店，幸虧，我最後的一刻，我發覺了他們，全是爲了另有所謀，我出了手！

「別以爲我是個了不起的人，還有，我要你記住一點點，這可是我救你們一場的眞正用意，別對我歌功頌德，必需救人——救其他的人！」

「前輩之言，我們銘記在心！但是，前輩，您——不是要趕我們走吧！」

桓老大提出這個問題，大伙兒可個個跪下了！他們的意思很明白，老人不可放棄他們——不論刀山火海，不論天涯海角，他們得追隨左右，他們不能走，也不肯走，尤其有耿氏兩兄妹，孩子是挺要强，當老人代他們找回了大百截譜後，盡心指點，兩小兄妹發覺老人教得比自己父親更透徹，更有力。但是，老人是萬分的誠謹說：百截譜有它的難能可貴處，不過，必需輔以五龍金剛功——目下，老人正在傳授兩小煉功……

鐵三元看得更清楚，老人要求兩小極嚴，極苛，但是，兩小在哭，在各自勉勵，然後疲極而睡時，老人却分明在用他積聚數十年之神功，助兩小打通各關節、穴道的沮滯，當他用功相助時，老人必定派三人外出辦事……桓哲玄也是一時不慎，聽不明白，折回詢問時，爲他發現，這樣個剛狠不馴之徒，也忍不住流下淚來！

誰也該知道啊，用功助人，自己可能會毀了！而形如大病却是無可避免，也難怪老人近來，時時氣力不繼……原來是爲了別人……

他又想起了老人對絕招這「絕」字的解釋。

「那一派，那一家，那一式！那一招，不是『絕』的？如果沒有用，如果不是承上啓下，如果不能尅敵制勝，試問，先輩人能白紙黑字的記下了？一招之學，一式之練，能全力貫注，全神投入，招招式式，全是絕學！」

這一番說話，令他三個打開了新的一頁，果然，他們發現自己的疏忽處，不是三才門的招式無用，實在是自己尙未全神投入！忽略了其中的眞正狠辣所在。

誰肯如此的無私相授？誰肯如此的坦誠相教……

爲了老人的無私，他們對耿氏兄妹，十分看重，也無條件的代他們餵招，有時更解釋運氣轉功的原理，不過，他們也領略了百截譜中的奧玄妙則，八個月，其實，比一般習練的，八年也受益得多，爲什麼？因爲，有這個老人在領頭……桓哲玄是感激不盡。

三才門是明白了老人可尊可敬，耿氏兄妹更對老人視爲親人，因此，試問，他們能離開老人嗎？

老人苦笑了笑道：「不離開我！唉，對你們有壞沒好處，爲什麼我從不教你們其他武功，爲什麼我帶你們東走西轉彎？我在避人啊！」

什麼？您老人家在避人？避誰？

桓哲玄哈哈一笑道：「前輩，慢說我們的命爲你所救，即使陌路相逢，不！即使同行一番，以您老的爲人，叫我們上刀山，入油鑊，我們也心甘情願！」

褚老二浩生更激動，他幾乎馬上要與老人對頭！決一死戰，常風山常老三是不發一言！不過，從其面色看來，他是決定了與老人共生死，同危難。

「你們可知我來歷？」

沒一個人知道！

「好，我講給你們聽，我乃雲南邊境百毒峯的阿修羅門下，酆雲卿！」

哦，原來是卅年前的阿修羅宮中的第二尊者，現在，已成爲阿修羅第二長老的酆長卿。阿修羅又如何，是啊，信佛的，對佛家經典有修養的，他會明白，阿修羅是天神的對頭，是魔王，是介乎天人之間的邪神，也祇有他能掀起與帝釋的戰鬥，可惜，它時時是失敗者……

可是，帝釋又如何？他所代表的天神一面，眞的是美好，光明了？不見得。

三才門是道家，因此，對佛家的理論有進一步的研究，他們時時將天神與凡人相比較，而帝釋所代表的天，就是有權，有勢的執政者，那麼，試問，有幾個朝代，幾個年代是清平和宇的？反而，代表天神的權宦豪門，是剝奪平民，苛壓百姓的忘八旦！

該反的一羣，因此，他們對阿修羅反而寄於同情。

桓哲玄突然左肩一擰，右手極快的一柄短劍插入了左臂！紅光一現，而血立即爲其快手點住，這是阿修羅的入教式，以血餵魔！

幾聲歡笑中，噗噗兩聲，褚浩生、常

風山照章辦事，各各釘了一劍……耿氏兄妹根本不懂這是爲什麼，但是，耿如磬沒有耿如玉伶俐，她雖然沒有劍，可她能取三位大叔的劍啊！毫不含糊，取劍，插劍，如磬一見如此情形，他心中倏有所明，也來他一劍。

老人神色莊重……他不能出手阻止……須知，阿修羅教的教規是：不可强人入門，也不可强阻入門……

「跪下……」

老人從來沒有如此嚴厲過，而今這兩個字，可以令天地變色，五個人是再不怠慢，個個匐伏在地……

「不受人勸，不受人阻！神與魔合，魔與天合！東土開宗，爾等其爲第一代——」

五人閧然應聲，老人手指如風，姿勢優雅，一點一拂之間，五人的五柄短劍，爲老人手指用勁彈出——而嗆然五响，五柄短劍已爲老人手掌吸住，老人沉聲說道：「五柄法劍，不能發還，如若還劍，修羅除名！」

五人心頭個個一凜，分明，這五柄劍是他們入門之憑證矣，不論如何，五人心中別有感想，至少，他們已是阿修羅的第一代弟子！奇怪，阿修羅教已有數百年的歷史，那會——自己依然爲第一代。

老人不再言語，六人團團圍住，聽老人第一次說法講阿修羅道……

五人個個心悅誠服、其實，阿修羅道何嘗不及佛法，祇是阿修羅道不期望別人來信，來近，還有，阿修羅道比較走偏鋒，近極端，其他，他們比佛家更重犧牲……阿修羅門下決不會開設道場，誘使善男信女施捨佈施，也不會設下什麼天堂地獄，牛首阿旁的嚇唬世人，阿修羅有不少是大財翁，他們的財富來源，取自地下，掘取藏珍……

唉……大概這個原故，阿修羅門下，爲人看來形跡可疑，掩掩閃閃的，其實，天下有多少人能見利不貪的？爲了錢財，天倫尚且可不理，如有大批寶藏之被發現，不鬧個天翻地覆，能完事的？所以，阿修羅也唯有獨善其身。

不過，阿修羅門下本身却並不奢侈荒淫，他們取本身該取的，服食飲用，取本身該受的，其他的，帮助世人，同登彼岸，對這批費用，他們却毫不吝惜，誠如老人所說，苟義之所在，命可捨，何物不可捨……

這就是阿修羅道……有沒有假阿修羅之名，而行外道之實的？老人沉聲道：「這是吾道之不幸！目下，予的躲避者，此輩人也！」

明白了，也就應該不理彼等，吾行吾素……

星光閃爍，月色迷朦，一片慘淡的氣象。

慘淡景色下，更有慘絕人寰的事——只見一個披頭散髮的女子，一身單衣衫褲，卽使是單衣衫褲，也是東釘一塊，西補一片，更何況，再染上了幾點血跡……看來更爲令人鼻酸，女子臉上有淚，不過，已凝住了，反而咀角有笑意，笑得如此驚人。

跌跌撞撞，踉踉蹌蹌，她走啊走的，走到了村頭，走了個大宅院前！

那座大宅院看來還挺有氣派，而且，在這樣個景象下，那個黑洞洞的大門，就像一個大口……比門前的一對石獅子更怕人。

女子走了上前，她拚命用力掀打着門環。

「開門，開門！」

誰也不來理她，可是，宅院中却隱隱傳來了呼吆喝六的笑語聲……照例，他們該聽到打門聲，可是……充耳不聞，其奈彼何？

女子突然又笑了！然後，她退後幾步，突的湧身上前！分明，女子想一頭撞死在大門口……

「大娘，幹什麼啊！」

女子撞在個軟呼呼的人的身上，又聽到了個女子聲……她一個忍不住，號啕大哭起來，那個姑娘可好，挺溫柔，更柔順的撫慰着這個女子……慢慢的，慢慢的，將個女子可勸得順了氣。

「我……死在他們的門口，反正，我也沒面目見人，反正……我也祇能……」

「人，好死不如惡活啊，大娘子……你……」

「我……我是大娘子，我……哈哈哈！」女子笑了，祇是笑，笑得反常，姑娘可是看得清楚，她本來想出手點穴，遠處却來一聲可憐的叫喝：「小玲，玲子！」一個莊稼漢，步法不穩的走啊，叫啊，他聽到了笑聲，他也看到了女子，他飛也似走來，撲上前，抓住了女子，拚命的搖啊晃啊，「玲子，玲子，別想不開，別想不開啊，誰叫咱們窮，誰叫……」也不知什麼攪的，他可是「劈哩啪啦」的打自己的咀巴。

「這位大哥，看來你是認識這位姑娘的，你看，她穿得如此單薄，雖說秋天，也不能如此，深秋夜風……」

大漢是明白了姑娘的說話，他立即脫下了自己的破大褂！罩住了女子，他祇有笑，女子祇是傻笑了，在姑娘的勸解下……將他們勸上了路。

世間，那有平等相處，人人相安無事的，相反的說，世間却多的是不平事，錢，可以令人伎以爲惡，錢，可以令人迷失本性，玲子，就是個被錢糟蹋了的姑娘！仗錢作惡的，可竟然是武林世家子弟，萬勝刀和家的和大少爺，人稱金刀銀鏢和兆興。

提起和家，北五省可是聲名喧赫！和家雙老已多年不問世事，享清福了。現在當家的是和老二的獨生子和慶龍！和慶龍生下一子二女，兒子就是那位大少爺，二位姑娘，一位嫁了鞭王尉遲環的兒子尉遲金鷹，一位嫁了七省總鏢頭，神彈子蔣君宏，因親及親，因友及友，和家之勢力可就越擴越大！

提起冀中和家，黑白兩道全得翹起大拇指，喝一聲采，唉，眞的內情如何？天知道！

和兆興是個花花公子，當然也有不少的走狗跑腿，但是，誰也想不到，和兆興最得力的兩位是江湖前輩，沒羽箭石欽！鴛鴦胆江苞，其實，江、石兩位却是欽譽江湖卅年的前輩英俠，可不明白！和兆興在他兩老的指導下，會做出如此的事來！

强姦了余小玲，逼死了余小玲的哥哥余小個子！

姑娘陪了小玲回到余家，這才看見小個子可死得慘啊，喝了鹽鹵，死得瞪眼口歪，問清了，唉，還是人家强灌下去的，爲什麼，預備倒打一耙，和大公子那會强姦個農家女子，是他們意圖訛騙……如此而巳。

姑娘在冷靜的聆聽，然後，她走了……唉，也是正巧，剛剛出門，天，巳大白，又一天的早晨開始，可門口來了幾個人，看得清楚，是武林中人——爲首一個年才卅左右，油頭粉面，一身花俏打扮，自稱是和大少爺的好友，直隸金牛劍李伯飛，他是來看看小玲子，哈哈，他說，他喜歡揸個二攤……又說什麼小玲子挺什麼什麼，可恥，可惡，不過，他一見那個姑娘，他的眼放了光……說什麼！小是小了的，可小……的別有趣味……再說：小姑娘生得眞俏，眞……」

來的幾個人，可起了哄，說什麼李大爺，那能跟主人爭先？反正，在此週圍萬里，有好的女子，一定得由和官領個先……否則，能成嗎？

好吧，讓和官佔先，來先把她給扣了……姑娘可急得面色大變。好說歹說，她的大哥可不太好脾氣！並且，約定在前村會面呢，不能……陪他們去，請他們原諒。可惜這番說話，祇不過讓他們多笑幾次，如此而巳……

後面，又有嘶叫聲，拉扯聲，哭聲，笑聲。可憐，那個農民大哥讓他們七推八踢的倒了地，小玲子可傲然的跟了他們走，還算好，幾個惡奴對小玲不客氣，又拉又扯，又摸又撫的，下流無恥的動作全出齊，對於姑娘，或者是怕和兆興——可不敢來這一套。姑娘面不露色，可心中對那個和兆興更爲不滿！

進了門，有人請大少爺！不想大少爺有貴客到！稍停再來！至於小玲子，因爲李伯飛也需陪客，將她與姑娘一起押在一起！交付兩個武師看管也就算了。

美人毒蛇　纏夾不清

三更時分，和兆興帶着七分酒意來了……可是，他首先看到的是，兩個手下滿面含笑的，坐在那裏，爲什麼見了大少爺到不起身迎接！推一推，好，不推猶可，一推，倒了！再看看清，壞了，兩個傢伙什麼時候斷的氣？送了終的？

李伯飛大叫一聲，他搶步突入，一看還好，美人尚未走，呃，別也巳死了。上前扶起，一探鼻息，沒事……他笑了，笑得如此高興，一手扶住玲子，不知什麼的，李伯飛笑了！咭的一聲，倒了，將個小玲子依舊放倒在椅子上，自己是帶着笑容！慢慢的——倒下了。

「修羅指！」有人叫了一聲，和兆興聽清楚是江老的提醒，不由心頭一凜，什麼？小玲子會這種指法？不可能啊，否則，昨夜，他不是該爲她一指送命……

江苞是橫身在和兆興前面——看出此公對和官的關心，雙手作揖道：「不知修羅門下，那位尊者駕臨……小老敢代此地主人奉請……當面一談！」

你說你的，根本沒有接下文。奇怪，江苞自命爲博學多問，江湖上有名的千里眼！自己決不會看錯，笑着死，而且，李伯飛分明是爲小玲一指點中心脈重穴……然後面含笑意而死的，江湖道上，有七十二種指法，少林門中佔十八種，武當門中有十八種，中原武林的指法，决跳不出這兩個大派，西域有四種，而其他二種，爲修羅門中所有。但是，修羅門中的二種，却爲中原武林道深爲畏懼，因爲，他們的指法，與衆不同，非但指指致命，而且，殺人於無聲無形。

明槍易躲，暗箭難防，何況，修羅門中的指法，最能致遠！據說，他們有五龍金剛功相輔相助，因此，比中原任何一個門派的指法陰狠毒辣。

不過，小玲子是個農家村姑娘啊，她那會這種修羅門中的神功的？他！眞有些爲了難！

江苞示意第二個手下在扶起小玲，試問：親眼目睹的事，誰又不怕死了，叫他去扶小玲，這不是叫他去送死？當然面有難色，不想江苞是微微一笑——奇怪，那個手下一見笑容，他是再不敢逡巡不前，立即快步走近小玲，一手搭起小玲的左手，放在自己的右肩，一手——「咭」的一聲又笑了，可憐——倒了……死了。

莫非中毒？

有人說話了……而羣情騷動！中毒！可能的啊！至少，江湖上的下毒專家，大有這種本領，無論何地，祇要你與其媒介物接觸，對不起，你……有難了！就如現在那樣，死了……倒了——這不是什麼修羅指！是中毒！

可是，誰是下毒者？如此高明的下毒者，决非泛泛無名之輩。而和家，又幾時與毒物爲伍的門派結了仇？莫非小玲之事，令他們看不過眼，打抱不平，唉，他們這批人，極少到中原來的啊，說實在話，就算請，你們也不能請他們來到啊！

人，巳死了兩雙，說出去，豈不笑脫了牙？冀中和家死了人，他們可連個名堂也說不上來，請問，以後還得在江湖上稱字號不能？

和兆興可忍不住氣了，他自己排衆而上，江苞一看少爺發了少爺脾氣，這不太好，一把拖住，低聲說道：「和官，您是千金之體啊，千萬不可自闖虎穴！」

「那該怎麼辦？算了不成？僵在這兒不成？」

話是說得不錯，眞的，江苞他自己也沒個好辦法。和兆興的詢問，他祇有苦笑的份，他除了勸阻和官不可涉險外，也眞說不出個好辦法來。

「啊呀！你們！你們——做做好事……放我走吧！」

好，這一聲嬌呼求救，可算打開了僵局。啊，人們可想起了，今天，有那麼個十四五歲的小美人兒，和官之來，就是來看她的啊！啊！好，眞美，眞俏，說一句仙露明珠，實在恰如其分！美！連個和官也看傻了眼！「哈哈，想我玩過多少個女子，可從來沒見過如此個美人。」

一開口就是粗言俗語，小姑娘又如何？她是天生的好脾氣，她從不發火，可能

她也發不出火吧！一見和官的氣派，她算是看見了個頭兒……「公子爺……你做做好事吧，請他們放了我……我哥哥在前村等我呢！」

「做做好事，哈哈哈——我說該你做做好事才眞啊……小娘子。」

常言道：色胆包天啊，和兆興見了如此一個小美女，他是連自己爸爸姓什麼也記不起來了，什麼「修羅指」、「中毒」，一概的不理，他目前所看到的是；一個美得幾乎令自己憚忘一切的美人——在他眼前——一定得到手……一定要得到手。

江苞他可是老謀深算啊，他是亦步亦趨的，看住了和官，他相信，這個小女孩決不是一個普通的女孩……她可能會出手，他得有所防範……但是，眼前一花，只見小女孩子是一個踉蹌，她摔倒了，她在叫她在求……不過，一個不留神，摔跌在地，你看她那種吃驚的神色，可憐，可愛……她在抖，她大眼睛中開始有了淚……越看越不像是個好手。

唉，江湖上，幾時有過那麼小的好手……自己眞是在嚇唬自己呢……該放心！

「你們出去——統通出去……」「和兆興在下命令，他的眼睛中閃耀着可惡的火花，滿臉是笑，而咀中流着唾涎，像隻荒野中擇人而食的野獸……「哈哈……」笑得多麼的可怖……也笑得多麼的得意——

突然，他一個回頭，見那些手下，連江苞在內全沒走，他是一個虎跳，一聲怒吼，噗噗連聲中，可憐，那幾個被點中者，個個在笑，而一個個倒了下來，有幾個看出情形不對，奪門而走，而和兆興又是一聲長嘯，他宛如一個魅鬼的，跟踪而上，手起指落，一個又一個，在笑，在倒地，他們到死之前還是弄不明白，爲什麼死在和大少爺的手下，他們祇不過慢一步出門而已。

和兆興可發了瘋啦，一路的叫將出去：「統通與我滾出去……統通與我滾出去……」一見人，不客氣，就是出手一指，被指的，只是笑——笑了一笑，倒了——死了。」

這一來，可就亂了套，和兆興是發了瘋，亂殺人，誰也不會明白，他是中了什麼瘋？還有，他那來的指法，和家以金刀銀鏢享譽江湖，從不研煉掌法，指法……什麼攪的……什麼攪的？

尚幸江苞未死，他始終在和兆興之左右，並且，他武功高，更擅於小巧潛踪之術，本來，他已有些明白，但是，現在，和兆興的奔跑號叫，分明是中了毒，而擧指點人，是修羅指，修羅門中人，決不與下毒法門中人交往，難道兩路人夾攻，何況，前面人聲鼎沸，先得解決了和兆興之事再說啊！因此，他急匆匆的對小姑娘道聲：「容再相見！」然後，急急忙忙跟踪而出——

江苞到底是老江湖啊！立即命人取來長索，四面兜定，一聲號令，將個和兆興是摔翻在地，將究似粽粽般紮住，現在，和兆興是祇有胡胡作吼的聲音，口中涎沫不斷流出，而兩眼神光煥發，分明已中了毒，不過，分不出他中的是何種毒物！

突然，又有人在胡胡叫，啊，什麼道理！原來，有些家奴壯丁，想收拾屍身，對不起，一碰屍身，他們就此胡胡作响，好個江苞，立卽下令，不可近屍身，自己是雙手一揚，幾點金星射出，將兩個嫌疑中毒者，釘住了大穴，一面對家丁道：「速請大爺出來！」

這件事看來是不能瞞，也瞞不過了，請和慶龍出來，現在，和家的當家人是他啊，不論如何，和兆興的生死存亡，総得由他來領首。」

由三更鬧到現在，正是最好睡的時分，和慶龍是讓人請了出來，一見自己的寶貝兒子，像隻粽子般被人紮起，他不明白，待到問清情由，他怔住了——老妻紫清一劍徐鳳霞可發了毛？」

「什麼？我兒强姦……他敢……他……慶龍……」

「鳳妹，什麼事……」

「你教的好兒子……」

「啊……我……」和慶龍有些不悅了。說實在，自己對小輩的敎誨，不可謂不嚴，至於老伴，爲了三代單傳，她可是難免有所溺愛，今晚……對自己當衆指斥，如果不是看在三十來年的夫妻情份上，他眞能發了火，現在——唉，得料理後事啊，至少，得救人啊，自己的孩子能不能救，據江苞說，房中的小姑娘是個關鍵性人物。

走！到偏房中去……

燈燭輝煌！那個小姑娘依然是十分驚惶的坐在那裏，江苞引了老和來到後，他是首先雙手一恭道：「請恕江某有眼無珠，得罪了姑娘……」

「姑娘！是老夫教子無方，姑娘仗義出手，理該如此，還請姑娘手下留情…」

姑娘的神色變了……變得十分鎭靜……臉上，又有了笑意……突然，和慶龍越看，越覺得面熟……不過，再一想，搖了搖頭，自己認得的那個人……那會這般年輕？

「大老爺，我，我……祇想你們放我出去……」

「是菁姊姊——」窗外有人叫，和慶龍聽得出是老伴的語聲，而菁姊姊——他不禁也是一凜：「不，風妹，她不是你我的菁姊啊！」

「是玉兒，是玉兒——」徐鳳霞幾乎是撲了進來。

轟的一聲，玉兒！對，是菁姊的女兒，如玉……「玉兒，眞的是你？」

「你們倒還記得起我，我這個無父無母的孤女來！」姑娘眼中有淚，眞正的眼淚。

和慶龍與徐鳳霞雙雙撲到，將個小姑娘擁住……三人六眼，淚如珍珠……簌簌流下……

「原來是自己人，那麼，這是誤會…」江苞在寬慰地說着，他以爲，這個事可以圓滿解決。

「不是誤會，是存心不良，是你的妙計……唉！

半空中傳來了一個陰沉而又凄惋的語聲，在場人個個吃了一驚，除了那個如玉兒！

「小妹，咱們走吧！」

「走了，哥哥，我還得把這位大姊送回去——」

「不必，想來，他們也不至於再作弄這個可憐的人。」

「好吧！那我就來……」如玉正要起身。

和氏老夫婦可阻住了她，實在，他們必需解救兆興，即使這個孩子有千分的不是，和家只此一條根啊……孩子，玉兒，難道你就看你和家絕後……

「像這樣的人，該不該活下去？還有，大嬸，難道沒聽和大哥說嗎？你們讓人作弄了，爲什麼？該自己去想想，本來，我們有心來報復，你們忘了故人之後，你們不理我們……家破人亡，可是，大嬸，你看見我，想到我死去的娘，你……眞情流露，突然，我看出來，有人在中間搗鬼，本來恨你們，也不恨啦，唉——我們……該走了。」

「你兆興大哥……」

「遲早得讓人唆擺！步向死亡，不是我們，也該有別人，天理報應，不能不信吧，大叔大嬸，我已代你們保全了他，祇不過以後他的武功該毀了。」

說完，小姑娘向兩老跪下，叩了個頭。「小心他們，累你害你啊……」聲杳人去，而和氏老夫婦不得不對江苞有所懷疑了。

江湖人物光棍心，你可以瞞他一時，決不能瞞他一世。即使你成功一時，勢必會在最後時刻被發現。和慶龍何嘗不是如此，沒人提醒，沒有太多的壞事被發現，他或者會糊裏糊塗的被朦騙，一被提醒，對不起，幾處一對口供，立即可明白了石、江兩人用心之毒……

毀了一個孩子事小，毀了萬勝刀一門事大。至少，被牽涉的人太多！孩子是不爭氣，可是自己又如何？受人大恩，竟然會把托孤之事置之腦後，爲什麼？還不是聽了小人之言，再加自己的疏懶成性，做老太爺！享清福的，將個恩人家事，一拖二推的忘了！

報應！對……是報應！

至於耿氏兄妹可不再理和氏如何料理門戶中事，他們是結合，會面，然後，兩人可不知什麼的，有着一陣坐立不安之感，五年來，一直在師父的調敎下，救人，出手。有時候，與鐵三元三位前輩結伴……而今，路過此地，想起了和氏一門，他倆是奉師父之命留下，他們探問清楚和氏之被愚……不過，出乎意外的，看到了和兆興如此的橫行，無恥！

突然，他們更明白了江、石之用心，引惡歸一……如果不再出手，那麼，和氏勢必會血胤被斬，引出更不幸的事來！所以，她是用修羅指，加上了斷筋散，將和兆興變成個殘廢，希望他無法再作惡，希望他能借此保殘生，希望他能痛悟前非，得延和氏一脈香烟。

耿氏兄妹的事情辦完，可就記掛着師父……五年來，他們越來越對師父，有着不可言喻之孺慕之情。

「哥……你是幹什麼啊——愁眉不展的！」

「我——想念他老人家。」

「哥——」如玉微笑了笑，「你怕什麼了？師父……」

「七年回功之期已屆…」

「不可隨便亂說——」如玉阻止了哥哥的說話，並且，神色莊肅地，四面看了看……哥……前面有間小飯舖，你我去打個尖吧！」

如磐是明白了妹子的心意，借打尖來調解自己的心事，當然，他又何嘗不知道，妹子比自己更關心師父，七年回功……師父是一直在担心，七年以來，他老人家不斷在東走西避……其實，爲什麼到了臨近之期，將自己兄妹打發到此地來辦這件事？師命難違，兩小對師父，宛如對天，師父之命令，就如雷公行雷，即使是十二萬分訊不高興，但是，他們也得辦妥了再說……決不討價還價……事情辦完了，他們不得不有所討論，有所硏究……

此地是個鄉村小店，一夫一妻，帶個小孩……不能有精美之酒食，不過，兩小却自認爲，恰如其份。一直來，兩小穿得普通，對人隨和，所以坐在這個小村店內，毫不拘束。

時已過午，應該是個落市的時候，多二個普通客人，店主人尚可應付，不想荷荷的人聲，踏踏的步聲……來了一頂小轎……在他店前停下，從轎中走出個千嬌百媚的小姐來，而且，這一對眼睛，光而有威，四週一掃，然後，面含笑意，在兩個青衣的攙扶之下，進了店，這，可令店主東手脚無措了！

不提店主婦在吃，難言的招呼那小姐，就是耿氏兩小，也看清了這個排場，心中有了些嘀咕！小妹是別有所感的對她哥哥說道：「哥，可是冲着你來的！」

如磐何嘗不明白，這一乘小轎，他們至少見過三次，而且，總是在他們先後的來到……雖然，明知他們是個武林中人，不過，她們却從來沒出過手——至於第一次，第二次的，他以爲是巧合，不過今天，在如此的時間，如此的小村鄉店中——她們能吃得下這些青菜淡飯？

果然，小姐的面前，由二個青衣擺上了好些精巧的盃碗碟筷，唉，耿氏兄妹如今是多有見識，那會看不出這些東西的價値，憑小姐那一雙筷——鏤金鑲托的白牙筷，就可以買下這間小村店。

憑這對筷，至少得吃山珍海錯啊……能——吃這裏的東西？即使是鮑參翅肚這一對鄉下人，也不懂煮，也煮不像……她，這是圖什麼？

「爲你，哥……」

「我？」如磐當然有些明白，不過，他可不能承認……

「瞧，她在瞧你啊，哥，誰叫你生得那麼俊……」

簡直在開哥哥的玩笑！爲我是因爲我生得俊，這個小鬼丫頭，該好好的敎訓敎訓她，自己，心中祇有一件事，師父怎樣了，得趕回去——師父落脚之地點……那來這些個瘋不瘋，癲不癲的事……

啊！不對……那個青衣丫環正在走過來了——

「這位相公，可否賞面——過去飲杯——」

耿如磐幾乎臉紅得抬不起頭來……天下，那有這樣個道理，女的請男的飲酒？推了——

「你我素未謀面，不敢從命。」如磐

希望自己的語氣嚴厲些……堅決些……可惜的是：他忘了自己，天生的一張笑臉，而從死中爲師父所救後，他自以爲是從地獄上了天堂，心中一無怨恨之意，因此，他根本不懂得恨、兇、惡、辣，他祇會柔聲低語……試問，這不是令人誤會了。

「相公！萍水相逢，也是一緣，何必拒人於千里之外，而且，相公您也不想拒絕啊！」

糟了糕！這，如磬還能說些個什麼？祇有一個辦法，不動不走，不言不答……

果然，此法有效，青衣走了……不過，看來不會太平，一瞬時，他倆的桌上，放下了四小碟，四盆子……還說什麼，怕太多，吃膩了……聊奉四個雙色，希望他隨意品嘗……四個冷碟是薰鴨舌，玫瑰金銀鑲，冷凍鮑魚，紅油鵝肝羔，小盆是清蒸火方，香蘇魚塊，素十樣景，還有一盆是七套鷄！——

老實說：耿氏兄妹出身武林世家，決不會在吃食之上用功夫，而今這八個小菜，看來有些是普通，有些是平凡，其實，祇看其刀章與拼排，如磬不禁苦笑了笑，一盆之費，不下十金……他不會吃，他也不願吃——在無可奈何之下，他起身了……他寧可携二塊鍋魁上路……

能嗎？當然不能，青衣在阻，在纏……還有，青衣是下人，她可以不顧一切，甚至於拉拉扯扯，如磬不由得面紅過頸，手足無措……如玉不知是有意，還是無心，她好像在看哥哥的笑話——不出手，也不干涉。

一聲清脆的語音：「走！」好，快如飛風，收的收，藏的藏，走的走，抬的抬……耿氏兄妹還未回過神來，這批人已向前走了，並且，走得極快，一瞬時，沒入了遠處。如磬可對妹子發了怒，即使他依然是一張笑臉，但是，他至少是語氣不忿的：「你……在攪什麼鬼？」

「是她們在攪鬼啊，哥……」如玉雖然是個十四五歲的小孩，可是，她說話是簡捷有力，一矢中的，不錯，她那裏在攪鬼？是這個小姐，不知她在攪什麼鬼……

店主東是千恩萬謝……因爲……這位小姐的出手太闊了，闊得幾乎令他們不能相信……打賞黃金一錠，約重十兩，天啊！十兩黃金，他們做一年的生意，也難有此數……因此，耿氏兄妹要結帳，他是無論如何不肯收，實在，小姐說明代他倆惠鈔，而且，小姐們是一些東西也沒吃，連水也沒喝一杯……耿氏兄妹祇有傻瞪眼的分！

耿氏兄妹在研究，在思考，突然，前面傳來了喘氣聲——人的喘氣聲……奇怪……又出了什麼事……兩人是立即以背相抵的步入那個小樹林中，好，地下躺了七八個人，個個面色獰厲，更有不少兵刄暗器四外散開，有的死了，有的半死不活，喘氣的是那三幾個半死不活的人。

其中有江苞！如玉突然明白……再看一看，心中陡的一驚，江苞分明是爲修羅門下的定脈法所制……而這種定脈法與自己是源出一系，因此，她是解了江苞的穴道，問個詳細……江苞神色黯然的說道：

「你們——壞了我的大事！我能放過你們……我……們埋伏在此——用清風碧蟾散……但是，你們的同黨……把我們——全毀了……」

「我們的同黨？」

「那個女的……生得美……穿得漂亮……可出手……辣……又險又狠……」

如玉是不再理江苞他們了，反正，他們已無可生之道，但是，自己却陷入了極糟糕的境地之中，看來，是修羅西宗，她們是西宗的人物，她們分明來對付自己師父……如此說來，師父回功之期，已爲他們算準，而今，她們是來對付師父了。

但是，她又爲什麼對自己討好？啊！明白了！她們祇能推準了師父回功之期，她們決不能探得師父藏身之地，師父深精潛踪伏跡之術，允稱教中第一，所以，她們得跟踪我們——哼哼，要我們做引路人？對了，她們一定是這個理由……耿如磬明白了此女之心意，他微微一笑道：「看你能找到我……」

耿氏兄妹立即展開了身法，更且用了本門中的木石潛踪之術，在山中游轉了一日一夜——直到第二天，他倆才兜出了熊耳山，直向懷安轉去！

在耿氏兄妹心目中，總以爲可以擺脫了這些跟踪者，唉，當他們在第二天的正午，進入懷安的縣境時，祇見一個小二打扮的人，阻住了兩人：「耿家大少爺，大小姐，請，請，我可是等了您倆……有半個時辰了……」

明而顯之，他倆是沒擺脫跟踪者……現在，人家是人多勢衆，何況，又是一系所出，誰的本領高，就得看功力深淺了……不去，這是太卑視自己！所謂既來之，則安之。走吧……走不幾步，二人已到了懷安城中最大的客棧：福寧居——奇怪，只有小姐一個人。

「他們總得還有幾個時辰才能夠回來……」她可是實說實話，也可說是，她爲追踪兩人，已發下了手下，四出守候。如果，我這一路也讓你倆走過了，我——唉……」

莫明其妙的，她嘆了一口氣，並且，眉黛深鎖，看來，她還挺關心的。

「這位——前輩……」

「我配嗎？」

開口咬着了舌頭，如磬可讓她狠狠的釘住了——事實俱在，她與如磬，年歲相仿，憑什麼叫得人家那麼老？如玉就算是滿腹心事，也忍不住笑了起來！

「那，請問，爲何跟踪敝兄妹……」

「怕你們有什不如意之事！」

「口不對心！」

「天地爲證！」

小姐越說面越紅了！見鬼！這又爲了什麼？

「哼哼，恐怕是別有謀圖！希望我倆作你們的引路人，這位姊姊，你……」

「小妹複姓司空，單名一個慧字！」

糟了，如磬可越來越對不上口了，因爲，他想說東的，她偏往西邊扯……本來，這位姊姊，你，下面是你這個心機是白費了！那想到，這位姊姊，你——變成了你貴姓的，向人家扳近乎了，唉……看來，自己，誠如師尊所說的，說話不善於表達本意，不能單刀直入，不能開門見山——現在，試問有多窘——

「啊，找到啦……」

「那就好了——」

人聲哄衆，歡聲四起，分明，她的手下來了……該怎麼辦？本來，還可以打了一走！現在——

「後悔了？」司空慧可是厲害呢，洞悉一切，並且，開門就見山。

「我倆可不會引你們去！」

「那好啊——我很歡喜……」

更奇怪了，歡喜得紅了臉，低下了頭的如磬是怔住了，這是……

「請問姊姊，我們不引你去，你又喜歡些什麼？」如玉是旁觀者清，本來，一切全由哥哥出面，而今，她看出哥哥的窘態，並且，司空慧分明有阻止他自己去會合師父……她可是別有所悟！

「這樣……你哥哥——就不會血染白雲洞了啊！」

啊！宛如晴天霹靂，師父在山西恆山白雲洞……祇有自己與三元前輩知道的啊，那……會外洩？

「唉……你我全是修羅門下，當然會懂得如何辦踪覓跡了，雲卿師叔是教中的能者，牛頭老人也非弱者，七年以來，東奔西走，南搜北探——能避得了三年，可走不脫五年……更免不了七年，爲什麼雲卿師叔要差開你們兩人，老人也不想你們死……」

「不！」耿如的磬天性到今完全畢露：「我們不能無師而活，妹子……咱們快走！」

「不可……」司空慧還在勸阻，但是，這一對兄妹是再也不聽其他，走，與師共殉——

× × ×

「師弟，我知道你的木石潛踪法玄妙，可是，你們避得過七十日？我知道你回功還功，需時七十日……你老哥哥就算不長進，能推算不出？七十日之中……我總可以攻進你的藏身之所了吧……」

在恒山的北峯玄嶽之邊，有個白雲洞，其實，是個極幽僻之所在。由於背山爲陰，太陽也不容易投照到！今日，却有老七個人在此叫話，叫話者有個衣着粗簡的人。此老生了副牛眼，厚唇，更奇怪的是：左右兩日月角上，有兩個肉刺，宛如一對肉角……此人即西宗修羅門——眞正的修羅主者，牛頭老人。另外六個，乃是他手下的六尊者。

老人的說話聽來斯文，有理，不過，如見他兩道日光炯炯的，那麼，又可看出，老人心中何嘗沒有忿恨之意，修羅門到了他手中，自己的同參鄲雲卿首先脫教，令他這個主者做得十分勉强。

七年來，他是遍發本門的精銳，四處兜截，祇知他在冀、晉、豫、贛四省徘徊，而他們跟了他，走遍四省，明明是看到他出手辦事，却無法抓到他的一衣一角……

三年後，他是總算擺平了門中之事，他自己來了這軟個師弟，可眞個的厲害，忽焉在前，倏忽在後，又跟了二年多，找不着個眞所在……最後，他悟出師弟，根本沒個落脚點，實是露天席地的傳道教徒時，他一則佩服，一則怨忿——終於，他磨到了師弟回功之期，也可以說，是逼得他不得不有個落脚之地，他傾全力的漫天蓋地的阻截、尋訪，落脚點找到了：白雲洞。

他知道師弟不會束手就縛，他也清楚，師弟近幾年，收了幾個門下——師弟不輕易許人，他能收下的，勢必有他們的本事在。

修羅門下又有個嚴例在，同門比武，祇准以一對一，也因此，他帶了六個尊者來。依稀聽說，老人收了五個，或者六個門徒，自己手下，個個得參修羅大法經垂廿幾年，他們，最多也不過七年，總可以對付得了。

現在，他必須請師弟回去，這是個最好的機會。師弟何嘗不知本身的弱點，他之所以破門出教，無非是怕今日，爲自己的掌握啊！

可惜，自己到了此地，可不知師弟幾時開始煉功還功……自己，一時之間，實也難以搶入他所佈的五行生尅陣圖，不過，可以發聲擾其心神……

因此，牛頭老人是一日三次，在洞外，用秘魔玄音，而洞中發話。

突然，洞中出來了三條黑影。是三個又瘦又小的漢子，不過，一看就知；這三人的功力不弱！

牛頭老人不竟眉頭一皺！七年，就憑這七年的光陰，師弟可以教出這等的能手……如此，他是不得不稍爲用巧，也就是說，他得親自下場……對付……不，是輔助六尊者之二、三人！

「師伯，師門之誼未斷，晚輩等拜見師伯！」

聽聽看，這話中有意，就因爲是師門之誼，這才出來拜師伯，牛頭老人不由微微一笑。

「恩師早有傳言，師伯必然會用秘魔玄音擾其清神，今日，我們不得不出面……」語聲未畢，而嗆然有聲，六柄烏金七首出現——本來的短劍，已成爲法劍，七年中，鄲老人代他們煉了六柄烏金七首，各是一個門戶，牛頭老人不由暗喝一聲。師弟眞的不簡單，單憑這一個門戶，中包涵着多少生尅玄理在。六尊者如果打獨鬥，眞還不是這三個黑衣漢子的對手呢！

既然是奉命來阻止自己的秘魔玄音，也就不必客氣，他是微喝一聲：「葛、楚兩人隨上！」說罷，六尊者中的兩個，各取出兵刄，一柄囚龍棒，一條騰蛇索，一剛一柔，陰陽交輔的，隨着牛頭老人出了手。

牛頭老人實是個武學宗匠，看來祇雙手雙掌，而且，烏金七首最利於近身鬥，不想，囚龍棒被阻於十步之外，騰蛇索更是見鬼，根本無法近得了外圍。如不是老人在左右支援，憑仗其大修羅拘十三式，左擋右擋，往來奔跑，葛、楚兩位，早已爲烏金七首毀了……

今日，鐵三元的三方式，眞正的發揮得淋漓盡緻。而且，三人是越戰越强，越鬥越融會貫通！他們根本不是對付葛、楚兩人須盡全力，實在，對付牛頭老人，不得不傾全力而爲之。老人的出手發招，全是在難以明白的方位抖、揮、拍、彈、指、打、削、劈……而三人，也必需在根本不可能的地位遞招，還招。

可憐，此刻，牛頭老人簡直是以一敵三。

鐵三元今日算眞正領會師父的教導；可謂「絕」，全神貫注，全心投入，那一招，那一式不是絕……對，今日，三人明白了，懂得了。

天色已黑，早已說過，此地是山陰地區，太陽不易照到，黑得極快，也極長——夜了，牛頭老人是笑聲喝停，然後，他是沉聲說道：「明日再來。」

「晚輩恭候師伯！」

說走就走，而三人可不再回進山洞了！誰也知道，這位師伯是個精靈之至的人，自己來個引鬼上門，犯不着，師父……還得一個月呢……

「三位前輩。」

這一聲叫，鐵三元可變了色，什麼？他們趕來了……趕來幹什麼啊！師父！存心要他們留在外面！即使我們死！或者，讓師伯他們抓了走，也得有一個希望，但是……

「我早就知道，二位小師弟是天性極厚的人，能叫他們不來嗎？」常風山苦笑的說着。

「師父沒事！他老人家安好……」如磬的說話，簡直已帶了些哭聲，顯見他是激動已極……

「你倆趕來作甚麼？」

「師父有事……弟子們敢畏難不赴？」如玉沉着的回答。

「師父吩咐過你們什麼？不必趕回來，眞的有事，多死無益！」

「師父眞有不幸，我和哥哥能活得了？活着也得羞死，恨死，我們不知道師父已回功！否則，打死我們，也不理和家的事。我們的仇……前輩，你不是說過了，先父自有敢死之道，雖然，子不言父過，不過，能比師父有難來得重要嗎？」如磬說得平平淡淡，可是，斬釘截鐵……

「好孩子！」

什麼人？鐵三元，耿氏兄妹全吃了一驚，半晌，如玉冷冷地說：「哥，我們該死啊，引鬼上了門……」

「不！小妹，牛頭師伯早已來過，而且，與我們三個打了一架！」

「眞的……」如玉驚喜的叫。

「我能騙你嗎，小妹……不許哭啊，嗯！」

「好！哥，我和你走一走……」

如磬可眞聽她妹子的話，走了，誰也沒聽他倆在說什麼！不過，誰也可以看出來，他倆的神色是旣莊重，又嚴肅，莫非他倆已有怎麼決定？

天色漸漸的明亮了……

西宗宗主牛頭老人來了。當然，他們也有了計較、決定，當他看到又多了兩人時，老人難免有了些不滿。不過，一個是年約廿左右的少年，一個是十四五歲的女孩，即使身手不弱，總不成比鐵三元更厲害。

老人，你錯了！這一對少年男女比鐵三元更兇，更可怕。因爲，他倆是打定了拚命的主意，他們要用自己的命，保護自己的恩師。

這一次，是牛頭老人率同葛、楚、鮑、林四尊者合鬥五人。老人簡直是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兩小一出手，就是一個「脫手拘魂」……然後，身隨人進，兩聲驚叫中，楚、鮑兩人已爲兩人的拚命打法，怔了眼，疏了神。只見一個前胸中刀，一個是右肩中招……而更奇怪的是；兩小雖受傷，也毫不在乎的。破圍突入，人已到了兩尊者面前，手一抬一招，兩柄匕首招出，又是一個翻身，竟然助三元迴擊牛頭老人……

鐵三元一看如此打法，立即明白兩小是拚了命！孩子，那可如此蠻橫……那可……這般不顧命……牛頭老人可不是個好相與啊！果然，老人一看手下中招，又看出兩小如此的以命相搏，那會由其奪入。「拘魔十三式」中，「神魔破牢」，一招彈出，非但如此，那一招中，更附上了自己參煉多年的秘魔修羅，冷魂七煞勁……兩小根本不理你老人是什麼烝，旣然是性命相搏，不是你死，便是我亡，兩道人影，和身撲到，幾聲驚叫中，兩小已爲老人彈出老遠。而一個俏美俊秀的少女已經抱住了如磬急叫道：「爹，你可有這樣的屬下……」

鐵三元也發了狠，錚錚四響，烏金光華閃動中，將葛、明兩人逼開，人，已跳到了兩小身前，祇見兩小面如金紙，氣息奄奄——再一看，牛頭老人是仰面看天！一手護住肩頭，分明，老人也中了兩小一刀！

三人可明白了，二小是將條命搏得兩刀之利……如此桀傲不馴，視死如歸的人，也會哭了！三個人也豁出去了，他們也想拚命了！但是，那個少女……她到底是誰？

「哈哈……哈……」牛頭老人在笑，笑得如此蒼涼落寞！對少女看了一眼道：「我不及你師叔……哈……是我錯了……我錯了，哈哈哈……」大笑聲中，他們下山了！

「爹，你就不救他們……你就置之不顧……」

「你師叔會救，他們死不了……」

「爹……爹……」

叫什麼？牛頭老人不理女兒的哀求，他走了……一生自恃的老人，他想不到會讓兩個小輩傷了他！突然，當刀中肩頭時，他已經明白了，逼什麼，爭什麼！逼得急了，人家會拚命，會插中你，今次，兩個小的可以插中你肩頭，明天，三個大的，焉知不能插中你的心臟？孩子爲什麼甘願爲師弟拚命……他對了……以仁義誠信對人……他取得了成功。而自己，憑武功，憑權威……成功了？不，至少，師弟的手下是心悅誠服，自己——他不禁搖了搖頭！

少女是牛頭老人的幼女，司空慧一直在留心耿如磬，那想到，最後，這個至性至誠的人，爲師父，他甘願一死……司空慧拚命的用眞力維持着如磬的一息不斷！如玉則由三元三才來料理！

咯血！死命的咯血！三元與司空慧恨不得自己咯！代他倆咯！最後，兩人突然醒了！說話也順利了，三元可明白了，迴光返照了，三人簡直想自殺！

「三位，前輩……師父！沒事，他老人家平安……」

「別說……別再說了……小師弟……你倆……爲什麼……這般傻……」常風山哭了。

「我們……命爲……師父救……否則……早……死了……」

「你……可認得……我？」

「認得，司空……司空慧，唉……吃得……太，美……太……奢侈……不……好……」

「我……我……再也不會……如此……了……」

「師父……不喜歡……我……和小妹……所以……逼我們走……不……我們……那會畏……避……」

「誰說我不喜歡你了……」

「師父……」那個哭啊，其實，鄔老人何嘗不是眼含痛淚：「如磬……如玉……別多說……閉目垂簾……强吸一口眞氣……護住心脈……」

老人是一手一個，抵住了如磬，如玉之背心……三元和司空慧也不必指示，分四方位站立……

他們知道師父在用功力助兩小打通奇經穴脈。鐵三元更清楚，師父是神功初還，這樣的運功救人，而且，一舉救兩個，別說有外人來援，稍有不愼，就可令師父走火入魔……分守四方……希望……無人前來偷襲……

才半個時辰之後，兩小尚未甦醒！寃家出現，强仇來臨，誰？正是那個牛頭老人！

目下別說打，老人祇要略用秘魔玄音，鄔老人算是完了……鐵三元不自覺的跪了下來！

「爹……你來趁火打刦……你怕不怕羞？」

牛頭老人毫不理會他們……祇見他是一抬腿，人已奪圍而入，來到了鄔雲卿身後，一掌抵住師父之背心——三元是再不能忍耐，出手拚命了……

司空慧是比較冷靜，或者，她以爲要吵要打，有的是時間，老人眞的是乘人於危，她反正不想活……不過，萬一……果然，被她料中了，老人是來援助師弟的……因此，三人的出手爲司空慧阻住，並且要他們看清……

首先是如磬、如玉慢慢地醒過來了……不過……看情形，起碼也得要調養幾個月……

然後是鄔雲卿回過神來，耳邊却聽得師兄的說話：「師弟！你服不服我……不服，我……」

「哈哈……我收了這幾個好弟子，我能服你？我一個人的時候，尚且要勸阻你，現在，你殺了我又如何？」

「爹……不可……」司空慧是萬分緊張……

「哈，哈……」牛頭老人又是一聲長笑，身形一動，人已飛出老遠，人們却聽得十分清晰的語聲：「你不會服我的……我又何嘗能服你……師弟……咱們再鬥十年……」

十年，鄔雲卿看了弟子一眼，意味深長的說：「除非你們不爭氣，否則，我那會輸了。」

（全文完）

98-04-43-04

局號：　收據號碼：

郵政劃撥儲金存款單

收款帳號：13165

收款戶名：雨辰書報社（武俠世界）

寄款人姓名住址

新臺幣壹仟肆佰元整（52期）

（請用大寫數目字塡寫並於數末加一整字）。

中心局郵戳

經辦局郵戳

手續費　次　元

主管：　經辦員：

請注意：一、帳號、戶名及寄款人姓名住址請詳細塡明，以免誤寄。
二、抵付交換票據之存款，務請於交換前一、二天存入，必要時，可請存款局先以電話通知劃撥中心，惟長途電話費由存款人負担。

300.000本70.1. 134×192
(60P.模)保管五年(瀛光)

本聯由劃撥中心存查

98-04-43-04

郵政劃撥儲金存款通知單

收款帳號：13165

收款戶名：雨辰書報社（武俠世界）

寄款人姓名住址

新臺幣壹仟肆佰元整（52期）

（請用大寫數目字塡寫並於數末加一整字）。

手續費　次　元

主管：　經辦員：

★存款後由郵局掣給正式收據爲憑，本單不作收據用★

一、本聯經劃撥中心登帳後寄交帳戶
二、帳戶本人存款此聯不必塡寫但請勿撕開

新派武俠中篇故事／東方玉・文　可飛・圖

金笛劍客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跛足怪人和卓少華在孟氏三雄家裏出來之後，取出「長風子雜記」內文都是記載各門各派的武功，評述其優缺點，等如眉批的讀書心得，將它贈送給卓少華，然後珍重道別，卓少華急於回家省親，他父親卓清華是六合門的名宿，卓少華跟他的同門師弟司空靖學藝，這次因代捎信躭誤了兩天日程，回到家裏，見父親倒在地上死去，找到了假扮萬大叔的褚彪，褚彪見被識破自戕而死，回到廳上不見了父親的屍體，娘和家人都找不到，立刻趕去見師父，在路上見到蘭赤山莊吉雄飛刼持孟氏三雄，便喬裝萬大叔跟他們回莊，向莊主追查父母下落……

找師言所遇　父踪難釋疑

吉鴻飛氣得臉色發白，躬身道：「莊主，這小子太放肆了，屬下……」

綠袍老者沉哼一聲，擺擺手道：「沒你的事，他既然向本座挑戰，本座就讓他見識見識。」

吉鴻飛連連躬身應「是」，心中却不禁暗暗嘀咕：「這位主子平日很難說話，今天怎麼了？」

綠袍老者目光一抬，朝卓少華問道：「你要和老夫如何比法？」

卓少華隨便的道：「拳掌兵刄，悉聽尊便。」

綠袍老者微哂道：「就憑你跟司空靖學的幾手，只怕連老夫一掌也未必接得下來。」

卓少華道：「在下若是勝了呢？我要你立時釋放家父、家母，你答不答應？」

綠袍老者道：「你父母確實不在此地，老夫何須騙你？好，你接得下老夫一掌，老夫就讓你離開蘭赤山莊。」

卓少華正待開口，突聽一縷極細的聲音，傳入耳中：「你父母在不在蘭赤山莊，日後自會知道，此刻不可逞血氣之勇，還是及早離去的好，良言盡此。」

這話明明是綠袍老者說的，卓少華不由得一怔，一時不知他以「傳音入密」跟自己說這話的意思何在？

這時綠袍老者已經緩緩站起身來，沉聲道：「你使什麼兵刄？」

卓少華道：「你呢？」

綠袍老者道：「老夫一向很少使用兵刄。」

卓少華道：「在下那就向莊主討教拳掌好了。」

「你果然很狂傲！」

綠袍老者深深的看了他一眼，徐聲道：「老夫看在泰山石敢當的份上，不妨讓你先攻三招。」

卓少華劍眉一挑，冷然的道：「動手過招，講究公平兩字，在下還不用莊主禮讓。」

綠袍老者不耐道：「多言無益，你只管出手好了。」

「好！」卓少華大聲道：「在下那就有僭了。」

雙手倏然一分，左掌在外，右掌在內，在胸前交叉，隨着身形一轉之勢，左腳突然跨上半步，左手劃了一個圓圈護胸，右手豎立如刀，朝綠袍老者筆直劈去。

這一着，說來動作頗多，但實則出手之快，有如旋風一般，身形一動，手掌已直逼綠袍老者胸前。

他此式在「六合擒拿手」上名爲「推門擒雀」，右手只是推門，等到右手推出身形又是一個急旋，飛快落到敵人後方，左手驟發，食、中、大姆指勾曲如鈎，一下朝「肩井」和「鳳尾」穴落抓，使的是擒拿手，一招兩式，以快捷制敵。

綠袍老者左手直垂，右手摸着摸着胸前白髯，站着沒動，只口中低哼了一聲，卓少華右掌逼近他身前，他還是沒動，等到卓少華一個飛旋，轉到他身後，他還是沒動，但就在卓少華三指朝他左肩扣落之際，他好像背後長着眼睛，身子輕輕一側，隨着轉了過來，卓少華三個指頭只是毫釐之差，就落了空，他果然沒有還手向他反擊。

卓少華一招落空，豈肯罷休，右足朝前橫跨步子，欺到綠袍老者側面，雙掌齊發，右手如刀，劈向頭臉，左手又是一記擒拿手，朝他右手「曲池穴」上抓去。

綠袍老者腳下橫跨半步，跟着卓少華的橫跨半步，轉了過來，看去根本沒有什麼身法，但恰好和卓少華面面相對，避開了卓少華雙手的襲擊，他却依然左手下垂，右手撚鬚，連手也沒動一下，就輕易的錯了開去。

要知這「六合擒拿手」，乃是九眺先生司空靖積數十年經驗，從六合武功中化出來的擒拿手法，也可以說是六合武功中的精華所在。因爲六合門一向以劍術馳譽武林，却沒有人知道六合門的擒拿術「三指功」，也是武林一絕。

卓少華連發兩招，都被綠袍老者輕易避開，心頭自然十分驚凜。

他曾聽師父說過：「如論武功，江湖上比爲師强的人，何止千百，但論擒拿技巧，江湖上能閃避得開的，只怕是寥寥無幾。」

就因爲師父說過這句話，他才說出和綠袍老者比拳掌的話來。

這時他才感覺到綠袍老者果然武功奇高，連師父最得意的擒拿手法，竟然連對方半點衣角都沒有沾到！一時不禁動了逞强之心，一聲不作，突然雙掌一變，掌劈開闔，洒出一片掌影，錯落如雲，重疊而生，使出「六合掌」中的一招「橫瀰六合」來。

這一記掌式，當眞玄奧無比，蘊藏了許多變化，掌勢乍發，隨着身形旋轉如飛，幾乎把綠袍老者上下、前後、左右六方，一齊封住！

不！這一招虛實互用，雙掌翻飛之際，雖然只有兩隻手掌，但却可以先後擊取對方上下左右前後，六處要害，正因可虛可實，使人無從招架，可以說已把綠袍老者圈入在雙掌之下了。

綠袍老者依然左手垂着，右手撚髯，原式未動。

卓少華心中暗喜，忖道：「這回看你如何再不還手，就能避讓得開？」

就在他心念轉動之間，只見綠袍老者忽然斜刺裏向後一滑，脫出了他的掌影圈外。

卓少華急忙回手一掌，橫掃出去，但自己掌勢已經用老，對方閃出之處，好像就是自己爲他留的空隙，自然夠不到了。

綠袍老者冷然道：「三招已過；現在你該接老夫一招了。」

喝聲出口，右手緩緩提了起來。

卓少華迅疾後退一步，左掌右掌交叉當胸，目光凝注着綠袍老者右手。

耳中突聽一縷極細的聲音傳了過來：「你這招『雙峯當戶』，雖可中途變招，進爲『連環三擊』，以封代攻，但絕破不了我的『九轉一掌』，此刻速以『秋水橫舟』，推出右掌，再使『月移花影』、『烘雲托月』兩招，庶可化解，但你使出這三招之後，身必前傾，必須再使『喜鵲轉枝』身法，方可避過震力，好了，你快使吧，不用看我的招式，依言施爲，決不會錯。」

卓少華聽得又是一怔，心想：「他爲什麼要告訴我化解他的掌勢呢？」

尤其他說出來的三招掌法，一記身法，却都是自己六合門的手法、身法。

如以常理來說，自己這招「雙峯當戶」，可守可攻，轉化爲「連環三擊」，側身進招，更是以封拆代攻的手法，遠比他說的三招手法，更具威力。

這原是心念一動之間的事，卓少華因對方一再傳音示警，而且經過方才三招搶攻，已知對方身手，高出自己甚多，從許多小節看來，他對自己似無惡意，那麼他之所以要傳音示警，好像是不願他手下人知道了。

卓少華人本聰明，這一想，登時若有所悟，忖道：「我就姑且依着他所說的手法試試，如果情勢不對，再變招也來得及的。」

一念及此，立即使了一招「秋水橫舟」右掌豎立，向右劃出。

這一劃果然給他劃對了，但覺綠袍老者從他寬大的大袖中伸出來的一隻枯黃手掌，剛到身前，就被自己向右劃出的掌緣，格個正着。

那知對方伸出來的手掌，竟然柔若無骨，一格之後，自己右掌已然向右盪出，而對方的手掌，却依然往前推來！

卓小華暗暗吃了一驚，他手掌明明被自己格出，怎會……

一時無暇多想，身子急忙向左一個輕旋，右手隨着轉身之際，倏然收回，雙掌在胸前劃起半個弧形來，左前右後，朝左前方推出，這招使的正是「月移花影」。

他雖然沒有見招拆招，只是依照綠袍老者告訴他的手法使出，但却比見招拆招還有精準，雙手先後推出，正好和綠袍老者推來的手掌相遇！

這回是左手先推上，而且正好推在對方手腕上，照說，既然推上。應該把對方手掌推開了，但事實上，竟然並非如此！

這好像抽刀斷水水復流，卓少華的左手，就像是刀，朝流水中砍去，一刀砍下

，水還是流了過來，他隨後推出的右手，竟然又和對方的手掌接觸上了！

這眞是怪事，對方這一掌，好像永遠格不開的一般！

「九轉一掌」，這大概就是他說的「九轉一掌」了。卓少華直到此時，才知道自己如果使出「連環三掌」，側身進招，第一記推不開對方掌勢，此時早已被對方的掌勢擊中了。

他既已試出綠袍老者說的不假，緊隨着「月移花影」之後，就腳下斜退，身形微蹲，趕緊使了一招「烘雲托月」，雙手往上托起。

這一下，雙手果然托住了綠袍老者的腕底，一時但覺壓力奇重，雖被托住，在對方掌力一震之下，幾乎站不住樁，急忙雙腳連移，身形輕悄往左閃出，使的也正好是「喜鵲轉枝」。

這一閃出，正好又回到了原來的位置上，和綠袍老者對面而立。

卓少華身爲六合門弟子，對六合門的手法、身法，也已苦練了十一、二年，但他幾乎連想都沒有想到，自己依照綠袍老者說的三記掌法，一記身法，不僅輕而易擧的接下了對方神妙無方的一掌，而且還毫釐不爽，又回到了原地，一時不禁怔怔的望着綠袍老者，說不出話來。

綠袍老者已經收回掌去，朝他微微頷首道：「很好，你已經接下老夫一掌，可以走了。」

說完，轉身回到上首的椅子上坐了下去。

卓少華耳邊又響起了他的聲音，叮囑道：「你記着老夫剛才的話，尤其今日之事，更不可和任何人提起，快些走吧！」

卓少華一時之間，敵友難分，但他可以確定一點，綠袍老者對自己手下留情，一再催促自己快走，尤其和自己說的話，似乎不願他手下知道。

他是蘭赤山莊的莊主，他手下的總管、副總管，對他不但恭敬而且十分懼怕，他何以又似有顧忌，要瞞着手下人呢？這又是謎，他遇上的都是不可以常情忖度之事，心頭積壓的疑問，自然越來越多了，但他相信綠袍老者對自己沒有惡意，他說自己爹、娘不在這裏，似乎也應該可信。

既然他一再催自己快走，那就走吧。

卓少華望了已經回到交椅上坐下的綠袍老者一眼，抱抱拳道：「在下告辭。」

轉身往廳外就走。

副總管吉鴻飛雖然口不敢言，心中也暗暗覺得奇怪：「莊主怎麼輕易放過姓卓的小子走了？」

綠袍老者徐聲道：「杜鵑，妳吩咐下去，放行。」

站在他右首的綠衣使女躬身「嗜」了一聲，邁步細碎，隨着卓少華身後，走出大廳，嬌聲道：「莊主有令，卓公子離開本莊，一體放行，不得留難。」

卓少華跨下石階，聽了綠衣使女傳出莊主的命令，但卻聽不到有人答應，心中暗覺好笑，忖道：「這位嚴莊主的口氣，當眞托大得很，好像他手下有着千軍萬馬一般，自己是從他虎帳中走出，要經過無數軍營和崗位，才會要他手下一體放行，不得留難，現在自己只要走出他蘭赤山莊大門就好，何用說這些排場話？」

心中想着，人已穿過天井，跨出大門，只見一名看門的青衣大漢看到自己出來，迅快的開啓了右首一扇邊門。

卓少華朝他略爲點頭，就擧步走出，那漢子又迅快的關上了門。

卓少華仰首看看天色，還不到午牌時光，這就洒開大步，往山下奔去。

從昨晚到今天，他經歷了許多事故，這些事情，有的和他切身有關，有的和他毫無關係，但都使他無法解釋，他必須儘快趕到九眺峯去找師父，因此回到山下，就一路往西奔行。

蘭赤山莊和九眺峯，相距不過五十來里的路程，以卓少華的腳程，不消一個時辰，就趕到了。

九眺峯南麓，溪流潺湲，水清林秀，竹籬茅舍，在啁啾鳥鳴聲中，愈發顯得幽靜絕俗。

這裏就是九眺先生隱居之所了。

卓少華奔近房舍，腳下也不自覺的慢了下來，伸手輕輕推開籬門，踏着藥畦小徑，還沒走到門口。

兩扇木門便已呀然開啓，走出一個十四五歲的青衣童子，一眼看到卓少華，欣喜的道：「卓師哥，你回來啦！」

卓少華朝他點點頭，悄聲問道：「師父還在練功房裏？」

六合門練的是子午功，此時已快接近未牌時候，師父坐功練氣，照說也該完畢了。那青衣童子笑了笑道：「師父到六合去了，不在家。」

「師父去了六合。」

卓少華想起假冒萬大叔的褚彪曾說：爹和娘是到六合替掌門人祝壽去了，現在師父也去了六合，可見爹娘去六合該是不假了。想到這裏，心裏懸着的一顆心，也總算放落下來了。

青衣童子看他沉吟不語，忍不住問道：「卓師哥，你在想什麼？」

「沒有。」卓少華笑了笑，擧步走入，一面問道：「師弟，你吃過飯了麼？」

青衣童子笑道：「我早就吃過了，卓師哥，你呢？」

卓少華道：「還沒有。」

青衣童子道：「飯在鍋子裏，還熱的，你快去吃吧。」

卓少華走入廚房，掀起鍋蓋，裝了一大碗飯，青衣童子替他從菜櫥中端出一盤青菜，一盤竹筍，放到桌上。

卓少華邊吃邊問，道：「師父幾時走的？」

青衣童子道：「走了已經有三天了，我聽師父說，這次掌門人五十晋五大慶，本來並不想有什麼擧動，還是大師伯發起的。」

卓少華奇道：「是我爹發起的？」

「是啊！」青衣童子應道：「我是聽師父說的，除了本門師伯叔，還邀請了江南許多門派的知名人物，大家敘敘，師父接到請柬，也覺得奇怪，大師伯已有好多年不和武林同道交往了，認爲此擧必有緣故，所以接到請柬就走了。」接着問道：「卓師哥，你去不去？」

卓少華心中一動，暗道：「師父認爲爹此擧必有緣故，莫非和蘭赤山莊有關？

」這就點點頭道：「既是我爹發起的，師父也去了，我自然要趕去給掌門人拜壽，順便也好瞧瞧熱鬧。」

青衣童子好生羨慕的道：「卓師哥，你眞好，再過幾年，等我長大了，就好跟師父去了。」

卓少華匆匆扒了三碗飯，收過碗筷，一面說道：「師弟，我要走了。」

青衣童子道：「卓哥，你明天再走也不遲呀！」

「不！」卓少華道：「從這裏到六合去，你知道有多少路？自然要早些動身才好。」

青衣童子問道：「卓師哥，你盤川夠麼？」

卓少華伸手從懷中一摸，大概還有五六兩銀子，說道：「差不多夠了。」

青衣童子說道：「卓師哥，你等我一等。」

他匆匆奔進房去，一會工夫，手裏拿着一個小紙包回了出來，說道：「我這裏還有四兩多些，是上次爹來看我，給我的，我留着沒用，卓師兄拿去吧。」

卓少華道：「怎好用師弟的銀子，再說我也夠了。」

青衣童子把紙包塞在卓少華手裏，說道：「我聽師父說，六合路遠得很，多帶些盤川，總沒有錯，你快收下了。」

卓少華也沒去過六合，不知身子這點銀子夠不夠，這就點頭道：「好，我收下，就算暫時跟師弟借的好了。」

青衣童子道：「我們是師兄弟咯，卓師兄不用客氣。」

「謝謝你。」卓少華握了小師弟的手，說道：「那我走了。」

青衣童子一直送出竹籬門口，才揮手道：「卓師哥好走。」

卓少華也和他揮揮手，轉身往大路奔去，他只有每年清明，回家一次，從九眺峯到會稽，只有這條路，他是熟悉的，也可以說從未出過遠門。（當年交通不便，從遂安到六合，隔了一個省份，自然算是出遠門了）。

他只知道本門掌門人住在江蘇六合縣，並不知道怎麼走法？這天傍晚時光，趕到洮安，找了一家小客店住宿。第二天會了店賬，就向櫃上的帳房先生打聽去六合的走法。

洮安只是浙西的一個小縣城，客店帳房也是個足不出門的人，你問他杭州怎麼走？南京怎麼走，他還說得出方向來，問他六合，他就只是搖頭，說沒聽過。

恰好邊上有個布販，插口說道：「六合還在長江北面，小哥從這裏去，先到餘杭，往北就是吳興，長興，再從宜興到鎭江，渡過江，是眞州，六合就在眞州的西邊。」

卓少華連連稱謝，出了店門，就一路往北奔行。

現在雖然還只是二月中旬，早晚春寒料峭，但你在溫煦的太陽底下趕路，還是會跑出一身汗來。

在洮安和分水之間的坑口，是從洮安到臨安，到富陽去的必經之路。

這是一個很荒僻的小村子，大概總共也不過十來戶人家，除了這裏，前後二三十里，就再也找不到村落，於是這個小村子，就成爲行旅中午打尖的地方，村口路旁，就有兩三家賣茶水，酒菜的小棚子。

此刻正是中午時光，卓少華剛走到路邊，就聽棚下有人招呼着道：「客官，進來息腳吧，喝口茶水，吃碗麵！再上路不遲。」

卓少華奔行了一個上午，確實感到又渴又餓，這就擧步往棚下走去。

松棚底下，一共只放着品字形兩張半板桌，靠路口兩張桌旁已經坐了七個漢子，有的敞開着胸膛，有的高蹺着二郎腿，正在大碗喝酒。

只有靠裏首一張半桌上，坐着一個少年文士！斯文的喝着茶，那少年文士看到卓少華走入，立即放下茶碗，含笑道：「兄台這裏請坐。」

卓少華只覺這少年文士斯文可親，也就迎了過去，抱抱拳，說道：「打擾兄台了。」

少年文士面貌清俊，衣衫整潔，一望而知是一位平日很少出門的讀書相公，他望着卓少華親切一笑道：「兄台大概趕了不少路，不用客氣，快請坐下來再說。」

卓少華在他對面的位子坐下，就有一名伙計送上一碗茶水，含笑道：「這位客官要吃些什麼？」

少年文士不待卓少華開口，就一擺手道：「你把我叫的酒菜送來就好，我和這位兄台萍水相逢，要好好的喝上幾杯。」

卓少華本待叫一碗麵來吃了就好，經他一說，自己就不好開口了，一面忙道：「在下還要趕路，兄台……」

少年文士道：「兄弟正嫌一個人走在路上寂寞，萍水相逢，亦是前緣，兄弟再客氣，豈不見外了？」

伙計連連應是，退了下去。

卓少華問道：「在下還未請教兄台大名？」

少年文士說道：「兄弟藍允文，兄台呢……」

卓少年道：「原來是藍兄，在下卓少華。」

藍允文道：「卓兄往何處去？」

卓少華不好說自己前往六合，只得說道：「在下是到鎭江去的。」

「這眞是巧極了！」藍允文欣然道：「兄弟正好也是到鎭江去的，我們正好同路。」

剛說到這裏，店伙替兩人擺好杯筷，接着端來了一盤鹵牛肉，一盤白切鷄，一盤鹵蛋，一盤葱烤魚和一壺紹興酒。

卓少華心中暗道：「這位藍兄一個人居然叫了這許多下酒菜。」

藍允文早已伸手取過酒壺，給卓少華面前斟滿了酒，自己也倒了一杯，就擧杯道：「卓兄，你我邂逅不易，荒野村店，薄酒粗餚，兄弟一向不喜敬酒，我們一見如故，就隨意吃吧！」

說罷，喝了一口。

卓少華連忙擧起酒杯道：「藍兄雅人，在下能和藍兄萍水論交，眞是快事，在下乾此一杯，聊表敬意。」

藍允文目光一亮，欣然道：「卓兄快人快語，兄弟這一杯，那也就應該乾了才是。」

他本已放下酒杯，隨着話聲，果然又取起酒杯，一乾而盡。

兩人杯酒論交，這一席傾談，竟是愈談愈覺投機，眞是相見恨晚。

卓少華也在他談論之中，才發現這位藍兄才華卓絕，博學强記，經史百家，詩詞歌賦，無不通曉，心中更是好生欽佩。

兩人只顧談話，回頭看去，隣桌的人，都巳先後上路，伙計又下了兩碗湯麵送上。

卓少華難得遇上一位知己良友，心情十分愉快，把一碗麵連湯帶鹵，吃得津津有味。

藍允文只用筷挑着吃了幾口，便自停住，從身邊掏出一錠碎銀，會過酒帳，含笑道：「卓兄，我們也該上路了。」

兩人走出松棚，卓少華因有藍允文同行，他是一個讀書相公，脚下自然不好走得太快，趕到分水，已是上燈時候。

藍允文似是對城中街道十分熟悉，領着卓少華在大街上找到一家客店，要了兩個房間。

卓少華眼看這位新結交的藍兄，出手闊綽，自然是世家子弟，要住得舒服，也只好由他。

第二天藍允文交代店家，僱了兩頂轎子，卓少華明他不善長途跋涉，也只好和他一同乘轎上路，傍晚趕到新登，再由新登到達臨安。

這臨安是個大城鎮，兩人落店之後，藍允文打發了轎夫，第二天又要店伙代僱了一輛馬車，繼續上路。

馬車自然比坐轎要快得多了。

一路上食宿，都是由藍允文搶着會帳，不必多說，這一路上，兩人更是無話不談，當眞情投意合，如膠如漆。

這一天傍晚，車子進了鎭江城，找了一家叫做京口老店的客棧落脚，藍允文要了兩間上房，吩咐店伙，要厨下整治一席豐盛的酒菜。

店伙退去之後，卓少華忍不住問道：「藍兄，今晚你要宴客？」

藍允文朝他微微一笑，接着詞色懇切的道：「卓兄，我們萍水相逢，一見如故，這幾天來，可說歡若生平，只可惜會短離長，明天鷄唱之時，就要分手了，不知何年何月，方得重晤，今晚，是你我兄弟的惜別宴，自然要豐盛些了，除了你我二人之外，那會有什麼旁人？」

卓少華聽得大爲感動，黯然道：「這一路上，多蒙藍兄照顧，兄弟巳是感激不盡，怎好……」

藍允文搶着說道：「卓兄，人之相知，貴在知心，你我眞巳結交，就是朋友，我不許你再說感激二字。」

他不待卓少華開口，接着道：「只是我有一件事說出來，不知卓兄是不是會同意？」

卓少華道：「藍兄請說。」

藍允文望着他，徐徐說道：「我和卓兄，數日朝夕相聚，情如手足，明朝就得分手，如果就此別過，豈不枉自結交一場，因此兄弟之意，想和卓兄結爲異姓兄弟，不知卓兄意下如何？」

卓少華大喜，說道：「這話我早想說了，只因不知藍兄的意思，才不敢說出口來。」

藍允文喜形於色道：「如此就好，卓兄，你今年幾歲了？」

卓少華道：「兄弟今年二十三，是九月裏生的。」

藍允文忽然臉上一紅，道：「我二十四，你要叫我……大哥哩！」

卓少華朝他作了個長揖，說道：「小弟那就拜見大哥。」

藍允文喜不自勝，一把握住他雙手，含笑說道：「那我就叫你兄弟了，兄弟以後可不要忘了我這大哥！」

卓少華抬目道：「我們今晚結爲兄弟，禍福與共，生死同命，小弟怎會忘了大哥？」

藍允文握着卓少華的手，微微起了一陣顫抖，點頭道：「兄弟，有你這句話，大哥心裏高興極了，今生今世，此情不渝，我……也不會負你的……」

他神情顯得有些激動，連一雙星目之中，也起了一陣霧水。

這時正好店伙替兩人送茶水進來，藍允文才矜持的退到窗下一張木椅上坐下。

店伙巴結的替兩人斟了兩盅茶，陪笑道：「二位公子請用茶。」

接着另外一名伙計，在房中擺好兩副杯筷，不多一會，就陸續送上菜來。

藍允文道：「兄弟請入席了。」

卓少華道：「大哥請。」

兩人對面坐下，卓少華取過酒壺，說道：「兄弟來。」

給藍允文和自己面前斟滿了酒。

藍允文取起酒杯，明亮目光，朝卓少華望來，說道：「兄弟，人生得一知己，可以死而無憾，我藍允文今生今世，只有兄弟一個知己，天明唱別，情何以堪，所以我們今晚這一席酒，須當盡醉……」

他說到後來，聲音也微有哽咽，突然舉杯一飲而盡。

卓少華和他幾日相處，覺得這位藍兄倜儻風流，是個俊逸洒脫的人，却沒想到臨別前夕，他竟是如此兄弟情深，多愁善感，一時也覺依依難捨，急忙舉杯和他同時乾了，慨然道：「大哥相愛之深，溢於言表，我們兄弟自然要一醉盡興，用酒來澆別情離緒了。」

拿起酒壺，又給自己兩人斟滿了酒。

藍允文點頭道：「這才是好兄弟。」

果然又舉杯一飲而盡。

卓少華陪着他乾了一杯，說道：「大哥請用些菜吧！」

藍允文兩杯下肚，臉頰巳經緋紅，黯然說道：「滿桌佳餚，我却難以下咽，兄弟，來，我們再乾一杯。」

仰起脖子，咕的又是一口又乾了一杯。卓少華只得又陪他喝了一杯。

店伙又忙着送上一盤熱炒。

藍允文略爲舉杯，吃了一些酒菜，忽然抬起頭來，雙目凝注着卓少華，探懷取出一塊玉珮，徐徐說道：「兄弟，這是我從小佩在身邊之物，隨我多年，我把他贈與賢弟，覩物可以思人，見玉如見愚兄，你好好收藏了。」

隨着話聲，掌心一攤，伸手遞了過來。卓少華見他掌心托着一塊羊脂白玉橢圓形的玉佩，上面還鵰刻着一株九蕙蘭花，

幾瓣蘭草，正好是玉中翠綠部份，刻得十分精細！

尤其在燈光之下，藍允文五指纖秀，掌心膚色紅潤如脂，若不是和他結爲兄弟，眞要誤認是姑娘家的玉掌呢！

卓少華看得不覺一怔，抬眼望着他，囁嚅的道：「大哥，如此珍貴之物，小弟如何能收？」

藍允文臉上巳被酒力烘托得一片紅雲，急道：「你快拿去，這是我隨身之物，難道你別後不會想念我麼？」

他站起身，硬把玉珮塞到了卓少華的手中。

卓少華拗不過他，只得收下，望着他，說道：「小弟恭敬不如從命，那就拜受了……」

說話之時，鼻中忽然聞到一縷淡淡的幽香。

這幾天他和藍允文同乘一車，也不是可以聞到從他身上散發出來的香氣，卓少華心中還暗暗竊笑：「這位藍兄雖是俊逸不羣，依然免不了富家子弟的習氣，連衣衫都薰了香！」

但今晚連喝了兩杯，酒意方濃，聞到這一縷幽香，心頭忽然引起一絲綺念，止不住有些心旌動搖，激動的握住了藍允文的手，說道：「大哥，你眞好。」

藍允文突然似有警覺，急忙一縮手，靦然道：「賢弟我們坐下來吃些菜吧！」

卓少華不覺臉一紅，垂手應了聲「是」，兩人又自坐下。

藍允文這回不再喝酒，只是不住的勸菜，兩人邊吃邊談，無非說些詩詞文章。

卓少華師父九眺先生，原是飽學之士，卓少華從小追隨師父，耳濡目染，對文學根底，原也頗有涉獵，也不時講些從師父那裏聽來的江湖軼事，也聽得藍允文津津有味。

兩人只顧清談，早巳停下筷來，藍允文吩咐店伙撤去杯盤，沏上兩盅香茗，兩人因分手在即，心頭難免依依惜別，因此一直談到初更時候，還是不肯就寢。

藍允文適時站起身來道：「賢弟，時光不早，你也該休息了。」說罷，回身走出，但目中巳隱有淚光，急急回房而去。

翌日凌晨，卓少華盥洗完畢後，依然不見藍允文起床，走到隔壁，正待舉手扣門！

只見店伙迎面走來，含笑道：「公子爺早，這位藍公子天還沒亮，就走了，連你老的房間錢，都巳付過了呢！」

「大哥走了？」

卓少華錯愕了一下，心頭頓生別離之感，悵然道：「他怎麼不告訴我呢？」

店伙陪着笑道：「大概是爲了讓公子爺多睡一回，不忍吵醒你了。」

卓少華忽然若有所失，點點頭，回到房中，不覺取出雕着蘭花的玉珮來，輕輕摩挲了一番，才收入懷中，起身走出，賞了店伙一錠碎銀，才往渡口而去。

從鎭江渡過江，就是瓜州，往西，經過眞州，就是六合，因境內有六合山而得名。

六合山在縣城西南，有寒山、獅子、石人、雙鷄、芙蓉、妙高等六峯。

六合門在妙高峯下南麓，設有六合門的祖師堂，故而奉祀的掌門人，必須住在六合。

六合門原是少林支派，注重內外兼修，以精氣神爲內三合，手眼鼻爲外三合，內外相合，而謂之六合。最著名的有「六合劍」，「三指功」，「六合二十四手」，另外還有「六合刀」，「六合槍」等，門人弟子遍及大江南北，江湖武林，除了領袖羣倫的少林、武當兩派之外，六合門也是有數的大門派之一。

當今，六合掌門人高天祥，就住在六合山芙蓉峯下，把他的莊院名爲「芙蓉山莊」。

高天祥爲人謙和，是個恂恂君子，年屆重五，老夫人早巳過世，膝下只有一女，取名美雲，今年才十七歲，拜在師妹許瑞仙的門下。

卓少華到了六合，好不容易才打聽到掌門人住在芙蓉峯下，芙蓉山莊。

他依着地址找到了莊院門口，一名莊丁問他找誰？卓少華不敢說出父親的名字，只得含笑道：「我是找家師來的。」

那莊丁問道：「朋友的師父是誰？」

卓少華道：「家師是九眺先生。」

莊丁聽說是九眺先生的門下，連忙堆笑道：「少爺請進，司空先生正在西花廳陪黃山老道長下棋，小的替你領路。」

卓少華道：「多謝管家。」

莊丁道：「少爺不用客氣。」

說罷，走在前面領路。

卓少華跟着他，從二門右側一道邊門，折入走廊，一面問道：「卓老爺子來了嗎？」

莊丁陪着笑，說道：「卓老爺早就來了，正和莊主在書房裏，陪着幾位貴賓在聊天。」

卓少華心中暗道：「爹果然來了，那麼自己在家中書房看到的一幕，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對了，那一定是假扮萬大叔的褚彪的同黨玩的把戲了，但他們這麼做，又是爲什麼呢？」

他隨着莊丁，穿過一進房舍，跨出月洞門，是一片花圃，迎面三間雅舍，窗明檻敞，十分清幽！

卓少華舉步跨上石階，中間一間小廳，擺設精緻，左首一間，長窗敞開，棋子丁丁！窗下隔着一張花梨長几，對坐着兩個老人，一個白面黑鬚，穿青布長袍的正是自己師父。另一個是身穿古銅色道袍，白髯白鬚的老道人，大概就是黃山老道長了，他面前几上放着一個古銅色的大葫蘆，好像裝的是酒！

這一瞬間，卓少華突然想到一個人，他聽師父說過，黃山松雲道長，人稱醉道人，身邊經常帶着一個大葫蘆，不論走到那裏，酒不離口，沒有人知道他這葫蘆裏能放多少酒？另外還有一個特徵，是他左右面頰，佈滿紅白斑點，有如星斗，鶴髮童顏，膚色光潤，據說他年紀巳經一百多了，還是師祖同輩的人，但他和師父是棋友，也是忘年之交，每年師父總要到黃山去探望他一次……

心中想着，不覺放輕脚步走了進去，口中低低叫了聲：「師父。」

九眺先生目光一抬，看到卓少華，不覺奇道：「少華，你怎麼也趕來了？哦，

快過來拜見師伯祖，這就是爲師時常和你提起的黃山松雲老道長，他老人家年紀比你師祖還大……」

一面朝向老道長道：「他是小徒卓少華。」

卓少華慌忙向老道人跪拜下去，口中叫了聲：「師伯祖……」

醉道人呵呵一笑，抬手道：「小友快起來，貧道和你師祖是老朋友，和你師父也是朋友，唔，這小友人品不錯，來來，老道年歲不小了，童心未泯，咱們也交個朋友，別再叫我師伯祖了。」

卓少華拜下去的人，突覺一股柔和的力道把自己身子托了起來，抬頭看去，松雲道長果然面頰上紅白斑點，宛如星斗一般，雙目精光如電，笑瞇瞇的望着自己。

九眺先生忙道：「老道長看得起小徒，還望多加教誨，他還是個小孩子。」

醉道人呵呵笑道：「咱們相識之時，你還不是個小孩子，咱們相交也不是有四五十年了麼？哈哈，貧道和你們六合門三代交友，豈不也是一段佳話？小友，你說，願不願意和老道交個朋友？」

九眺先生看他這麼說了，只得朝卓少華道：「少華，你能得蒙老道長垂青，這是你的福緣，還不快答應老道長？」

卓少華躬身一揖，說道：「晚輩謝謝老道長。」

「對！」醉道人欣然道：「你師父知道我老道的脾氣，好，咱們從現在起，就是朋友了，你就叫我老道長，我叫你一聲小友，這就是忘年之交，唔，你會不會下棋？」

卓少華低着頭道：「會一點，是師父教的。」

「好，好！」醉道人連說了兩個好字，接着道：「待會兒，你和老道下一盤試試看，從前你師父一直輸給我，這幾年他已經可以和老道下成平手了。」

九眺先生笑指棋盤，道：「這盤棋，道長……」

醉道人左手朝棋盤上一陣亂搓，說道：「這盤不算……」

他右手舉起葫蘆，一陣狂喝，縱聲大笑道：「貧道和你們六合門三代論交，豈不快哉？」

隨着話聲，人已站了起來，說道：「你們師徒兩個談談吧，老道喝醉了，想去透透風。」飄然往外行去。

九眺先生問道：「少華，你來了，可曾見大師兄麼？」

卓少華道：「沒有，弟子聽這裏的莊丁說，爹和掌門人在書房裏陪同幾位貴賓聊天，所以先找師父來了。」

九眺先生點點頭，又道：「你是大師兄在家裏留了信，叫你來的麼？」

「不是。」卓少華道：「弟子是回到九眺峯找師父去的，師父到這裏來了，才趕來的。」

九眺先生目光一注，問道：「你趕回九眺峯找爲師有事？」

「是的。」卓少華望着師父，說道：「弟子這次回家，遇上了幾件怪事，所以急着趕回山，想稟報師父。」

「怪事？」九眺先生微一錯愕，道：「你遇上什麼怪事？」

卓少華就從自己在杭州認識一位跛足老人，託自己順道往五龍山莊帶一口信說起，因此回家已經遲了兩天，如何在書房發現父親倒臥地上，奄奄一息……

「慢點！」九眺先生道：「你說什麼？你親眼看到大師兄倒臥地上，奄奄一息，你沒看錯？」

「絕不會看錯。」

卓少華接着把爹看到自己之後，只說了一個「一」字，就已氣絕，自己如何在爹右手發現一支朱紅毒針……

九眺先生沉吟道：「手指有焦痕，那是『離火針』了？後來呢？」

卓少華又把自己沒找到娘，却遇上萬大叔之事說出。

九眺先生道：「大嫂到杭州進香了，哦，萬大川怎麼說？」

卓少華接下去把萬大川如何和自己同去書房，已經不見了爹的屍體，連放置在几上的毒針，均已不見，但却被自己識破了那人不是萬大川，他只是戴了一張假面具，此人叫做褚彪，他在自己問話之時，嚼舌自戕……

九眺先生道：「他是服毒死的，唔，你可曾搜他的身？」

「沒有。」卓少華說出如何埋了褚彪，就連夜趕路，如何在蕭山附近遇到五龍莊的孟氏三雄被人押着上路，自己如何冒充褚彪，進入蘭赤山莊……

「蘭赤山莊？」

九眺先生臉露驚異的道：「爲師的從未聽人說過，蘭赤山還有蘭赤山莊？唉，你這孩子，也太大胆了，連孟氏三雄，都不是人家的對手，你還敢混充他們的人進去？後來呢？」

卓少華把在蘭赤山莊，如何和莊主交手，他如何催自己離去，詳細說了一遍。

「嚴文瀾？江湖上從未聽說有這麼一個人？」

九眺先生攢着眉道：「不過據你所說，追風客鹿昌麟、翻天手吉鴻飛，居然當了他的正副總管，這倒不可等閒視之……」

他略爲沉吟，又道：「但大師兄已經來此多日，家中怎會……」

他一手撚着黑鬚，半晌不語，一張白皙皺紋的臉上，眉峯漸漸聚攏，臉色也隨着凝重，一把拉着卓少華走到北首一張椅上坐下，低聲道：「你沒見過大師兄，那是最好不過，你方才和爲師說的這些話，只有我們師徒二人知道，不准再跟任何人提及，就是對大師兄也一字莫提，你知道麼？」

卓少華點點頭道：「弟子記住了。」

「好！」九眺先生起身道：「你既然來了，那就隨爲師到書房去見掌門人和大師兄去。」

卓少華應了聲「是」，跟着師父出了西花廳，繞過迴廊，轉出東院，是一座小院落，却有假山花木之勝，書房一排五楹，軒朗古雅！

走近書房，就聽到從敞開的明窗中，傳出一陣高聲談笑，敢情已經來了不少賓客！

卓少華隨着師父身後，跨入書房，抬目看去，除了掌門人（高天祥）和自己父親（卓清華）之外，還有文士打扮，舉止

文雅的四師叔董仲萱和一身青衣，風姿綽約的五師叔許瑞仙。

另外還有三人，一個倒是身材高大，面如重棗；一個中等身材，臉如淡金；第三個臉色黝黑如土，頭戴瓜皮帽，身穿長袍黑褂，看去像個土財主。這三人卓少華從未見過，不知是什麼人？

大家看到九眺先生走入，紛紛站了起來。九眺先生連忙拱手道：「馮兄、陸兄、劉兄，久違了。」

卓少華立即趨了上去，朝着掌門人叩頭。

高天祥含笑道：「起來，起來。」

一面朝卓清華道：「大師兄令郎已經有這麼大了，眞是可喜之事。」

「掌門人誇獎。」卓清華回頭道：「少華，你先來見過這三位老前輩。」

有外客在場，自該先見過外客，這就指着紅臉老者是武功山武功門的陸鴻藻，淡金臉老者是九華劍派的劉寄生，戴瓜皮帽的土財主是徽帮大老馮子材，都是大江南北大名鼎鼎的人物。

卓少華一一見過，然後又向四師叔董仲萱、五師叔許瑞仙請了安。

董仲萱含笑問道：「少華，二師兄的『擒拿手』，你學會了麼？」

許瑞仙道：「這個還用問，少華從師已有十年，二師兄那會不把看家本領傳給他呢？」

「妳呢？」董仲萱溫文的看了她一眼，問道：「妳有沒有把看家本領傳給高美雲？」

「自然有了。」許瑞仙嫣然一笑道：「美雲聽我們說起，四師叔的『六合二十四手』是咱們六合門的精華所在，她就吵着要跟四師叔學呢！」

董仲萱笑道：「師妹竟然替我吹起法螺來了，好，美雲要學，我怎會藏私？」

九眺先生大笑道：「好哇，四師弟，你要教美雲，就得連少華一起教才行，做師叔的，可不能有偏心呀！」

董仲萱道：「二師兄怎麼也跟小弟開起玩笑來了。」

「四師弟那是答應了。」

九眺先生道：「少華，還不謝過四師叔！」

卓少華跟著朝董仲萱躬躬身道：「多謝四師叔。」

就在此時，但見門外紅影一閃，就一陣風般走進一個身穿梅紅衣衫的少女來。

許瑞仙忙道：「徒兒，妳來得正好，四師叔答應教妳六合二十四手了，還不去謝謝四師叔？」

「眞的！」那梅紅衣衫少女聽得眼睛一亮，揚着眉，喜孜孜的道：「謝謝四師叔。」

卓少華聽五師叔的口氣，這梅紅衣衫少女就是五師叔的弟子，掌門人的掌珠高美雲了！

他見過這位小師妹，那是五年前掌門人五十大慶，爹帶自己來的，那年她還是個小女孩，梳着兩個丫髻，蹦蹦跳跳的，如今已是出落得亭亭玉立，像一朵含霧籠烟，含苞待放的花朵了，他自然不好意思去招呼她了。

許瑞仙道：「美雲，妳怎麼不認識卓師哥了？」

高美雲給師父一說，一雙明亮的秋波，倏地抬了起來，她看到了俊美而略感陌生，又似曾相識的卓少華，一張春花般的臉上，驀地飛起兩朵紅雲，緩緩垂下頭去，低低的叫了聲：「卓師哥。」

卓少華也臉上一紅，叫了她一聲：「師妹。」

董仲萱看着這一對少年男女的情景，不禁想起二十年前的往事，那時自己才二十五歲，師妹只有十六七歲，第一次自己見到師妹之時，不是也這般情景麼？想到這裏，不覺偷偷的迴眼望五師妹看去。

沒想到許瑞仙一雙含蘊着情意的鳳眼，也正好朝他看來。

四目相投，兩人心頭都不禁「咚」的一跳，臉上也有些熱烘烘的，趕緊移開目光。

董仲萱含笑道：「你們兩個師父都想偷懶，見到我，就把事情往師叔頭上推，誰教我是你們師叔，打明兒個起，我就教你們六合二十四手，這是實用招式，兩個人一起練，可以互相餵餵招，比一個人練好得多了。」

卓少華聽說有花朵般的高師妹和自己一起練，心頭自是高興，欣然點了點頭。

高美雲心裏也有着說不出的喜悅，紅着臉道：「我時常聽爹讚卓師哥是二師伯的高足，武功高强，我和他餵招，準吃虧的。」

許瑞仙道：「少華是二師兄的高足，妳也是我的高足呀，從前我學藝的時候，時常由大師兄、二師兄代師授藝，有時我出手打到二位師兄身上，二位師兄總是不還手的。」

九眺先生笑道：「五師妹還記得？」

許瑞仙道：「自然記得了，我這話是告訴少華，做師哥的要有被師妹打上幾拳不還手的雅量。」

高天祥呵呵一笑，道：「五師妹，我把丫頭交給妳，是要妳好好替我管教管教，妳別把這丫頭寵壞了。」

高美雲不依道：「爹，你這麼一說，以後師父就要對我兇了，那怎麼辦？」

這話聽得大家都笑了起來。

高美雲粉臉一紅，嬌羞的道：「你們都笑我，我不來啦！」

一扭頭，正待往外跑去。

高天祥叫道：「雲兒，慢點，爲父有事要交代妳。」

高美雲只得站停下來，望着爹道：「爹有什麼事？」

高天祥一指卓少華，說道：「妳卓師哥遠來是客，他待在這裏，屋裏都是長輩，坐也不好，站也不好，豈不受盡拘束，妳是主人，該帶他去四面走走才是。」

高美雲紅着臉，點點頭，一雙黑白分明的大眼睛，望卓少華一轉，羞澀的說道：「卓師哥，你隨我來。」

急步走了出去。

卓少華望望父親。

卓清華藹然一笑道：「快去吧！」

卓少華應了聲「是」，紅着臉走了出去。

高美雲已在圓洞門外等着他，看他出來，就低着頭往外行去。（未完・三）

中篇連載故事／金童·文　可飛·圖

飛仙劍俠奇緣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有一座古老的宅院座落在南陽莊，門上橫匾寫上「白衣書香」四字，積滿灰塵，門庭早巳荒凉，顧客思義，主人姓白，世代書香，雖然讀書，不入科場，白丁老死。卅年前，三代同堂的主人在一年中接連死去，婢、僕星散，傳說有鬼怪或有狐仙，近隣的李佃戶有一子，年華十六，滿腹經綸，讀書明理不信邪，一日見一年輕書生模樣進入白家宅院，自己亦尾隨而入，找不到書生，却見一白衣少女，知道她還有二位姐姐，相談甚歡，興辭回家，告知父母，李佃戶怕他中邪，同他到玄妙觀除妖氣，反遭道士瞞騙中毒昏迷，幸白衣少女將他救醒……

三代遭殺戮　回家報大仇

李佃戶說完話，便掩上木門。

寒星道長忽然伸進來一隻脚，木門碰上了脚，就像碰上了一根鐵椿一樣。

李佃戶的氣力很大，一個人能抗兩百斤重的一籮麥子，但他現在，却推不動這一扇門。

寒星道長笑了笑，雙手一推兩扇門，把門推開，李佃戶也被震退了五六步遠。

李佃戶楞住了，暗暗忖道：這老道士的氣力實在不小。

寒星道長人巳經跨進了門，四下瞧了一陣，才說道：「無量壽佛，施主這家中的妖氣，實在很重，不過，妖氣盤於內屋，人也還沒有氣絕，施主，可不要再固執了。」

李佃戶的信念，突然間開始動搖了，至少，這個老道士看上去很順眼，看戲，聽唱本，還是說書的，提到和尙、道士，大都不是壞人。

心中念轉，李佃戶就想到了水浸金山寺的法海和尙，老和尙收妖，抓到了白蛇精。

寒星冷眼旁觀，看出了李佃戶心中巳經有了活動的味道，笑一笑，道：「貧道雖然還沒有看到病人，但貧道巳感覺到這妖氣屬陰，如若她幻化成形！一定是個女人。」

李佃戶呆了一呆，道：「女人？」

寒星道長道：「不錯。」

李佃戶道：「會不會是白蛇精？」

寒星笑一笑，道：「這個，貧道無法立刻答覆，我要看到了病人之後，查出病情，才知她是什麼妖怪。」

李佃戶點點頭，道：「好，你坐一下，我去跟病人說一聲。」

寒星點點頭坐了下去。

李佃戶行了兩步，又回頭，道：「道長，我們家裏，確實有一個病人，不過，昨天巳經好了！」

這一次，寒星的臉色變了，沉吟了一陣，道：「好了，不可能吧？」

「前幾天，他確實病的很厲害，但昨天夜裏，却是能吃，能喝的，巳好了一大半。」

寒星忽然站起了身子，道：「危險，危險，危險……」

一連說出好幾個危險，說的李佃戶心裏在跳，全身發毛，人也差一點嚇暈了過去。

寒星接道：「這叫廻光反照啊！」

李佃戶道：「哦！那……」

寒星接道：「他是不是病後忽然清楚了過來。」

李佃戶道：「是啊！」

寒星道：「而且，還說了很多話，聽起來很有條理。」

李佃戶直點着頭，說道：「對……對……對……」

寒星接道：「快帶我去看看，說不定現在巳經快絕氣了。」

李佃戶來不及多想，拔腿就走。

寒星道長跟在身後。

衝到了李金貴臥戶裏，李佃戶完全呆住了。

寒星道：「病人呢？」

李佃戶道：「不見了。」

寒星銳利的目光，四下瞧了一眼，伸手在棉被內摸了一陣，道：「他失踪了很久了？」

李佃戶道：「昨天夜裏，他吃過了東西，就睡了，我和他娘也很累，睡下去，就人事不省，不知道他幾時離去。」

寒星冷冷說道：「他不是自己走的，他是被妖怪帶走了……」

李佃戶苦笑了一下，道：「妖怪，什麼怪妖？」

寒星道：「就是把令郎迷住的那個妖怪呀！」

李佃戶沉吟不語。

這道人的話，倒是提醒了他，金貴可能到白家大院去了。

想到金貴的下落，李佃戶的心中落實了很多。

他是老實人，但老實人並不是笨，他平常不太用心去想什麼，現在，他忽然用心去想一下。

想一想，再看看寒星道長的神情，李佃戶突然有着不能明說的感覺。

那就是這個寒星道長的神色。

他的神色很兇厲。

寒星道長人巳經有些急躁起來，急急說道：「他在那裏，你一定知道。」

李佃戶搖搖頭，道：「不知道……」

「你，你不肯說出來。」寒星道長的急躁，顯然巳經到了不太容易控制的境界了。

李佃戶冷冷的接道：「道長知道他是被妖怪帶走了，一定會知道，那妖怪把他帶到了什麼地方？」

寒星道長輕輕吁一口氣，道：「這個，我得作法推算一下。」

李佃戶生就一張十分老實的面孔，那使他佔了很大的光。

寒星道長看不出，這樣老實的人竟然也會說謊。

這是李佃戶生平中第一次說謊。

第一次說謊的人，完全的出乎人意料之外。

寒星沉吟了一陣，道：「在你們這個地方，白家大院是個很可疑的地方。」

李佃戶差一點叫了出來。

這寒星道長不簡單，竟然一下子說出了白家大院。

李佃戶不善應變，心中一急，臉也紅了起來，道：「對對對，白家大院是個很可疑的地方。」

寒星道長呆住了。

他只是想試探一下李佃戶的反應，但却沒有想到李佃戶竟然隨聲附和。

智者一失，愚者一得，這一下，也把寒星道長給難住了。

「咱們也應該去看看哪！」

李佃戶道：「不錯，不錯，我跟道長一起去。」

寒星又呆了。

李佃戶關心兒子，就算白家大院中，眞有危險，他也要去瞧瞧。

寒星十分不願意進入白家大院，但形勢却使他無法推辭。

點點頭，吁一口氣，寒星無可奈何的說道：「你去過白家大院沒有？」

李佃戶搖搖頭道：「沒有。」

「爲什麼？」

「因爲，那裏有瘟神？」

「瘟神，你見過？」

「沒有見過，但住在這裏的人，都知道，白家大院不能去。」

「現在，你怎麼忽然敢去了。」

「因爲，有道長同去，而且，父子連心，我不能不關切自己的孩子。」

寒星道長沉吟了一陣，道：「好吧，咱們瞧瞧去。」

李佃戶當先而行，直對住白家大院走去。

他一心只想住唯一的兒子，金貴身上，倒是勇氣十足。

何況，身後，還跟着一個能夠避邪捉妖的寒星道長。

這已是日升三竿的時刻。

很多人，都看到了李佃戶帶着一個道長向白家大院行去。

這消息立刻散佈開去。

剎時間，有很多人站了出來。

半圓形環繞着白家大院的住戶，有七八十戶人家，但站在四週看熱鬧的大姑娘，小媳婦，不下一百多人。

一百多人的目光，使得寒星道長有些畏懼，但也使他不得不硬着頭皮向前行過去。

大白天，太陽高照，再加上四週站了很多人，反而給了李佃戶很大的勇氣，直登台階，推開了白家大院緊閉的木門。

寒星道長只好跟了進去。

庭院中，荒草及腰，幾棵高大的檜樹上，棲鴉驚起，響起了一片呀呀的叫聲。

李佃戶突然胆怯起來，停下了腳步。

寒星道長拔了背上的寶劍，左手領着劍訣，跟隨在李佃戶的身後。

「怎麼不走了。」

李佃戶突然感覺到頸後一凉，寒星道長的利劍，竟然抵住了他的後頸之上。

李佃戶吃了一驚，說道：「道長，法師……」

「往前走，我的寶劍很鋒利，貧道只

要一加手勁，立刻可以刺穿脖子。」

李佃戶終於體會到了金貴的話了，玄妙觀的道士很惡毒，這個道士，也不是好人。

他心中生出了一種厭惡的感覺，但却又不能不聽寒星道長的話。

行過了第一庭院。

白家有一連數進的院子，穿過第一座院之後，是一座二門。

第一座庭院很荒涼，人從及腰的荒草中穿過，但却沒有發生任何事故。

白家大院，並沒有很恐怖的事物，只是很荒涼，一座廣深的大院，久未打掃，會產生一種荒涼的肅殺之感。

二門之內，是一片連綿的廂廊，院中幾株高大的白菓樹上，落着兩隻很大的黑鷹。

李佃戶發覺到那兩隻罕見的大鷹，正看着自己。

這樣荒涼的環境，任何一種形像，都會給人一種聯想，那形像，代表着一種聯想的境界標幟。

也許是李佃戶看花了眼，感覺中，那兩隻黑鷹，忽然化作了兩朵烏雲似的，向下撲了過來。

一種莫名的驚怯，使得李佃戶突然向前跑去，忘了身後的寒星道長，和那把頂在頸上的長劍。

恍惚中李佃戶聽到了一聲慘叫。

李佃戶心頭大急，眼前一花，蓬然一聲，撞到了眼前一株大樹上。

這一下，撞得很厲害，李佃戶頭一昏，整個人暈了過來。

醒來時，李佃戶發覺自己躺在一張床上。

床邊站着一個人，正是一直掛念着的李金貴。

李金貴的神情很焦急，看到李佃戶醒過來，才擠出了一抹笑容，道：「爹，您醒過來了。」

李佃戶道：「醒過來了，孩子，這是怎麼回事？」

忽然挺身坐了起來。

原來，他發覺了自己坐的一張床，軟軟的床。

李佃戶從來沒有睡過這樣的床，不但軟軟的，而且，有一股淡淡的香味。

坐起來，才看到了自己蓋的被子，粉紅色的被面子，是綾子作的，摸上去滑不溜手。

「這是三姑娘的房間，三姑娘的床。」李金貴淡淡的說。

李佃戶吃了一驚，說道：「怎麼？是人家大姑娘睡的床，那我怎麼能夠躺下去呢。」

一掀被子，準備下床。

李金貴伸手攔住，道：「爹，你躺着，你撞破了頭，流了不少的血，要好好的躺着休息，三姑娘給你拿藥去了。」

李佃戶被兒子按在床上，同時，那猛一坐起來，也使得頭上隱隱作疼。

這一撞，實在是撞的不輕。

「三姑娘，是什麼人？」

李佃戶提出心中最大的疑問。

「三姑娘，就是白家三小姐。」

李佃戶問道：「哦！白家的三小姐，是不是人……」

「你看看，我是不是人。」

一個嬌滴滴的聲音，接了口，隨着嬌脆的聲音，行進來一個全身白衣，長髮披垂的少女。

白羅衣隨風飄動，緩步行近綉榻。

李佃戶望着三姑娘出神。

他從來沒有想到過，人世間會有這樣的美女，這倒眞是不太像人，像是天上下來的小仙子。

一個美麗絕倫的小仙子。

「妳眞是白家的三小姐？」

白衣少女笑一笑，道：「是啊！李伯伯，你的頭傷的很厲害，先把這碗藥喝下去。」

白衣少女手中捧了一個木盤子，上面放了一個白色的瓷碗。

碗裏面有半碗碧綠的藥水。

李金貴看到了父親猶豫的神情，便低聲說道：「爹，喝下去，三姑娘配的藥很靈。」

李佃戶端起了瓷碗，一口氣便喝了下去。

他身體很健康，絕少生病，記得還是三年前病過一次。

那一次，病的很厲害，吃了十幾副藥才好，每一次吃藥，都覺得很苦！

但這一次，却沒有感覺到苦，只覺藥中有一股淡淡的清香，喝下去，有着一種舒暢的感覺。

李佃戶從來沒喝過這樣的藥。

也沒有用過這麼好的瓷碗，那是江西景德鎮燒的最好瓷碗。

白衣少女收好瓷碗，笑了一聲，道：「李伯伯，閉上眼睛好好的休息一下，就不妨事了……」

李佃戶突然想到了寒星道長，急急說道：「那位道長呢？」

李金貴道：「哼，那個老道士不存好心，他想殺爹，被老鷹啄跑了。」

「老鷹會啄人？」

白衣少女笑一笑，道：「是啊！那一對大鷹，是我們養的。」

「啊！姑娘養了一對老鷹看門。」

「不是我，是我大姐養的。」

李佃戶點點頭，閉上雙目休息。

這幾句交談，使得李佃戶肯定了一件事情，這位三姑娘絕不是鬼？

就算是鬼，這樣美麗的鬼，也絕不可怕。

李金貴望望三姑娘，三姑娘輕步向外行去，示意李金貴跟上來。

兩人到了另一間房裏，白衣少女放下手中的木盤、藥碗，緩緩說道：「那老道長跑了，可是這件事情，也驚動了我的大姐。」

「哦！」李金貴呆了一呆，道：「這要怎麼辦啊？」

白衣少女含笑說道：「我大姐要見見你……」

「見我……」李金貴被駭的呆住了。

白衣少女道：「我大姐看上去很嚴肅，但心地很好，所以，你不用怕她。」

「我……我……我……」

白衣少女說道：「李公子，你非見她不可……」

李金貴苦笑了一下，道：「好吧！既然是一定要見她，那就只好見了。」

「走！我陪你一起去見她！」

白家大院的房舍很多，綿連百間，但大部份的房間，都是空着的。

白衣少女帶着李金貴到了一室複室中，低聲道：「你坐着，我去告訴大姐。」

李金貴本來有些害怕，現在，反而靜了下來。

這位白家的三姑娘，既然是如此的溫柔、和氣，她的大姐，大概也不會很兇。

三姑娘帶着李金貴，推開了一座很厚木門，眼前景物，忽然一變。

那是一間，四週都用黑幕垂遮着的房間。

但室內却點着一個細小的蠟燭，一顆很大的明珠，高吊在屋頂之上。

借一點燭火，反射出了一片耀目的珠光。

一個很寬大的木榻，羅帳高掛，一個長髮披垂的麗人，擁被而坐。

「李公子請坐。」

李金貴本來已被珠光、耀花了眼睛，不敢逼視，但聽得那很溫柔的招呼之聲，才緩緩抬起頭來，向木榻上望去。

她長的很美，有些像三姑娘，和三姑娘不同的是兩人的臉色，三姑娘的臉，白裏透紅，但坐在木榻的大小姐，却是臉色蒼白，不見血色。

李金貴在一張軟軟的錦墩上面坐了下來。

「我們作了很多年的隣居，却沒有見過面。」

李金貴笑一笑，道：「妳們很少出門，我們也不敢進來，所以，所以……」

大小姐一笑，接道：「所以，我們雖然毗隣而居，但却互不相識。」

李金貴點點頭。

大小姐伸出原本藏在被子中的纖纖玉手，掠一下長髮，接道：「白家人口少，地方又太大了一些，缺少人手，任全庭院荒蕪，不便和隣居們往來，你是第一個進入這裏的近隣。……」

李金貴道：「我，我是……」

「你的事，三妹都告訴我了，李公子，聽說你讀了幾年書，瞭解的事物，已經不少，我想，你對我們這個家族，定然也有些懷疑，對吧！」

李金貴道：「是！不過，我現在，已經不懷疑了。」

大小姐點點頭，道：「你年紀不大，但却很明事理，但你進入白家的事，已經有很多人知道了。」

李金貴道：「是，不知道會不會給你們增添很多麻煩。」

大小姐道：「不錯，給我們增加了很多的麻煩，但對你，却是一件很不幸的事情。」

李金貴道：「這個，這個……」

大小姐說道：「李公子，玄妙觀的老道士，對你下手的事情，你一定記憶很深吧？」

李金貴說道：「是！好可怕，好可怕的！」

大小姐道：「那不是爲了你，你只是代罪羔羊。」

李金貴道：「爲什麼呢？」

大小姐說道：「因爲你進入了白家大院。」

李金貴已經完全不知道如何的回答了，只好低頭不語。

「李公子……」大小姐口氣十分含混的說道：「有一個很好的辦法，可以使你們避開了這些麻煩，不知道你們會不會同意？」

「什麼辦法？」

大小姐道：「你們可以搬離這裏，到很遠的地方去，……」

「這個，我爹只怕不會同意。」

「李公子可以說服他。」

「可是，我們從小在這裏生根，成長，如何要離開這裏，以後如何活下去？」

「這不用李公子担心，我們還存了很多的銀子，我可以送你們一大筆錢，你們可以建一宅豪華的宅院，買上幾百畝良田，你爹、娘，不用再那麼辛苦，你也可以安心的讀書了，一旦科場得中，改善門第，光宗耀祖。」

「我們的祖墳都在這裏，搬離了這裏，如何還能光宗耀祖。」

大小姐怔了一怔，笑道：「李公子，至少，可以避開了很多的麻煩？」

李金貴低下了頭，道：「這個，我作不了主？」

大小姐道：「你如同意，我想說服令尊，反倒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了？」

李金貴說道：「我爹是一個很固執的人……」

大小姐道：「他年紀大一些，深明利害，也知道銀子很重要，我担心的，是你李公子不肯答應。」

李金貴轉頭望去，只見三姑娘低着頭，站在床側。

他想由三姑娘那裏，得到一些暗示，但他失望了。

現在，只有率直的表現出他內心中的感受。

「我不同意，也不願離開這裏。」

「你不怕玄妙觀的道士麼？他們一心一意的要殺你。」

「我不知道，他們爲什麼要殺我，但如殺了我對三姑娘有好處，我不怕他們殺的。」

三姑娘忽然抬起了頭，望了李金貴一眼，又低下了頭。

雖是匆匆一眼，但李金貴看了三姑娘臉上浮漾着關心的情意。

大小姐一下子沒有笑容，神情變的十分嚴肅，道：「三妹，妳的看法呢？」

三姑娘又抬起頭來，臉上是一抹淒容的笑道：「大姐，我都聽大姐的決定。」

大小姐的目光又轉到李金貴的身上，道：「李金貴，你都聽到了吧？」

李金貴點點頭。

「三妹對你是否留在這裏，沒有意見，她也不關心這件事？」

李金貴向三姑娘望去。

發現她低着頭，似乎是有意的不讓李金貴看清楚自己。

李金貴很傷心，一種出自內心的激情，受到了刺傷。

他讀過很多書，但却一直很少和人爭

辯過，但他却是有了爭辯的能力。

大小姐除了臉色稍爲蒼白一些之外，很美麗，聲音甜脆，給人的感覺很慈和。

至少，給李金貴的感覺是如此。

因爲，他一直沒有仔細的看過大小姐，瞧不出她眉宇間隱隱的威厲。

所以，他很大胆，理直氣壯的說道：「三姑娘爲什麼要關心我，我們只是隣居，相處了很多年的隣居。」

大小姐道：「我是一番好意，正因爲，我們有着多年的隣居情意，所以，我才希望你們舉家都搬離這裏！玄妙觀的道士們的力量很大，不好對付，他們會……」

李金貴接道：「他們幾乎把我害死，可是，我不怕他們。」

大小姐驚奇的說道：「爲什麼？你不怕死？」

李金貴道：「怕，……」

大小姐接道：「既然害怕，爲什麼不遷離這裏？」

李金貴道：「我不願意離開這裏，寧願死。」

大小姐道：「爲什麼呢？」

李金貴看了三姑娘一眼，欲言又止。

大小姐冷冷說道：「李公子，說下去，我要知道你心裏的事。」

如若這時間，李金貴看了大小姐一眼，他一定不敢說什麼。

可惜，李金貴根本就沒有看大小姐。

所以，他的回答很雄壯，道：「三姑娘不關心我，但我很關心她。」

「她用不着你關心，我是她的大姐，我會愛護她。」

「我知道，她比我聰明，也比我能幹，用不着我照顧她，可是，我關心她並沒有錯，她可以不接受，也可以不見我…」

大小姐有些怒意了，冷冷說道：「你讀聖賢書，所學何事？難道不明白，男女授受不親。」

「我知道。」

「知道，爲什麼還要和她往來？」

李金貴道：「我心無邪念，發乎情，止乎禮，那裏錯了。」

三姑娘的頭垂的更低了，全身也似乎在微微的發抖。

但李金貴却未發覺。

大小姐突然嘆息一聲，道：「李金貴，你眞的很喜歡三妹？」

「是眞的？」

大小姐道：「爲了她，死也不怕？」

李金貴點點頭，道：「不怕，我已經受過了快要死的痛苦，我不知道爲什麼原因，但我知道玄妙觀那些道士們整我，和三姑娘有關。」

大小姐道：「李金貴，你對三妹的用情，倒是很專啊！」

李金貴笑一笑，說道：「大小姐誇獎了。」

大小姐苦笑一下道：「生死不渝，用情到此境界，我也管不住了，三妹，帶他出去吧！」

三姑娘突然抬起了頭，臉上滾下兩行淚水，但口角間，却是笑意盈盈。

「謝謝大姐，謝謝大姐，小妹給妳叩頭。」

三姑娘跪拜了下去。

李金貴看的心中大感奇怪，暗道：姊妹之間，怎可行此大禮。

心中在想，人却隨着三姑娘，也跪了下去。

不知何時，大小姐已轉過身子，李金貴只看到了大小姐的背影。

三姑娘輕輕一拉李金貴，悄然退了出去。

白家大院中的房間太多了，轉了幾轉，就把李金貴給轉迷了。

反正是，三姑娘拉着他進入了另一個房中間。

她天眞的抓起了李金貴的手，按在自己的前胸上，道：「嚇壞我了，你摸摸，我的心現在還在跳？」

李金貴奇道：「妳怕什麼？」

三姑娘嘆息一聲道：「你的運氣好，胆子也大。」

李金貴道：「我怎麼了？」

「你敢和大姐抬槓，頂撞她？」

「我說的是理，怕什麼？」

三姑娘楞了一楞，心中暗道：一時之間，只怕也無法解說清楚，只好一轉話題，道：「你知道不知道，你和大姐抬槓時，竟然沒有看她一眼。」

李金貴道：「這點不錯，我怕她生氣，不敢看她。」

三姑娘微微一笑，道：「你如看她一眼，一定不敢說下去了。」

李金貴道：「爲什麼？」

三姑娘一笑，道：「大姐很威嚴，令人望而生畏，現在，事情已成過去，不用再談它了。」

李金貴却嘆息一聲，道：「和妳大姐爭論這一番之後，我內心中，倒有了很多疑問，只是不知道該不該問妳？」

三姑娘道：「很多事，我都知道，但有些地方，我却不能回答你。」

李金貴點點頭，道：「我不能强妳所難，不能回答，不要回答就是？」

三姑娘點點頭。

李金貴道：「你們究竟是不是人？」

三姑娘怔了一怔，笑道：「原來，你心中一直在懷疑這件事情？……」

李金貴急道：「我不是這個意思，我只是覺着，妳們好奇怪，這麼大的房子，只住了妳們姐妹兩個人，而且，從來不和隣居往來，庭院中，如此荒凉，我……」

三姑娘搖搖頭，攔住了李金貴道：「你慢慢的問吧！我先回答你，我們是人，眞正的人，不是鬼？」

李金貴臉一熱，道：「我不是害怕，就算妳眞的是鬼，我也不怕，……」

三姑娘接道：「我們雖然是人，但不是普通的人。」

李金貴道：「不是普通的人？」

三姑娘沉吟了一陣，道：「我可以讓你看一些秘密，不過，你要答應我不能告訴別人？」

李金貴點點頭。

三姑娘笑一笑，牽起李金貴的手，向外行去。

這時，夜色迷茫，穿行在迴廊之間，李金貴根本連方向也無法分辨。

三姑娘走的很快，李金貴幾乎是被拖着向前奔走。

有時間，李金貴一脚踏空了，但身子却硬被拖起，飛了過去。

直到停了下來，李金貴才發覺停在假山半腰，一塊突出的大石上面。

李金貴拭拭臉上的汗水，低聲道：「看什麼？」

三姑娘笑一笑，道：「剛才，我的氣力是不是很大。」

李金貴點點頭，道：「對，剛才，把我拖的飛了起來。」

三姑娘道：「我們不是普通人家，我們一家人都有着很好的武功。」

李金貴道：「妳也練了武功……」

三姑娘道：「對！剛才，我已經證明給你看了。」

李金貴道：「可是，你們這白家大院，一向被視作神秘的地方，好像是死過了很多人……」

三姑娘道：「我們上幾代，都遭遇到了很大的刦難，祖孫四代，都被仇家殺害，白家的人，只逃出了兩個……」

李金貴接道：「妳和大姐。」

三姑娘道：「我們有三個姊妹，二姐失踪，生死不明……」

李金貴接道：「妳們一直住在這白家大院中。」

三姑娘搖搖頭，道：「不是，大姐帶着我，逃離此地，在別處住了很久，我們回來，還不到半年。」

李金貴道：「這座大宅院中，只有妳們姐妹兩個人？」

三姑娘道：「還有一個照顧我們生活的王媽，大姐身邊兩個丫頭，白家大院中，目下只有我們五個人了。」

李金貴道：「妳們回來幹什麼……」

三姑娘接道：「報仇，……」

李金貴道：「找什麼人報仇。」

三姑娘幽幽道：「殺害白家四代的仇人！」

李金貴道：「他是誰，妳們找到了沒有？」

三姑娘道：「聽大姐說，已經查出了一點眉目，不過，還不敢確定？」

李金貴沉吟了一陣，道：「你們只有五個，如何去報仇呢？」

三姑娘笑一笑，道：「大姐下了很多的工夫，我也忍受過很多痛苦。」

李金貴點點頭，道：「我知道，練武比讀書更苦，不過，我担心，妳們只有五個人，力量太薄弱一些，可惜，我不會武功，無法帮得上妳們的忙。」

三姑娘沉吟了一陣，望望李金貴，欲言又止。

李金貴皺皺眉頭，道：「妳想說什麼？盡管說啊！」

三姑娘道：「你是不是眞的願意帮我們？」

李金貴道：「當然是眞的，只要我能帮得上，赴湯蹈火，在所不辭。」

三姑娘長長嘆一口氣道：「算啦，我想還是不要你也牽入了這個漩渦中了。」

李金貴道：「我不怕，我能作什麼？我會全力以赴。」

三姑娘搖搖頭。

李金貴急道：「妳救了我的命，感恩圖報，我也該替妳効命，這叫做投桃報李啊！」

三姑娘道：「我……」

李金貴嘆口氣，道：「我知道，我帮不上妳們的忙，我只是一個平凡的小人物，不會武功……」

三姑娘接道：「正因爲你不會武功，才有帮我們的機會。」

李金貴道：「眞的。」

三姑娘道：「是！你不會武功，他們才不會注意你。」

李金貴吁一口氣，道：「你說吧！我怎麼樣才能帮助你。」

「李公子，那很危險，一旦他們發覺了你的身份，會立刻殺了你？」

李金貴臉色變了，他幾乎死過了一次，對死亡的恐懼，有一種特別的敏感。但他仍然咬着牙說道：「我不會怕，死也不怕。」

「好！李公子，你眞的不怕，那就到玄妙觀去一趟。」

玄妙觀三個字，對李金貴的威脅，比死亡更可怕。

李金貴的心在發冷，身軀也微微的抖動。

但他盡量地忍住，希望三姑娘看不出來。

但三姑娘神目如電，李金貴的神情，如何能逃過她的眼睛。

「是不是担心玄妙觀道士，認出你來呢？」

「是！是，他們會認出來，我的生死事小，只怕會誤了姑娘的大事。」

三姑娘道：「我能改變你，使他們認不出來。」

李金貴呆了一呆，喜道：「好啊！那就姑娘動手吧！」

三姑娘笑一笑，道：「那是一種很簡單的方法，我給你一種藥物，搽在臉上，會變成另一種顏色，使人無法分辨。」

李金貴道：「好啊！我先試試看？」

他很少照鏡子，現在却面對着銅鏡，搽上了易容的藥物。

那不但使他的臉色變黑了很多，看上去整個的容貌，也似乎是有了很大的改變了。

改變的連李金貴也認不出自己了。

李金貴很驚奇天下竟有如此神奇的藥物，也很担心，這搽在臉上的藥物，會不會再改變回來。

三姑娘的神情，忽然間，變得很嚴肅，緩緩說道：「李公子，你能帮助我們，大姐才會答應我們……」

答應什麼？三姑娘沒有再說下去。

李金貴也沒有問，他現在担心的搽在臉上的藥物，會不會變回來，會不會被水洗掉。

三姑娘又讓李金貴用藥物，搽雙臂上和手上，使雙手和臉上的膚色一致，笑一笑，道：「你要小心，別讓他們瞧到你身上的膚色，玄妙觀的道士們很多疑，一旦被他們發覺了，就會引起他們注意。」

「我把身上也搽上藥物，問題是，我洗臉的時間，會不會洗下來？」

「不會，必需在水中，混入另一種藥物，才能使你恢復本來的面目。」

李金貴道：「那就放心了……」

三姑娘由懷中取出一面形式古雅的銅牌，道：「帶上這個——」

銅牌上雕刻着很多的複雜的圖案，似字非字，似花非花。

「這是什麼？」李金貴自覺已認識了不少的字，他却看不出這銅牌寫的什麼？

「好好的收起來，遇到什麼很大危機時，把它取出來，投向空中。」

「這銅牌會飛麼？」

三姑娘笑一笑，道：「它會有一種作用，可以保護你，也可以讓我知道，你遇上了危險，不過，它很珍貴，而且只能用一次，不是絕對的危險時，不要用它。」

李金貴有些半信半疑，他實在瞧不出一塊銅牌，爲什麼會有那種神奇的變化。

讀書的好處，就是對一些不合情理的事物存疑。

「有很多事，不是書本上可以見到，也不能用常情常理去判斷，現在，我告訴你用法。」

原來，還有一種特定施用方法，才能使這面銅牌，發生作用。

那是一句似咒語的七字眞言。

李金貴很快記熟了那句眞言，但他心中仍然是無法相信。

三姑娘舉手理一理飄飛的長髮，笑一笑道：「李公子，我相信你的聰明，你如能混到玄妙觀中，你會發覺了很多意外的奇怪的事情？」

「什麼樣子的奇怪事情？」

「出於常理常情的事物。」

李金貴點點頭，說道：「我會盡力去作。」

三姑娘道：「他們不會放棄追查你的下落，所以，必須有一個釜底抽薪的辦法，使他們放棄。」

「什麼辦法？」

「死！讓他發覺你已經死了，裝在棺材中，埋入地下。」

「這個，這個……」

「自然，你不是眞的死了，你已經混入了玄妙觀中，你必須說服令尊和令堂，有他們合作，這個戲，才能演得的很好，才能騙過玄妙觀的老道士。」

李金貴道：「是不是由我裝死，但我已經搽了藥物……」

「不！那太危險，我會替你想辦法，現在，最重要的說服你的父母。」

李金貴道：「你們的仇人，是不是玄妙觀中的老道士。」

「他們只是爪牙，大姐耐心的等候，就是希望發覺出眞象，找出眞正的幕後人物？」

李金貴點點頭，道：「原來如此。」

「現在，咱們去見你父母，想法子說服他們？」

李佃戶和李夫人，都是老實人，老實人很怕事，但也很容易被說服。

爲了李金貴的性命，李佃戶終於答應了替兒子辦一場喪事。

李佃戶土生土長，在地方上，交了不少朋友，也有不少親戚。

喪事辦的像眞的一樣，棺材停在李家的大門外面，搭起了一個布棚中，李金貴年未弱冠，不到二十歲的人，死了算是夭壽，不能停棺廳堂。

玄妙觀的道士們，消息也很靈通，李家出殯之前，竟然來了一個道士，趕來致奠。

布棚裏集聚了李家不少的親友，那個道士，竟然敢直奔李金貴的棺木前面。

李佃戶想阻止，已是晚了一步，道士已然欺近了棺木前面。

突然一伸手掀起棺木中的蓋子。

一個很像李金貴的人。

李家親友圍過來時，道士已放下了掀開的棺蓋，輕輕在棺木上拍了一掌，道：「無量壽佛，善哉！善哉！年輕輕的，竟然死於非命。」

圍上來的李家親友中，有一個李鐵牛，這個人年紀比金貴大了三歲，小時候一起玩樂，和金貴是很好的朋友，近幾年中李金貴讀書，李鐵牛種田，兩個人見面的機會少了很多，但那幼小同遊的感情還在，鐵牛天生膂力過人，一個人能担兩百斤重量，行走如常。

他沒有練過武功，但尋常的三五個人，都無法近身，是李家莊有名的大力士。

他名字叫鐵牛，就是因爲他壯的像牛一樣。

李鐵牛火氣很大，一把抓了道士的右臂。

五指緊扣，像道鐵箍一樣，那道士眞還大吃一驚，想不到莊家漢，竟然還有這樣的高手。

李鐵牛出手很快，可惜不是拿的穴道，那道士刻發覺了，他只是有一把天生的蠻力的漢子。

老道士冷笑了一聲，說道：「不得無禮。」

右臂一抖，左手輕輕一拍李鐵牛的前胸。

又黑又高的李鐵牛，突然向後飛去，撞倒了兩張桌子，一下子倒摔在地上。

李佃戶第一個奔向鐵牛，衆親友也圍了上去。

鐵牛的臉色鐵青，雙目緊閉，人已暈了過去。

「老道士打死人了，抓住他。」

就這一轉臉的工夫，再回頭看那個老道士，已然走的不知去向。

鐵牛的父親和李佃戶也是很好的朋友，看兒子像是暈死了過去急的眼淚直流。

這時，一隻小手，突然由人羣中伸了出來，輕輕的在鐵牛的背上拍了一掌。

鐵牛突然張開了嘴，吐出一口瘀血，突然睜開了雙目。

李佃戶大聲叫道：「大哥，不要哭，鐵牛醒過來了。」

呼叫，混亂的人羣，突然靜了下來。

但是却沒有人注意到那個救醒鐵牛的人。

他矮小的個子，穿着一件寬大的衣服，頭上又戴了一頂又大又髒的毡帽，滑溜溜的像一條游在混水中的泥鰍。

現在，他又溜回了李佃戶家的小閣樓上，取下毡帽，脫去了寬大的衣服，露出了本來的面目。

敢情她竟是白家的三姑娘。

小閣樓上，除了白家的三姑娘之外，還有李金貴。

兩個人躲在閣樓上，借一扇木窻，把經過看的十分清楚。

李金貴輕輕嘆息一聲，道：「鐵牛哥會不會死？」

三姑娘搖搖頭，道：「那老道士下手很重，幸好，鐵牛的身體很好，現在，不會死了……」

李金貴接道：「會不會殘廢呢？」

三姑娘取出一粒藥丸，握在手中，突然揮手彈了出去。

看上去這件事，也許不太稀奇，但是如仔細想一想，那就覺着會令人驚奇了。

那粒藥丸，並不是直接的彈入了李鐵牛的口中，而是經過了擁擠的人羣，就像是那粒藥丸長了翅膀一樣，飛入了鐵牛的口中。

李金貴呆呆的看着三姑娘。

三姑娘理一理垂鬢秀髮，說道：「瞧着我，幹什麼？」

「妳……究竟是不是人？」

三姑娘呆了一呆，半晌說不出話。

她和李金貴相處的熟了，忘却了掩飾自己。

「我！是人，但不是普通的人。」

李金貴笑一笑，道：「是不是有武功的人？」

「不止是武功，有些事，不是武功所能辦到。」

這一下，李金貴有些驚奇了。

「不是武功，是甚麼？」

「神通，一種靈異的力量，金貴，我們這個家族，不是普通的人，而是一個具有靈異能力的世家。」

「啊！那，已經不是……」

「還是人，和一般普通的人一樣，是父母生下來的，只是我們在成長的過程中，和常人不同，我們要苦修一些家族的課程……。」

李金貴接問道：「是不是小說中的神仙……」

三姑娘笑一笑，道：「算不上神仙，神仙就不會和你交往了。」

「那是……」

三姑娘沉吟了一陣，道：「如若一定要把我們這個家族說出一個名稱，我就不知道如何回答你了……」

李金貴低下頭，沉吟不語。

三姑娘輕輕嘆息一聲，道：「你不是害怕了？」

李金貴不知在想些甚麼？似乎是想的十分入神。

三姑娘輕輕拍了一下李金貴，低聲道：「看來大姐說的不錯，我們這個家族中的人，不宜和別的人物往。」

李金貴抬起頭來，道：「爲甚麼？」

三姑娘道：「別人，不是怕我們，就是想由我們的身上，得到一些甚麼？」

李金貴道：「我沒有，我們的家庭，雖然不富有，但日子過的很好，父親想辦法讓我讀書，使我明白了很多的道理，但也給了我比別人多的奇想。」

三姑娘道：「我知道，你沒有存心，想從我們身上得到甚麼？所以，所以我才和你交往，而且，向大姐保證……」

李金貴搖頭，道：「保證，保證些甚麼？」

三姑娘道：「保證你，如若，你害了我們，或是騙了我們，我願意對大姐負起任何的責任。」

李金貴聽的呆了一呆，道：「甚麼責任？」

三姑娘道：「不知道，那要看事情的大小了，我可能被大姐關起來，或者奪去我的名份……」

李金貴道：「奪去名份，那是甚麼意思？」

三姑娘道：「那是說，把我逐離這個家族，不准我再回來。」

李金貴道：「是不是死了？」

三姑娘道：「沒有死，比較死了還要難過。」

李金貴似懂非懂的望着三姑娘，千古艱難唯一死，他想不出，還有甚麼事會比死亡更難過了。

三姑娘笑一笑，道：「金貴，我好難決定？」

李金貴道：「甚麼事難決定？」

三姑娘道：「我不知道該不該告訴你更多的事？」

李金貴道：「我不知道，告訴我了，會有些甚麼事？」

三姑娘道：「告訴你了，你可以作一個決定。」

李金貴道：「我……」

三姑娘道：「對！你可以決定，是不是還繼續和我交往……」

李金貴對這一點，表現出了出奇的堅決，道：「這一點，不用討論了，我可以告訴你，就算妳不是人，我也要和妳交往下去！」

三姑娘臉上泛起了一抹安慰的微笑，道：「是眞的。」

李金貴道：「當然眞的，最可怕是鬼，但如像妳這樣漂亮的鬼，我也不會害怕的。」

這幾句話，雖然是很普通，但李金貴却說的很堅定。

這給了三姑娘很大的鼓舞，也使她作了一個決定。

她決定，和這個出身農家的大孩子交往了。

她的目光中，泛起了神彩，就像點起的蠟燭一樣，射出了光芒。

李金貴感覺得到，那是一種實質上的光亮。

李金貴心中好奇，有些忘了所以的，伸出手去，握住了三姑娘的手。

她的手好軟好柔，就像是握在了一團棉花上似的。

三姑娘沒有拒絕，緩緩把身子靠上了李金貴的身上。

一股淡淡的幽清的香氣，沁入了李金貴的心中。

「我們是一個神異的家族，具有了很多的靈異力量，但我們却很希望過着一般的平淡生活，所以，我曾祖父那一代，有了一個很大的決定，那就搬到這裏來住，我們盡量接觸一般人，甚至，我曾祖父希望由他那一代開始，逐漸的和常人接近，放棄了我們家族的傳統，幾代之後，我和你們一樣，變了普通的人。」

像聽一個動人傳奇的故事一樣，李金貴聽得無限神往。

（未完・二）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終南派三個師兄弟串謀將上官業勤打斷脚踝骨，由呂丹鳳引路抬回他的家去，掌門呂容亮父女以為他不小心跌傷，不知道他們覬覦掌門的繼承權而暗下毒手，使上官業勤不能為師父治病，達到其篡奪掌門的位置，他們安置了上官業勤，回來又談論誰繼承做掌門人，呂容亮只好提出叫他們到石室去參悟終南派傳下青玉謎訣，青石上有四句謎訣，三師兄弟無法測出其中武功的奧妙，約定五年後回來再定誰做掌門人，三人相繼下山，拜辭師父，各奔前途，唐翔因和呂丹鳳有約，先到洛南小鎭搶了一些銀両，瞞着呂丹鳳謊說回來看看師父的病情……

瞞師療傷者　善惡難分清



關門弟子

新派俠情中篇

故事／王一龍·文　可飛·圖

呂容亮揮揮手，道：「這些為師都知道，但這又能如何？你想出人頭地？」

唐翔道：「誰不想？」

呂容亮怒道：「那你另投名師去吧，這些東西你都給我帶回去！」

唐翔瞿然一驚，他連忙說道：「師父，弟子只是在山下屢遭人白眼，心煩而已，容或說話語氣過重，但絕無意思另尋名師！」

呂丹鳳剛好回來，道：「爹，三師兄不是這種人的！三師兄，你看小妹好不好看！」

唐翔道：「好看極了！」

呂丹鳳粉臉一紅，說道：「你是騙人的！」

唐翔道：「你不相信的，便問師父好了。」

呂容亮道：「丫頭，把東西搬到灶堂裏去！」

呂丹鳳邊收拾邊道：「三師兄，你帮小妹拿出去。」

唐翔巴不得離開呂容亮，應了一聲，捲起臘肉，跟着呂丹鳳出去。

到了灶堂，呂丹鳳放下食物，含笑回頭，道：「三師兄，你回來爹一定很高興的。」

唐翔說道：「你看錯了，師父並不高興！」

「胡說，怎會呢！」

唐翔抓住呂丹鳳的柔荑，柔聲道：「鳳妹，你今日眞美！」

呂丹鳳粉臉「刷」地變紅，她輕輕一掙，沒能掙脫，便任由唐翔握住自己的手掌，唐翔心頭一蕩，嘻嘻地笑道：「鳳妹，我有幾件東西送給你！」

呂丹鳳聲如蚊蚋地問道：「是什麼東西？」

「你抬起頭來看看！」唐翔自懷裏揣出一枝鳳釵，道：「你看，這鳳釵打造得好看麼？」

呂丹鳳用力抽出手來，把金釵接過，道：「好看……不過，三師兄你這可浪費了……」

唐翔詫異之至，問道：「鳳妹此話怎說？」

「小妹在山上插這個，豈不是錦衣夜行？而且爹可能也不准小妹插這個……」

「愚兄又不是一定要你插的，你不會把它收藏起來麼？有時愚兄不在的話，你若想念我的，便拿出來看看，古語有云，睹物如睹人……」

呂丹鳳一張俏臉比柿子還紅，她垂下螓首，露出後頸一截雪白的肌膚，唐翔嗅到她身上的幽香，心頭再一蕩，忍不住引頸過去，偷偷在呂丹鳳脖子後香了一口！

呂丹鳳如受驚的兔子般跳了起來，轉身奔了出去，唐翔心頭怦怦亂跳，生怕她去向呂容亮哭訴，不料呂丹鳳一下子便回來了，手上多了些乾柴，唐翔放下心，道：「鳳妹，愚兄來帮你燒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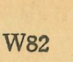
呂丹鳳說道：「不用啦，你，你好胡鬧……你去陪師父吧，要不然我不再睬你了！」

唐翔無可奈何只得回山洞，他再住了一天，實在受不住寂寞，又見呂容亮沒有改變主意的跡象，便推說要去做買賣下山去了，總算他對呂丹鳳尚有一綫的希望，臨走時塞了一錠黃金給她。

呂丹鳳見那黃金足有兩三両重，問道：「三師兄，這錠黃金你怎樣得來的？」

唐翔不悅地道：「難道會是偷回來的？你放心，是借的！不過這是給你跟師父防身的，這些碎銀則讓你們買米！」他又摸出幾塊碎銀出來，塞在呂丹鳳手中。

呂丹鳳哽咽地說道：「小妹不會說話，三師兄你別生氣……小妹知道你是個好人！」



唐翔道：「可惜你三師兄武功低微，除了小買賣之外，別無本領，不能多孝敬師父！」

「爹知道後，一定十分滿足，他絕對不會怪你……三師兄，你幾時再回山？」

唐翔嘆了一口氣，道：「愚兄也不知道，總不能空着手上山吧……嗯，你會等我麼？」

呂丹鳳粉臉又紅了，點點頭，又把臉別開，唐翔大着胆子抱住她，在她臉上連香幾下！

呂丹鳳芳心盪漾，總算神志未失，用力把唐翔推開，道：「三師兄，你不要這樣……你若眞的有心，下次上山便向爹……小妹，小妹等你就是！」

唐翔吸了一口氣，壓下慾火，道：「鳳妹說得是，愚兄走了，你保重吧！」

呂丹鳳急問：「三師兄，你會來過新年麼？」

唐翔道：「愚兄要去河南做買賣，那是一定趕不到的……愚兄會盡量抽時間回山！」言畢拉着馬下山。

呂丹鳳道：「小妹送你下山。」

唐翔興趣索然地道：「不必，你去看師父吧！」

呂丹鳳在石亭裏遠眺，一直待唐翔的身影隱在山後才慢慢地返回山洞。

自從唐翔走了之後，呂丹鳳的魂魄便似跟他下山去了般，整天渾渾噩噩的，呂容亮看出幾分，問她又矢口否認。

過了幾天，呂容亮道：「丫頭，你已四五天未去看望上官小哥了，吸，把你三師兄帶來的臘肉，拿一些過去！」

呂丹鳳應了一聲，呆呆地出去，她拿了兩斤臘肉，向上官業勤的居所走去，每次去那裏，都要吃那婆娘的奚落，她總是百般忍讓，到了那間大屋，却見大門鎖着，她一怔，忙呼道：「上官弟，上官弟，上官弟……」

屋外沒人應她，呂丹鳳訝然道：「他母子去了那裏？不是出了事吧？」她用力地擂打了一陣，不見動靜，只得回去。

呂容亮聽了她的話後，喃喃地道：「奇怪，上官小哥尚未能下床，他去得了那裏？」

「也許她娘替他下山求醫去了。」

呂容亮冷哼一聲：「那婆娘不會這般好心，而且她一個人也沒法揹他下山去！丫頭，你快再去看看，把門弄開吧，日後再向她解釋！」

呂丹鳳聽爹爹這一說，也覺得情況十分奇怪，便放下臘肉，再度奔跑過去，土屋外面，一切依舊，呂丹鳳叫了一陣，見沒有反應，便取出利器，把鎖撬掉，推門進去，邊走邊叫：「上官弟！」

她推開上官業勤的房門，赫然見上官業勤躺在床上！

呂丹鳳大聲叫道：「上官弟！」上官業勤動也不動，她走前用手搖動，上官業勤仍不能動，她大吃一驚，不顧男女之嫌，把臉貼在上官業勤的胸膛上，聽了一陣，終於聽到他微弱的心跳聲，她心頭一喜，但隨又担憂起來：心跳是如此弱，而且此處什麼也沒有，如何救他？

呂丹鳳想了一下，決定揹他回家治療

，她把上官業勤揹上，憑着一腔熱情，一股毅力，竟然一口氣把上官業勤能够揹回山洞！

呂容亮把他放倒床上，道：「鳳兒，快拿一碗鹽水來！」

呂丹鳳把鹽水拿來，呂容亮撬開上官業勤牙關，把鹽水灌了進去，過了一陣，上官業勤的胸膛便微微起伏着，呂丹鳳道：「他有救了！」

呂容亮搓熱了雙手，再伸到他丹田上搓弄，過了頓飯工夫，上官業勤身子漸熱，呂容亮又叫女兒去熬稀飯。

又過了頓飯工夫，呂容亮抓住上官業勤的虎口，用力一掐，上官業勤一震醒來，他雙眼動了一動，要說話却開不了聲。呂容亮忙道：「上官小哥，你有話改天再說吧！」

上官業勤吃了一碗稀飯後，生機强了許多，睡了一覺，次日醒來已能說話，呂丹鳳一邊餵他喝粥湯，邊問道：「上官弟，你怎會弄成這個地步？」

上官業勤垂頭道：「唉，眞是一言難盡……」

呂容亮說道：「令堂呢？她去了那裏了？」

上官業勤道：「有一天早上，晚輩醒來，便不見她了，晚輩叫天天不應，叫地地不應……」

呂丹鳳道：「她下山買米？」

上官業勤道：「不是，我記得家裏還有米……」

「也許她去買日用品或者食物。」

上官業勤道：「我淸淸楚楚記得巳等了三天……後來便不知人事了……幸好鳳姐救了我！」

呂丹鳳心中頗爲慚愧，忖道：「幸好爹叫我過去，否則只怕來不及了！」

呂容亮道：「好啊！上官小哥你不必再說，好好休息吧！」

上官業勤在終南派住了下來，在呂容亮父女的悉心照料下，恢復得很快，眨眼冬去春來，上官業勤的母親仍不見回家，料巳改嫁去了。呂容亮暗道：「這婆娘守不住也就罷了，却把門鎖上，存心餓死兒子，料不到其心一毒至此！」他十分同情上官業勤的遭遇，待他如同子侄。

呂丹鳳一人服侍兩個，又要練武，忙得她沒一刻空閒，也幸而如此，才不致整日便想念着唐翔。

春日和暖，上官業勤的腿巳漸好，只是足踝骨碎了，雖然續上，仍無法復回原狀，使他有點瘸了，走路不大自然，但不管如何，他也終於能够走路了，減輕了呂丹鳳的工作。

呂容亮的進展則十分微，上官業勤知恩圖報，一能走動，便悄悄上山去採藥，害得呂丹鳳找了半天，直至黃昏才見他提了一捆草藥回來，不由又嗔又感動。

呂容亮聽了女兒的報告，想了一下，道：「鳳兒，爲父想收他爲徒，你認爲如何？」

呂丹鳳道：「好呀，等女兒也有個師弟！不過不知他肯不肯？而且他的腿有事，還能學武麼？」

呂容亮道：「你道爲父還對他有什麼大指望麼？爲父是要回報他的一片孝心，希望教他習點武，以利他日後上山採藥也可防範野獸和强身壯體！」

呂丹鳳道：「這倒也有理！」

過了一陣，上官業勤捧着藥湯進來，道：「老伯，快趁熱喝了吧！」

「不急……」呂容亮沉吟了一下，問道：「上官小哥，老夫有幾句話，要問問你……」

上官業勤微微怔了一怔，却爽朗地笑道：「老伯必是要教導晚輩，晚輩洗耳恭聽！」

呂容亮道：「非也，不知上官小哥有興趣學武否？」

上官業勤又一怔，呆呆地說不出話來，呂容亮續道：「老夫有意收你爲關門弟子，雖然本門武功不足以令小哥出人頭地，但强身健體也可以辦到，不知你肯是不肯？」

「晚輩怎會不肯？」上官業勤「噗」地一聲跪下。「老伯不嫌晚輩殘廢……」

「胡說，你怎算殘廢！」呂丹鳳嗔道：「上官弟你好糊塗，還叫什麼老伯！」

「是是，請師父受弟子一拜！」上官業勤恭恭敬敬地叩了幾個响頭。

呂容亮大笑。「由現在開始，你便是本派的第十四代弟子了，明早你師姐先教你入門的功夫！」

次日一早，上官業勤便興沖沖地去找呂丹鳳，央她教授入門功夫。呂丹鳳笑道：「你急什麼？學功夫要長年累月地勤加苦練，不是三朝兩夕的事！」

上官業勤道：「這個道理小弟明白，只是小弟入門太遲，難免心急一點！」

呂丹鳳一笑，道：「你不必再說，現在就跟愚姐出去吧！」

兩人來到草坪，呂丹鳳先教他普通的運氣之法，再教他紮馬。上官業勤年紀雖輕，但十分沉實，呂丹鳳只教他紮馬，他就紮馬，絕不像別人會央求師父多教。他足雖有疾，但仍拚力支撑，一天紮幾次，紮得滿頭大汗，渾身皆濕。

一連過了七天，呂丹鳳才教他在紮馬及同時運氣揮拳，以增氣力。這樣又過半個月，上官業勤一紮竟可支持半柱香有多，進步神速，便告之父親，呂容亮失神的雙眼閃過一絲神采，道：「你叫他今天晚上來見我！」

呂丹鳳到灶堂煮飯時，見上官業勤還在草坪紮馬，便笑道：「師弟你休息一下吧，師父叫你今晚去見他！」

「哦？」上官業勤詫異地道：「師姐，你可知道是什麼事麼？」

「大概是要教你內功心法吧！」

上官業勤更是大喜，呂丹鳳瞪了他一眼，道：「叫你休息，你怎不聽話？」

「師父要教小弟內功心法，小弟怎能不加倍努力？」

「只怕過猶不及，何況你的腿……」

上官業勤道：「小弟有自知之明，師姐放心！」

呂丹鳳見他滿頭大汗，又疼又憐，眼珠子一轉，便道：「師弟，沒柴了，你替我去砍一綑來！」說着把劈柴刀及麻繩挑了出去。

上官業勤沒可奈何，只得直起身來，揮動雙臂，又原地跑動幾下，才拾起刀繩

上山去了。

此刻巳是仲春時節，樹木一片油綠，生機盎然，令人心曠神怡，可是找乾柴枯枝便不太容易了，是故，上官業勤一直向里山攀去。他在終南山巳住了好幾年，對附近的一草一石都十分熟識，而且也一直上山採藥砍柴，知道那裏比較多枯枝和乾柴，因此神態悠閑，邊走邊揮拳踢腿。

走了一陣，便到了一叢大樹林，上官業勤哼着歌找尋，果然讓他找到一棵枯死倒塌的大樹，便用砍柴刀慢慢砍剁起來。

砍了幾下，忽然聽到一個微弱的怪响，他只道是什麼小獸，也不在意，繼續自己的工作，可是那聲音不久又再响起，他心頭猛地一跳，因爲似是人聲，便側頭傾聽下去。

聽了一會兒，那聲音不再响，上官業勤忍不住問道：「是不是有人？」

「唷……」遠處又傳來一個响處，上官業勤跳了上來，循聲找尋。那樹林頗深，而且樹高草長！加上樹籐糾纏，若有什麼東西匿藏起來的，要找他可不容易，因此上官業勤邊走邊叫。

他在草木叢中找了四五丈，發現地上長草有被踐踏的跡象，甚至有血點，便循跡找尋，結果發現草叢中躺着一個血人，他不由發出一聲驚呼。

那人一張臉被長草遮蓋着，看不到樣貌和年紀，但看他那粗壯健碩的身材，顯然巳是成年人，因此上官業勤便叫道：「大哥，大哥……」

那人「唷」的一聲，也不知是應他還是喘息，上官業勤彎腰撥開長草，這才發現那人一臉虬髯，看來粗豪兇狠之至，心頭一跳，忖道：「這人大概不是好人！」他心頭忐忑，又長起身來。

那人大概知道有人走近，發出一道微弱的聲音：「水，水……」

上官業勤聽見他的叫聲，惻忍之心油然而生，脫口道：「你等等！」轉身奔了回去，他知道附近有一條山溪，溪水清澈乾淨，人獸可飲，便向那裏跑去。半路上拾了一隻破碗，奔至溪邊，先把破碗洗淨，再勺了半碗清水，向來路奔去。

那人巳是半昏迷狀態，上官業勤扶起他，把半碗水灌進他的嘴裏，那人飲後，喘息了一下，慢慢睜開雙眼，看了上官業勤一下，道：「小哥，請你再替我再取半碗水來！」

上官業勤輕輕將他放下，又到山溪處勺了半碗水來，再餵他喝了，那人喝了水，精神稍佳，問道：「小哥，你叫什麼名字？」

上官業勤照實告之，那人又問：「你懂得武功麼？是不是武林子弟？」

上官業勤搖搖頭，但隨即道：「我剛投進終南派，是終南派第十四代弟子！」

「終南派？」那人雙眼閃過一絲不屑之意。

上官業勤沒有覺察，大聲道：「咱們終南派以前也是武林名門，後來……但我大師兄于望山也是個有頭臉的人，還有個外號『黑旋風』！」

那人顯然沒有興趣聽他吹噓，問道：

「你一個人住在這附近？」

「不，我跟師父及師姐住在下面！」

上官業勤問道：「大叔，你爲何會受傷倒臥在這裏？」他因爲巳看出這人年紀巳將近四十歲，所以便改口稱大叔。

「我跟人打架受了傷！」

「那人很厲害麼？」

虬髯漢子臉上露出一絲得意之色，道：「只怕他受傷比我更加厲害！」

上官業勤忽然發現他傷口仍不斷地沁着血，驚呼一聲：「你還未止血！」

「你懂得敷藥麼？」虬髯漢子用央求的語氣道：「我身上有一包金創藥，你替我拿出來？」他目光落在胸膛上。

上官業勤便伸手進他胸襟摸到的只是一片毛茸茸的胸毛，心中暗道：「這人若果沒有受傷，必定是更加兇猛！」嘴上却道：「你懷內什麼也沒有，也許掉在路上了！」

虬髯漢子沉吟不語，上官業勤忍不住又道：「你不必担心，我爹是草藥郎中，我對藥性也頗有些認識，要替你止血治傷，料無問題！」

虬髯漢子問道：「你爹呢？」

上官業勤神色黯然地道：「爹去世巳幾年了！」

虬髯漢子道：「那只好給你醫治了！」他對上官業勤的醫術顯然沒什麼信心。

上官業勤道：「我揹你下去……」

話音未落，虬髯漢子巳道：「不，我不見任何人！」

「但你身上有傷！」

「如果你肯救我的，便拿些藥物及食物上來，否則你走你的陽關路，我過我的獨木橋！」

上官業勤心頭一動，更加認定他不是好人！」當下問道：「爲什麼？我師父及師姐都很好，他們不會害你的！」

虬髯客哼了一聲，說道：「諒他們要害我也沒這個能耐！還有一點，我歇在這裏，不許你告訴任何人，包括你師父及師姐！」

上官業勤道：「但這裏離我住的地方太遠，要照顧你可不方便……啊，有了！這附近下面有個山洞，我揹你到這裏好不好？」

虬髯漢子又瞪了他一眼，才點點頭。

上官業勤揹着他下山，彎彎曲曲地走了一陣，果然找到一個深八尺高七尺的山洞，山洞入口頗小，又掛滿了籐葛之類的植物，十分隱蔽，虬髯漢子十分滿意。

上官業勤又替他勺了半碗水，再撕下他身上的衣服的布條，將傷口紮住，然後帶着枯枝及砍刀回師門。

今日砍的柴雖然較少，但呂丹鳳的用意只是要支開他，避免他用功過度而已，也不詢問。他見鍋子煮了十多個山芋及地瓜，藏了幾塊在身上，只悄悄帶了以前煮好了的藥膏，對呂丹鳳說道：「師姐，我去採藥，今晚若果回遲了，你不必等我吃飯！」

呂丹鳳道：「參用的藥還有，改天再去吧！」

上官業勤道：「不，趁現在春天，萬物生長的好時機，也許可以讓我找到幾味珍貴的草藥！」

呂丹鳳點點頭，道：「那就辛苦你了，你要小心！」

上官業勤應了一聲，連忙上山找虬髯客，那虬髯漢子失血過多，加上飢餓，早已昏迷，上官業勤弄醒了他，先餵他吃了兩塊地瓜，虬髯漢子精神稍振，謝了他一聲，便讓他敷藥。

上官業勤又替他包紮停當，虬髯漢子便問道：「你上來時，你師父跟師姐知不知道？」

「不知道，我只告訴師姐，說上山採藥。」

「你走路時脚步好像有點問題。」

「去年不少心跌在山洞裏，足踝骨跌碎了，無法復原！」上官業勤道：「大叔，咱們最少還有幾天相處，不知你大名如何稱呼？」

虬髯漢子又看了他一眼，才說道：「你就叫我大叔吧！嗯，你希望我怎樣報答你？」

上官業勤沉吟一陣道：「我不望你報答，只希望你養好傷後，不要……不要害人……」

虬髯漢子瞪了他一眼，不悅地道：「你以爲我是害人精，是殺人不眨眼的强盜嗎？」

他說話聲音雖大，但自然而然地露出一股威嚴，上官業勤不由自主地退了一步，道：「我，我不是這個意思……」

「我殺過不少人！」虬髯漢子坦然道：「不過我所殺的人，都是該死的人，你要我不再殺人？」

上官業勤囁嚅地道：「就算是壞人，能夠不殺的，便不要殺……因爲可以用行動感動他們！」

虬髯漢子哈哈地笑了起來，但只笑了幾聲，便痛苦地皺起眉頭，上官業勤忙道：「你傷很重，不要說話，幸好你身子好，要是別人早已支持不住了！」

虬髯漢子喘了幾口氣，續道：「小伙子，你未在江湖上跑過，有些事我無法跟你說清楚，不過我答應你，以後盡量少殺人！」

上官業勤心中頗覺安慰，說道：「那你休息一下，我去採些山藥，等下再來看你！」

虬髯漢子叮嚀道：「記住，不要告訴任何人，說我在這裏……」他頓了一頓，大概認爲上官業勤年輕識淺，又再加上一句：「總之，你不要告訴任何人，說見過我！因爲我仇家不少，這時候若讓他們找上來，只能束手受辱！」

上官業勤道：「大叔放心，我年紀雖小，却也知道大丈夫一諾千金的道理！」

虬髯漢子點點頭，上官業勤扶他睡倒，道：「我將地瓜放在這裏，如果我回來之前，你肚子餓了，便自己吃！」

虬髯漢子躺下不久即睡去，上官業勤吃了一塊山芋，便離開山洞上山採藥，他要採的藥是內服去瘀生肌的。幸好終南山的草藥不少，他只花了半個多時辰，便採了一袋，又順便替師父採了一些必需的藥物，然後尋路下山。

他上山時走山路，下山時便抄捷徑，在樹林草叢行走，到了一座樹林，忽見樹下坐着一個人，臉色蒼白的嚇人，書生打扮，皮膚白皙，看來甚是斯文。

那人見到上官業勤，向他微微一笑，却不發話，上官業勤心頭忐忑地跟他點頭打招呼，又發覺他襟前有血，心頭一跳，忖道：「莫非此人又受了傷？」當下結結巴巴地問道：「你是不是受了傷？」

那人點點頭，張開嘴巴喘氣，上官業勤道：「你要喝水？」這是他由虬髯漢子那裏得來的靈感。

書生點點頭，雙眼露出興奮之色，上官業勤道：「你等等，我去替你找！」

這次他找了很久才找到水源和盛水的破罐，書生喝了水之後，問道：「你是山上的獵戶？」

上官業勤搖搖頭道：「我是上山採藥的！」

那人神態更加喜悅，說道：「你是郎中？」

「不敢，只略識些粗淺的醫術！」書生有點失望，上官業勤又問道：「你何處受傷？」

書生道：「是內傷，唉……」

「用生肌的草藥煎服，不知有沒有功效？」

書生道：「可以試試，嗯，你可不替我辦一點事麼？我事後會給你錢。」

「你吩咐好了，只要我辦得到的，一定替你辦，不會要你的錢，只是我能力有限得很，就怕辦不來！」

「我唸些藥名給你，你替我去採，然後再替我煎了，只要服下三五帖，我便可以自己照顧自己了！」

「這個問題不大，就怕太難找！」

「你試試看！」書生唸了一大串藥名，上官業勤用心記下，有些已經有了，但多數沒有，他告訴書生那些藥是生長在南方的，山上沒有，建議改用其他的藥代替，書生對藥性似乎也有些認識，認爲可以便答應了。

上官業勤把他抱至一處隱蔽的地方，然後再度上山找藥，待他找齊了藥，已是黃昏時候，便立即用破罐子煎藥，服侍了他喝藥，天色已黑了，他道：「叔叔，我要回去了！」

書生問道：「你家內有什麼人？」

「我家裏已經無人，只跟師父和師姐住在一起。」

書生臉色微微一變，急問：「是什麼師父？他是郎中？」

「不是，我師父是終南派的第十三代掌門人！」

書生忽然抓住他的衣袖，道：「他們知道你來這裏麼？」

上官業勤搖搖頭。「我告訴他們上山採藥。」

「不許你將我在此告訴任何人！」

上官業勤心頭一怔，暗想道：「怎樣今日一連遇到兩個怪人？」嘴上却道：「你放心，我不會告訴任何人！」

書生臉色稍霽，道：「你武功練得如何？」

「我……」上官業勤臉色一紅，訕訕地道：「我剛拜師不久，還在學紮馬！」

書生道：「你明天還來不來？」

上官業勤爽朗地道：「我來服伺你，一直待你傷好了才不來！」

書生瞅了他一眼，道：「我不會虧待你！還有，你明天來時，最好能替我帶着

食物來！」

上官業勤又答應了他，最後還採了兩個野菓給他上路，然後到山洞去找虬髯漢子，虬髯漢子一見到他便緊張地問：「你去那裏？」

上官業勤道：「採藥呀，因爲附近找不到藥，所以走遠了，趕不及天晚之前回來。」

虬髯漢子唔了一聲，上官業勤把給書生煎服的藥拿了出來，虬髯漢子道：「你把藥放在這裏，明天再來，免得令師父問東問西，去吧！」

上官業勤見他態度粗暴，說話粗聲粗氣，不敢多說，便先趕回去，幸而他平時亦會因採藥而晚回去，呂宏亮父女也不生疑，他匆匆吃過晚飯，便去呂宏亮的石室中。

呂宏亮用愛憐的目光望着他，道：「業兒，鳳丫頭說你很勤力，爲師十分高興，希望你能光大本門！」

上官業勤悚然道：「徒兒不敢有此心，一來上有三位師兄一位師姐；二來徒兒又有足疾，只怕要辜負師父的厚望！」

呂宏亮道：「人豈能無志，你若這般不長進的，何必投在我門下！」

上官業勤惶恐地道：「徒兒一定盡力而爲，就只怕會令師父失望！」

呂宏亮嘆了一口氣，道：「能不能光大本門……咳咳，你說得對，只要你能盡力而爲便行，現在你聽着，我先教你本門的內功心法！」

上官業勤心頭一凜，端端正正地坐着，呂宏亮又道：「本門的內功心法分三層，但如今只留下第一層的基本心法，不過你仍需留心，爲師分七晚教你，以後你便自己練習，能否成功除了毅力之外，也要看個人的資質及緣份，千萬不能强行，否則一不小心便會走火入魔，屆時輕則半身不遂，重則全身經脈斷裂，回魂乏術，聽見沒有？」

上官業勤見師父神色肅穆，連忙恭恭敬敬地答應。呂宏亮先着他背熟一段口訣，再爲他詳細解釋，如何屏息靜氣，如何意在心頭，氣貫丹田，如何提引丹田氣，如何將其引入經脈。上官業勤一一記住，大概他記性和悟性都很好，呂宏亮十分滿意，又叮嚀了他一番才着他回房休息。

次日一早，上官業勤便下床紮馬，呂丹鳳看見笑道：「昨夜爹教你什麼？」

「本門的內功心法。」

「都記住了？」

「記住了！」

「我就怕你貪快，所以今日我代爹提醒你，要循序漸進，要任其發展，不可强來！」

「師父昨夜已叮嚀過了！」上官業勤道：「師姐，小弟等下上山，捉些山兔野貓回來，中午趕不回來了，你替我多煮幾個山芋地瓜吧！」

呂丹鳳道：「愚姐跟你一齊去吧！」

上官業勤忙道：「不，我一個去已行，小弟不放心讓師父一個人在家！」

呂丹鳳心中頗爲高興，暗道：「小師弟眞有孝心，若師兄他們有他一半就好了！唉，三師兄說最多一年便回來，現在已去了幾個月，却沒一絲訊息，未知他生意順利否？」

她一個人對着爐灶，邊燒火邊想着心事，甚感煩躁，但這種心事又怎能告訴別人？

上官業勤匆匆吃了早膳，帶上地瓜和山芋上路，呂丹鳳見他聽話又孝順，想到他涉水登山，體力消耗必大，於是便替他多煮了好幾個地瓜。

上官業勤潛回舊居，取了一個罐子，然後上山，先替虬髯漢子煎藥，虬髯漢子邊吃他的山芋，邊道：「小伙子，想不到你倒是個信人！行，俺異日一定謝你！」

上官業勤道：「你已經謝過了！」

虬髯漢子笑而不答，上官業勤替他換藥，再餵他服藥，虬髯漢子問道：「要服幾帖藥才能痊癒？」

上官業勤說道：「你傷的多是皮外，雖說傷口深，但不難醫治，服三兩帖藥，便無大碍，不過要完全康復則需半個月才行！」

「多久才能行動？」

「六七天吧！」上官業勤道：「你有急事要辦麼？」

「不是，天天吃地瓜，傷怎醫得好，我想去獵些野獸來吃！」

上官業勤笑道：「這有何難，等下我順道替你獵一隻給你吃，現在春天山上的野兔多得很！」

虬髯漢子吃吃笑道：「小伙子你眞有意思！」

上官業勤別了他，又上山去找那書生，那書生吃了地瓜，連聲多謝，上官業勤替他煎藥，書生出口成文，他便順請教他些詩文，書生對答如流，諄諄善誘，上官業勤十分敬佩，忍不住問道：「叔叔你高姓大名？瞧你文武雙全，在武林中一定大大有名！」

書生笑道：「虛名耳，不須提！」

「然則晚輩該如何稱呼你？」

書生拍拍腰上的金色劍鞘，道：「區區姓金，人稱金劍大俠，至於稱呼便隨你叫，反正只是一個記號罷了！」

上官業勤恭敬地叫了一聲金大俠，金劍大俠笑道：「你還是叫我金叔叔吧，大俠兩字似嫌俗氣！」

上官業勤肅然起敬，改口稱金叔叔，他服伺金劍大俠服了藥便道：「金叔叔，小侄上山打獵，等下再來看你！」

金劍大俠忽然問道：「你有否見到一個滿面虬髯的大漢？」

上官業勤心頭一跳，不置可[illegible]地問道：「這人是誰？」

「這人是個惡客，殺人不眨眼，武功十分高强，我便是爲他所傷！」

上官業勤道：「小侄相信他的傷不比你輕！」

金劍大俠目光大盛，問道：「你見過他？」

上官業勤忙道：「沒有沒有！」心中暗道：「我不是有心要騙你的，奈何我已答應過他，不洩露他的行踪一個字！」

金劍大俠正容地道：「若見到他，你可要小心，因爲他可能會殺你！」

上官業勤傻乎乎地問道：「他爲何要殺我？」

金劍大俠嘆息道：「眞是孩子話，他

殺人若講道理的，還會被稱爲魔頭麼？」

「這人叫什麼名字？」

金劍大俠又深深地看了他一眼，道：「你眞的沒見過他？」

上官業勤心頭又是一跳，道：「眞的沒見過！」

「他叫烈火妖魔！」金劍大俠忽然解開衣襟，只見他白晳的胸膛上有一個血紅的掌印，看來令人觸目驚心。「這便是他的傑作，差幸區區也非弱者，否則早巳死了，現在你煎的藥，只能使我恢復一些功力好下山去，眞要痊癒，起碼得兩三個月，還要用特殊的方法醫治才有效！」

上官業勤咋舌，說道：「這人當眞兇毒！」

「不兇毒還會被稱妖魔麼？假如你若見到他，若有可能的話，最好將他殺掉，爲江湖除害！」

上官業勤一驚，連忙搖手，我不殺人的！」

金劍大俠嘆了一口氣，道：「其實區區只是說說而巳，怎會叫你殺人？只怕你殺了他，反要被他殺死，你知道否，他只需用一根指頭，便可以置你於死命！」

上官業勤暗中出了一身冷汗，他怕被金劍大俠看出端倪來，便道：「金叔叔你且休息一下，我上山打些野兔，燒一隻給你吃！」

金劍大俠搖搖頭，道：「不必了，你的腿不太方便，而且區區出身貧苦，吃慣苦頭，有地瓜有山芋充飢，巳感滿足！」

上官業勤心中暗道：「這便是好人與壞人的分別了！那惡魔一聽見我要替他打獵，便歡喜的不得了，金叔叔却怕我腿疾不便……」當下沉吟了一下，道：「不打緊，我反正要替師父打獵，順便替你多打一隻，也費不了多少時間，而且吃葷比較容易恢復體力的！

金劍大俠嘆息道：「在山上居住的人，最爲純樸，當眞沒錯，區區認爲沒這種必要，但你若堅持如此，區區現在也沒奈你何！」

上官業勤懷着崇敬的心情離開，不久便找到第一隻野兔，他拉着自製的竹箭，「颼」的一聲射出，正中那野兔，箭尖入肉不深，但野兔只跑了幾步便倒地不動，原來上官業勤在箭鏃上浸過迷藥，他將兔子放在袋子裏，便繼續前進。

他打到的第二隻獵物，是一頭小麞，此物不太多見，因此他十分歡喜，心想：「我將這一隻烤給金叔叔吃！」最後他又獵了一頭山貓，兩隻野兔，然後下山。

到了一條山溪附近，先用刀把一隻野兔跟小麞宰了，取出內臟棄掉，再將其洗凈，最後哼着歌，去找金劍大俠。

他找了些枯枝來，生起火，要烤小麞，却爲金劍大俠所止。「你把野兔給我就行，這小麞留給你師父吧！」

上官業勤道：「我師父時常吃，改天我再獵一頭給他吧！聽說這種野獸非常滋補，現在給你吃最好！」

金劍大俠搖頭道：「你不聽話區區便不吃了！」

上官業勤見他意堅，更是欽佩，便乖乖替他燒了一頭野兔，金劍大俠只吃了半隻，便道：「你回去吧，這半隻我晚上再吃！」

上官業勤道：「我明天再來看你！」

他到山洞，那虬髯漢子已等得不耐煩了，見到上官業勤便十分高興，問他獵到什麼野獸。

上官業勤冷冷地道：「野兔！」

虬髯漢子眼利，指着他手上問道：「這是什麼東西？」

「是一頭小麞！」

虬髯漢子喜道：「我已有幾年未吃過這種東西，小伙子，快替我把牠烤熟！」

「這是要給我師父的！」

虬髯漢子道：「要給你師父的，爲何宰好洗凈？」

上官業勤不由語塞，暗道：「這惡魔看來粗豪，想不到心思這般細！」過了半晌他才道：「你愛吃，給你就是！」

虬髯漢子哈哈大笑道：「這才是乖孩子！」

上官業勤在洞外生火，替他將小麞烤熟，香氣送進洞裏，只引得那虬髯漢子腹如雷鳴。

上官業勤烤了將近半個時辰才將小麞烤好，拿了進去山洞，虬髯漢子道：「快拿來，快拿來！」

上官業勤心中十分不樂，便冷冷地將小麞遞過去，虬髯漢子接過，「嗤」的一聲，撕下一條腿來，道：「這個給你，不要老是吃地瓜。」

「你既然愛吃，便留下來吃吧！」

虬髯漢子瞅了他一眼，不悅地道：「你婆婆媽媽的怎像個大丈夫？現在午時早過，俺就不相信你不餓！」

上官業勤這才接過那隻麞腿，怯生生地道：「多謝……」

虬髯漢子剛咬了一口，聞言抬頭，訝然問道：「你多謝俺？這是你的嘛，俺還未多謝你哩，嘿嘿嘿，你根本不像是個漢子。」

上官業勤臉上發熱，低下頭慢慢啃吃起來，那虬髯漢吃得「吱吱」作响，上官業勤有點噁心，可是他性子比較平和，不會因此而發作，是以仍慢慢地啃着麞腿！

虬髯漢子吃得極快，把那隻小麞一口氣吃光，居然比上官業勤還快，只見他揉揉肚皮道：「痛快痛快！」

上官業勤道：「大叔飽了沒有。」

虬髯漢子道：「飽了，你這些地瓜留下來，俺晚上才吃！」

上官業勤道：「如此我告辭了。」

虬髯漢子點點頭，道：「小伙子，你放心，俺不會白吃你的！」

上官業勤返回師門，把野兔交給師姐，便又在草坪上紮馬，晚上仍到呂容亮的石室聽他講解內功心法的口訣。

第三天，上官業勤又借機會說上山砍柴，暗中爲虬髯漢子和金劍大俠煎藥，日子過得十分平靜，眨眼便巳過了七天，這天上官業勤一到山洞，便不見了虬髯漢子，心頭頗爲詫異，暗道：「莫非他巳下山了。」

他退出石洞，在外面叫了一回，都沒聽見虬髯漢子的回聲，只道他下山，自己便上山去找金劍大俠，表面上虬髯漢子的傷比金劍大俠重，其實他受的只是皮外傷，較易醫治，只要傷傷口縫結痂，便無大

碍，相反金劍大俠內傷難治，復原甚慢，至今仍未能走動。

上官業勤走了幾步，忽然心頭一動，一個念頭翻上來：「這虬髯漢子看來八成便是金叔叔的口中所說的烈火妖魔！假如他不是下山，而是上山，那麼……」他不敢再想下去，連忙大步地向上爬。

他一口氣跑到金劍大俠的居所，見他正在午睡，才放下心頭大石！

金劍大俠雖然受傷，但耳目仍比常人靈敏，聽見脚步聲，睜開雙眼，見是上官業勤，便笑道：「上官少俠你爲何走得這般急。」

「我……小侄來遲了，怕叔叔會餓……我先替你烤山芋吧。」

金劍大俠翻身坐在地上，道：「區區還不餓，嗯，若是要烤山芋，這倒簡單，可以先把山芋放在地下，再生火，上面煎藥！」

上官業勤煎藥，邊問：「金叔叔，你覺得傷勢有否痊癒的跡象。」

金劍大俠道：「好多了，本來一日痛幾次，又沒法運功療傷，如今痛的次數少了，而且巳可以運功，今後療傷將更加快了！」

「嗯，金叔叔，你上次說的那個烈火妖魔，他相貌長得如何。」

「很易認，滿臉虬髯，粗壯之至，嗓門又响又亮。」金劍大俠問道：「你最近見過他？」

「沒有！」上官業勤連忙低頭燒火，道：「我只是問問而巳！」

金劍大俠道：「將來你若到江湖上走動，見到他便趕快避開爲妙！」

上官業勤道：「我不會離開終南山的，除非……」

「除非什麼？」

「除非師父仙逝，師姐又嫁了……啊，不，到那時候我還可以留在山上，替獵戶看病，也可以維生！」

金劍大俠笑道：「那您學武是爲了什麼？」

「一是强身健體；二是爲了打獵維生！至於什麼光大門戶的事，就由我的三位師兄去辦吧。」

金劍大俠失笑道：「不是區區看不起你們，實則貴派早巳沒落，除非有了奇跡，否則巳絕難在武林中立足，如今的年青人，都不知有一個終南派。」

上官業勤心底忽然湧上一股熱血，脫口道：「這又未必。」

金劍大俠笑道：「這話雖然不好聽，却是實情，當然也有可能在你身上出現奇跡。」

「本門武功本來也是武林一絕，不過……」上官業勤說至一半，忽然察覺到此乃本派的秘密，便連忙住口。

金劍大俠誠懇地道：「小兄弟，區區不是取笑你，或對貴派有何輕視，不過……總之區區希望你能替貴派放一異采。」

上官業勤被他激起久藏於心底的奮鬥意志，正容地道：「我雖然不肖，但必定會朝這個方向努力。」

金劍大俠臉上笑容不改，道：「要想替貴派挽回聲譽，你的武功起碼要比令師高。」

上官業勤一怔，問道：「你跟家師比鬥過！」

金劍大俠搖搖頭，說道：「十多年前。區區曾聽一個喚尤鴻山的綠林寨主提過，說令師曾敗在他手中，而尤鴻山在綠林中也只是小名氣而巳，更遑論在武林中了，以此及之，令師武功之高低，巳不喻而明！」

上官業勤脫口道：「我不相信，我師父若不是因練功岔了氣，犯了……他一定會打贏那個姓尤的强盜！」

「令師跟他比鬥時，還未練岔了氣，」金劍大俠道：「假如你不相信的話，大可以等我下山之後，再問你師父。」

上官業勤有點喪氣，喃喃地道：「難道本派眞的從此一蹶不振？」

「你可以另投名師！」

上官業勤凜然道：不，這種事我上官業勤豈能做得出來！」

金劍大俠臉上閃過一點怒色，却笑道：「區區只是說說而巳，小哥幸勿生氣，所謂世上無難事，只怕有心人，希望你能成功。」

上官業勤正容地道：「他日我若有所成就，必不忘叔叔今日教導之恩！」

說着藥巳煎好，金劍大俠道：「你不用餵我，還是去找藥吧，過兩天，我看我亦巳可以走動了。」

上官業勤也怕太遲回去，師姐會生疑，當下他依言別了金劍大俠，上山採藥，採了藥，上官業勤將藥放在金劍大俠處，然後砍了一捆乾柴下山。

到了山洞，上官業勤伸頭進去探看，只見籐後就有一對圓碌碌的眼睛正瞪着他。上官業勤被嚇了一跳，問道：「你，你還未走麼？」

虬髯漢子說道：「俺還未謝你，怎能走。」

「我不用你謝而且你也巳謝過了。」

虬髯漢子冷哼一聲，道：「俺從不欠人債，你明天一定要來！」

上官業勤道：「你傷好了就好，我，我不來了，免得我師父知道！」

虬髯漢子冷冷地道：「你不來俺便下去找你！」

上官業勤吃了一驚，心想此人既是惡魔，豈能招鬼上門陷害師父，當下忙道：「你千萬莫去，我明早來見你就是！」

虬髯漢子哈哈大笑，才說道：「你這小子心腸又好又軟，就是太婆媽，令人討厭！」

上官業勤咳了一聲，問道：「你今早去那裏？我來找不到你？」

「吸，俺去打獵，獵了兩頭野兔，一頭大鳥！」虬髯漢子喜孜孜地道：「你進來，俺請你吃！」

上官業勤道：「我要下去了，否則師姐找上來便不好了。」

虬髯漢子又瞪了他一眼，道：「你就是婆媽……拿去吧！」他把那頭不知名的大鳥撕成兩爿，分了一爿給上官業勤。

他拿着鳥肉走出山洞，上官業勤只得接受，匆匆把其吃淨，然後便回師門。此時，終南派的內功口訣他巳背熟，晚上在師父的指引下，開始練習內功。

（未完・三）

俠義中篇傳奇故事

雲飛揚外傳

黃鷹‧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小子見到了陸丹穿上道袍，便想起他和朱菁照的一段情事，聯想到自己和南宮明珠的情意，都是涉足到兒女私情，一想起師父死得不明不白，師恩比私情還重要，便和陸丹去百花洲找鍾大先生，路上碰上朱菁照，原來她瞞着師父三公子說回王府却又轉去百花洲，三人一同上道，都很不寂寞，小子更是洒脫，却不防到有禍事發生，那些忍者一刀軒等人却尾隨而至，其目的是劉朱菁照回王府，想將蕭三公子暗殺，先向小子陸丹開刀，小子避過，陸丹被捉，幸恒山絕師太和傅香君趕來，將這些倭奴殺了幾個，走脫了蠟齊禿倭奴……

百花洲聚會　鎖魂牢藏秘

絕師太一聽這說話又平添三分好感，點頭道：「只要你肯努力，假以時日，應該有一番作爲的。」

朱菁照看看那個倒斃在地上的忍者，這下子忍不住嚷起來：「幸好沒有跟着師父，否則那有這麼熱鬧？」

絕師太目光一轉。「你師父是那一個？」

「華山蕭三公子。」

「不過是我的後輩！」絕師太淡然一笑，轉問小子，道：「那些倭奴爲什麼襲擊你們？」

「不清楚。」小子目光轉向朱菁照。

之前，朱菁照曾經提及一刀軒的事，那些忍者與一刀軒是否有關係？小子不能夠肯定。

朱菁照毫無反應，她是不喜歡絕師太那種說話與態度，情緒一來，就是拿劍架在她的脖子上她也一樣不會再說話的了！

小子如何不明白她的爲人，沒有問，絕師太也沒有理會，自顧道：「也許這些倭奴又有什麼野心，要與中原武林爲敵。」

也不知是不是有絕師太在旁邊，一路上都再沒有忍者出現，其他事也沒有發生，平靜得很。

×　×　×

朱菁照這反而覺得沒趣，更令她沒趣的就是在她到達之前，蕭三公子已經到達了，對她的出現，蕭三公子也沒有多大反應。

蕭三公子顯然才到達不久，大堂坐下，旁邊几子上那杯香茶猶自有熱烟升上來，看見絕師太，連忙站起來施禮。

絕師太看見蕭三公子這樣，也不感面上光采，笑逐顏開。「蕭三，你還得多謝我一路上照顧你這個徒弟哩。」

「要前輩費心了。」蕭三果然來這一句，恭恭敬敬的。

「師父——」朱菁照無可奈何，硬着頭皮上前招呼一聲。

蕭三公子淡淡的望朱菁照一眼，淡淡的應一聲：「嗯——」

朱菁照立時一陣不知如何是好的感覺，蕭三公子若是惡言厲色叱責她反而知道如何應付。

絕師太也就在這時候問接待他們的南宮博：「太君何在？」

「在後花院與安樂侯鍾大先生賞花，晚輩巳着人去通知的了。」

「很好，」絕師太冷冷的一笑，那片刻好像突然省起了什麼。

×　×　×

在後花院陪伴安樂侯鍾大先生的除了老太君，還有南宮世家的五個媳婦與南宮明珠，也不是在賞花，是在說百花洲論劍的往事。

「當年我們做後輩的一提到百花洲論劍都無不肅然起敬。」鍾大先生說得很遠：「大家都公認能夠參與其事乃是畢生至高無上的榮譽。」

「這一輩的年青人還記得有百花洲論劍這件事的只怕不多了。」老太君却是非常感慨。

「獨狐無敵爲禍江湖多少有些影响。」

「南宮世家的一代不如一代亦是。」老太君一聲長歎。「第一次石花洲論劍不錯爲南宮世家獨佔鰲頭，但之後便沒有再出過比較傑出的用劍好手。」

徐廷封插口道：「除了劍術，南宮世家不是還有很多方面都凌駕江湖上各大門派之上？」

「都是雕蟲小技，何足掛齒。」

「老太君言重了。」徐廷封很認眞的。「江湖的朋友想起南宮世家那一個敢有半點輕視之色，這一次的百花洲論劍晚輩有幸得睹，亦不枉此生。」

老太君展顏一笑。「侯爺就是會說話。」

徐廷封接道：「晚輩深感可惜的只是武當派的雲飛揚正當如日中天，却竟然退出江湖，未能夠參與這一次的百花洲論劍了。」

鍾大先生頷首道：「這個年青人旣勝獨孤無敵於前，又敗不老神仙於後，可以說是難得一見的練武奇才，若是他參與，這一次的百花洲論劍固然是生色不少，也無須怎樣討論，便知道結果的了。」

徐廷封接道：「他這樣退出，實在是武林中的一大損失。」

老太君淡然笑道：「武林中人才輩出，正所謂長江後浪推前浪，就拿侯爺說，他目的成就不無可能在雲飛揚之上。」

「老太君說得太遠了。」

「近的還用說？」

「百花洲論劍尙未開始呢？」

「雖然還未有開始，但是勝負早已分明。」

「哦？」徐延封接問道：「老太君以爲——」

「獨占鰲頭的不是絕師太便是大先生。」老太君說得很肯定。

鍾大先生笑道：「老太君忘了華山派蕭三公子，武當派陸丹……」

老太君截道：「陸丹年紀太輕，經驗不足，武功怎樣大家也應該心中有數，話雖說士別三日，刮目相看，但除非奇蹟出現，否則我們還是不能夠期望太高。」一頓她又道：「至於華山派蕭三公子，斷腸劍不錯一絕，火候到底還未足，遇上鍾大先生絕師太兩位爐火純青的高手，估計也佔不到什麼便宜的了？」

徐廷封脫口道：「老太君說的是。」

鍾大先生搖頭，道：「你這樣說話無疑是兜個圈子奉承師父，也不怕老太君笑話！」

老太君與其他人都笑起來，姜紅杏隨卽接上口：「蕭三公子其實已盡得華山派的劍法眞傳，可惜雜念太多，爲情所困，木蘭妹子，你以爲我說的可對？」

鍾木蘭不由一怔，訥訥地道：「我對劍術懂的並不多，劍術的奧妙，又豈是我所能夠了解？」

「我說的與劍術的奧妙可沒有關係，」姜紅杏笑問道：「木蘭妹子聽到那兒去了？」

鍾木蘭面色激變，姜紅杏眼波流轉，斜睨着，看樣子還要迫問下來，非要鍾木蘭出醜不可。

鍾大先生看在眼內，方得替愛女解圍，下人便先後報進來，蕭三公子等人已到了。」

老太君隨卽吩咐出迎。

鍾大先生徐廷封師徒也跟了出去，鍾木蘭很自然的走在鍾大先身旁，徐廷封一看鍾大先生的神情便知道他有話要鍾木蘭說，脚步果然加快，走在前面。

「木蘭—」鍾大先生果然有話說，「蕭三跟你以前的一段情，南宮世家上上下下都知道了。」

「早在女兒嫁入南宮世家之前這段情已經斷去了。」

「若眞的是這樣最好不過，姜紅杏方才的說話態度相信你也留意到了，若是有什麼錯失，你一生清白的聲名，便沒有的了。」

「爹，你相信女兒。」

「有你這句話，論劍的時候爹也放心很多。」

鍾木蘭垂下頭，眼瞳中淚光閃現，她的話是叫鍾大先生相信，但想想却連她自己也不相信自己。

× × ×

老太君走在最前面，也有話暗中吩咐謝素秋：「你立即到求知堂走一趟，飛鴿傳書，報告寧王，長樂郡主來了南宮世家，請示意應當如何處置。」

謝素秋應聲退過一旁。

南宮世家竟然暗中與寧王有來往，這當然也是一個秘密，其間當然又必然有什麼利害關係。

× × ×

看見老太君，蕭三公子傅香君本都是客客氣氣的，只有絕師太，她上上下下的打量了老太君幾遍，」一聲冷笑才問：「老太君還記得我這個老相識？」

「恆山派劍術超凡入聖，人才輩出，百花洲論劍如何少得了。」老太君一臉笑容。

「我這麼一把年紀，原是不該再好勇鬥狠，但老太君旣然請到，又怎能推辭，不知道是否有機會，再請教老太君指點幾招。」

老太君乾笑一聲。「百花洲論劍始自南宮世家，這一次南宮世家亦只見循例做個主人略盡棉力，至於我這個老婆子劍早已放下多時，也無力與各位爭高下了。」

絕師太冷笑。「老太君不出手，南宮世家還有什麼人？」

南宮博面色一變，一步跨出來。「晚輩不才，但爲了南宮世家，一定會悉力以赴。」

「很好——！」絕師太點點頭。回向老太君。「老太君若是眞的不肯出手，我可是失望得很。」

老太君笑笑道：「師太這樣說，是認爲鍾大先生蕭三公子都不配與師太論劍的了。」

絕師太一怔，目光一遠。「老太君忘記了三十年前的那件事了。」

老太君沒有作聲，絕師太接道：「你我當年洞庭湖畔的一戰，我學藝不精，敗在你劍下，手中劍脫手，飛墮湖中的情景，今時今日仍然彷彿在目前。」

老太君淡然應道：「那都是師太有心相讓，師太也豈非因而得傳恆山派的青虹寶劍？」

「老太君當時怎樣說？」絕師太語聲一沉：「叫我回去嫁夫生子，莫再涉足江湖，惹人笑話。」

「那——」老太君一聲歎息。

絕師太接道：「你那一招『撥雪見日』果然厲害，我苦思五十七天才找到破解之法，老太君可有興趣，再與我切磋一番麼？」

老太君搖頭。「當日我年少氣盛，想不到事隔三十年師太仍然耿耿於懷。」

「恆山派玉女劍法，第四十四式是什麼？」

「玉女劍法江湖一絕，這一次，做後

輩的有機會一開眼界了。」

「你何必顧左右而言他，瞧不起恆山派，瞧不起我，這個手下敗將，不屑與之一戰又何妨言明？」

「師太言重了。」

「江湖上老一輩有那一個不知道老太君當年心狠手辣，目中無人？」

「所以這三十年來，我深居簡出，唸經拜佛，你身爲出家人，應該更看得透才是。」

「我出家爲尼，目的正是洗清前生寃孽，你不願踏足江湖，難道還做過什麼的虧心事？」

「師太。」老太君沉下臉。

「南宮世家今日人丁單薄，你有多少關係？」絕師太接問。

傅香君聽到這裏，也覺得實在過份，脫口一聲：「師叔，你——」

鍾大先生那邊適時道：「難得大家聚在一起，我建議到後山去欣賞一下江南有名的水色山光。」

絕對太冷截：「一路上已經看夠了，遠道前來赴約，我們還以爲南宮世家早已打點妥當如何安頓客人。」

老太君立即接上口：「房間的確早已打點妥當，木蘭，你給師太引路。」

鍾木蘭正在躲避蕭三公子的目光，聽得老太君如此吩咐，正是求之不得。

由始至終她也沒有正視蕭三公子一眼，目光遠去，蕭三公子不由一聲微喟，目光轉落在朱菁照面上，朱菁照却在看着徐廷封，沒有在意，突然在意。

「師父——」她隨即展開笑臉。「師父要怪責我早便怪責了，到現在還沒有這個意思，當然是不會再怪責的。」

蕭三公子搖頭。「你也實在太任性，這樣子下去總有一天會闖禍。」

「在這裏我是闖禍也不怕，有師父，有表哥，還有表哥的師父…那麼多高手，總不成會緻袖手旁觀看着我被人欺負？」

蕭三公子只是問：「你是存心在這裏闖禍的了。」

「當然不是。」朱菁照一伸舌頭，看她這樣子說的是否眞心話實在令人懷疑。

老太君也就在這時候提議：「各位遠道而來，其實是應該先請去好好的休息一下。」

沒有人反對，絕師太方才那麼一鬧，也實在使到大家都有些尷尬。

× × ×

對鍾木蘭絕師太倒沒有什麼，也當然是因爲鍾大先生的關係，却仍然待她離開，絕師太才說出心裏話。

「她怎會變成這樣。」

「師叔是說老大君？」傅香君信口問一句。

「這個女人三十年前心高氣傲，不可一世，絕不是今日所見這樣！」

「三十年是一段頗長的日子。」

「所謂江山易改，品性難移，不會變得這麼厲害的，方才我一再故意說話留難，她竟然能夠若無其事。」

「老太君現在仍是南宮世家一家之主，肩負重任，怎能不收斂自己的脾氣？」

絕師太沉吟着，道：「我却是到現在還是這個脾性，難道我眞的比不上這個女人？」

傅香君無言，不是怕開罪絕師太，而是絕師太老太君兩人當年的恩怨她固然不清楚，就是兩人的性格她也不大了解。」

× × ×

老太君回到房間也仍然不動氣，雲床上坐下，目光自唐月娥，姜紅杏面上掠過，落在謝素秋的面上。

房間內只得她們四人，其中坐立不安，心神恍惚的也就是謝素秋。

「到底什麼事？」老太君單刀直入，追問究竟。

「明珠跟那個小子走在一起。」謝素秋很担心的。

「這個小子倒眞是眼光獨到。」姜紅杏一聲冷笑。

「他跑到這裏來幹什麼？難道是追查他師父的死因？」唐月娥担心的却是這件事。

「不會的，我已經問個清楚，他原是跟武當派的陸丹一起的。」謝素秋處事果然精細，只是不知道其實並沒有問清楚。

老太君接問道：「明珠對這個小子怎樣！」

「我看，要立即阻止他們繼續來往的了。」

老太君輕「嗯」一聲。「明珠到底還年輕，你說話方面別要太重。」

謝素秋點頭，姜紅杏隨又揷口道：「小子倒還罷了，那個絕師太才厲害。」

唐月娥亦道：「實在太放肆了。」

老太君目光一轉。「我是主，她是客，又當着這麼多人，何妨讓她三分，到時機成熟，嘿嘿——」

她沒有說下去，謝素秋她們也沒有問到什麼時候才時機成熟，彷彿都已心中有數。

× × ×

距離論劍的日子仍然有七天，但爲了表示對這個論劍大會的重視，也爲了有足夠的時間熟悉環境，每一個參與論劍的都不約而同提前到來。

他們未必都着意爭名，只是旣然代表所屬的門派，就不能不悉力以赴。

也所以安定下來他們一有空便打坐練功，希望無論精神情緒身手都能夠保持最佳的狀態。

只有絕師太例外，她要熟悉的只是南宮世家的環境，由到來南宮世家的第一天晚上她便已盯穩了老太君。

這實在大出老太君意料之外，她旣然沒有在意，以絕師太的身手，要發覺絕師太在追踪自是更困難。

侍候老太君的只有謝素秋。

南宮世家佔地極廣，只看莊院的結構不難想像全盛時期的氣勢，現在很多地方都顯然經已丟空。

轉過了後山，環境更幽靜，老太君謝素秋隨即分開，一往左，一往右。

絕師太很自然的追向老太君，在她的心目中謝素秋並沒有追踪的價値。

事實却不是。

謝素秋去的也不是什麼地方，正就是被稱爲南宮世家中最神秘的求知堂，却不是要找那個求知的老人追查什麼。

她推開了堂中右壁的一個木架子，那

之後有一扇暗門，連接一條秘道，通往一個地牢。

秘道並不長，地牢却非常寬闊，四面張掛着幔幕珠簾，層層疊疊，走進去一個疏忽便會迷失方向。

地牢的正中放着四具棺木，分向着四個不同的方向，謝素秋先後將棺蓋推開，往內仔細地看一眼，才將棺蓋小心翼翼的推放回原位。

然後她分開珠簾，走進去，那面珠簾後放着另一具棺木，與外面的四具表面看來並無分別，但謝素秋移動這具棺木的棺蓋却顯然更小心。

她看得也更仔細。

棺內臥着一個穿着粉紅色衣衫的少女，很漂亮，肌膚也是微現粉紅色，無論怎樣看也不像一個死人，却閉着眼睛僵臥在棺內。

若是傅香君雲飛揚看見這個少女，一定會很意外，她與傅香君是結拜姊妹，與雲飛揚更就是同父異母的兄妹。

不是別人，她正就是獨孤鳳，當日傅玉書一心要生擒她，要脅雲飛揚交出天蠶訣，她却寧死不屈，跳下萬丈斷崖。

連傅玉書也不以爲她還有生存的希望，她却非獨活下來，而且這樣子留在南宮世家。

由棺蓋打開到關上，她一些反應也沒有，看謝素秋的神態，却顯然很滿意，到底是怎麼回事，當然也就只有南宮世家的人才明白。

這個地方，在南宮世家也就叫做鎖魂牢。

進入求知堂，任何人也會被求知堂豐富的卷軸藏書吸引，又有那一個會想到求知堂的下面還有一個更神秘的鎖魂牢？

× × ×

老太君走的路雖然越來越幽靜，却絕不神秘，繞過一個山坡，來到了一個水池前面。

水池當中一座水軒，相連九曲飛橋，老太君走上飛橋，一折再折，四折之後才停下，緩緩回過身子，才問道：「是那一個？」

絕師太知道藏不住，池邊柳樹下轉出。「是我──」

「師太跟着我到這裏來，不知道有何指教？」

「這樣跟着你，不錯有欠光明磊落，但若非如此，又怎能夠找到這樣一個適當的地方，請太君指點幾招？」

「你還是這個意思？」

「當年一敗的恥辱若是沒有一個了斷，我就是死也不會瞑目。」絕師太步上飛橋。「我的性格你應該很明白。」

老太君一聲歎息。

「你變成這樣子却是大出我意料之外，但無論如何，這一戰，你是怎也避免不了。」

老太君搖頭道：「我是不會跟你動手的。」

「那由得你？」絕師太身形一動，飛越飛橋上空，凌空一掌拍到。

老太君倒退閃開，絕師太半空中翻身，一招七個變化，繼續攻擊，老太君仍然是閃避，龍頭杖最後一頓，身形倒飛出丈外。

絕師太緊追在後面，長劍緊接出鞘，夜色中一道閃電也似飛擊。

老太君身形三個變化，閃開那一劍，絕師太劍勢不絕，一面大喝：「用你當年擊敗我的那一招『撥雲見月』。」

她事實巳經想到了破解的方法，也肯定必定能夠破解，但除非那一招「撥雲見月」再由老太君施展出來而被她即時破解，否則她不會有絲毫的快感。

老太君却仍然只是閃避，雖然有些狼狽，還是閃避開去，絕師太更怒，劍指一引，又攻出一招，這一招只有三個變化，每一個變化却都是那麼絕，也同時封住了老太君的去路。

老太君終於還手，龍頭杖在不可能變化的情形下出現了變化，破解了絕師太那一招，身形接倒翻，掠上了後面水軒的瓦面。

絕師太怔住，正要問，老太君巳搖頭道：「師太的玉女劍法巳臻化境，今夜我敗得心服口服。」

「你這是什麼意思？」絕師太怒問。

老太君接道：「這一次百花洲論劍師太必定是能夠技壓羣雄。」

「你在胡說什麼？」

「太夜了，失陪──」老太君身形緊接翻過瓦面，倒掠開去。

「站着──」絕師太大叫：「你根本沒有輸……」

老太君頭也不回，身形展開，迅速的去遠，絕師太看在眼內，沒有追前去，也沒有再叫，眼瞳中盡是疑惑之色目送老太君消失，陷入沉思中。

× × ×

絕師太老太君的交手其他人顯然並不知道，第二天，南宮世家還是那麼平靜，完全沒有事發生過的。

也所以，大清早傅香君奉絕師太之命前去請南宮博，除了意外，南宮博並無其他反應。

他也有問傅香君，只是傅香君也不知道絕師太找他是什麼事，說過話便自離開了。

絕師太是要單獨接見南宮博。

× × ×

以絕師太對老太君對南宮世家的態度，南宮世家的人對絕師太應該不會有多大好感，南宮博多少亦有一些這種感覺，可是並沒有拒絕前往。

在禮貌上也是應該這樣。

來到了絕師太的房間門前，南宮博也是先敲門，恭恭敬敬的一聲：「晚輩南宮博求見師太。」

「進來──」絕師太在房間內應了一聲。

南宮博將門推開走進去，却不見絕師太，正覺得奇怪，絕師太突然從門後閃出，雙掌隨即襲向南宮博要害，南宮博的反應也算得敏銳，雖然狼狽，仍然接下。

看見是絕師太，他實在奇怪，待要叫住，絕師太掌勢又展開，迅急綿密，完全沒有他說話的餘地，只有施展混身解數應付。

絕師太連攻十八招，最後一招將南宮博迫退十步，迫坐在一張椅子上。

南宮博手脚再也施展不開，脫口一聲：「師太──」

絕師太在他開口之前身形巳倒退，反手拂袖，將門關上，隨即在南宮博對面椅子坐下。

「你不用驚慌，我絕無惡意。」絕師太一正面色。「目的只是在看清楚南宮世家的身形步法，以你的身手，巳可以擠身高手之列。」

「那裏，晚輩只想知道師太要看清楚南宮世家的身形步法，目的何在？」

絕師太不答接問：「你的武功是那一個傳授的？」

「先父──」

「還有呢？」

「南宮世家有例男子六歲起便一定要修練祖傳武功心法，十歲起可以修練劍術，大都是自學悟化。」

「若是悟化不來，可否請教長輩？」

「可以的。」南宮博有問必答，一些也不像是在敷衍。

「你是請教那一個？」

「先是先父，先父不在改問大嫂。」

「沒有問太君。」

「問大嫂是老太君的主意。」

「老太君可有教你什麼武功心法？」

「沒有，也從來不過問我們的武功進度。」

「哦？」絕師太沉默下去。

南宮博等了一會，終於忍不住追問：「師太到底發現了什麼？」

絕師太反問：「你怎麼這樣問？」

南宮博一怔，欲言又止，絕師太淡然一笑。「你不必回答我，現在我也不能夠告訴你什麼，到我可以告訴你什麼的時候總會告訴你的。」

「多謝師太。」南宮博長身一揖。

「我總算沒有找錯人。」絕師太深注南宮博一眼，轉問：「香君到那兒去？」

「她離開的時候遇上安樂侯。」

「很好──」絕師太口裏說好，却歎了一口氣。這個老尼姑雖然火性子，但顯然也有仔細的一面，什麼事都好像心中有數。

× × ×

傅香君也有對徐廷封提及絕師太找南宮博，徐廷封到底是個值得她信賴的人。

徐廷封沒有追問絕師太找南宮博到底是什麼事，只是道：「師太這個年紀應該知道收斂的。」

傅香君點頭。「我也是懷疑她那樣對老太君是另有目的。」

「南宮博忠厚謙虛，師太却找對了人了。」

傅香君笑問：「你知道到底是什麼一回事。」

「不知道。」徐廷封搖頭。「但相信應該不會是爲了個人的恩怨。」

傅香君有些詫異。「你好像認識我師叔巳經有一段日子。」

徐廷封笑笑。「我只是相信一個出家入道多年的人絕不會胡亂使性子，正如我師父。」

「鍾老前輩現在那裏去了？」

「在後山練劍。」徐廷封收起笑臉。

「對這一次百花州論劍他顯然很認眞。」

「以他老人家的修爲，這一次應該是穩操勝券。」

「師太的玉女劍，近年來豈非未逢敵手？」

「那一個勝那一個負，其實有什麼要緊，只怕萬一因此而傷了和氣。」傅香君有些担憂。「是了，蘭蘭呢？」

「我將她留在京師，帶着她行走江湖，到底是有些不便。」徐廷封微喟。「若非她娘親早死，我更加放心。」

「原來你們在這裏。」一個聲音突然傳來。

徐廷封一聽便知道朱菁照來了，回頭望去，果然看見她翻越欄杆向這邊奔來。

「怎麼你不來找我？」朱菁照一上來便抓着徐廷封的衣袖。「你也不是不知道我幾經辛苦偷出王府，只要就是知道你可能到來百花洲。」

徐廷封有些尷尬的道：「我們都是南宮世家的客人，實在不方便到處跑。」

朱菁照立即手指傅香君。「那她却是方便到來找你。」

徐廷封忙道：「我們是湊巧遇上。」

朱菁照道：「偏就是這麼巧。」冷冷睨着傅香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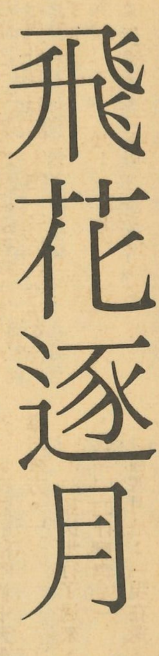
傅香君苦笑。「師叔那兒還有事找我，先走一步了。」轉身便舉步。

徐廷封待要叫住却給朱菁照截下。「好，總算你知情識趣。」她隨即拉着徐廷封向那邊亭子走去，一面又說道：「你可知道路上多麼危險，差一點兒我便給那些倭奴殺掉……」

（未完・廿九）

秦紅著作
武林一條街
兩集共十六元
環球小說盡名家
每週新書多姿采
沒有人知道武林一條街究竟在那兒？也沒有人知道究竟是怎樣的一條街？祇知道武林中武藝高强的人，如去雲南大理，則相繼失踪，曾到過那裡僥倖而回的，已失去實力、失去武功，但如何失去，却是沒有誰知曉，令人匪夷所思。武林高手林歌，爲救好友，不惜親入虎穴……
環球圖書出版社出版
各大書店、超級市場、地鐵站有售

俠義傳奇中篇故事



飛花逐月

臥龍生・文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閑雲大師趕來和蕭寒月、白玉仙一起，對付中州四奇和他們身後的四個不同衣着的年輕人，藍衣少年撲向七王爺身前；紅衣少年緊隨着劍芒刺向蕭寒月；閑雲大師和白玉仙二人攔截黃衣少年。蕭寒月和紅衣少年互以快劍攻殺，對方劍招也用七煞劍快攻，他攻出七十二劍之後蕭寒月已看出他的劍招同出師門，只是缺少了點睛精萃，一輪反擊將他一劍由前胸洞穿後背而死。閑雲和白玉仙用破山拳、長劍截殺黃衣少年仍非其敵，最後白玉仙用冰魄銀珠結果了他的生命。藍衣少年連環破去陰陽傘的鐵箭，張嵐、墨非子、朱盈盈攔截仍未取勝……

難解有密詔押書　搜查無龍口藏珠

譚三姑、朱盈盈應了一聲，飛身衝入花廳。常九也緊隨而入。

七王爺靠在一張背椅之上，臉色白裏透青，雙目微啓，注視廳外的搏鬥。

目睹七王爺狼狽之像，譚三姑心頭黯然，低聲道：「王爺，民女來遲了一步。……」

七王爺目光轉動，看了看譚三姑一眼，道：「總之，現在還不算太遲，應該說妳們是來的正好……」

朱盈盈看到父王的形貌，完全似變了一個人般，不禁呆住了。

良久之後，才叫了一聲：「爹！」直向王爺撲了過去。

譚三姑右臂一伸，攔住了朱姑娘，低聲道：「郡主，王爺身體不好，如何能禁得住這一撲。」

朱盈盈流下淚來，緩緩跪了下去，抱着七王爺的雙膝，道：「爹，你怎麼病成這個樣子，女兒不孝……」

七王爺微微頷首，道：「起來，起來，爹還能看到你，心裏很高興。」

常九沉聲道：「郡主，現在不是哭的時候，不要引動王爺的感傷。」

朱姑娘離開王府的時間雖然不長，但這些時日，給她感受、歷練、却强過王府中十年的成長，心知常九之言，正確穩當，立刻止住了哭聲，站起身子。

七王爺點點頭，道：「好，丫頭，妳好像長大了。」

郡主道：「是！女兒懂事多了！」

「那就好……」七王爺說：「蕭寒月及時而到，救了我一命，以後，妳要好好的聽他的話，不可自作主張。」

郡主點頭道：「是！我現在去帮道長對付敵人。」

這時，蕭寒月、閑雲大師、白玉仙、已經擊斃了紅衣和黃衣人少年，但三人亦未退回花廳，反而並肩而立，目睹中州四奇，道：「該是諸位出手了！」

白衣韓成方身後的白衣少年，正要舉步，突然一個低沉聲音，遙遙傳來，道：「你們回來！」

中州四奇連同那白衣少年，聞聲轉身，飛越圍牆而去。

蕭寒月道：「大師，要不要追下去！」

閑雲大師道：「情勢已漸明朗，决戰在即，用不着咱們追查，他們會找上來的。」

白玉仙道：「先救王爺要緊。」

三人轉身退回時，正聽得那藍衣少年慘叫之聲，傳入耳際。

原來，朱姑娘抖出「銀月飛霜」助戰，藍衣少年揮劍一擋，被郡主寶刄削斷長劍，墨非子及時一劍，刺入前胸要害，慘叫一聲，倒摔在地上。

七王爺目睹女兒技藝大進，心中高興，忍不住微微一笑。

這時，張嵐和剩下的九名侍衛一齊動手，儘快移去了橫陳在花廳前的屍體。

目睹自己苦心訓練的王府侍衛，竟是如此的不堪一擊，張嵐心中那種難過，簡直無法形容，忍不住老淚暗垂。

常九緩步行了過來，低聲道：「張兄，這是江湖上第一流的頂尖高手對決，我常某人走了半生江湖，可也沒有看到過這等高手搏殺，就算比咱們再有名氣的人物，只怕也無法支持上十個招面。」

張嵐拭去淚痕，道：「常老弟，如非你們及時趕到，我帶着王府中二十多個侍衛，恐怕也保不住王爺安全，還有何顏面留此，應該捲鋪蓋走路了。」

常九道：「現在，也不是你辭退的時刻，等事了之後再說。」

張嵐點點頭道：「這件事不到一個明顯結果之前，我張嵐只有隨時守在王爺身邊，他們殺王爺之前，先得把我殺了。」

常九點點頭，道：「張兄有此一念，已經對得起王爺的知遇之恩了。」

這當兒，蕭寒月、閑雲大師等，都已進入了花廳之中，閑雲大師暗暗調了兩口眞氣，行近王爺身側，道：「老衲再試試看王爺的脈象如何？」

「有勞大師了……」七王爺目光轉到了蕭寒月的身上，道：「我如有什麼變化，寒月，你就放手施爲，拿到它就燒了它，再分別告訴他們一聲。」

「王爺放心，寒月明白。」

七王爺微微一笑，閉上雙目。

閑雲大師坐正身子，右手三指，搭在七王爺右腕脈穴上，垂目診脈。

全場中人都聽到了七王爺和蕭寒月的說話，但却都不明白，兩人談些什麼？不過，沒有人追問，連郡主也未開口。

花廳中突然間靜了下來，靜的落針可聞。

足足一盞熱茶工夫，閑雲大師才回頭望着蕭寒月，道：「還有多少藥物？」

蕭寒月道：「藥能療毒？」

閑雲大師道：「目下，還不能斷言是不是對症之藥，但至少可以把毒性托住，盡兩瓶藥力，也許能够給咱們十天半月的時間，以找解毒的藥方。」

朱盈盈快步行了過來，低聲道：「蕭大哥，我爹中的什麼毒？」

蕭寒月道：「現在還不知道，不過，我們已經有一種藥物可以使毒性暫受壓制，不會發

作，以便找尋解毒的藥物。」

朱盈盈黯然說道：「蕭大哥，一定能找到解藥麼？」

蕭寒月凝目望去，只見雙眉深鎖，臉上是一片愁苦之色，流露出無限的關心神情，不忍使她太難過，忖道：我縱然騙了她，也是出於一片善意了。

心中念轉，口中說道：「一定能，我和閑雲大師，都會全力以赴！」

後面這句話，已顯然留有餘地。

朱盈盈微微一笑，道：「多謝蕭大哥。」

蕭寒月輕輕拍拍朱姑娘，道：「妳不能哭，那會影响王爺的情緒，使他的病情加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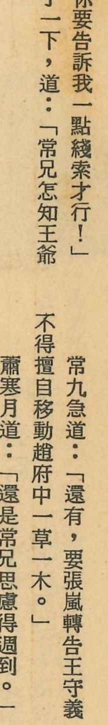
朱盈盈微微一笑，道：「我相信你的話，你一定不會騙我。」

蕭寒月心頭一跳，忖道：我如找不出救治王爺的藥物，今生一世，恐怕她再也不會相信我說的話了，趙幽蘭給我的藥物，既然能托住毒性，不讓它發作，也許能配製出解毒藥物，可是要到那裏才能找到她呢？

常九緩步行了過來，道：「蕭兄弟，眼下最重要的一件事，先找出七王爺要的東西。」

蕭寒月點點頭道：「這要常兄帮忙了。」

常九低聲道：「尋找藥物，也是在下的專長之一，不過，你要告訴我一點綫索才行！」



蕭寒月沉吟了一下，道：「常兄怎知王爺要找一件東西。」

常九道：「會聽話的聽門道，常某人想想剛才你和王爺一番對話，覺着這中間牽涉一件事物。」

蕭寒月點點頭，道：「我先安排一下，花園中地方遼闊，咱們就以這座花廳爲發號施令所在，就讓王爺在此地養息，便於保護。」

常九道：「不錯，但最重要的一件事，把趙府中的人全部調集過來，一則力量集中，免得遭受無謂的損失，二則，反擊的力量，也增强不少。」

蕭寒月道：「向中天、神刀唐明的傷勢如何了？」

常九道：「大致上已經復元了。」

蕭寒月道：「人手全部集中此地，趙府中豈不是沒人防守了，那裏堆積了很多名貴的藥物，不能任它散失。」

常九微微一笑，說道：「把趙府交給應天府總捕頭王守義，要他調集一些官兵守護，這件事要張嵐去辦，必要時，表示出是王爺的意思……」

蕭寒月接道：「我去告訴張兄？」





常九急道：「還有，要張嵐轉告王守義，不得擅自移動趙府中一草一木。」

蕭寒月道：「還是常兄思慮得週到。」

× ×

七王爺府中的侍衛、家將全部動員，王府中五步一崗，十步一哨，防衛的一片森嚴，但最精銳的家將、侍衛，却集中在花園中，五十名弓箭手，佈守花廳四週，爲了視界廣闊，不少名貴的花木也被移開。

名義上張嵐成了總提調，但一切迎敵、對陣的佈置，却是蕭寒月調遣安排。

王府中侍衛、家將，只能担負起傳警的任務，當不了什麼大用，但他們衣履鮮明，却有一股堂堂正正的氣勢。

五十名弓箭手，在蕭寒月的心目中，却是可作倚仗的力量，蕭寒月把二十名佈置在花廳四週，三十名集中作支援運用。

對付眞正的武林高手，三五弓箭手，很難發揮作用，但如把數十張强弓集中一起，箭如飛蝗雲集，縱然是第一流的高手，也是很難抗拒。

須知强弓長箭，不是一般的暗器，力道强猛，殺傷力大，中上一箭，就很難有再戰的力量。

蕭寒月和常九，胸前都掛了一個王府巡查的金牌，這可以使得兩人在王府中隨意行走，不論到那處，都無人干預。

蕭寒月暗中把隱密告訴了常九。常九的推斷是「龍口藏珠」是這秘密的隱藏所在，那位二先生領導的組合，就是以這個秘密，脅迫七王爺。

問題是「龍口藏珠」在那裏，這個秘密怎會和趙家拉在一起？

蕭寒月的看法是這個秘密是一個證據，關係着禍連滿門的證據，有人把這個證據藏了起來，但指出密詔押書收藏所秘密，如何會流落到趙百年的手中，却使得蕭寒月百思莫解。如若能知道那幅吳道子的畫，由何處，就可以進一步瞭解這秘密的來源，可惜，趙大夫、趙幽蘭都不在這裏？

常九和蕭寒月，一個閱歷豐富，一個推斷事理的能力高明，兩下裏一合計得出了這個一個結論。

秘密不在七王爺的手中，否則，他不會有所顧忌，任令別人要脅。

秘密也不存在二先生的手中，否則，用不着對七王爺用毒，控制他的生死。

三王會銜，分明牽涉了另兩位封疆托土的王爺，他們也受着這個密詔押書的控制，雖然手握重兵大權，但却如坐針氈，不但不能出面干預，反而受到控制。

密詔押書，很可能落在金陵，所以七王爺首蒙其害。

現在，蕭寒月和常九不停在王府走動，一面留心觀察，希望能找到龍口藏珠的地方。

張嵐對兩人不停的走動，覺着很是奇怪，追在後面問道：「兩位這麼看來看去的，似乎是想找什麼東西，何不告訴我，在下很熟悉王府中的形勢。……」

蕭寒月接道：「我和常九兄，只是瞧瞧王府中的形勢，你照顧王爺要緊，不用來陪我們了！」

張嵐心中雖有懷疑，但却未再多問。蕭寒月和常九很仔細的看完了王府各處地方，也搜查着兩處屋脊上的龍獸口內，但龍口中旣無藏珠，也無密詔押書。由中午開始，直到日落西山，兩人仍然找不出一點頭緒。蕭寒月歎口氣，道：「難道不在七王爺的府中？」

常九道：「屋脊上走獸塑龍，除了七王爺府，別的地方，大概不會仿照……」

蕭寒月道：「但咱們到處已搜查的很仔細了……」

常九接道：「我在想，那裏還有塑龍的地方？」

蕭寒月道：「這王府中，還有什麼地方沒有去？」

常九道：「夫人住的內院。」

蕭寒月道：「不太方便去吧？」

常九道：「一定要去，十搜其九，餘下的一處地方，如若有了疏忽，那是一大憾事！」

蕭寒月沉吟了一陣，道：「常兄，要不要找郡主來問問她，她從小在此長大，也許能够提供給我們一點綫索。」



「不好……」常九低聲道：「如果郡主追問起來，要不要告訴他實際情形？」

「自然不能，此事關係重大，就算找到了，也不能說出去……」蕭寒月黯然接道：「希望七王爺能支持到那個時刻，讓他親眼看到了咱們找到的密詔押書……」

常九接道：「蕭兄弟，你說實話，七王爺的毒傷，有沒有希望救治？」

蕭寒月苦笑一下，道：「閑雲大師雖然通達醫理，但他却悄然告訴我，沒有解去七王爺身中之毒的能力，唯一的機會，是找到趙姑娘了！」

常九道：「可是，趙幽蘭身在龍潭虎穴，你是否要冒險去一趟呢？」

蕭寒月說道：「要去，不過，不是現在，現在第一重要的事，是要想辦法去找到密詔押書！」

常九道：「照我的看法，這詔書可能還在七王爺的府中……」

「可是，我們已經……」

「聽我說……」常九低聲道：「如果王府中找不出來，你要和七王爺密談一次了！」

蕭寒月道：「談什麼？」

常九道：「直接問問他，那密詔是怎麼回事，可能在何人手中？」

「這個……」蕭寒月有些爲難的說：「萬一咱們找不到，讓他洩漏如此大的一個隱密，是不是太冒昧了？」

常九道：「別人不能問，但你能……」

蕭寒月道：「我……我……」

常九接道：「他把唯一的女兒交給你，也就是希望密詔押書一旦暴露，好替他保留一個女兒，難道你還不明白，如此親密之情，還有什麼不能問的……」

蕭寒月接道：「七王爺中毒奇深，趙幽蘭留下那一瓶丹藥，可算得藥中聖品，竟然能把七王爺身上毒性托住，但那究竟不是對症之藥，雖然能延遲毒性發作，但却無法除去身中之毒，他現在心情焦慮，求死之念甚切，這份壓力，來自密詔押書，如若咱們找到那些東西，我想，可以立刻振起他求生的意志，至少，也可以使他死的安心，含笑而逝。」

常九道：「所以，咱們只有進入夫人居住的內院看看了。」

蕭寒月沉吟了一陣，道：「他們對王爺如此的摧殘，但不知對夫人是否也加諸威脅？」

常九道：「應該沒有……」突然站了起來，道：「這點事，想來有些奇怪了？」

蕭寒月道：「奇怪什麼？」

常九道：「王爺身中如此之毒，夫人怎不趕往花廳探視……」

蕭寒月道：「也許王爺不讓他捲入漩渦，以免受到牽連？」

常九道：「不對，這是誅族的大罪，皇室嫡親，不慮誅族，也要滿門抄斬，王爺夫人，已經被牽連上了……」

蕭寒月點點頭，道：「常兄如此一說，果然有些不通了。」

常九道：「再說，王爺身受如此毒傷，夫人不聞不問，更出常情之外了。」

「對……」蕭寒月說：「咱們現在進入內宅，暗中也好查看一下。」

常九道：「可惜，咱們都是男子身份，不能任意在內宅中查看。」

蕭寒月接道：「我去請白玉仙來……」

常九突然一把拉住了蕭寒月，道：「咱們對王府中事，瞭解的太少，不可造次，先去內宅瞧瞧再說？」

蕭寒月沉吟了一陣，忖道：也許是王爺、夫人，早已商量好了應變的辦法，我們從中一攪，反而破壞了人家的計劃，但內宅的形勢，却要仔細的查看一下，不能遺漏。當下說道：「好！咱們先去瞧瞧再說！」

兩人抱了極大的希望，因爲，這是兩人心目中最後一處地方了。內宅庭院不大，兩人很仔細看過庭院中的建築，竟是完全失望。內宅庭院中門窗緊閉，既無守衛的人，亦不見丫環、宮女走動。

退出內宅，常九十分懊惱的說：「如若東西不在七王爺府上，那就麻煩大了。」

蕭寒月懷疑的道：「咱們一直着重在建築形態上的搜查，但那龍口藏珠，會不會是一件物品？」

（未完・六十四）

虬龍倚馬錄

中篇俠義奇情故事／龍乘風·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前文書至披着銀披風的女人原來是萬如意，是神通敎提龍王府裏的萬大小姐，她出其不意將容三公子一劍刺至重傷不治而死，布狂風心裏很難過，神通敎對部下犯規嚴厲處置，對自己的女兒又當別論，况無家規，本敎的敎條亦起不了作用，她的行動就是敎條，布狂風和唐青湘爲之唏噓不已，布狂風却發覺唐青湘原來是公孫我劍喬裝的，他見瞞不過，只好將唐青湘在鐵眉樓遇上神通敎的利硬，而遭到了毒手死去，利硬又被小畫眉殺掉，並將自己來的動機說了，布狂風答應代向練老魔取解藥，爲郭堡主療傷，公孫我劍告辭回鐵眉樓，和他們交代一聲……

羣豪抒己見　狗棒論英雄

鮑正行得意地一笑，道：「那麼你就要洗耳恭聽啦，話說從前……」

常掛珠立時皺眉道：「少長篇大論，只揀精要的說。」

鮑正行咳嗽一聲，便道：「這故事大概是說，有五百個頭陀，在八百個狐狸精面前大談佛家道理，也有些在胡說八道，總而言之，這就是『頭頭是道』也。」

白世儒冷哼着，道：「掌强不通，狗屁不通，不通之又不通。」

舒一照盯着鮑正行，道：「那麼『尾尾動聽』又是怎樣的？」

鮑正行道：「五百個頭陀大談道理，情況是十分壯觀的，但那些騷狐狸，老狐狸，小狐狸和不大不小不老不嫩的中等狐狸，却全都劣性難改，對於這些道理一點也沒聽進耳朶裏，但那些頭陀又守在門外，想不聽也不行，於是，這些狐狸精就想出了一個對抗的法子。」

舒一照道：「甚麼法子。」

鮑正行道：「這五百條狐狸精，用尾巴敲打桌子，銅鑼，鐵盤甚至是馬桶，一於以吵鬧的聲音來對抗頭陀們的『頭頭是道』，誰知道這些狐狸精道行高深，雖然只是用尾巴敲來敲去，但居然也敲出了悅耳之極的樂章，所以就叫做『尾尾動聽』啦。」

舒一照「噢」了一聲，撫掌笑道：「這故事很過癮，眞是了不起。」

岳小玉瞧着他，道：「是狐狸精了不起嗎？」

舒一照道：「狐狸精有甚麼了不起，最了不起的還是鮑老五，他的放屁功夫又更深厚一層，遲早可以成爲一代放屁大宗師了。」

鮑正行瞪目道：「老四，你想找架打嗎？」

舒一照道：「若在平時，你還可以唬嚇唬嚇別人，但阿滿打了你一掌，若還再惹是生非，那就不怎麼高明了。」

常掛珠怒道：「沒你娘鳥興，你們都在放豬屁。」

岳小玉道：「別的不要再扯遠了，諸葛前輩的鞋子怎會落在利硬手上？」

諸葛酒尊嘆了口氣，道：「在早一陣子，鐵眉樓內內外外，都是他媽的亂七八糟，有時候咱們衝出去殺掉二十個神通敎的王八蛋，有時候却又有一大羣神通敎的黑衣、紅衣、黃衣殺手溜了進來，大家乒乒乓乓的打個你死我活，他娘的，在如此混亂之秋，不要說是鞋子，就算是腦袋也隨時可以在不知不覺間搬家。」

岳小玉道：「諸葛前輩說得甚是。」

諸葛酒尊道：「老叫化不見了一隻破鞋子，那是半點也不疼心的，誰知居然給利硬借來一用，以强大內勁把破鞋射向鐵樓主的後腦，就是這樣，鐵樓主就壯烈犧牲了，直至如今，那破鞋子還嵌在他的腦袋上。」

舒一照說道：「你不打算取回那鞋子了？」

諸葛酒尊道：「鞋子不要了，我只想要利硬的腦瓜子。」

常掛珠道：「這個倒可以放心，咱們陣中高手如雲，要殺利硬，絕非難事。」

許不醉冷冷一笑，道：「你去殺利硬嗎？」

常掛珠道：「殺便殺，難道還怕了他不成？」

許不醉道：「我知道你是甚麼都不怕的，但光是不怕死，也絕不能凡事馬到功成，一個弄不好，多半還會賠上一條性命的。」

岳小玉道：「對付利硬之事，大可從長計議，急也無用。」

諸葛酒尊點頭道：「岳小兄弟言之成理，其實，比咱們更悲憤的，還是五眉會的英雄好漢。」

常掛珠忽然盯緊着他，半晌才道：「你老人家複姓諸葛嗎？」

諸葛酒尊點點頭，道：「正是。」

常掛珠的眼睛瞪得更大：「你就是酒王之子諸葛酒尊？」

「正是諸葛酒尊。」

「妙極！」

「何妙之有？」

「參見丐帮帮主！」常掛珠忽然向他鞠躬，同時大聲叫道：「俺乃江東五傑之首，姓常名掛珠，草字多能，自號得得居士。」

諸葛酒尊吃了一驚，連忙把此人扶起，道：「常老兄大名，老叫化是聽過無數次的，但老叫化可不是丐帮帮主，甚至不是丐帮中人，老兄千萬不可弄錯了。」

常掛珠「嗜嗜」一笑，道：「這件事，常某絕對不會弄錯，尹天瀾巳去了會見任老帮主，所以如今你老人家馬上就要接掌丐帮帮主之職。」說着，雙手一拱，恭恭敬敬地奉送上綠玉打狗棒。

諸葛酒尊更是驚訝得連嘴也合不攏，常掛珠又道：「咱們一致公認，當今武林之中，能接任丐帮帮主者，非你老人家莫屬，就請接棒可也。」

諸葛酒尊連忙雙手亂搖，道：「這是萬萬使不得的。」

常掛珠道：「據常某所知，任老帮主生前，也曾力邀你加盟丐帮，甚至要把帮主寶座加以相讓。」

諸葛酒尊道：「沒這種事。」

常掛珠道：「你敢罰誓嗎？」

諸葛前輩道：「這等無稽之事，誰也不會相信的，若要老叫化因之而罰誓，就更是無稽之極啦。」

常掛珠道：「你老人家聲聲說是無稽，顯然說常某正在放屁了？」

諸葛酒尊忙道：「豈敢，豈敢！」

常掛珠道：「你也不必跟我這種人來客氣，老實說，咱們江東五傑雖然名震大江南北，技驚五湖四海，一踩脚就嚇破三山五嶽所有土豪劣紳，元兇巨寇的胆子，但有時候興之所至，又或者是形勢所需，也會放屁有如連珠炮响的。」

諸葛酒尊聽得爲之呆住。

常掛珠又逼近了半步，大聲道：「江湖中人，以何爲先？」

不等諸葛酒尊開口，岳小玉巳朗聲答道：「自然是以義氣爲先吧！」

常掛珠叫道：「說得好，諸葛老兄，你聽見沒有？」

諸葛酒尊皺了皺眉，道：「當然聽見了。」

常掛珠道：「既然聽見，就該當仁不讓，獨挑大樑，把這根綠玉打狗棒接下，然後統領大江南北所有叫化仁兄仁弟，把神通敎大大小小的狗頭豬鼻烏龜王八蛋統統幹掉，挽救武林這場浩刦。」

諸葛酒尊搖頭擺手，道：「常老兄不要跟老叫化開玩笑了，老叫化自問無德無能，怎麼說也不配做丐帮帮主的。」

常掛珠望住他倏地怒道：「胡說。」

諸葛酒尊却不生氣，反而嘻嘻一笑，道：「對了，老叫化也和你們江東五傑一

樣，經常胡說，放屁，所以我若做得丐帮帮主，你們也可勝任有餘了。」

常掛珠臉色倏地一沉：「他媽的巴羔子水牛吃乾草，你到底肯不肯幹？」

諸葛酒尊道：「不幹。」語氣甚是堅決。

常掛珠嘿嘿一笑，道：「如此甚好，咱們一起揹黑鍋好了。」

諸葛酒尊一怔，道：「揹甚麼黑鍋白鍋的？」

常掛珠把綠玉打狗棒幌了一幌，道：「俺的功力，雖然比長白山清壑觀觀主太乙眞人爲差，但總算是大大的不俗。」

岳小玉暗暗好笑，暗忖：「老子的功力，也可以說是比太乙眞人爲差，常老大這句話聽似謙遜，實在還是大大的在自我吹捧。」

只見諸葛酒尊眉頭一皺，道：「常老兄功力甚深，老叫化子是知道的。」

常掛珠咧嘴一笑，又道：「所以嘛，我若要震碎這根綠玉打狗棒，實在是毫不困難的。」

諸葛酒尊大吃一驚，忙道：「這個萬萬使不得！」

常掛珠一捂鼻子，冷笑道：「爲了這綠玉打狗棒，常某連密底算盤也擱在背上就算，可見這勞什子東西實在是他媽的重要得很。」

鮑正行又說道：「他媽的當然十分重要。」

舒一照道：「倒是他父的給大家忽略了，很少聽人提起。」

白世儒道：「那大概是提起這三個字的，都不是人之故！」

舒一照脾氣較好，雖然白世儒搶白了一頓，只是笑笑便算。

只聽見常掛珠冷冷一笑，又對諸葛酒尊道：「常某早已決定，這綠玉打狗棒非要交給丐帮的新任帮主不可，倘若找不到適當之人接棒，那就寧爲玉碎，不作瓦全，你懂不懂？」

諸葛酒尊苦笑道：「你這麼說，就算老叫化是一條笨牛，也該懂了。」

常掛珠道：「如此甚好，看你也不像個冥頑不靈，食古不化的人，那麼就請你老人家接下這根綠玉打狗棒好了。」

諸葛酒尊苦着臉，道：「但老叫化根本就不是個合適的人選嘛。」

岳小玉悠然一笑，道：「那倒不是的，正是旁觀者清，照咱們旁人看來，天下間除了諸葛前輩之外，再也沒有人可以接任丐帮帮主了。」

諸葛酒尊望住了岳小玉，過了很久忽然叫道：「我明白啦，這都是這個小鬼頭出的主意。」

岳小玉直認不諱，說道：「是又怎麼樣？」

諸葛酒尊「唉」的一聲，跺足道：「你眞是胡鬧任性，可惡復可恨之極。」

岳小玉眨眼一笑，道：「諸葛前輩說得甚是，小岳子確是這般人物。」

諸葛酒尊道：「你快把這件事化解妥當，否則當心我踢你的小屁股。」

岳小玉道：「我師父跟你是老朋友，他也很喜歡踢我的屁股。」

諸葛酒尊對着這個古怪多端，精靈懲懶的少年，眞有啼笑皆非，却又無可奈何之感。

岳小玉嘻嘻一笑，突然却又一本正經的說：「諸葛前輩，這一次你還是將就一點，勉爲其難接任做其丐帮帮主好了，否則蛇無頭不行，萬一丐帮因此而衰落甚至崩潰，你老人家就得變成千古罪人啦。」

諸葛酒尊哼哼連聲，不再說話。

常掛珠又已瞪着眼，喝道：「你到底幹不幹？」

諸葛酒尊給他這麼一喝，登時氣往上沖，道：「不幹！不幹，打死老叫化也決不幹。」

常掛珠哈哈一笑，白世儒奇道：「他不肯幹，你還在笑甚麼？」

常掛珠道：「你聽過『把心一橫』這四個字沒有？」

白世儒道：「聽過三萬八千九百六十六次。」

常掛珠道：「你知道就好了，既然諸葛酒尊堅決不肯接任爲丐帮帮主，那麼常某就要——」

「千萬不要震碎這根打狗棒。」諸葛酒尊叫道。

常掛珠道：「我現在又不打算震碎它了。」

岳小玉心中暗暗好笑，知道這位常老大又在玩弄手法，便道：「常大俠，你想怎樣啦？」

常掛珠道：「把心一橫，把這根打狗棒送給另一個人。」

岳小玉道：「送給誰？」

常掛珠道：「提龍王府主人，神通敎敎主！」

諸葛酒尊登時臉色驟變，道：「常老兄，這是絕對絕對不可以的。」

常掛珠昂着臉，鼻孔朝天地說：「爲甚麼不可以？」

諸葛酒尊道：「綠玉打狗棒若落在萬層樓手裏，丐帮馬上就得大亂。」

常掛珠冷笑道：「丐帮亂不亂，干俺鳥事？」

諸葛酒尊道：「話可不能這麼說，國家興亡，匹夫有責，丐帮若亂了，武林就勢必動盪不安，一個弄不好，還會引起異族入侵中原，那時候，就勢必唏哩呼嚕加馬答答，必力卜碌豆豉炒粉也矣！」

岳小玉眉頭一皺，道：「諸葛前輩，你後面那兩句是甚麼說話？」

諸葛酒尊道：「番話。」

「番話？」

「番邦的說話，」諸葛酒尊道：「這意思是說，大大的不妥，大大的要命！」

岳小玉「恍然大悟」，喃喃道：「原來『卜力卜碌豆豉炒粉』就是大大要命的意思。」

常掛珠冷冷道：「管你娘豆豉炒粉還是豆腐炒西施，俺已決定這麼幹，誰都阻止不了。」

岳小玉心中暗罵一聲：「老豬玀也狡猾起來了。」面上却笑吟吟地，說：「常老大不要生氣，慢慢商議可也。」

常掛珠冷笑道：「還有甚麼馬騮屁好商量的，人家已決定不幹丐帮帮主，莫不是你想幹了？」

岳小玉忙道：「這個當然不是。」

常掛珠說道：「既然不是，擋住我幹嗎？」

岳小玉道：「若由提龍王府主人接掌丐帮，那的確是大大不妥的，而且捨近圖遠，對你這個身懷異寶之人來說，也是大大的不方便。」

常掛珠道：「你有甚麼高見？」

岳小玉道：「諸葛前輩既然不肯做丐帮帮主，我們自然是奈何不得的，倒不如這樣罷，把綠玉打狗棒交給血花宮宮主練驚虹，索性來個一石二鳥，借棒殺人。」

常掛珠奇道：「俺只聽過一石二鳥，借刀殺人，你把這兩句話各改一字，又是甚麼意思？」

岳小玉抿嘴一笑，道：「咱們把綠玉打狗棒送給練驚虹，那提龍王府主人必然會眼紅兼吃醋，於是乎，兩大亘魔說不定會大動干戈，那時候，咱們可以優哉遊哉，隔江觀虎鬥也矣。」

「放屁！」諸葛酒尊道：「統統都是放屁之見！」

常掛珠冷冷道：「你走你的陽關大道，咱們走咱們的放屁大橋，就算咱們屁如濃霧，必力卜碌烏蠅浸狗尿，也和尊駕無關。」

岳小玉眨了眨眼，笑道：「這雖然不是上上之策，也可算是上中之策了。」

「對！就決定這麼辦！」常掛珠大聲說道。

諸葛酒尊突然大吼一聲，道：「不能這麼辦！」

岳小玉怔怔地盯着他，道：「不這麼辦又該怎麼辦？」

諸葛酒尊忽然長嘆一聲，道：「罷了，我也不是個必力卜碌的笨蛋，你們這條激將法，我老叫化還是看得出來的。」

岳小玉雙眉一軒，道：「既然看得出來，也就一定不會中計了。」伸手把常掛珠一拉，「咱們還是速離此地，省得丟人現眼可也。」

諸葛酒尊嘆了口氣，道：「你們不要走。」

岳小玉兩眼一翻：「不走又怎樣？是不是你要請我們吃飯？」

諸葛酒尊苦笑道：「我是個叫化子，只有伸手向人討飯吃的份兒，又怎會請你們吃飯。」

常掛珠搖了搖手，道：「常言有道，宴無好宴，就算你要請咱們吃飯，咱們也敬謝不敏。」

諸葛酒尊道：「常老兄，你還是把綠玉打狗棒留下來罷。」

「把打狗棒留下？」常掛珠道：「留給誰？」

諸葛酒尊道：「當然是留給我這個老叫化。」

岳小玉登時雀躍三尺，道：「諸葛大叔，你眞的答應了？」

諸葛酒尊嘆了口氣，道：「一半。」

「一半？」岳小玉楞住，道：「這是甚麼意思？」

諸葛酒尊緩緩地說道：「你們以爲，只要拿着這根綠玉打狗棒，就一定可以成爲丐帮帮主？」

岳小玉和常掛珠互望一眼，兩人都同時聳肩搖頭，道：「難道不是嗎？」

「當然沒這麼簡單，」諸葛酒尊道：「縱使擁有綠玉打狗棒，還得要召開長老大會，經過大家同意之後，才能成爲丐帮帮主。」

常掛珠道：「這個容易，就請諸葛老兄從速召開丐帮長老大會可也。」

諸葛酒尊嘿嘿一笑，道：「你倒說得輕鬆之極，老叫化憑甚麼資格，來召開這個長老大會？」

常掛珠道：「召開長老大會，又要有甚麼資格才可以了？」

諸葛酒尊道：「若是丐帮帮主，就可以下令召開長老大會了。」

常掛珠道：「尹天瀾已去見了閻王，目下丐帮何來甚麼帮主？」

諸葛酒尊道：「在這等情況下，若有兩位以上的長老聯名，也可以召開長老大會的。」

常掛珠道：「我也是長老。」

岳小申奇道：「甚麼長老？」

常掛珠道：「江東五傑派中唯一的長老是也。」

諸葛酒尊眉頭緊皺，道：「除了丐帮長老之外，就算是少林派的長老，也是沒用。」

常掛珠道：「急切之間，那裏可以找到兩個丐帮長老？」

諸葛酒尊道：「所以嘛，就算老叫化接過綠玉打狗棒，也只能算是答應一半而已。」

常掛珠道：「另一半也不太難，只要找到兩個長老，來召開長老大會，也就是了。」

諸葛酒尊道：「但這裏却連一個長老也沒有。」

「誰說沒有？」突聽一人哈哈大笑，道：「關某就是丐帮長老之一！」

岳小玉拍手大笑，道：「是關長老來了。」

× × ×

鐵指神乞關中雄的相貌，有點像諸葛酒尊，性格也有點像諸葛酒尊。

「有點像」的另一種解釋，也可以說是「有很多不像」。

但無論怎樣，這兩個都是風塵奇丐。

諸葛酒尊是認識關中雄的，而且兩人氣味相投，可說是識英雄者重英雄。

諸葛酒尊一看見關中雄便兩眼一瞪道：「我明白啦，原來是你從中擺佈的。」

關中雄忙道：「這倒寃哉枉也，老實說，這趟子事，我也是給常老大弄得頭暈轉向，所以才會跑到這裏來的。」

諸葛酒尊道：「到底詳情如何，你快快從實招來。」

關中雄道：「你聽着了——」

當下便把尹天瀾如何謀害任老帮主，如何遇上羣雄展開激戰，終於糊裏糊塗地死在阿滿掌下的事，一一說出。

諸葛酒尊嘆了口氣，接着又咬牙切齒地說：「這姓尹的穿売烏龜，我早就料到他不是甚麼好人，却沒想到老任居然是給他毒死的。」

關中雄黯然道：「當年任老帮主經常在我面前提起，說諸葛兄雖然喝酒功夫大大不如酒王，但其他本領却比酒王高明得多。」

諸葛酒尊道：「父過子不聞。」

關中雄道：「這不是過，是短。」

諸葛酒尊道：「是過也好，是短也好，休再提起。」

關中雄道：「不管怎樣，諸葛兄是任老帮主最欣賞的武林奇丐。」

諸葛酒尊道：「但怎樣也無法與任老帮主相比。」

關中雄道：「這是各有千秋，不宜混爲一談。」

岳小玉心想：「任帮主早巳化爲一堆枯骨，自然是不宜跟他混爲一談的。」

只聽見關中雄又緩緩接道：「以眼前形勢，神通教興風作浪，武林早巳陷入一片混亂之中，倘若連丐帮也弄得不湯不水，那就更加烏而麻查，必力卜碌豆豉炒粉也矣！」

岳小玉一怔，心想：「莫非這關老也懂番話不成？甚麼叫烏而麻查了？」

諸葛酒尊却笑了笑，瞧着關中雄道：「依你之見，該當如何？」

關中雄道：「這還用說嗎，自然是從速召開丐帮長老大會，讓諸葛兄早成爲本帮帮主。」

諸葛酒尊道：「此事只怕大大的不容易。」

岳小玉道：「這又有何難處？」

諸葛酒尊說道：「縱然召開長老大會，也不會有人贊成讓諸葛某成爲丐帮帮主的。」

「那倒未必！」公孫咳的聲音忽然傳了過來，道：「最少，晚輩一定全力贊成！」一面說，一面大步迎前。

諸葛酒尊目注着公孫咳，哂然笑道：「公孫神醫，聰明能幹，醫術高明，可謂曠古少有，我老叫化是十分佩服的，但神醫並非丐帮中人，就算全力推舉老叫化，只怕也是徒然枉費力氣而巳。」

關中雄立時搖頭不迭，道：「諸葛兄此言差矣。」

常掛珠一怔，道：「何差之有？」

關中雄道：「公孫神醫在丐帮之中，人緣極佳，你可知否？」

常掛珠眨了眨眼，道：「這就不怎麼清楚了。」

關中雄道：「你不清楚就聽着：公孫神醫最少跟本帮五位長老，有極深厚的交情，只要他全力擁護諸葛老兒，加上有綠玉打狗棒在手，又有誰可以阻止諸葛老兒成爲丐帮帮主？」

岳小玉拍掌笑道：「妙極，正是水到渠成，馬到功成，想不做帮主也不成。」

諸葛酒尊苦笑連聲，道：「正是棒從天降，想躲也躲不了。」

常掛珠把綠玉打狗棒交給諸葛酒尊後，神情甚是愉快，不時露出徵笑。

鮑正行道：「幹嗎，這麼好笑？」

常掛珠道：「燙山芋巳抛了出去，自然是精神爽俐得多哩。」

諸葛酒尊嘆了口氣，道：「若是天下太平，這打狗棒我是決不會接下來的，但事至如今，也就只好嚐試一下做帮主的滋味了。」

岳小玉却在這時，有點快快不樂的樣子。

水瑩兒凝注着他，道：「你好像有點不高興？」

岳小玉搖搖頭，道：「不是不高興，而是在担心。」

水瑩兒道：「担心甚麼？」

岳小玉道：「郭大哥的傷勢，不知道怎樣了？」

諸葛酒尊道：「不要担心，他一定可以逢凶化吉，平安渡過這一塲刼難的。」

岳小玉道：「我師父呢？」

諸葛酒尊道：「你師父行事向來飄忽無定，正是神出鬼沒，不可捉摸。」

岳小玉道：「連你也不知道他去了甚麼地方？」

諸葛酒尊說道：「也許是到血花宮去了。」

岳小玉吃了一驚，道：「他要獨個兒殺上血花宮嗎？」

諸葛酒尊道：「這可不知道了，但他是個精明老辣的老江湖，我倒不担心他會吃虧。」

岳小玉吸了口氣，暗道：「但他却很担心你和郭大哥會吃虧，所以才巴巴的趕到，跟你們會合。」

只聽見諸葛酒尊又道：「岳小子，你能夠拜公孫我劍爲師，你眞是三生有幸，你要好好掌握機會，却莫虛耗了寶貴的時間。」

岳小玉道：「我知道了。」

却有人嘿嘿冷笑，道：「是誰在亂拍公孫老兒的馬屁？」

這人是許不醉，爲人有點怪誕，但實則一點也不糊塗。

諸葛酒瞪了他一眼，道：「公孫老兒把小岳子交到你手裏，怎麼居然給小岳子溜了出來？」

許不醉道：「他有手有脚，鬼主意比八月裏的螢火蟲還多，他要溜走，我又有甚麼法子可以把他留住？」

諸葛酒尊道：「這就叫辦事不力，對朋友不夠義氣！」

許不醉道：「公孫老兒從來都不是我的朋友。」

諸葛酒尊說道：「不是朋友，又是甚麼？」

許不醉道：「自然是他媽的死對頭，眼中釘！」

岳小玉吃吃一笑，道：「許軒主，你準是又喝多了酒。」

許不醉道：「我不是喝醉，我說的都是眞心說話。」

常掛珠大不耐煩，叫道：「這等芝蔴綠豆般的小事，不要再提啦。」

岳小玉道：「我想看看師父。」

公孫咳說道：「他老人家遲早會回來的。」

常掛珠點點頭道：「對了，不要娘娘腔，應該做個挺直腰，昂起頭來的中國大丈夫。」

岳小玉笑了笑，目注着水瑩兒，忽然在她耳邊輕輕說道：「我做個大丈夫好不好？」實則心裏想說：「我做妳的小丈夫怎樣？」

水瑩兒不知道他的心意，點頭說了一聲：「很好。」但接着却見他神態曖昧地瞧着自己，不由俏臉一紅，嬌羞地把面龐側了開去。

常掛珠忽然嘻嘻一笑，道：「難得今天如此熱鬧，咱們去找點吃喝東西湊湊高興如何？」

他這句話才說完，臉上立刻就火辣辣地給人打了一記耳括子。

常掛珠大怒，剛才，他只是看見眼前人影一閃，接着就「拍」的一聲給這人打個正着。

不管打他的是甚麼人，這一掌巳把他的怒火打了出來。

不但常掛珠又驚又怒，其餘的人也是大感詫異。

接着，岳小玉就看見一個面帶寒霜的黃衫女郎，站在諸葛酒尊的身邊。

× × ×

打了常掛珠一記耳括子，就是這個黃衫女郎。

「畫眉。」諸葛酒尊叫了一聲。

常掛珠却大吼一聲，道：「甚麼畫眉黃鶯小母鷄，竟然無緣無故動手打人？」

他一面說，一面想撲了過來，諸葛酒尊立時伸手攔住，道：「都是自己人，切莫傷了和氣。」

「要不傷和氣也可以，」常掛珠道：「但做事要公平，不公平就非要傷和氣不可。」

諸葛酒尊道：「你要怎樣？」

常掛珠瞪着黃衫女郎，道：「她打我一下，我也要打她一下抵數。」

諸葛酒尊皺眉道：「這豈不是變成小孩子在胡鬧嗎？」

那黃衫女郎嘿嘿一笑，道：「只要他有本領，不要說是打回我一下，就算是立時把我殺了，也是無話可說的。」

「畫眉！」突聽一人沉聲喝道：「這位常先生，是咱們的貴賓，妳怎可向他動粗？」

衆人循聲望去，只見這說話之人身高八尺有餘，雖然比起阿滿這等巨人還差了一截，但却巳比常人高大威猛得多。

只見這大漢雙目烱烱，但眉宇間却還是掩不住一股悲戚之色。

「尊駕就是五眉會中，有『不倒壯士』之譽的金剛眉金大俠嗎？」白世儒摺扇輕揮，首先上前問道。

大漢抱拳道：「在下正是金剛眉。」

白世儒道：「區區白世儒，乃江東平曲縣人氏。」

金剛眉道：「原來是扇捲神州白大俠，失敬！失敬！」

白世儒說道：「昔才那位畫眉姑娘的輕功身法，眞是江湖一絕，令區區大開眼界。」

金剛眉道：「那裏的說話，這位畫眉，乃敝會五位當家之一。」

白世儒道：「畫眉姑娘本領相當，巳是毋庸置疑之事，但未知爲何一言不發，就動手掌摑咱們的常老大？」

這一次，不等金剛眉開口，畫眉巳冷冷說道：「你們的常老大，他一定是心情太好了，居然要在這裏找點吃喝的東西來湊湊高興！」

常掛珠道：「俺等要湊湊高興，干妳甚麼事？」

畫眉冷笑道：「你高興，但我不大高興！」

常掛珠又問道：「妳有甚麼事不高興了？」

畫眉道：「這是甚麼地方，難道你不知道嗎？」

常掛珠道：「這裏是鐵眉樓，俺是早巳知道的，嗯，妳問這個幹嗎？」

畫眉道：「鐵眉樓樓主是誰？」

常掛珠道：「自然是鐵眉鐵大俠！」

畫眉道：「但咱們的鐵眉大俠如今怎樣了，你可知道嗎？」

常掛珠一呆，半晌才道：「鐵眉死了，而且還是剛死掉不久的。」

畫眉悲聲道：「你既然都知道了，爲甚麼還這麼高興？」

常掛珠楞住了，好一會還是答不上話來。

過了片刻，他忽然用力在自己的面上打了兩記耳光，同時罵道：「混帳東西，你眞不是人，現在是甚麼時候了？有甚麼事值得高興？他媽的該打！該打！」說到這裏，又再打了自己兩下耳光，登時把兩邊臉頰都打得又紅又腫。

諸葛酒尊立時伸手勸阻，道：「這是一時疏忽，可不是常兄存心幸災樂禍，就此算了，算了。」

白世儒道：「老大自然想就此算了，但畫眉姑娘只怕不肯就此罷休。」

常掛珠道：「便是俺也不肯原諒自己，倒不如這樣，俺把左手砍掉下來，算是一種懲罰好了。」

舒一照咧嘴一笑，道：「這也算是很公平的，誰有利刀快劍，且借把來使用使用。」

「使你娘個大頭春夢！」諸葛酒尊怒瞪着舒一照，道：「若說錯了一兩句話就要砍手斷脚，那還得了？」

常掛珠道：「話可不能這樣說，正是一言興邦，一言喪邦，俺在這淒風苦雨哀愁之極的時候講錯了說話，就算是把腦瓜子一刀砍掉下來，也是罪有應得，怪不了任何人的。」

金剛眉陡地一聲怪叫，道：「常先生何出此言！」目光一轉瞧着畫眉，道：「妳快向常先生賠罪！」

畫眉見常掛珠自掌四下嘴巴，心中怒火中巳平熄下來，聞言也不爲巳甚，便對常掛珠說：「這是一塲誤會，適才是小女子太過無禮了。」

常掛珠搖頭不迭，道：「不，妳巳有禮得很，若換上是俺，早巳把人家的鼻子割掉下來。」

鮑正行道：「你的鼻子十分醜陋，而且肉質粗靭，兼且常流鼻涕，畫眉姑娘又怎會有興趣，將之割下？」

若在平時，衆人早巳笑聲大作，但如今鐵眉喪命不久，五眉會上上下下衆人都是愁眉苦臉的樣子，大家自然再也笑不出來。

許不醉嘆了口氣，道：「鐵樓主這個仇，咱們是一定要報的，但如今敵勢詭秘莫測，大家切莫操諸過急，以致陷入神通教的陷阱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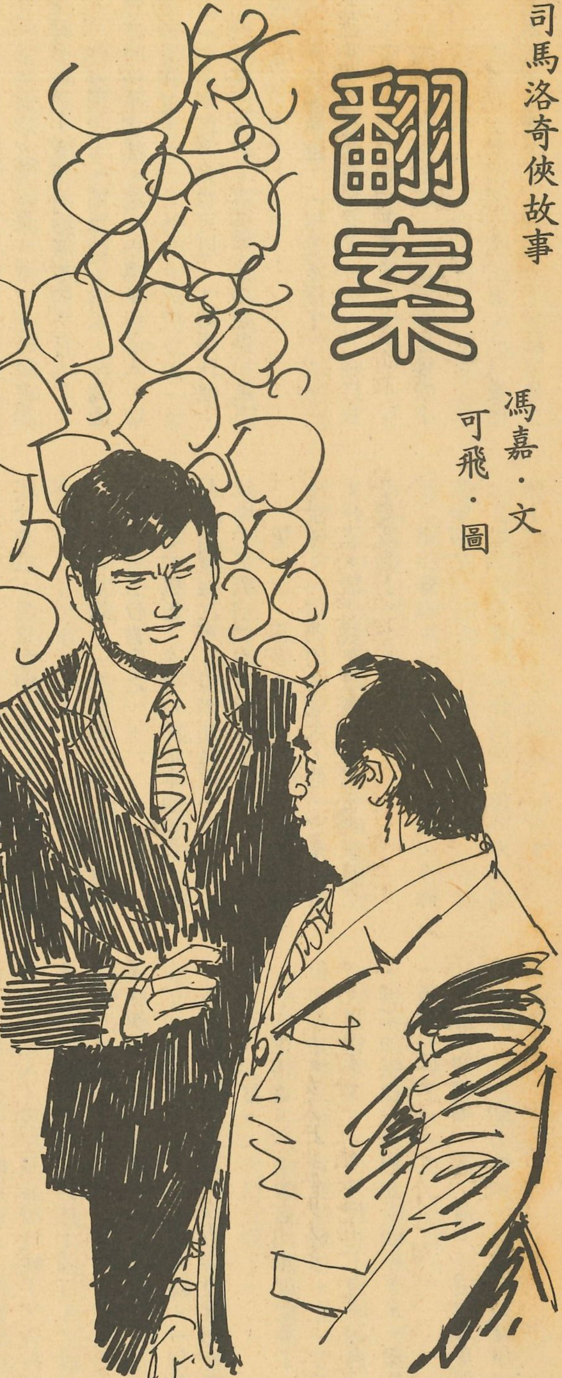
金剛眉點頭不迭，道：「此言甚是！此言甚是！」當下親身引路，把衆人帶到鐵眉樓的聚義廳中。

（未完・廿八）

司馬洛奇俠故事

翻案

馮嘉・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杜勒斯基金會一個叫溫美玉的女郎來找司馬洛，要替章理夫翻案，章理夫原是一名出色的電腦工程師，因爲拒絕一個國家的情報組織頭目，要向他購買一個國際性的電腦秘密，這電腦秘密是由他安裝的，因爲拒絕透露，被這些人拉去坐牢，溫美玉特來請司馬洛協助，見司馬洛不答應，便用粗暴的手段想置司馬洛於死地，引起他的懷疑，雖然召警將溫美玉他們拘拿，但溫美玉第二天再來將章理夫的妻子李憶蘭仍未死和懇切要求協助，並詳細說出要他協助的理由。司馬洛只好答應，但仍不放心，找綫人「醉仙」了解對方和章理夫的近況……

模擬試驗　訂出計劃

司馬洛沒有做聲。

酒仙又說：「你正在做些什麼呢？」

司馬洛說：「正在家裏砌一架模型跑車，打發時間！」

也許並不是酒仙比溫美玉聰明或者反應更快，也許祇是他對司馬洛這個人的性格較爲了解，知道司馬洛做事一向都是不喜歡浪費時間的，因而他比溫美玉看得清楚。他說：「那是在太久之後了！」

「什麼太久之後了？」司馬洛問。

「這個R國的大賽車盛會還有四個月才舉行，」酒仙說：「我們怎麼能够等四個月呢？」

司馬洛聳聳肩：「我也希望我還有其他的選擇，但是暫時沒有。」

「四個月……你想乘大賽車舉行，大量遊客到那裏時混進去嗎？」酒仙說：「這仍然是很冒險的！」

「救人也總是很冒險的。」司馬洛說道。

「你弄一部模型車幹什麼呢？」酒仙問。

「祇是一個主意吧了。」司馬洛說。

「模型跑車祇是模型跑車，」酒仙說：「又不能拿去參加賽事的！」

「我已經講過了，」司馬洛說：「這祇是一個主意！」

「我有另一個主意。」酒仙說：「不，是一個情報，我聽說R國的公主有意遠行，出外旅遊。」

「這不可以的！」司馬洛說。

「假如敵人手裏拿着一件是你的重要東西，」酒仙說道：「你要拿回來就很難，但是假如你拿到一件是屬於他，而又是更重要的東西，他就非要找你討價還價不可了！」

「這樣做？」司馬洛說。

「而且，」酒仙說：「R國的公主，又是一位很美麗的小姐！」

「你瘋了！」司馬洛說：「難道我會爲了這個——」

「你是爲了章理夫！」酒仙說。

「這位公主沒有權力的，」司馬洛說：「國王也是沒有權力的，這個國家的皇室亦不受世人重視，甚至不很受他們本國人的重視，他們祇是仍然留下來的一種傳統，一種象徵——」

「沒有人叫你把公主捉住了之後大事宣傳，」酒仙說：「祇是暗中與他們講條件吧了。」

「國王也沒有權力命令情報組做什麼事情。」司馬洛說。

「你這樣肯定嗎？」酒仙說：「我們也不知道他實在有些什麼潛力，到時他急起來，也許他就會有辦法了。這件事情，也是祇有他自己知道，不成功，我們也沒有損失！」

司馬洛沉默着。

酒仙嘆一口氣：「美麗的女人，始終都是你的弱點！」

「我並沒有說我對這位公主感興趣！」司馬洛說。

「我的意思是，假如是一位王子，你就不顧忌了！」

「但這的確是不公平的。」司馬洛說道。

「這祇是一個提議，」酒仙說：「而且，我也不是叫你在不成功時就殺掉她。不過是借她一用吧了。假如不成功，還是可以把她放走的！」

司馬洛拿着酒杯，煩躁地踱步起來。

酒仙則是拿着酒瓶喝他的酒。

司馬洛說：「這位公主，我也記得有關她的報導，她是一個新潮的人物，性情很隨和。她也不喜歡受到皇族的招待——雖然她的國家小，人們也不大願意爲她勞民傷財。許多時候她都是穿一身便服就自己跑來跑去，人家不知道她是什麼人，她自己亦不透露！」

「你用不着向我宣傳她的優點，」酒仙說：「我又不是你的上司，我不是命令你去做一件什麼事情，我不過是向你供應情報吧了！」

「我是在說，」司馬洛說：「這是一個好主意，進行起來是很容易的！」

「唔，」酒仙說：「現在你是比較講道理了，不過，我仍然祇是提供情報的吧了，並不是做事的人，所以，你打算做什麼事情，你是大可以不必通知我的，因爲我反正也是不會參加。」

「我回去考慮清楚吧。」司馬洛說。

「唏，」酒仙說道：「再來陪我喝一杯！」

「不喝了，」司馬洛說：「你不是喝杯，你是喝瓶的，我喝不過你！」

司馬洛放下杯子，就走出門外，離開了。

× × ×

司馬洛睡得很遲，所以第二天也起得遲了。當然，假如需要的話，他還是可以起得很早的，不過在目前，他並沒有什麼趕着要做的事情，所以他不必起得太早。

當他醒過來時，已經是接近中午時份，他嗅到一股早餐的氣味，是烟肉煎蛋。

這裏的隣家也在相當遠，弄早餐的氣味是不會傳過來的，而且司馬洛亦從來未聞過隣家有早餐的氣味從隣家傳來的，因此氣味應該是來自他自己的廚房了，然而，又沒有人在他自己的廚房裏弄早餐。他又沒有僕人，除非他自己在廚房煮吧，但是他自己又不是在廚房，而且在睡房裏。這一點他自己是知道的。

司馬洛好奇地起來，走出去看看。這一次，他不但可以聞到那些氣味，而且還可以聽到煎蛋的聲音了。

他走到廚房門口，看見溫美玉正在弄早餐。

「早晨！」溫美玉說。

「你正在幹什麼？」司馬洛問。

「我爲你弄早餐，」溫美玉說：「我在時間的方面也是計算得相當準確的了，我知道你是大概這個時間就會起床的。」

「我這個地方，好像變成公園了，」司馬洛沒好氣地說：「人人都可以隨意出入。」

「人家爲你煮早餐。」溫美玉說：「你却在駡人！」

「這是我的家！」司馬洛說：「我覺得人家進來之前是應該先問准我的！」

「那是你自己的責任，」溫美玉說：「爲什麼人家進來，你也會不知道呢？」

「因爲我睡得很放心，有你在照顧着，還會出事嗎？」

溫美玉假如聽得出他是諷刺的意思的話，她亦沒有表示出來，她微笑着說：「你看，有一個照顧你，是多麼好呢？」

「多謝了！」司馬洛說。

「你要吃早餐的話，最好快些去洗臉刷牙！」溫美玉說。「不然，東西放得涼了，就不好吃了！」

「我的習慣是起床之後先洗一個澡，」司馬洛說：「你要不要來帮忙？」

「你又來了。」溫美玉說。

「是你說你要照顧我的呀！」司馬洛說。

「去洗你的吧！」溫美玉說。

司馬洛梳洗過了之後再出來，溫美玉已經把早餐在餐桌上備好了。

司馬洛一面吃一面看着溫美玉，發覺她已經打扮得明艷照人，而且也精神奕奕的。

他說：「你是怎麼攪的？你用不着睡覺的嗎？」

「我已經睡過了。」她說。

「你們女人比我們男人多了一重負担，就是要打扮。這總要多花一兩個鐘頭才成。」

「我是做大事的人！」溫美玉說：「可以睡得少一點。你實在對我感不感興趣呢？」

「別提這個好不好？」司馬洛說：「我正在吃東西！」

她在桌子下面踢了他一脚：「你總是沒正經的！」

「你對我也是一直在騷擾呀！」司馬洛說。

「也許，你會對莎莎公主那種女孩子感興趣。」她說。

假如那隻碟子是紙碟的話，司馬洛的叉子就會把它刺破了。司馬洛說：「什麼莎莎？」

「我是說莎莎公主。」溫美玉得意地說道。

「我是問你什麼莎莎公主！」司馬洛說。

「莎莎公主就是R國的國王的女兒，」溫美玉弄着頭髮說：「你也別告訴我你不知道！」

「你倒眞的是用不着睡覺的，」司馬洛說：「你除了有時間打扮之外，還有時間去找過酒仙！」

「我用不着找他！」溫美玉說：「你這位朋友已經是爲我們工作的了！」

「那他就已經不是我的朋友了！」司馬洛說。

「爲我們工作，也不是一件那麼糟的事情呀。」溫美玉說。

「我總之不是爲你們工作的！」司馬洛說。

「那我們合作如何？」溫美玉說：「酒仙也講過，你做事情，是愛做主的？你的老朋友莫先生也是這樣講！」

「莫先生！」司馬洛跳起來了。「這跟莫先生有什麼關係？」

莫先生乃是一個國際性反罪惡組織的領導人，司馬洛是常常爲他做事的，有許多棘手的案子，莫先生亦會請司馬洛出馬。現在，她也把莫先生搬出來了。

「莫先生是你最信任的人，」溫美玉說：「也是最值得我信任的人。莫先生對你的評價，應該是不會錯了。」

「假如你早些提到莫先生——」

「是我不好！」溫美玉說：「莫先生所講的，起初我還不相信，我還要試試你，也許這是試試我自己的實力，結果是試出來了。」

「唔！莫先生，」司馬洛說：「好在他是不會爲你工作的。」

「假如你問問莫先生，」溫美玉說：「他會告訴你跟我們合作是值得的。章理夫這件事情，莫先生也帮不了你，因爲他的勢力也是伸不到R國的。」

「你們的勢力就伸得到嗎？」司馬洛問。

「我們可以試試。」溫美玉說。

司馬洛不做聲，吃完他的早餐。

「怎麼樣？」溫美玉問：「跟我們合作嗎？」

「你知道傳說中有一種叫吊靴鬼嗎？」司馬洛說。

「你的意思是說我在纏着你！」溫美玉說。

「我現在連出街都不敢了！」司馬洛說：「我怕我回家時你會替我做主把傢俬都換掉，我在想像，我的整間屋子都變成恐怖的粉紅色！」

「粉紅色並不恐怖！」溫美玉說：「我喜歡粉藍色！」

「你這樣做，我就會——」

「你不會殺我的！」溫美玉說：「你不喜歡殺女人，尤其是對你的好意的女人，你更根本不能動手！」

「我會把你的衣服都脫光！」司馬洛說：「然後把你的身子用油漆漆成粉藍色，你試試吧！」

「我不動你的屋子好了！」溫美玉微笑：「我們合作如何？」

「我沒有說過不和你合作！」司馬洛說：「我祇是不大滿意——很不滿意你的許多各種主張。」

「我盡量改變一下我這不良的習慣好了！」溫美玉說。

「事實上！」司馬洛說：「我昨天晚上巳經說過跟你合作的了，我不是叫你叫李憶蘭把罐頭廠的形勢劃出來嗎？」

「我巳經對她講了！」溫美玉說。她也正在做工，不過還未弄好。其實在目前，罐頭廠的形勢對我們是還未曾那麼重要的，我們又不是要到R國去！」

「你永遠不知道什麼是重要什麼是不重要的！」司馬洛說：「總之有用的資料就是越快得到越好！」

「好吧，對不起，我又不是擅作主張！」溫美玉說：「不過我總不能夠連一點點參加意見的資格都沒有呀！」

「你其實也不是不知道什麼事情是應該做，什麼事情是不應該做的！」司馬洛說：「我最不耐煩你做事，把圈子兜來兜去！」

溫美玉聳聳肩。

司馬洛又說：「其實你既然知道我與莫先生的關係，你又是認識莫先生的，你祇要叫莫先生給我一個電話，就沒有那麼麻煩了。」

「我說一聲對不起，行嗎？」溫美玉問。

司馬洛揮揮手：「總之以後我們坦白一點就是了。」

「我也擅作主張代你做了一件事情。」溫美玉說：「我代你問候了李憶蘭！」

「哦！」司馬洛說道：「你這樣子做了。」

「我又要說對不起嗎？」溫美玉問。

「不，」司馬洛微笑：「這一件事你是做得對了，我忘記了託你！謝謝你！」

「關於莎莎公主的事情呢？」溫美玉問。

「這是一個可以進行的辦法，」司馬洛說：「不過，她還沒有起程，未定行程，我們也是很難作詳細計劃的。」

「怎啦？」溫美玉問。

「很好，多謝你。」司馬洛說。

溫美玉爲他斟了咖啡。司馬洛覺得相當感激。雖然溫美玉這個人是花樣多多，不過她實在也是沒有惡意的。他說：「我們何不談談你呢？像你這樣一個女人怎麼會幹起這種工作來呢？」

「你的意思是，像我這樣笨的女人，怎麼也能做這樣的工作，抑或是說，像我這樣美麗的女人，怎麼會做這樣的工作那麼浪費？」

「是後者的意思。」司馬洛微笑。

「這沒有什麼好講的。」溫美玉說。

「假如我打一個電話給莫先生那邊，」司馬洛說：「我相信我是一樣可以知道的！」

「我有一個哥哥就是受過冤獄之苦！」溫美玉說：「所以我認爲這是一種值得做的工作！」

「你爲他翻翻案？」司馬洛問。

「他在監獄裏自殺了！」溫美玉說。

「噢，眞對不起！」司馬洛說。

「那是很久之前的事了！」溫美玉說：「那時我還是很小……」

「是誰選中你主持這個組織的呢？」司馬洛問。

「是杜勒斯先生本人！」溫美玉說：「是他們養我的。他也把我養大了。也許我的魄力不夠主持這樣大一個組織，但是我會盡量物色好的人手。我實在也不是喜歡自作主張的，好的意見，我也很願意接納的！」

「我看假如你的組織與莫先生的組織密切合作，成績一定會更好！」司馬洛說道。

「我也是這樣想的！」溫美玉說：「我們也一定有合作的機會！」

「你又是怎麼會找到李憶蘭呢？」司馬洛問。

「是她來找我的！」溫美玉說：「她的丈夫章理夫以前爲杜勒斯先生做過一件工程，我認識他們。」頓一頓，「也許，你覺得，李憶蘭既然逃出來了，就應該找你！」

「起碼通知一聲，讓我放心！」司馬洛說。

「她怕連累你！」溫美玉說：「也怕對方有人在你的附近等着，恐怕還未找到你就巳給截住了，所以她找我。對方是不會注意着我的。而且，她早巳知道杜勒斯先生是計劃了一個這樣的組織的！」

「唔！」司馬洛說道：「她做得沒有錯！」

「你認爲我是不是有資格主持這樣一個組織呢？」溫美玉問。

「我也沒有資格判斷！」司馬洛說：「我對你亦了解不多，但到目前爲止你還是幹得很好！」

「謝謝你！」溫美玉說。

「不過，」司馬洛說：「一位小姐，幹這種工作，我却不知道是否適合，女人，到底都是要嫁人，和照顧家庭的！」

「男人又如何呢？」溫美玉說：「男人做了這份工作，不是一樣要忙得妻兒也冷落了嗎？」

「男人倒是不同的，」司馬洛說：「男人娶了老婆之後再幹，女人嫁了之後就不能幹，未嫁之前幹，却又可能因此而嫁不出去。」

「哼！」溫美玉不屑地說：「大男人主義。」

「事實確是這樣，」司馬洛說：「娶了老婆的男人，反正亦是要做事的了，即使不是做這個，也是做別的！」

「那你即是說我是不適合做這工作了？」溫美玉問。

「也不是，」司馬洛說：「祇是浪費了。」

溫美玉微笑：「我早知道你是對我有好感的！」

「祇要你不騷擾我！」司馬洛說。

溫美玉再給他斟了一點咖啡，站起來，走過去看他正在弄的汽車模型，司馬洛諷刺地說道：「我猜在我醒過來之前你早巳看得很清楚了！」

溫美玉也沒有否認這個推測，她祇是說道：「模型車跟R國的大賽車，有什麼關係呢？你打算拿這樣一部小車子去參加嗎？」

「那個日子太遠了！」司馬洛說：「暫時不提。」

「你不是說，永遠不知道什麼是重要的嗎？」她說：「凡是有用的，就該早些弄清楚。」

司馬洛聳聳肩：「賽車是一個盛會，有很多遊客進去，他們不容易在這個時間捉人。」

「你不是打算參加賽車吧！」溫美玉問。

「不，」司馬洛說：「賽車手是很受注意的，我祇是認爲這是一個可以混水摸魚的機會。」

「你打算用賽車截着章理夫逃出來？」溫美玉問。

「唔，這也是一個主意，」司馬洛說：「參加比賽的車子是很快的，假如我們用這樣的車子載了章理夫——一部賽車，離開了比賽的路綫，可以說是迷了路，祇要在接近邊境的地方，一衝就過去了？」假如這是他本來的主意他似乎也不願意承認。」

「在棕林角？」溫美玉問。

「你又偷看了我什麼？」司馬洛叫起來。

「你有一些地圖，」溫美玉說：「對不起，這是我答應了不再騷擾你之前的騷擾，以後我是不會再這樣的！」

「你替我說下去吧。」司馬洛沒好氣地道。

「這裏——」溫美玉說：「棕林角的邊境是沒有路通過去的，車子到了這裏又如何呢？」

司馬洛索性滿足她的好奇心，走過去取出一張地圖，用手指着，這裏有一條地下的大水渠，却是通到這裏的，這裏就可以過去。」

「唔，」溫美玉說：「所以，你要選擇這樣一架跑車，因爲這架跑車是最小的，可以駛進水渠裏面，下一步，你又會製造水渠的準確模型，看看車子是不是眞能通過了。」

「差不多是這個意思吧，」司馬洛說：「假如車子中途塞住在水渠裏，進退不得，那是相當之尷尬的！」

「你認識一個人會用這樣一部車子參加？」溫美玉問。

「沒有，」司馬洛說：「現在與賽車的日子還是距離太遠，還不能肯定究竟有什麼車子參加。」

「假如到時沒有這樣的車子參加呢？」溫美玉問。

「可以安排一部，」司馬洛說：「假如有人願出車子，願意資助，那麼有很多賽車手都是樂意參加的！他也不必知道車子實在是作什麼用途。」

「唔，」溫美玉說：「這都是不難的事情，尤其是有我們插手，」——我是說合作——之後，不過，最困難的事情倒還是你有車子，但是搭客如何找呢？車子即使走錯路，總也不能夠進監獄裏把章理夫載出來的！」

「這個到時再想辦法好了。」司馬洛說。

「你巳經有了辦法。」溫美玉說。

「我還沒有辦法。」司馬洛說。

「那你把車子弄去又有什麼用？」她問。

「我是有一些概念，和有幾條綫路的！」司馬洛說：「但是要到最後才決定用哪一條和用什麼辦法，這種事情不能太早計劃，時間拖長了，秘密就容易洩漏，到時可能巳經有一個陷阱在等着了。」

「唔，」溫美玉說：「現在再談談那位公主！」

「一面談你一面也可以動手做一些事情的。」司馬洛說。

「你要我做些什麼呢？」溫美玉連忙問。

「帮助我把這車子砌好，」司馬洛說：「既然你說這是一個將來很可能用得着的計劃。」

「很好，」溫美玉說：「你不嫌我笨手笨脚就行了。」

司馬洛微笑：「試一試就知道了。」

這件事情，溫美玉做起來，不但沒有笨手笨脚，而且做得很好，雖然一般女人都是不擅長做這種事情的。她不但能做，而且能做得使司馬洛滿意，那就是做得非

常之好了。

而且談下來他們也是談得很好。溫美玉對司馬洛有了信心，也了解了司馬洛這個人的習慣之後，她就不再令他生氣了。

這車子是一件非常細微的工作，司馬洛自己已經做了好幾天，雖然有溫美玉帮手，亦不是馬上就可以做完的。

到了應該吃晚飯的時間，還是未曾完成，不過完成了的部份也比司馬洛計劃中的多了。

司馬洛終於說：「就此停住，這工作是急也急不來的，一急就不準確了，我們還是吃晚飯吧，你煮還是我煮？」

她伸個懶腰：「我看還是出去吃吧，我猜我也不是一個適合做妻子的人！」

「我也沒有把你當妻子，」司馬洛說：「我們出去吃好了！」

「他們在洗手，她看着他，說：「你是一個著名的風流人物，但是你對我却不感興趣。

「你是不是想我對你風流起來呢？」司馬洛問。

「呃——還是不好了。」她說。

「所以呀，」司馬洛說：「你這個人，咀巴好像很羅曼諦克，其實却是一座冰山，你雖然曾經向我行駛美人計，但那祇是一個開頭，不會有尾巴的。」

「我祇是試試你會不會這樣容易中計吧了！」她說。

「我向來不中美人計。」司馬洛說。

「我聽說的却是你已經中過了不少次。」她說。

「是給美人所累，」司馬洛說：「那不算是中美人計！」

「總之，」溫美玉說：「你對這位莎莎公主是很有好感的。」

「我沒有見過她的人，」司馬洛說：「祇是聽過有關她的事情。」

× × ×

莎莎公主是一個很不貴族化的貴族。她是沒有貴族的那種拘謹，爲人活潑，愛做什麼就做什麼。

她穿着一件襯衣，一條牛仔褲，駕着一部棗紅色的跑車，飛馳而至那座建築物的面前。

這座建築物，普通人都是不願意來，亦不願意與它發生什麼關係的，因爲這是一座監獄，R國的監獄。

她按响車子的號角

那大鐵門打開了一隻小窗子，有人向外窺望。是其中一個獄卒，這個獄卒望了一陣，又換了另一個獄卒在望，莎莎公主不耐煩地再按號角。

終於，一度小門打開了，一個獄卒走出來，他們認得這是誰，而且莎莎公主的車牌號碼亦是特別的。

獄卒走到車子旁邊的時候，莎莎公主叫道：「你知道我是誰嗎？」

「我知道，是公主殿下！」獄卒恭而且敬地說。

「那你還不開門？」莎莎公主說。

「對不起，」獄卒說：「這裏是——你知道這裏是什麼地方嗎？」

「這裏是監獄！」莎莎公主說。

「對了，公主殿下，這不是適合你進去的地方！」獄卒說。

「你管得了我？」莎莎公主說：「我就是要進去！」

「呃——請問，公主殿下要進去幹什麼呢？」獄卒問。

「我要參觀一下？」莎莎公主說。

「這個……」獄卒大感爲難。「這裏面實在沒有什麼好看的！」

「你別管！」莎莎公主說：「你究竟開不開門？」

「對不起，」公主殿下！」那獄卒說：「爲了手續問題，可以讓我請示一下獄長嗎？」

「好好，」莎莎公主說道：「叫他出來！」

那獄卒回到門內，打電話向上頭報告，不久他又出來，恭敬地說：「請等一等，獄長出來接你！」

「好！」莎莎公主說。

她就坐在車上等着，過了一會，那大鐵門打開了，一部黑色的大汽車開出來，那就是獄長的車子，不過獄長不在裏面，祇是司機開車出來。

司機也下車，恭敬地說：「請上車吧，我載你進去。」

莎莎公主說：「我自己也有車，不可以就這樣開進去嗎？」

「對不起，」司機說：「這裏是不能够隨便讓別的車子進入的。假如是別人，就祇有步行進去，但是你是特別的，所以你可以由獄長的車子載進去。」

雖然如此，莎莎公主還是表示不滿，不過也沒有辦法，祇好下了車，司機已打開了那部大黑汽車的門，讓她坐上了後座。莎莎公主說：「我不喜歡這車子，你知道這車子像什麼嗎？」

司機說：「這是一部——」

莎莎公主又搶着說：「這像是一部棺材車！」

那司機沒有駁斥這一點，而是很溫和地說：「有時規矩是這樣的，獄長的車子，是前任剩下來的，是一部好車子，是舊一些，但是保養得很好，而以獄長的地位，假如開一部像公主殿下的那樣的跑車，未免不大像樣吧？如公主殿下坐這樣一部車出入。」

莎莎公主「咭」地笑起來，說：「唔，這算你講得有道理，我的老頭子也是用這樣的車子，他也不要用跑車。」

這部黑色的車子載着莎莎公主進入獄監之內，而也確是祇有這部車子，及其他監獄內的車子，可以在獄內自由來去的。

莎莎公主沿途四望，說道：「我沒有看到犯人！」

「犯人都是關了起來的，」司機說：「你看不到，也不是關在這一部份。」

「那載我到那個部份去吧。」莎莎公主說。

「對不起，」司機說：「我不能，連我自己也是沒有權到處亂走的，我祇能載你去見獄長，獄長才有權帶你這裏去那裏去。」

莎莎公主說：「也好，反正他是聽我話的。」

司機把莎莎公主載到行政大厦，讓她下車，有人把她領到了獄長的辦公室，獄長是一個頭光如鏡的老人，穿着一套老式

的西服，假如他是一個狠惡的人的話，從外貌是看不出來的。他的樣子像是很仁慈似的，他這寫字間也並無監獄的味道，祇要不到窗口望下去。

莎莎公主上前，抱着他，輕吻他的臉：「班治叔叔。」

獄長班治摸摸她的頭髮，扶她坐下來，說：「你到這裏來幹什麼？」

「我是要來這裏參觀？」莎莎公主說道：「你是我爸爸的好朋友，你不會拒絕吧？」

「這裏沒有什麼好看的，」班治獄長說：「你要說，你到別處去玩！」

「我不是來玩的，」莎莎公主說：「我是要親自來看看！」

「看什麼？」班治獄長問。

「有人說監獄裏黑幕重重，」莎莎公主說：「我要親眼看看！」

「你聽的是錯了！」班治獄長說。

「我不是小孩子，」莎莎公主說。

「監獄總是黑幕重重的，」班治獄長說：「事實上，外面的世界不也一樣是黑幕重重嗎？」

「那你即是說這裏的確是有黑幕了？」莎莎公主說。

「人與人之間，都是難免有一些見不得人的私情之類的！」班治獄長說：「我們很難防範！」

「那你就完全不出力去管了嗎？」莎莎公主問。

「我們是執行規例，」班治獄長說：「但是，囚犯這麼多，我們祇有這麼一些獄卒，我們不能够派一個獄卒監視一個囚犯的。」

「而且你也不能另外派人監視每一個獄卒！」莎莎公主說。

「你明白就好了？」班治獄長說。

「這並不是好的做法！」莎莎說：「人在這裏面沒路可逃，你不能够讓他們就這樣寃屈受苦呀！」

「這裏是監獄？」獄長說：「是一個懲罰的地方，進來這裏的人都是受罰的，我們不能够太同情他們，他們是好的話，就不入到這裏面來了。」

「但是，」莎莎公主說：「那些寃枉而進來的呢？」

「進監獄來的人，全部都是有罪的，」班治獄長說：「寃枉與否，不是由我們來決定，那是法庭的責任。犯人都是法庭定了罪交給我們的，我們不會自己去抓一些無辜的人關進來。」

「但這裏是有些人受到特別的虐待的！」莎莎公主說。

「你怎麼又會知道呢？」班治獄長問道。

「我就是知道。」莎莎公主說。

「例如是誰，你可以告訴我嗎？」班治獄長問。

「我不能說，」莎莎公主說：「假如說出來，這個人不是會更受苦了嗎？」

「那麼是誰告訴你的呢？」班治獄長問。

「外面的謠言很盛！」莎莎公主說。

班治嘆息一聲，說：「這件事情，即使是眞的話，你沒有辦法，我亦沒有辦法，我去看的話，一切都會暫時停止發生，你去看的話，亦不會看到什麼。」

「你是獄長，」莎莎公主說：「你就祇能够告訴我，你沒有辦法？」

「有些事情，我是不去過份追究的，」班治獄長說：「這裏的一貫政策就是不能够讓那些入獄者覺得進來這裏是渡假，而是要使他們出去了以後談虎色變，不想再進來，這才能收到阻嚇和懲罰之效，讓他們受一些苦，是應該有用處的。」

「我不贊成這個做法。」莎莎公主說：「你不加控制就會越來越過份了。」

「你不是做這種工作的，」班治獄長說：「你不會明白。」

「讓我去巡視一下。」莎莎公主說。

「我已經對你講過了？」班治獄長說：「你不會看到什麼的！」

「你不是提過阻嚇作用嗎？」莎莎公主說：「他們知道我會來，就不敢太過份，假如有一些囚犯本來是會神秘失踪的，也不能失踪得那麼容易了！」

班治獄長抬起一邊眉毛：「你什麼時候開始對這種事情感興趣起來了！」

「我的興趣，」莎莎公主說：「是常常改變的，怎麼樣，班治叔叔，你要不要帶我去巡一巡？抑或是等我叫爸爸來跟你講。」

「你爸爸是不會管這些事情的！」班治獄長說。

「你的意思是他沒有權管？」莎莎公主說：「但是他是你的好朋友，你不會這樣對他的女兒吧？」

「假如我答應了他的女兒這件事情，」班治獄長說：「他反而未必會高興。莎莎，我是看着你長大的——」

「你講過這個了，」莎莎說：「我小時你打過我的屁股，人人都說打過我的屁股，那麼我的屁股現在豈不是應該稀爛了嗎？」

「總之我的意思就是，」班治獄長說：「我也是很疼你的，我不希望你去攪這種事情，這是沒有好處的。」

「你究竟帶不帶我去巡一巡？」莎莎公主逼着追問道：「假如你不願意，那你說一聲就行，趕我走好了？」

「好吧，好吧！」班治獄長說，他實在拗不過她，「不過不要等半個鐘頭！」

「你在拖什麼？」莎莎公主問。

「你自己來看看吧，」獄長帶她走到窗口的面前，望向下面。下面原來就是監獄的廣場，而她可以看到，廣場中有許多囚犯正在散步。

班治獄長說：「現在是他們的活動時間，你不能夠現在走在他們的中間，等時間過了之後，他們都回到了監房中時，你再去巡視！」

這又講得沒有錯，莎莎公主祇好在獄長的寫字間裏等待。獄長叫人拿來了茶點，她對這個却不感興趣，連坐也坐不定，有時到窗前去望下面，有時則是去翻翻獄長的書籍和文件之類。看來，莎莎是一個非常性急的人。

後來，一個人推門而入。

莎莎公主說：「你！吸血殭屍！你來這裏幹什麼？」

那人倒是很像電影中的吸血殭屍，高高長長的，穿一身黑色的衣服，眼珠黑得

沒有光澤，微笑起來露出的牙齒也是尖尖的。

班治獄長說：「別胡鬧，這是盧根先生！」

「我知道他是誰！」莎莎公主說。盧根就是她的國家的情報局長，亦是主持陷害了章理夫的人，他確是有一個外號叫「吸血殭屍」，這是一個別人不會當面稱呼的外號，莎莎公主可能是第一個，而這個外號對盧根也是很適合的——不論是在外型方面或作風方面。

盧根淡淡地微笑說：「你的問題，公主殿下，我的回答就是，我與班治獄長是好朋友！」

「你進來也用不着敲門嗎？」莎莎公主問。

「正如我剛剛所講的，」盧根說：「班治獄長就是我的好朋友，所以也不必計較敲門的問題了，現在，假如你不介意，我倒也想問你，你到這裏來幹什麼呢？」

「我用不着告訴你！」莎莎公主說：「很明顯，她對盧根這個人是非常之缺乏好感的。

「以我的職位，」盧根說：「一切我都是希望知道得多些的！」

莎莎公主不出聲，他又繼續說：「你知道，我這個卑微的職位，就是爲國家大衆服務，我要保障市民的生命財產！」

莎莎公主還是不做聲。其實有吸血殭屍盧根這樣一個權力如此之大的人在着，市民的生命財產才不容易得到保障。盧根隨時都可以把一個市民抓起來收監，或者甚至囚到不知何處去，亦可以攫取市民的財產而增加自己的財產，他自己的生命很受保障，這倒是眞的。

班治獄長這時則是代替莎莎回答盧根的問題。他說：「公主是要到這裏來參觀一下，她認爲我這監獄裏有很多黑幕！」

莎莎公主瞪了班治獄長一眼，責怪他把秘密講出來。班治獄長則聳聳肩。他不方便說，實在盧根早知道莎莎公主是爲了什麼而來的，根本就是班治獄長在莎莎公主上來之前已打了電話通知盧根的，所以盧根會在這個時候出現，所以，不如講出來了。

盧根微笑：「公主殿下講得沒有錯，監獄裏確是有很多黑幕。譬如吸毒，黑社會逼人加入，互相毆鬥報復之類。獄卒看不見的時候，他們就來了。囚犯人多，也有的是時間，我們的班治獄長也是防不勝防的！」

「還有虐待呢？」莎莎公主說。

「看你講的是什麼虐待吧。」盧根說道：「譬如有些終生監禁的囚犯，沒有人能再給他們加刑了，他們是亡命之徒，就可以稱王稱霸，他們也可以虐待自己喜歡的人！」

班治獄長也說：「你看，我早告訴你，監獄裏是有這樣的黑幕的！」

「但是！」莎莎公主諷刺地說：「却似乎還是以盧根先生所講的爲準，而你，却是獄長！」

「我是做情報工作的。」盧根說：「我所處理的事情，範圍很廣，這裏面的都是犯罪份子，許多時候特別能夠對我提供情報，現在，公主殿下，我並不是來制止你參觀，而是來帮你一個忙！你心目中認爲有哪一個人是受虐待的，我可以替你想想辦法！」

「多謝，多謝！」莎莎公主說：「不必了！」

「我在這裏是有一定的影响力的！」盧根說。

「我並沒有一個特別的人要帮忙的。」莎莎公主說：「我祇是聽到有這種事情！」她顯然也不笨，她知道盧根是要從她的咀巴裏套出一個名字來，而她不打算上這個當。

「唔。」盧根說：「你祇是要巡視一下，很好，我們帶你去巡視一下吧。不過，不怕先對你講清楚，公主殿下，你這樣一巡是毫無阻嚇作用的！」

「我們去吧！」莎莎公主說。

盧根看看腕錶：「時間也差不多了，等一等，我們就可以去！」

果然，他才一講完，鈴聲就响起來了。這是命令那些犯人們回到監房去的訊號，莎莎公主走到窗前下望，果然看到廣場中那些犯人正在列隊。

十五分鐘之後，她就在獄長與盧根陪同之下開始巡視。

正如獄長所說，這裏並不是一個莎莎公主適合來的地方，監獄裏關着的，多是人中的渣滓——即使這裏，囚犯也不可能全是冤枉的——他們知道莎莎公主是誰，但是對她並不尊敬。他們的心目中，她祇是一個美麗的女人，男性的監獄裏面最缺乏的就是女人。他們在監房內吹口哨，說難聽的話，吵得很。獄卒的喝止也無效。

獄長說：「我早說你不該來的，他們不會明白你的好意，亦不會感激你！」

莎莎公主說：「假如我們現在退回去，就更有尊嚴了！」

盧根看看笑着說道：「你果然有公主的風度！你何不告訴我，你心目中要保護的是誰呢？我是有辦法可以令他受到優待的！」

「我心目中並沒有什麼特別的人。」莎莎公主說：「我祇是希望他們得到公平的待遇！」

「我們給他們的待遇是公平的。」盧根說：「但是他們自己中間却不公平！」

「爲什麼你沒有叫人拿棍子打那些亂講話的人呢？」莎莎公主問。

「在你的面前，」盧根說：「這樣做就是對你不敬了，但是在你走了之後就會，這是眞話，這些人不懂道理，祇有棍子和拳頭他們才懂！」

「你的口氣。」莎莎公主說：「就像你是獄長！」

「哦，我不是代替獄長決定這些，我祇是了解這裏的情形！」

盧根的口才很圓滑，也能夠做出和善的表情，不過他是瞞不過莎莎公主的，莎莎公主知道這個人最有影响力，即使獄長，亦是要忌他七分。他的權力已經太大了，大到僅次於總統，有時人們也奇怪，究竟是總統的權力大抑或是盧根的權力大。也有人說，假如盧根要坐上總統的位子，亦是並無困難的，不過盧根却不認爲這是一個很好坐的位子，因爲正式就任，許多事情就需要正式負責。盧根在背後控制，

更爲方便，有什麼事情做壞了，人家怪的是總統，而不是怪他的。總統受到太多指責時，大可以下台，另換一個，幕後控制的人仍是盧根。假如盧根坐上了這個位子，他下台就失勢了。這是傳說，不能證實，不過有些事情是不必證實的，人們就是知道。

總之，莎莎公主這一次的巡視是相當失敗的。

他們終於回到了班治獄長的辦公室。班治獄長的臉色很難看，這是因爲囚犯們對莎莎公主的不敬。莎莎公主相信，這一點用不着盧根指揮，獄長也會做的了。那些太過份的囚犯，獄卒是會認着的，跟着，他們就會有苦頭吃。而這個莎莎公主倒不反對，有些人，有些行爲，是應該懲戒的。

盧根呷着咖啡說：「公主殿下，正如獄長所說，你實在是不該到這裏來的！」

「我祇是想他們知道我關心，」莎莎公主說：「他們不領我的情，那是他們太笨了。」

「有些人是不值得同情的。」盧根說道。

班治獄長也說：「這些人需要敎訓！事實上，他們也就是因爲需要敎訓才給關在這裏的！」他對莎莎公主，確是視如世姪女，也因此仍然很是生氣。

盧根說：「我看，公主殿下，你實在是不適宜留在這裏，接觸這些醜惡的事情的，還是讓我送你走吧！」

「不必了。」莎莎公主說：「我自己有車子！」

「那麼你送我一程如何？」盧根說。

莎莎公主瞪他一眼：「怎麼了？你沒有車子嗎？你是怎麼來的？」

「有人送我一程，」盧根微笑道：「我來的時候有人送我一程，假如我走的時候亦有人送我一程，那就最好了。」

莎莎公主懷疑地看着他：「你來這裏，就是爲了帶我巡視的嗎？」

「不是。」盧根說：「我是拿一份文件來給獄長。你知道，這裏面的人，通常都與我的部門有很密切的關係的！」盧根說謊說得圓滑而快捷，其實莎莎公主也明知他是說謊，因爲太巧合了，不過，她也不便揭穿他的謊話——反正，也是沒有用的。

莎莎告別了班治獄長，與盧根一起離開。

出了監獄之外，坐回了莎莎公主的跑車上，盧根才說：「你大概也知道，我是爲了保護你而來的！」

「爲了我而來是沒有錯了？」莎莎公主說：「但是保護則不敢當！」

「我實在也是想有些話跟你講的。」盧根說。

「現在可以講了。」莎莎公主說。

「你來，是爲了一些學生團體，」盧根說：「那些學生們，似乎認爲凡是關在監獄裏的人都是冤枉的！」

「你憑什麼這樣想呢？」莎莎公主問道。

「我知道很多事情，」盧根說：「也許，你是不會聽我的忠告的，但是我告訴你，跟那些人來往並沒有好處。那些人，都是懂得太少，却喜歡鬧事！」

「你似乎是指我的舊同學們！」莎莎公主說。

「那些大學生們，」盧根說：「他們是成事不足，敗事有餘！」

「你似乎也是忘記了，」莎莎公主說：「我也是大學生，那些是我的同學！你自己也是同學的吧？」

「你跟他們的背景不同！」盧根說：「你不應該受他們的影响！」

「我知道什麼是對，什麼是不對的！」莎莎公主說。

「也許吧。」盧根說：「總之，年輕人讀書太多了，就也是太多心了。他們以爲什麼都該管！」

「以你的看法，」莎莎公主說：「最好就是人人都不讀書不識字，就容易受你控制了！」

「我們還是別討論那個吧。」盧根說道：「我是誠意來帮你的忙的。你想監獄裏哪一個人受到優待，我可以爲你想想辦法！」

「我並不想有什麼人受到特別的優待。」莎莎公主說：「我不過是想公平些吧了。」

「我們是會給每個人應得的對待的。」盧根說。

「我跟你談不攏，」莎莎公主說：「你到哪裏，我放你下車吧！」

她對盧根既沒有好感，而她要表示的意思也已經表示了，她就不再想跟盧根談下去了。

盧根微笑道：「不要緊，在市政大堂門口放下我就行了！」

他們再沉默了一會，然後盧根又說：「公主殿下，雖然你是不高興聽我講話的，我還是要給你一個忠告，那就是，你不是打算外遊嗎？我贊成你提早一些！」

「爲什麼？」莎莎公主問，「難道這裏會有什麼亂事發生嗎？」

「沒有這種事情。」盧根說：「我們這個國家，治安非常之好，怎麼會有什麼亂事發生呢？」

「唔。」莎莎公主說道：「你想爲你把人民控制得非常之好，服服貼貼的，所以就不會有什麼發生了？也許，事情是發生在別人的身上，例如，你又要大學捉人了？」

「你的幻想力大豐富了！」盧根說：「讀書多的人，總是這個樣子的！」

「所以你就不喜歡讀書人？」莎莎公主說。

盧根對這個問題也是不作正面答覆，他說：「總之，我是提醒過你了！」

「也許我會接受你的忠告。」莎莎公主說：「也許，我就是偏偏不要接受！」

盧根沒有做聲。莎莎公主開着車子把他載到市政大堂，放下了他，便又把車子開動了。這一次，她則是無目的地兜着圈子，兜了一陣，後來有所決定，就終於回到宮中去。

莎莎公主居住的這座皇宮也是眞眞正正的皇宮，已有很長久的歷史，因爲帝皇的制度本來就從久遠之前傳下來的，現在，帝王就是祇會減少，而不會增加。少了一個，就是少一個了。

（未完・二）



新派武俠長篇

鬼魅江湖

武陵客・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秦中九怪雖然從落魂谷主手中得到魔經藏圖，遂脅持落魂谷主趕去嵩山，白骨殃神柳南、廝家堡廝烱父子、千手鬼王、水德星君郭洪、骷髏帮高手杜侖等人都躡踪而至，在少林寺相遇，引起一場爭奪魔經藏圖大戰，却被一墨黑身影的人搶去，一場得失，徒呼荷荷，各走東西，包括落魂谷主也走得無影無踪。凌雲天也躡踪追查來到北京城，假意和石誠周旋，探知他是四皇子的人和七皇子的高手偵查軒轅經或魔經下落，便和鄧素雲等四女商量，喬裝盧玉堂到留香院假作滅燭留髡，探知「秘笈」下落，轉告石誠，誘使他們互相傾軋……

尋歡發乎情　躡迹窺其秘

錦袍中年人哈哈大笑，揮掌相迎。掌力相接，轟的一聲大震，狂風四溢，掀起漫空雪塵冰屑，威勢駭人。

錦袍中年人身形微撼，足下沉了五寸，紅衣番僧却馬樁不穩，踉蹌退了兩步。

只聽錦袍中年人哈哈大笑聲中，掌招如飛攻出，幻出漫空掌影，奇詭奧絕。

紅衣番僧亦是一身功力高絕，運掌錯攻，轉瞬，已是數十照面。

兩人身形兔起鶻落，無分軒輊。

白骨殃神柳南竚立旁觀，只覺錦袍中年人武功博雜精奧，含蘊各大門派絕學，招數運用已臻神化，如長江大河般滔滔不絕，出招竟是愈來愈怪，奇毒狠辣，不禁為紅衣番僧危。

他為何不參與聯手合攻錦袍中年人，因他深知來者絕不止錦袍中年一人，尚有甚多高手潛伏暗處，但察瞧不出伏樁存身所在，所以他目光不住巡視搜覓，慎防伏樁暗襲。

突聞錦袍中年人一聲大喝，右掌「撥草尋蛇」穿入番僧掌力中，掌化一式笑指天南，中指落在番僧「期門」穴上。

只聽番僧喉中發出一聲悶哼，受傷似不輕，踉蹌向後退去。

白骨殃神柳南不禁大驚，面色一變，喝道：「施主手辣……」

喝聲未了，只覺右臂一陣劇痛，轉目一瞧，不禁駭然色變，但見右臂上釘着一支蛇頭柳葉鏢。

這時，錦袍中年人亦瞥見白骨殃神臂上的蛇頭柳葉鏢，目中神光一愕，展袖冲天遁去。

白骨殃神柳南只覺鏢內蘊有劇毒，循着行血逆攻內腑，忙運氣封閉肩部穴道，使毒血滯凝在右臂內。

如非柳南功力高絕，甚難將穴道堵閉，因毒性特強，就如萬馬奔竄，只要一絲滲入體內，柳南功力再高，亦無法全命。

只見白骨殃神柳南右臂腫得老高，手掌紫脹若茄，臉上汗如雨下。

紅衣番僧連退七八步，張嘴噴出一口黑血，調息一陣，面色極其難看，道：「柳道長，你是怎麼樣了？」說着已走向柳南身前，瞥見柳葉蛇頭鏢，不由駭然驚呼道：「柳葉蛇頭鏢！」

柳南泛起一絲苦笑道：「禪師，你可知此鏢來歷麼？」

紅衣番僧搖首長嘆一聲道：「十數年前，貧僧曾聞師門長輩說起柳葉蛇頭鏢為天下第一辣毒暗器，發出無聲無息，專破玄功護體，毒性甚劇，傷者若不在兩個時辰服下獨門解藥，必然無救，使用之人更是神秘，無聲無息，一閃即逝，迄今為止，仍難知此人來歷。」

白骨殃神柳南聞言，怨毒目光望了右臂上柳葉蛇頭鏢一眼，道：「如此說來，貧道這條右臂是無法保全了。」

紅衣番僧目露憂容道：「道長不如先行求治，其他的話留後再說，君子報仇三年，貧僧誓必報今日一掌之仇。」

柳南厲聲道：「如貧僧廢去一臂，燕

京城當卽染成一片血腥，休怪貧道心辣手黑。」

忽聞屋瓦上傳來一聲冷笑道：「柳南，你身在危中，尚猖狂大言，燕京城藏龍臥虎，高手如雲，就是十個白骨殃神也無濟於事，何況於你。」

屋面上疾如鷹隼，電瀉落下了三條身影。

柳南認出其中一人是蛇神滕鳳，另外兩人是一雙面目逼肖，孿生葛袍老者，不禁眼中殺機暴射，大喝道：「原來是你猝施暗算。」

滕鳳哈哈大笑道：「柳道長，你別指鹿為馬，滕鳳如果眞是蛇頭柳葉鏢主人，你此刻焉有命在？」

柳南只覺此言極是有理，道：「滕施主必目擊暗算貧道之人了。」

滕鳳搖搖頭，笑道：「滕某三人雖然與道長兩位同時入宅，但無法查知此鏢打來方向，此刻那人必然離去了，更無法尋覓。」

紅衣番僧說道：「施主不覺揣測有誤麼？」

滕鳳答道：「滕某三人與道長禪師，及與兩位為敵的錦袍中年人，更有那施展柳葉蛇頭鏢主者均是抱着同一目的而來，那持鏢主人必在發鏢傷及道長之際，察覺宅內有人逸出，疾追踪離去，不然道長那有命在。」

柳南苦笑出聲道：「聽滕施主之話，似合情合理，但此人志既不在貧道，為何單單向貧道猝施毒手？」

「他與錦袍中年人似為同行，不願見兩位聯手合擊錦袍中年人。」滕鳳說着淡淡一笑道：「滕某意欲試治道長，不知可否應允。」

白骨殃神柳南聞言不禁一怔，道：「滕施主你身旁懷有獨門解藥？」目中泛出驚喜之色。

滕鳳道：「滕某那有甚麼獨門解藥，不過生性喜歡弄蛇，身旁却有一條天下異種，百不一見的三眼神蝮，意欲放出，在道長右臂噬穿一孔，將毒血吮吸，如此道長不獨右臂可保全，滕某神蝮威力亦加，豈非兩全其美。」

柳南聞言略一沉吟，只覺不妨一試，點點頭道：「如將貧道此臂治癒，貧道定當有以相報。」

滕鳳左臂一伸，嘴唇吹出尖銳刺耳，音律怪異的哨音，只見在袖管中蠕蠕滑出一條粗如鵝卵，長約五尺怪蛇，通體金鱗鐵甲，脊腹兩處有顯明兩行紅綫，首作三角稜形，額頂長有寸許獨角稜牙森森，吐信伸縮若電。

怪蛇在雪地滑行甚緩，三道目光凝注柳南右臂上，距柳南身前三尺之處，突昂首一挺，身如脫弦之弩般望右臂竄去，全身盤虬在臂上，動作迅疾無倫。

白骨殃神柳南額角冷汗再度沁出，目光微露駭容。

只見怪蛇張口猛向白骨殃神柳南腕脈處噬下。

柳南封閉住穴道，但心理上禁不住有點緊張，下意識的冷哼一聲。

怪蛇噬穿一孔，吮吸毒血。

但見柳南紫腫若茄的右臂漸漸縮小腫消。

柳南不禁喜出望外，目中泛出驚喜莫名之色。

然而。

事有出人意料之外，猛然怪蛇自動停止吮吸毒血，噬處緩緩鬆開，叭噠一聲，怪蛇滑跌在雪地上。

只見三眼神蝮已僵死不動，顯然亦毒發身死，蛇神滕鳳不禁面色大變。

蛇神滕鳳目睹三眼神蝮墮地身死，不禁心如刀絞，直着雙眼發楞。

白骨殃神柳南腕脈被蛇噬處，沁出一顆豆大的黑色血珠，却已凝結成冰，紅衣番僧道：「柳道長，留在此處無用，我們走！」

走到出口，番僧伸手拉住柳南左臂穿空如電掠去。

蛇神滕鳳既痛惜三眼神蝮之死，更驚心柳葉蛇頭鏢奇毒無比，怨毒眼神注視着廳門久久不移。

一雙孿生怪人寒着一張臉，始終一言不發，互望了一眼，轉身向宅外走去。身法極快，似不沾地，一眨眼便遠在十數丈外。

滕鳳面色一變，急急追躡一雙孿生怪人而去。

廳內疾掠出盧玉堂及千面神儒石誠兩人，望了雪地上三眼神蝮蛇屍一眼，石誠嘆息道：「恐昨晚老朽外出返回之際，不愼敗露形踪，為人暗暗躡踪而來。」

盧玉堂道：「他們似有所為而來，在下難揣測他們此行目的何在？」

石誠道：「玉匣藏笈！」

盧玉堂聞言，立即默不作聲，他深知今日燕京情勢詭異幻變，武林與宮廷王子已混淆不清，王子之間勾心鬥角，如火如荼，故而推測出方才滕鳳等人之來，不言而知是留香院玉蝶隣室所見二人之主子故意放出風聲移禍之舉，此人心意狠毒可知，不禁暗暗驚心。

石誠望了盧玉堂一眼，道：「老朽之話，你不信麼？」

盧玉堂淡淡一笑，道：「在下此刻保有雙重身份，凡事均宜存疑，謀定後動，不然易於僨事。」

石誠心中暗暗驚異道：「此人氣質與前大不相同，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竟與凌雲天一般無二，若不及早圖謀，恐終不為我用。」忖念之間，耳聞盧玉堂道：「在下要離去了。」身形一躍，騰空而起。

×　×　×

不知何人吐露風聲，不知名江湖人物從天祥茶莊遁出，身懷「軒轅秘笈」，突遇猝襲，喪命在蛇頭柳葉鏢下……秘笈為神秘人物攫去之事在燕京城不脛而走，傳遍內外九城，上至宮廷達官，下至販夫走卒，無不人言嘖嘖。

凜冽寒冬，茶樓酒館買賣更是生意鼎盛，三朋四友坐下，酒酣耳熱之際，「軒轅秘笈」之事更是聚論紛紜。

雖人言人殊，但却不離幾項疑問：

遁出天祥茶莊之人是誰？

此人既喪命蛇頭柳葉鏢下，屍體何在？但仍是一不解之謎，自然有人目擊，或被搬走屍體，那麼目擊現場情形的人又是何來歷？

蛇頭柳葉鏢暗器在江湖中甚是陌生，使用蛇頭柳葉鏢之人不言而知若非極厲害的黑道巨擘，亦是武林凶邪，要知越是不見經傳之物，越不平常，斷言就是刦去「軒轅秘笈」神秘人物獨門暗器。

目前那神秘人物何去何從，據風聞尙潛跡在燕京城內，那麼神秘人物又是何來歷？

因此——

茶樓酒館頓形熱鬧，江湖人物充斥其間，各有用心所圖，志在軒轅秘笈下落。

留香院中，急管繁弦，衣香鬢影，風光旖旎，却在玉蝶姑娘隣室醞釀着一股洶湧暗潮。

一身着藍緞團花皮袍的三旬左右青年，在室中來回踱步，他面形微圓，五官尙稱清秀端正，眉毛却嫌散亂，目中不時流露出淫邪之色。

忽由裏間傳出清脆語聲道：「心煩則亂，你如此來回走動徒惹人疑，總該有個決定才是。」

那青年突然止步，冷冷一笑道：「我答應照殿下之命行事，不得更改，但燕京滿城風雨，不知被何人傳聞，更以大內被竊溫涼版玉，查緝甚緊，尤其八大胡同進出之人俱在嚴密監視中，恐事機不密敗事，則你我百死莫贖。」

一聲嬌笑傳出道：「你怕死麼？」驚鴻疾閃掠出一嬌嬈冶艷婦人，年歲當在三旬五六，但在她刻意粧飾下，一如花信少婦。

青年嘴角泛出一絲冷笑道：「我雖不畏死，却不願不明不白死去，換在平日，罕有其人能在你我鋒鏑下逃生，目前情勢大不相同。」

驀地——

一個雛婢走入，手握一摺紙卷塞在嬌嬈冶艷少婦手中後轉身趨出。

婦人匆匆一閱，目梢眼角不禁泛出笑意，道：「殿下委實智計高絕，令能手持柳葉蛇頭鏢打傷白骨殃神柳南肩頭，無異是指『軒轅秘笈』得主在燕京城可來去自如，身手高絕，一則命江湖中人勿存覬覦沾指之望，再令人不疑我等藏身在留香院中，如我料測不差，大內失竊溫涼版玉本是無中生有之事，殿下對頭故設此狡計逼使我等情急失措，自陷羅網。」

青年點點頭道：「燕姐料事之能，小弟自愧不如，但我等應擇何人下手。」

婦人聞言沉思良久後，才道：「倘不擇人猝施毒手，雖無痕跡可尋，徒然暴斃未免令人起疑，厨下汪婆子痰喘宿疾，久治不癒，三天兩頭必倒臥榻上，汪婆子是最好人選。」

那青年鼻中冷一哼聲道：「汪婆子之死無論是誰，均不能置疑，入夜時分，俟汪婆子就寢立即動手。」

戶外朔風怒吼，大雪紛飛，這一雙狗男女話音甚低，絕不虞爲人窺聞，殊不知靠壁後窗上，窗紙被點破一小孔，隱隱可見一道銳利目光注視着兩人，忽地一閃即逝。

須臾，玉蝶戶外起了一聲高呼道：「盧公子到！」

只見盧玉堂容光煥發，飄洒從容跨入玉蝶房中。

玉蝶早自聞聲迎候於案側，見了盧玉堂不禁霞泛玉靨，盈盈萬福道：「今晨賤妾貪睡，致……」

盧玉堂微笑，右手一擺道：「說這些話似嫌生分，姑娘，你我一見投緣，繁文俗禮大可不必。」

玉蝶嫣然一笑道：「賤妾遵命！」

不久——

玉蝶房中起了兩聲咚咚弦響，調試琵琶銀箏，只聽弦韻曼揚，盧玉堂隨應和低唱着：「聞人語着仙卿字，嗔情恨意還須喜……」

箏弦一收，玉蝶嬌羞不勝，輕顰薄嗔道：「詞藻太香艷了點。」

盧玉堂微笑道：「姑娘不喜，在下再唱一詞。」箏琶弦聲又起：「月色透橫枝，短葉小花無力。北客一聲長笛，怨江南先得，誰發强來臘前開？多情如春憶，留取大家沉醉，正雨休風息。」

歌聲鏗鏘悅耳。

玉蝶柔聲問道：「請問公子，此詞何名？」

盧玉堂道：「詞名『好事近』。」

玉蝶陡地紅雲上靨，低垂螓首，半晌才嬌羞不勝道：「賤妾風塵淪落，身非得已，但賤妾頗知自愛，尙係清白處子之身，錯蒙公子垂愛，得侍巾櫛實爲萬幸……」一說着語聲低柔幾不可復聞，凄然一笑道：「公子若不嫌賤妾出身青樓，望以千金相贖。」

盧玉堂聞言不禁一怔，微笑道：「千金量珠，區區之數，當不吝惜，三月後在下親自驅車相迎。」

兩情相悅，不及於亂，眞是蜜意欲傳，嬌羞未敢，個中風光不足爲外人道也。

隣室一雙男女策劃已妥，但等更深人靜行事。

巷中隨風傳來梆柝聲，已是三更方過，門扉輕啓，冶艷婦人婀娜身影一閃而出，細碎蓮步向厨下走去。

灶中火光熊熊，厨役僕婦尙自未寐，忙着準備宵夜酒食，一個肥胖掌鍋厨師瞥見艷婦走入，忙陪笑道：「鴻姑娘，妳怎親自前來？命丫鬟吩咐一聲，自會立刻送上。」

艷婦媚笑道：「丫鬟貪睡，陳大爺酒興大發，需三斤陳年大麯，一盌糟燒紅鰻，汪婆子精擅烹治此味福州名餚，是以我親身請汪婆子烹調。」

厨師笑道：「汪婆子喘疾突劇，已回房睡覺去了。」

艷婦故作一愕，道：「怎麼她喘疾又發作了麼？待我去瞧瞧！」說着人已向一道側門走入。

須臾，只聽艷婦傳出一聲尖叫，厨下僕役立時奔去，但見艷婦在汪婆子榻前面無人色，顫聲道：「汪婆子她……死……了。」

一名僕婦嘆息一聲，攙着艷婦走出門外。

厨房中忙亂成一團，微聞嚶嚶啜泣之聲。

汪婆子生前人緣極好，四名傭婦替汪婆子清抹屍體，換好壽衣壽鞋，天色已是四更將罄。

汪婆子少年孤寡，並無親人，四名傭

婦坐在榻前守靈，只覺一絲冷風拂體，眼皮沉重，不禁伏榻入睡。

突然一條纖細黑影疾掠而入，玄巾蒙面，朝汪婆子屍體注視了一眼，倏地由懷中取出一柄明晃晃七首，解開汪婆子內衣劃開肚皮，將一版盒塞入並縫好。

須臾，疾閃而出。

天色漸漸濛濛發白，地面積雪盈尺，留香院後門四個扛夫舁着一具朱漆棺木入來，停放在厨下，把汪婆子屍體裝殮入棺裏。

不一會，留香院又請來了道士和尙禮經超度，起靈抬出，楮帛香車逕往城外而去。

冶艷少婦換着一身素服，面帶凄容，隨着棺木行去。

甫出城郊，忽從身後隨風傳來兩聲馬嘶。

少婦心內情虛，不覺返面望去，只見四人四騎，蕩起漫空雪塵如飛馳來。

那騎上四人均是彪形大漢，一色玄衣勁裝疾服，肩後絲穗飄揚，面色森冷，掠過棺木之側，八道森厲目光同地注視了少婦一眼，發出一聲冷笑，揚鞭叭叭揮空，風馳電掣而去。

少婦眉泛殺機，但倏又忍隱收斂，只聞身後又响起了怒馬狂嘶聲，不禁暗暗心驚。

一路上，接連不斷掠過了八九撥人騎，均都神色不善，少婦情知不妙，揣測不出如何洩露風聲，只覺茫然不解。

停靈在距燕京城二十里外「聽泉寺」，叢林規模甚小，僧人不多，寺在一座小山中，棺木暫厝於聽泉寺西廂木屋內，少婦藉故設詞欲傍晚才返回燕京，盡遣之離去。

忽地——

一條黑影掠入木屋，現出一個微駝老者，少婦忙道：「徐老，情勢有異，不如取出秘笈去見殿下，遲則不及。」

只聽陰惻惻冷笑傳來，道：「來不及了！」

少婦與駝背老叟面色一變，大喝道：「尊駕是誰？」

「你別管兄弟是何來歷，軒轅秘笈不能由汝等獨吞，這寺外高手如雲，無不是爲着軒轅秘笈而來，看來將引起一場激烈拚搏！」

駝背老叟沉聲道：「不錯，這屍體內實是藏有一盒『軒轅秘笈』，但此事愼秘異常，閣下等緣何獲知。」

「如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爲。」

少婦突雙掌猛出向棺木揮去，欲震碎棺木挾走汪婆子屍體。

掌力一出，只覺一片柔軟罡勁將自己掌力卸於無形，身軀亦被震出兩尺，門外突現出一個黑衣蒙面人。

駝背老叟不禁面色大變，他瞥見黑衣蒙面人之後尙有十數武林高手立在殿前雪坪中，虎視眈眈，似非黑衣蒙面人同路，厲聲大喝道：「閣下也不一定能到手。」

黑衣蒙面人冷冷一笑道：「說得不錯，兄弟原有獨得之意，如今情勢大異，只有各憑武功高下獲有。」

天際遙處突傳來激厲長嘯，聲播雲空，不言而知趕來之人不在少數。

冶艷少婦面如死灰，心中暗暗叫苦，只見蒙面黑衣人身法奇幻無比掠至棺側。

駝背老叟面目一變，右掌疾揮而出，一股潮湧罡力推出。

黑衣蒙面人哈哈一笑道：「目前兄弟尙不需要軒轅秘笈。」雙掌一式「雲斷屏山」迎出，只聽一聲轟轟大震，氣流激漩，一間木屋被震得四分五裂，木片冲霄奔空而出，僅剩下一具棺木。

此刻，四條人影如電飛奔而至，落在棺木四周，其中一人銀鬚飄飄，面如硃砂，雙目烱烱有神。

聽泉寺內陸續抵達的三山五嶽人物着實不少，蟻聚蠅集，認出銀鬚老叟乃北嶽第一高手金翅大鵬白羽。

只聞白羽宏聲如雷道：「『軒轅秘笈』乃武林絕學，但粥少僧多，僅有一冊，形勢迫人，看來諸位均有獨得之意，除了各憑武功勝負獲得外，別無善策。」

羣雄中發出一聲陰惻惻冷笑道：「白老師，你能作得了主麼？」

白羽凝目望去，只見是威震甘涼廝家堡廝烱，不禁宏聲大笑道：「廝堡主，老朽自認德不孚衆望，倘廝堡主認爲老朽之言不當，何妨提出一個善策，不過廝堡主須認清一項事實……」說着目光轉注駝背老叟冶艷少婦兩人一眼，道：「這兩位老朽雖不知眞正來歷，但與宮廷某一王子却大有淵源，如今宮廷間諸王子爭儲直熾，今日參與盛會之人中必有各家王子邸內高手，老朽即不能作主，未必廝堡主可作得了主。」

廝烱聞言不禁語塞，面色異樣難看。

冶艷少婦心如刀絞，自己認爲作得天衣無縫，但做夢也料不到風聲從何人走漏，急遽傳開，眼見軒轅秘笈必不能保全，不禁憂心如焚，暗道：「如此重要之事，殿下怎不親自前來。」

羣雄中突傳出一陰冷語聲道：「此言是極，白老師料事如神，今天誰也作不了主。」只見走出一人，身穿黑色玄披，藍緞鑲白緊身勁裝，面色薑黃，額挺眉聳，兩目內陷，精芒懾人，雙肩露出一雙奇形獨門兵刄。

白羽微笑道：「董老師久不露面江湖，風聞董老師深受宮廷器重，一帆風順，升充鐵衞士副統領，難得之極。」

此人果如白羽所言，係鐵衞士副統領日月乾坤手董懷慶，一身武學高絕，聞得白羽之言，雙眉微微一剔，冷冷笑道：「白老師休要冷嘲熱諷，人各有志，不必相强，董某明白昭告諸位，宮廷王子已受當今皇上嚴密看管下，不得外出，但各王子門下，均已奉命趕來聽泉寺途中，志在必得……」

「董老師哩？」

董懷慶笑道：「眞人不說假話，董某也志在必得，但董某不敢干犯衆怒，只有贊同白老師主見，以各人本身武功，力拚高下，勝者即爲得主。」

說時，江湖羣雄，宮廷高手紛紛不絕如縷趕來。

羣雄中忽有人出聲道：「棺中是否確有軒轅秘笈？」

金翅大鵬白羽一望少婦，道：「這位姑娘乃昔日天南道上卓著盛名的辣手羅刹

李鴛鴻，一切均由她主謀，將軒轅秘笈藏在屍體腹中，如蒙見信，尊駕就不妨留在此參與此場盛會。」

李鴛鴻見白羽宛如親眼目睹，不禁心神駭凛，毒念頓萌，右手暗暗向懷中揣去，向駝背老叟一示眼色，意欲取出辣毒暗器猝襲白羽，由駝背老叟震開棺木，施展迅雷不及掩耳手法攫取軒轅秘笈遁去。

忽聞黑衣蒙面人冷笑道：「李姑娘最好不要妄動，須知在場羣雄無一不是武林高手，絕不能讓姑娘攫取『軒轅秘笈』遁去。」

李鴛鴻不禁面色大變，揣向懷中的右手迅疾縮了回去，抬目望去，突發現有六長衫人緩緩向棺木前走來。

他認出是同黨，不禁暗喜，目中神光閃爍。

金翅大鵬白羽已看出來人蹊蹺，口中如綻春雷，大喝道：「來人止步！」

日月仙人手董懷慶猛一旋身，右掌疾如電光石火虛空拍去。

那六人面色一變，冲霄奔空騰起，半空中身形疾施，頭下足上，化爲飛鷹攫兔身法，雙手拾指挾着一片無堅不摧嘶嘶罡力，分向黑衣蒙面人、金翅大鵬白羽、日月仙人手董懷慶罩襲而下。

這一猛襲之舉，委實有利於駝背老叟及辣手羅刹李鴛鴻兩人，趁機震開棺木攫奪軒轅秘笈。

無奈天不從人願，駝背老叟及李鴛鴻正要下手之時，忽聞腦後風生，不禁大驚，迅疾飄身開去，轉首一望，只見四個瘦長黑衣蒙面人屹立身後，衫袖飄飄，宛如山魈鬼魅，令人不寒而慄。

那凌空下撲六人，挾着雷霆萬鈞之勢，本欲一擊中的，怎料對方三人一身武功已臻化境，疾射奔空，雙掌橫胸外拂。

只聞掌風交擊之聲，九條身影飛射開去，飄身落下。

武林羣雄均認不出六人是何來歷，可見這六人，毫未在江湖中露面過，其主人心機之陰沉，處事之謹慎，爲江湖中所罕見。

日月仙人手董懷慶冷笑道：「六位也太心急了點，軒轅秘笈也是恃武可以攫取的麼？」

一個面白如紙，宛如死人面孔，冷冷說道：「董老師有何高見，在下願洗耳恭聽。」

董懷慶笑了一笑道：「依董某之見，在這棺木上砌封一座石台，暫斷妄念，更在此聽泉寺內建造一座擂台，各憑武功拚一勝負，敗者立即離去，藝懾全場之人乃是軒轅秘笈得主。」

那人陰陰一笑道：「看來董老師籌之已熟，陰謀將天下羣雄趁機一網打盡。」

此言一出，武林羣雄不禁心神大震。

董懷慶面目一變，沉聲道：「尊駕別危言惑衆，董某現任鐵衞士副統領，若眞有此意，盡可調遣大內高手，九城兵馬，將此山包圍，甕中捉鼈，何求不得。」

那死人面龐長衫人突然嘿嘿怪笑地道：「董老師未必有此心，唯懼干犯宮廷皇子之怒，恐首領不保，口蜜腹劍，僞示仁義……」

白羽大喝道：「住口，尊駕如有異議，願聞高明。」

那長衫人說道：「先要瞧棺木屍腹中有無軒轅秘笈，昭信武林羣雄後，再論其次。」

白羽冷笑道：「此本無不可，但難在由何人開棺驗明，人心奇險，深不可測，若引起非常之變，尊駕縱然願以性命保證，雖死也無濟於事。」

長衫人不禁語塞。

羣雄中突有人開聲道：「老朽贊同董老師主張。」

千百道目光望去，只見一株蒼松下並肩立着一雙武林名宿活喪門賈慶，煞手神判嚴凌霄，說話之人正是賈慶。

厤烱陰陰一笑道：「賈老師能否保證棺木中確有『軒轅秘笈』。」

賈慶道：「誰也不能保證，厤堡主若有兩全善策，不妨提出。」

厤烱暗道：「自己憑風聞趕來聽泉寺，究竟有無『軒轅秘笈』尚未可知，我何必多管閒事。」心念一轉，微笑道：「既是如此，厤某亦附和衆議。」

董懷慶立時向羣雄心中一招手，只見奔來一個黑衣大漢，董懷慶道：「你快去召集工人，準備磚石興建一所石台，將棺木封在其中。」

黑衣大漢領命飛奔而去。

聽泉寺羣雄畢集，面色表情不一，誰也不能揣測出各人存何用心。

最難堪的就數辣手羅刹李鴛鴻，駝背老叟及六個長衫人，走又不可，不走又不能。

驀地——

天際遙處飄揚起一聲刺耳淩厲長嗥。

日月仙人手董懷慶不禁面色微變。

武林羣雄感覺有種不平常之事發生，千百道目光均投注嘯聲傳來方向。

須臾，只見一條黑影渾身浴血，踉蹌奔來，赫然正是奉了董懷慶之命招請工人去的黑衣大漢。

那大漢奔至董懷慶身前，董懷慶雙眉一剔，喝道：「你遇見何人？」

大漢張嘴欲言，忽口內噴出一股鮮紅熱血，向雪地上栽倒，昏死過去。

董懷慶目中逼射怨毒神光，右掌疾伸，欲向黑衣大漢命門穴按去。

忽聞寺外傳來一聲陰惻惻笑聲道：「不用問了，此人傷在老朽掌下。」

語聲中，一個黃衫赤鬚老者飄然走入，身後隨着廿四個手抱長劍絳衫中年人。

羣雄中忽有人驚噫出聲道：「霹靂宮尊者。」

黃衫赤鬚老者呵呵一笑道：「老朽久已不露面江湖，幸而武林中還有知老朽之人。」繼而面色一沉，目注董懷慶道：「董老師你那心機白費了，召請心腹死黨扮作泥水匠人，砌石封牆之際暗施太清罡力將棺木毀成木灰，趁間竊取軒轅秘笈。」

董懷慶心中大駭，佯作鎮定，冷笑道：「無中生有，含血噴人。」

霹靂尊者道：「十八名工人現在寺外，已被老朽制住，」說時，二十四名絳衫人身形倏動，長劍平伸，劍尖顫動幻出耀眼寒星，將董懷慶、白羽、黑衣蒙面人、李鴛鴻、駝背老者圈在當中。

場中情勢突變，武林羣雄均感山雨欲

來風滿樓，氣氛爲之凍凝成冰。

活喪門賈慶徐徐出聲道：「陶彥兄，你我別來無恙，還記得小弟麼？」

霹靂尊者注視了賈慶一眼，笑道：「你是小牛麼？料不到今天你我各有所成，目下你意欲與愚兄爲難麼？」

賈慶哈哈大笑道：「旁觀棋局，衆醉獨醒，不亦美哉。」

霹靂尊者微微一笑，轉面望去，只見廿四名絳衫人長劍顫震不已，蓄勢待發。

相距不及五丈外，那李鴛鴻同黨六名長衫人情知霹靂尊者不懷好心，有奪取秘笈之意，霍地掣出一柄短劍，身形疾射撲出，流芒電閃，襲向絳衫人而去。

八絳衫人似身後長了眼睛一般，長劍詭奧無倫反揮甩出，八道寒虹交叉如鏃，精芒飛漩。

只見六個長衫人悶哼一聲，短劍脫手墜地，右臂緩緩垂下，臂肘骨上一顆沁紅血珠溢出，其中二人胸前劃裂寸許口子，却未見血液淌出，但面色慘白如紙，雙膝一軟，先後倒地死去。

八絳衫人渾如無事人一般，原式立着不動。

羣雄駭然變色。

活喪門賈慶哈哈大笑，道：「好玄妙的劍招，威力無匹，賈某可算是開了眼界了！」

霹靂尊者陶彥嘴角泛出一絲冷笑道：「你是否有不服之意。」

賈慶道：「童年好友，竹馬至交，目睹有此成就，欽佩還來不及，焉有不服之理。」

陶彥道：「風聞你已名列武林九大高手之一，武功卓絕……」

話未尙了，賈慶已自急搖雙手道：「陶兄，你別强拉着小弟相試武功高下，要知今日之會，將有比小弟武功更高之人參預，你恐應接不暇，還有心情作弄小弟，敬謝不敏了。」

陶彥微笑道：「瞧你不出深知明哲保身之道。」說着轉過面去，右手一揮，四名絳衫人長劍一式「深岫飛雲」向金翅大鵬白羽攻去，另四人亦出劍向董懷慶疾攻三招。

白羽兩袖猛拂捲出一片罡力，身形倏地拔空而起，董懷慶一對奇形兵刄「西風捲簾」揮出，身法奇妙穿隙而出。

但聞一片金鐵交鳴之聲，董懷慶已穿隙而出。

四道寒虹却如附骨之蛆般隨踪襲至，另四條身形挾着十丈匹練騰空捲襲白羽而去。

白羽不愧金翅大鵬之名，身在半空，兩足一踹，又拔起五六丈高下，一式凌空倒翻，雙袖捲出一片罡風，勢如排山倒海之勢。

四絳衫人爲白羽罡力震得身如斷綫之鳶般墜下。

白羽如彈丸瀉隕，雙掌猛拂而出，一雙絳衫人足甫沾地，頓爲擊實後胸，叭叭兩聲大響，擲飛出三四丈外，骨斷背折，血濺如雨倒屍在地。

那面董懷慶一雙奇形兵刃辛辣詭奧招式亦點斃一雙絳衫人。

霹靂尊者陶彥見白羽董懷慶出手連斃四門下弟子，不禁殺機猛萌，面色如罩嚴霜，厲聲道：「老夫與你等誓不兩立。」

賈慶突高聲笑道：「陶兄言之差矣，殺人一萬自損三千，霹靂宮弟子劍斃六人這筆賬如何清算法。」

陶彥沉聲道：「血債血還，各憑武功清算。」右手一揮，十六名倏衫人長虹狂吐，分向黑衣幪面人、駝背老叟、李鴛鴻攻去。

黑衣幪面人哈哈一聲長笑，一式「潛龍穿空」，電閃風飄，疾逾鬼魅脫出劍勢之外。

李鴛鴻及駝背老者倏地四掌齊揚，打出急如芒雨黑色毒針，身形急掩衝出。

劍芒如幕，頓被衝開一絲隙縫，李鴛鴻及駝背老叟疾溜如魚滑出，但衣衫被劍芒割破多處。

三絳衫人被墨黑毒針所傷，顯然毒性劇烈，三人雖然仍强忍難禁痛苦，但滿頭汗珠滾滾冒出。

霹靂尊者陶彥眉頭微微一皺，取出三顆藥丸與三絳衣人咽下，逐個拔出毒針放在掌心略一搓動，化成一蓬淡黑烟隨風消逝。

活喪門賈慶突高咳了一聲道：「如今棺木已處於陶兄掌握之下，軒轅秘笈宛若探囊取物，他日陶兄必成武林盟主，可喜可賀。」

霹靂尊者陶彥微笑道：「昔年尖酸口吻，還是積習難改，軒轅秘笈關係愚兄甚大，志在必得。」話落緩緩轉身，雙目神光注視在棺木上。

金翅大鵬白羽、日月仙人手董懷慶，李鴛鴻及駝背老者面色異樣難看，目光怨毒。

他們均知形勢於自己極爲不利，武林羣雄俱抱着隔岸觀火，置身局外神態，力有不敵，孤掌難鳴，眼見即將到手之物，又成曇花泡影，不禁暗暗焦急痛恨。

但見霹靂尊者陶彥右掌緩緩抬起，五指箕曲如鈎，意欲向棺木虛空抓去。

驀地——

一聲斷喝傳來道：「且慢！」

喝聲冷森如冰，氣氛却爲之一震。

殿角魚貫轉出九條身影，疾如電閃掠至。

活喪門賈慶看出來人是秦中九怪，低聲向煞手神判輕笑道：「好戲連台，有得瞧了。」

那黑衣幪面人脫出絳衫人劍勢之外後，即立身遠處注視霹靂尊者陶彥舉動，此刻一見秦中九怪到來，竟緩緩走向武林羣雄中。

霹靂尊者陶彥有廿名手持長劍絳衫人護伺，聞得喝音禁不住將欲發眞力一收，轉面望去，冷笑道：「九位欲攫奪軒轅秘笈麼？」

大怪甘谷說道：「無主之物，見者有份。」

陶彥大笑道：「那你我之間無話好說了。」

四怪身形似欲乘隙衝進絳衫人屏幕。絳衫人羣劍幻出一片劍花，嘶嘶破風，內力甚勁，四怪冷哼一聲，退了回去。

大怪甘谷冷笑道：「霹靂尊者，軒轅秘笈誰屬，非言辭能解決，你我不妨以武

功高下決定。」

霹靂尊者淡淡一笑道：「以九對一，未免不公平。」

甘谷道：「你畏懼了麼？」

陶彥縱聲狂笑道：「天下武林羣雄之前，陶某尚且不懼，你等秦中九怪，又非武林中頂尖人物……」

此言未了，秦中九怪不由氣往上沖，面如噀血。

陶彥手掌一擺，接道：「九位不要動氣，洞庭東山、靈霄宮、嵩山少林之事，陶某有耳聞，九位無役不是落得灰頭土臉僅全身而歸，尙有何面目口出狂言。」

甘谷冷冷笑道：「旣不畏懼，爲何以霹靂宮門下作爲屏障。」說着身形緩緩向前走去。

他甫一動身，其餘八怪身法倏動，分撲廿名絳衫人而去。

廿名絳衫人劍陣立時發動，手腕振處，幻化漫空金星，襲向八怪要害重穴。

八怪探腕出劍，飛虹匹練狂捲迎去。

武林羣雄眼力奇高，雙方劍招一出，俱是含蘊無比的神奇變化，顯然秦中九怪已萌殺機，劍尖幻起一片光幕，遮沒了身影。

突然悶哼連續騰起，絳衫人紛紛倒下八人。

霹靂尊者陶彥不禁大驚，其餘絳衫人疾飄退後。

大怪甘谷嘴角泛出譎冷陰森的笑容，目中閃出得意的光芒。

只見八絳衫人躺在地下面色蒼白，黃豆般大小汗珠沁冒而出，滾滾順頰淌下，身軀起了劇烈顫震。

陶彥大喝道：「暗算傷人，並非英雄行徑。」

甘谷淡淡一笑道：「這算不得暗算偷襲，武功拚搏可盡量施爲，我秦中九怪獨門暗器獨步武林無人能解。」

陶彥冷笑道：「未必見得。」一躍落在一個傷者身前，仔細察視了一眼，只見傷者腹上釘着兩隻色澤湛藍，大小如豆的甲蟲，不禁暗驚道：「風聞化血甲蟲集天地陰穢之氣而生，爲數不多，而且壽命極短，一噬人身，非至血盡髓枯，才會自動飛離，昏睡三月復醒，再度傷人立即死去，故秦中九怪對化血甲蟲極爲珍惜，非至必要絕不施展。」一心知秦中九怪志在必得，遂冷冷一笑，取出一顆藥丸送入傷者口中，右手迅如電光石火拔下兩隻甲蟲，五指凝力一揑。

但聽波波兩聲，化血甲蟲壓成濃血斃命。

突然，傷者一聲大叫，口中噴出一股黑血，氣絕斃命。

甘谷哈哈一笑，右掌一式「五嶽吞雲」迎去。

兩人快打猛攻，展開了一場激烈拚搏，掌法精奇凌厲，威勢絕倫，掌風四溢，逼起雪塵漫空。

十四名絳衫人團團護住棺木，惟恐羣雄趁機搶刼。

驀地——棺木蓋板上突冒出一股濃烟，瞬眼瀰漫掩蔽棺木，腥臭刺鼻。

十四名絳衫人見狀大驚，均感一陣頭昏目眩，心知有異，却不敢望濃烟逼進，紛紛望後退去！

羣雄見狀一怔，突然甘谷與陶彥悶嗥出聲，人影倏分，只見兩人肩上各釘着一隻暗器。赫然正是蛇頭柳葉鏢。

又是兩聲凄厲慘嗥騰起，只見李鴛鴻與駝背老者倒地斃命，胸口上穿着兩支蛇頭柳葉鏢。這一切都是離奇詭異之變，在場羣雄均不知蛇頭柳葉鏢來自何方。

怪異之事更有，那片濃烟漸散，棺木已然掀開，汪婆子屍腹中「軒轅秘笈」化爲黃鶴飛去，僅有一張白紙，上書擘窠大字：「拜謝！」

陶彥厲笑一聲，率着十四名絳衫弟子穿空飛去，去勢如電，瞬眼無踪。

五怪徐靑山一躍落在大怪甘谷身前，目露憂容問道：「大哥，不妨事麼？」

甘谷面色一變，沉聲道：「速走！」

領着八怪向寺外疾馳而出。

武林羣雄紛紛察視棺木四周，搜覓寺內，絲毫查不出一絲蛛絲馬跡，不得要領，片刻時分已散去大半。

活喪門賈慶向煞手神判嚴凌霄低聲道：「我倆一生縱橫江湖，什麼怪異之事均曾經目睹，却未有逾過今日神奇怪異！」

說着目注在幪面黑衣人身上。

那幪面黑衣人立在李鴛鴻屍前，奪人神光逼注在蛇頭柳葉鏢上久久不出一聲，似胸中無限感慨。

寺牆外突穿入三幪面黑衣人，胸前織着顯明骷髏小劍，一高瘦個子疾逾鬼魅掠去李鴛鴻屍前，陰惻惻笑道：「閣下爲何扮作我骷髏帮裝束？」

那幪面黑衣人冷冷答道：「在下隱蔽面目事非得已，但並非貴帮裝束，閣下可曾發現我長衫上有貴帮標幟麼？」

高瘦個子道：「閣下很會强辯。」語聲略頓，又道：「閣下可曾目擊『軒轅秘笈』由何人刼去。」

只見幪面人冷笑道：「貴帮高手雲集密佈這聽泉寺內外，欲得漁人之利，那知强中自有强中手，來去無跡，在下焉能得知。」

高瘦個子發出悸人怪笑道：「本帮隱秘，閣下竟能獲知。」右臂疾伸，迅如電光石火向幪面人抓去。

幪面人身法奇快絕倫，倏地仰身，疾如離弦之弩般射向寺外，虛空一個翻身，人已落在寺外而杳。

三骷髏帮高手喉中發出刺耳長嘯，穿空追躡而去。

暮靄深垂，寒氣凜冽。

燕京城已是萬家燈火，雖然一天未再下雪，北風刺骨更甚。

千面神儒石誠在大廳內憂容滿面，不住地長吁短嘆，心緒鬱結。

忽然廳外隨風傳來凌雲天語聲道：「石老師！」

石誠似精神一振，霍地立起，凌雲天身形疾閃掠入。

凌雲天神儀挺秀，飄然慢步，目注了石誠一眼，搖首嘆氣，說道：「功敗垂成，石老師也有親眼目睹，非是在下辦事不力。」

石誠冷笑道：「少俠該趁時機極爲有利之際，劈開棺木奪取秘笈，一步失誤，致鑄大錯。」

凌雲天聞言面色一沉道：「石老師明知在下實非凌雲天本人，武功不敵白羽董懷慶，何況又有李鴛鴻駝背老者在旁，怎可怨斥在下。」

千面神儒石誠忽長嘆一聲道：「少俠不知殿下大爲震怒，嚴令我等查明刼去軒轅秘笈之人是何來歷。」

凌雲天略一沉吟道：「在下只查出一絲端倪，倘欲探得水落石出，須耗費相當時日。」

「什麼？」石誠大感驚詫道：「少俠從何探出！」

「李鴛鴻及駝背老者之死顯係滅口，辣手羅刹李鴛鴻遁跡烟花日久，其中必有蹊蹺。在下意欲探明李鴛鴻如何屈身爲妓，潛身留香院中經過，再抽絲剝繭，不難查出眞相過半。」

石誠聞言眉梢一皺，道：「不妨一試，老朽揣測李鴛鴻屈身爲妓，必經過一番縝密籌劃，恐無法探出。」

凌雲天道：「天下無難事，只怕有心人，在下就此前往。」身形疾掠而去。

他去石誠寓所，無非穩住石誠以示不疑，深知江湖情勢愈來愈複雜，一切均有待自己智慧澄清，所幸「軒轅秘笈」非眞，是以自己置身局外旁觀，欲藉此查明蛇頭柳葉鏢眞正來歷，但變生不測，均與自己所料南轅北轍，不禁懊悔不已。

留香院，依然管笛繁弦，歌聲不輟。

盧玉堂悄無聲息蹋入玉蝶房中，只見玉蝶穿着一身翠綠襖裙，伏在案上握管習字，茫無所覺。

他蹋入玉蝶身後，也不驚動玉蝶，凝目望去，只見寫着一闋范仲淹詞曲：

碧雲天，黃葉地，秋色連波波上寒烟翠。

山映斜陽天接水，芳草無情，更在斜陽外……

玉蝶寫的一筆端正簪花小格。

盧玉堂不禁讚道：「好字。」

玉蝶驚得心欲跳出腔外，啊呀嬌呼，一管羊毫脫手擲落在地，反轉嬌軀，嗔道：「公子嚇壞賤妾了。」

盧玉堂以手相扶掺起，道：「在下見姑娘握管揮毫，不敢驚動，及見字體工整有力，禁不住讚嘆出聲，料不到嚇着了姑娘。」

玉蝶盈盈萬福，嬌笑道：「公子幾時來到，怎無人傳知。」

盧玉堂道：「在下趁着無人注意時，溜了進來。」話聲略略一頓，目注了玉蝶一眼，接道：「姑娘可認得李鴛鴻麼？」

玉蝶聞言不禁一怔，只覺問得有點蹊蹺，顰眉低笑道：「鴛鴻姐姐就住在隣室，不過今日因厨娘汪婆子病故，鴛鴻姐姐送殯未返，讓賤妾喚丫環去瞧瞧。」

盧玉堂嘆息一聲道：「不用去了，李鴛鴻已死，現停屍聽泉寺。」

玉蝶不禁臉色慘白，道：「鴛鴻姐姐怎麼死了，公子何以知情？」

盧玉堂道：「方才聞得家父護衛說知。」將聽泉寺江湖中人爭奪軒轅秘笈之事說出。

玉蝶不勝驚訝，道：「如非公子親口告與賤妾，幾令人不置信，鴛鴻姐姐三月前才來留香院，慧婉柔媚，待人和善，想不到竟遭慘死。」言下唏噓不已。

盧玉堂道：「這李鴛鴻從何而來。」

玉蝶悽怨答道：「墜落風塵，賣身勾欄，其中辛酸難以言宣，賤妾如記憶不差，鴛鴻姐姐是由王瞎子帶來，身價銀子三百兩。」

「王瞎子是誰？」

「賤妾只知王瞎子在天橋賣卜，李鴛鴻與他有親戚之誼。」玉蝶目露疑容道：「公子似欲查明李鴛鴻身世爲了何故？」

盧玉堂微笑道：「姑娘最好守秘，官府中事似不必過問。」說着突轉話鋒，改談些各地文物軼聞……

翌日傍午時分，天橋王瞎子卜館外鑼鼓喧天，人羣圍觀如堵，祖孫兩人正在賣藝，三個壯漢赤着胳膊敲打鑼鼓，一個梳着兩綹髮辮的十三四歲小妞兒托着木盆向觀衆討賞錢。

天橋龍蛇薈萃之所，雖在隆冬凜冽，熱鬧不減，一個身着錦袍中年人離開了人羣，緩緩向王瞎子卜館走去。

他一撩厚重門簾，只見一個猥瑣瘦小老者坐在桌後，兩目白多黑少，見有人登門，不禁欠身起立，含笑招呼道：「大爺請坐。」

中年人並未坐下，道：「我不問妻財子祿，富貴窮通，煩卜行人踪跡。」

王瞎子望了他一眼，道：「問行人。」取過一隻竹筒遞與那人，接道：「請大爺自搖，心誠則靈。」

中年人微微一笑，接過竹筒，索落索落搖了數下，倒出五枚制錢，俱是覆面通寶。

王瞎子面色微變，搖首嘆息道：「下下之卦，不吉，寶鏡塵不明，白璧墜汚泥，何日重出世，再得顯光輝。」

中年人道：「行人不吉麼？」

王瞎子道：「何止不吉而已，白虎交重最不祥，須防盜賊有災殃，連遭官刑並喪事，病疾淹纒壽不長。」

中年人面有憂容，道：「你說他死了麼？」

「小的只照卦象而言。」

「前晚尚見過面，無病無疾，怎會就死。」

「豈不知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

中年人雙肩微微一剔，忽手出如風，疾如閃電望王瞎子腕脈要穴扣去。

顯然瞎王子也是武林高手，見狀變色，左掌疾拂而出，怎奈對方出手奇幻絕倫，一把扣實在腕脈上。

王瞎子左掌亦拍實中年人右脅，噗的一聲，如中敗革，只覺右手腕脈一縷飛麻奇寒佈襲全身，不禁面無人色，苦笑道：「我王瞎子與尊駕無怨無仇，素昧平生，爲何猝施毒手。」

那中年人臉上泛起一絲陰冷笑容道：「在下奉命所爲，身不由主。」

「尊駕奉何人所命？」

「你是明知故問。」中年人臉上陰冷笑容益發開朗了，目中逼露殺機，道：「在下奉了殿下之命，你知罪麼？」

王瞎子機伶伶打了一個寒噤，色如敗灰，道：「我身犯何罪？如罪大惡極，當死而無怨。」

（未完・十五）

十君子傳奇故事

爭盟會前夕　魔旅逞兇威

白羽‧文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艾天齊的手下喬宏聲爲伍仇抓住，艾天齊要把喬宏聲搶回，雙方動手過招，艾天齊正在危急之時，一位銀衫人適時搶前，爲艾天齊消除災禍，但艾天齊並不感謝銀衫人，只恨恨地離開，伍仇見銀衫人功力深厚，有意與他過招，並想將他收歸「萬魔之旅」中，伍仇和銀衫人拚過三招之後，銀衫人技高一着，遂把喬宏聲帶走，銀衫人呆怔出神，敗得無話可說……十四日的晚上，雷家堡外的廣場上，擺滿了酒席，伍仇一行廿四人的到來，將全場的武林人物都震住了。因爲伍仇所率領的人全是些成名已久的老魔頭，抓三爺來到伍仇面前，伍仇說要見見蕭秋風，同時準備向他挑戰……。

雷嘯天聲調再高上些許，道：「不過那四句『謠言』，却有一句令在下無法可想，並且必須遵辦，就是『八月十五開大會』的這一句！」

羣雄再次豪放的大笑起來，當然，明天這場罕見的「武林爭盟大會」，是開定了，也應定了那句謠言！

雷嘯天話鋒一變，道：「談到大會，不能不想到爭盟之戰，諸位武林前輩，如今敬請肅靜下來，容在下報告爭盟之戰的規矩！」

於是人羣重又寂靜下來，目光全罩向了雷嘯天！

雷嘯天揚聲說道：「大會不能沒有主人……」

話未說完，台下突然有人高聲接口道：「難道閣下不是以主人自居？」

羣雄不由紛紛注目說話的這個人，這人坐在「萬魔之旅」所佔的第三桌，是個文士打扮的人物。

雷嘯天自然也看到了這個人，一笑道：「在下必須先爲在座諸前輩着想，仍按適才所說，宣佈明日武林爭盟大會的較技規章。

「若有朋友們，不棄在下兄弟，有所指敎或答問，在下願於正事辦理完畢後，恭敬候敎！」

那位文士打扮的人，此時霍地起座道：「閣下聲明的意思，是說現在老朽不能發問了？」

雷嘯天道：「在下只有一張嘴，若赴會諸前輩人人發問，在下實在不知要怎樣應對才好，所以……」

文士不容雷嘯天把話說完，揚聲接口道：「閣下可以分出前後，一一作答！」

雷嘯天道：「話是不錯，可惜明天要開的是『武林爭盟大會』，設若是『武林問答大會』的話，在下自是義不容辭！」

文士語塞，四外傳來哈哈的哄笑聲。

雷嘯天雙手連擺，笑聲漸止，於是接着說道：「爲示此次大會公平正直，在下兄弟十人，雖然具名柬上，恭請過諸位前輩俠駕光臨，但却不是主持大會的人！」

文士又得到了發言的良機，揚聲道：「那誰來主持明日大會？」

這一問，無人反對，因爲問到了人人的心中！

雷嘯天道：「經在下兄弟幾經研討，決定請『少林及武當』兩派的掌門人，來主持明天這場爭盟大會！」

此言出口，雖然惹起了議論，但却聲調不高，說實話，少林和武當，在衆人心中，早已是代表了武林！

當然，還有其他大的門戶和派別，有些不忿不服，但却都不願意於此時提出異議，來開罪少林和武當。

因此雖有議論，却少反對，看來將成定局！

豈料在即將決定的刹那，長魔在伍仇示意下，緩緩的站了起來，未語之前，先是一陣狂笑！

笑聲如同迅雷，霹靂震響，令人心驚胆怕！

長魔在笑聲停止後，沉聲喝道：「老夫代表『萬魔之旅』，請問閣下，閣下所說以少林及武當爲大會主持人之事，可是經過公決？」

雷嘯天回答道：「是在下兄弟所商同者！」

長魔震聲道：「這武林爭盟大會，可是閣下十兄弟的私事？」

雷嘯天也沉聲道：「既然稱爲『武林爭盟大會』，自然是我武林同道大家的事情，朋友德高年長，怎會多此一問？」

長魔冷哼聲，道：「閣下諷語罰問的好，不過既然閣下也知道，此次大會是武林同道之事，而非閣下十兄弟所能主者，那又怎地憑閣下十兄弟商同，想請誰作大會主持之人，就請誰來作呢？」

雷嘯天頷首微笑，道：「問的好，在下先要請敎一事，然後作答！」

長魔道：「可以！」

雷嘯天道：「朋友前來參此大會，可有請柬？」

長魔一楞，半天沒說出話來！

雷嘯天哈哈一笑道：「難怪朋友問出剛才的話來，原來是不速之客！」

哄笑聲爆然傳出，頓使長魔無法下台了！

伍仇示意長魔落座，自己慢慢站起，目光向時正哄笑不止的羣雄掃去，只見兩道寒光射處，笑聲立即停止！

然後伍仇面對着雷嘯天道：「區區有所請敎！」

雷嘯天濃眉一挑，道：「尊駕可否先約束貴下些，候規章宣佈後……」

伍仇冷冷的接口道：「閣下若不先與區區答問明白，規章就不必宣佈了！」

這話說的又狂又傲，人人意會着一場風暴將要來到！

雷嘯天濃眉又一次挑動，道：「在下武夫，不解尊駕所指，請明言！」

伍仇若無其事，目無餘子的說道：「可以，區區是說，閣下若不先和區區答問，並能令區區心服口服的話，明天的武林大會，怕是開不成了！」

雷嘯天哈哈一笑道：「尊駕有這種本領？」

伍仇不答雷嘯天所問，却轉對赴會千百英雄道：「區區希望赴會的各派朋友們，能置身區區和雷家堡事件之外，在區區之事未了之前，不要登台較技！

「區區『萬魔之旅』，對當代武林各派各家，皆無恩怨，因此若人敬區區一丈，區區則還報十尺！區區剛才已和雷堡主聲明過，區區之事未了，則大會會期難定，此言既已出口，區區不惜流血千里而守之！當然，這是區區的一己之意，不勉强赴會朋友共守，但區區不願有人反對，而迫使區區不得不有所開罪！」

話鋒至此一頓，霍地轉向他所率羣魔道：「諸兄聽諭！」

萬魔之旅所屬的羣魔，個個已悄然起座，伍仇沉聲說道：「記住！敬我魔旅之友，全力以報，記住毀我信言之人，若容此人此派生離百里之外，則以本旅規戒處治！」

羣魔揚聲爲應，然後又悄然坐下！

這氣勢，這威風，壓住了赴會上千的武林高手！

伍仇微微一笑，再次轉對雷嘯天道：「雷堡主，區區相信，有這種本領！」

雷嘯天神色威嚴的說道：「伍朋友，你本領如何，明日大會你是否能夠阻止，現在言之過早，讓我們保留一下再談！如今在下要先請問伍朋友一件事情，伍朋友想必是位英雄，因此在下敢請直言相答實情！」

伍仇道：「區區無事不可告人，請問吧！」

雷嘯天遂問道：「伍朋友可與在下有仇？」

伍仇道：「若非此次前來赴會，根本就不會知道雷堡主的大名，因此雷堡主應該明白，咱們沒有仇恨！」

雷嘯天道：「與在下其餘兄弟，可有不和？」

伍仇道：「沒有！」

雷嘯天話鋒陡變，沉聲道：「如此說來，伍朋友是專爲阻擾大會而來了？」

伍仇面色一寒，道：「堡主無論加區區什麼罪名，都與事無補！」

雷嘯天哦了一聲，道：「這樣說來，在下是錯怪了伍朋友！」

話鋒一頓，神態客氣的又道：「那請伍朋友直說來意可好？」

伍仇道：「區區是赴會爭盟而來！」

雷嘯天道：「那却爲何威嚇大衆，阻止會期？」

伍仇道：「因堡主處理事務欠當！」

雷嘯天一笑道：「在下處理事務欠當，伍朋友大可專找在下，如今不作此圖，以貴旅高手之威，欺凌武林同道，這說不過去吧？」

伍仇說道：「區區聲明在先，是請堡主先答所問，堡主既不答，則區區方始另有行動，是故大會能否如期召開，責在堡主！」

雷嘯天哈哈一笑，道：「伍朋友好辯才！」

伍仇却冷冷地說道：「堡主若如此想，大可不答所問，明朝一試區區是以辯才服人，抑或是除辯才之外，還有其他的本領！」

雷嘯天又是一笑，道：「伍朋友是認定在下，不敢相試？」

伍仇說道：「區區從來不敢輕人，只是……」

話未說完，突然在擂台之上，有人接口道：「大哥請回來準備宣讀較技規章的事吧，伍魔主既然已聲明，並沒有輕視我們，已經夠了，讓小妹來和伍魔主答問幾句！」

話聲中，過曉梅越衆而出，站在了台口。

雷嘯天含笑而回，和過曉梅打了個會心的招呼！

過曉梅先對着羣雄一禮，然後向伍仇說道：「伍魔主有什麼要問的呀？」

伍仇早已皺起了劍眉，此時冷冷地說道：「姑娘是過女俠吧？」

過曉梅道：「不敢女俠二字，我正是過曉梅！」

伍仇道：「區區聲明，生平對人答問，是有什麼說什麼，不論對方年高或年輕，是男子抑或姑娘！」

過曉梅道：「這才對，伍魔主儘管說，我既敢站到這台口之上，就敢說能担得了千斤的重量，別客氣！」

伍仇道：「姑娘請收回『魔主』二字的稱呼！」

過曉梅笑着道：「辦不到！」

問話的故然不太客氣，答話的却更不含乎，羣俠此時人人心頭雪亮，一場好戲怕是已經登台了！

伍仇聞言一呆，他從沒想到，會有人這樣對待他！

當他想明白是受了侮辱之後，冷冷地說道：「那很好，明天的大會……」

話沒說完，過曉梅已接口道：「伍魔主，明天大會，你是否能夠阻止，剛才我雷大哥交待過，那是明天的事，大可緩一步談！假如伍魔主必須要人改變對你稱呼

的話，並不是絕對的不可以，而是要看伍魔主你自己肯不肯！」

伍仇不由問道：「哦？此話是什麼意思？」

過曉梅一指杏黃旗說道：「這上面繡着『萬魔之旅』的旗，是代表伍魔主的門戶吧？」

伍仇頷首道：「不錯！」

過曉梅嫣然一笑，又一指另外一面旗道：「這『魔中之王』，是代表你了？」

伍仇道：「也不錯！」

過曉梅聲調提高，道：「請問伍魔主一聲，『魔中之王』是不是『魔主』？」

伍仇語塞，過曉梅却不容他想出答對的話來，又道：「所以我說，伍魔主若能，若肯不用這『魔中之王』的旗子，當然任何人就不會再稱你魔主了！」

伍仇着實在心中惱火，但却苦無反駁的言語，看看過曉梅那從容不迫的神態，不由暗駡一聲：「這鬼丫頭，怎會如此刁鑽！」

正想着，過曉梅的話聲却又傳來，道：「伍魔主，你不是說要問些什麼嗎？請問吧！」

伍仇本來大有不再開口之心，但在數千眼睛注視之下，若就此落座無言，着實有些丟醜，壓壓心頭之火，沉聲道：「區區要問，這『武林大會』要憑什麼資格參加！」

過曉梅道：「凡武林中人，皆可以參加。」

伍仇道：「既然凡我武林同道，都可以參加，那適才鄧凱兄與雷堡主答問時，雷堡主所說『不速之客』是什麼意思？」

過曉梅道：「這是句成語，我不信伍魔主不懂！」

伍仇對「魔主」的稱呼，眞是恨得牙癢，但却無可奈何，怒目瞪了過曉梅一眼，沒好氣的說道：「區區就是不懂！」

過曉梅道：「那我解釋給你聽，不速之客，就是不請自來的……」

「意思」二字尙未出口，伍仇已沉聲接話道：「既然是誰都可以參加，又由何談起這『不請自來』？」

過曉梅嫣然一笑道：「這裏面有了誤會！」

伍仇道：「區區看不出來！」

過曉梅道：「事情簡單，一說即明，只是我有些不好意思出口。」

伍仇道：「區區不解，姑娘有何礙難處！」

過曉梅道：「不是對我自己。」

伍仇劍眉一皺，問道：「那是對何人呢？」

過曉梅道：「與魔主及貴萬魔之旅有關！」

伍仇冷哼一聲，道：「姑娘大可不必爲區區着想的太多！」

過曉梅道：「設若說出口來，也現得我們小器了些！」

伍仇道：「請姑娘直言，不必有所顧慮。」

過曉梅說道：「那伍魔主就恕我得罪了！」

話鋒至此一頓，接着含笑又道：「武林爭盟大會，自然凡是武林中人，都可以前來參加，若自認功力超人一籌，更可以搏而爭盟主之位！所以前來此地，參與武林爭盟大會的同道，不論那派那家，是友是敵，都談不到『不速之客』四字……」

話沒有講完，伍仇却已接口道：「可是雷堡主他，却當衆說過鄧兄是『不速之客』！」

過曉梅一笑道：「不錯，伍魔主稍安勿躁，容我說明！」

過曉梅說到這裏，故意把話停住，星眸橫掃了台下羣雄一眼，臉上帶着眞稚的笑容，又道：「大會設在雷家堡，自然雷堡主嘯天大哥，就成了地主，雷大哥交遊甚廣，不能不爲所識朋友盡些心力。所以在這雷家堡外，搭建了臨時的住處，安排好相識朋友們的食宿之所，開列名單請帖發寄而盡地主之誼。伍魔主恕我直言，當時，雷堡主及我們兄弟姊妹們，與魔主及所率諸高手，素不相識，故而沒有請柬寄奉。但是這酒席和居所，却是按照所發請柬而準備的，也就是說，爲對相識者盡心，有柬的就有食宿分配。不過這和前來赴會的羣俠，沒有關係，再說得明白點，食宿之備是爲對相識赴會朋友們盡心，而不是凡赴會之人都能在此食宿！伍魔主及貴魔旅高手，並無請柬，但也高踞席上，因此雷堡主在問明經過之後，始有『不速之客』一語！雖然伍魔主你，的確是作了『不速之客』，但我們却決無逐客之意，如今解釋已明，相信伍魔主已經沒有誤會了吧？」

過曉梅侃侃而談，一番話，說得羣雄個個會心，但萬魔之旅，由伍仇起至所率壯漢侍者止，却都漲紅了頭臉！

伍仇答不上話來，況過曉梅最後有了聲明，表示出地主的風範，伍仇就算想借此反臉，都苦無良策！

伍仇雖然難以答對，但萬魔之旅中，無一不是經多見廣的老江湖，自然不慮沒有答對的言語！

於是「蛇魔」王小五，在目睹伍仇神情尷尬下，嘻嘻笑着站了起來，他首先對過曉梅把拇指一伸，誇道：「高明，姑娘的是高明，叫姑娘這麼解釋，老朽及諸友，都成了不知分寸白吃白喝的『混世虫』了！不過這也怨不得老朽及諸友，貴堡旣然有這些講究，就該聲明於先，老朽等人那時說什麼也不會厚顏入座！如今事已過了，好在姑娘也聲明過，並無逐客之意，那就恕我們『萬魔之旅』的朋友們，叨擾了！」

過曉梅一笑道：「古人曾說：相見何必曾相識，況如今我們總算認識了，並且又是武林同道呢，所以談不到叨擾這兩個字。」

話鋒一頓，過曉梅轉向伍仇又道：「伍魔主，我還要聲明一件事，就是所發請柬上面，早就註明，大會請少林和武當的掌門人主持……」

伍仇冷冷地接口道：「這表示是貴堡對兩派的尊重，抑或是認爲除了少林和武當之外，其餘門戶中人，沒有主持大會的資格呢？」

過曉梅道：「有個原因，我還沒有來得及聲明，那就是身負主持大會之責的少林和武當兩派，已放棄了爭盟之戰！」

伍仇一楞，千百武林中人，也不由紛紛議論起來。

王小五正好還沒有坐下，又嘻嘻一笑問道：「請問姑娘，是否凡主持大會之人，都要放棄爭盟呢？」

過曉梅說道：「爲了避嫌，應該是如此！」

王小五道：「老朽要爲少林和武當兩派叫屈了！」

過曉梅依然含着笑容，但話却十分厲害的說道：「若是委屈，我相信兩派的掌門人會提出抗議的！」

王小五臉皮的是夠厚，已不亞於「萬里長城」的厚度了，他非但不惱，反而又嘻嘻笑着說道：「老朽是『看三國掉眼淚』，替古人白担憂了？」

過曉梅道：「我可不敢這麼說，只是覺得凡赴會的同道，自己應該說自己的話，大可不必替旁人操心！」

王小五一吐舌頭道：「姑娘好厲害，我說不過妳。」

過曉梅一笑，才待開口，豈料王小五又接着說道：「老朽生性是『一生不爲己，專替他人忙』，身受主人的盛情招待，覺得應該也爲主人們想想才對！大會由少林和武當主持，看來反對的人不多，誰不希望自己少幾個高手來爭奪盟主之位呢！不過老朽覺得赴會人數如此衆多，要是一一索戰而分勝負的話，恐怕一個月也開不完這場大會……」

過曉梅突然接口道：「這是有關大會較技的規章，貴魔旅中的朋友們，若能不多延時刻發些問題的話，此事雷堡主早已宣佈了！」

王小五一笑道：「老朽正是想請雷堡主，現在宣佈規章。」

說着，王小五遞給伍仇個眼色，雙雙落座！

王小五極端聰明，若非有這一轉，伍仇簡直就沒有辦法下台入座，這樣一來，把事情遮了過去。

雷嘯天這時再次走向台口，過曉梅自自然然的退回原處，彼此又作了一個會心的微笑。

雷嘯天立於台口後，立即揚聲高喊道：「有請『少林寺』心禪掌門，和『武當』玄天眞人，駕臨這擂台之上，宣佈爭盟約！」

話聲乍止，台下聞聲站起兩個人來，一位正是被武林中人尊爲「神僧」的心禪，另一位是武當掌門玄天。

二人遙隔數丈，互一禮讓，雙雙閃身出席，沉着而穩健的，一步步走到了台口下，平肩而立。

心禪首先合十，唸一聲佛號道：「道兄先請！」

玄天稽首，道：「僧兄請先！」

接着，互一點頭，未見二人有何舉動，却已緩緩拔起，輕輕的落在了擂台正中的台口上！

雷嘯天拱手道：「有勞兩位前輩！」

心禪和玄天，目下在武林中的輩份，已是無人再出其右，但對雷嘯天却非常客氣的答以平禮。

心禪開口道：「此乃老衲的榮幸，堡主請莫太謙！」

玄天也繼之稽首道：「貧道能獲緣了此心願，誠乃堡主之賜！」

台上答對，聲音不高，但因場中悄靜萬分，是故一千赴會爭盟而來的武林高手，人人聽了個清楚！

因爲聽得十分清楚，所以人人現出了駭詫之色！

以「心禪」「玄天」之尊，與雷嘯天平禮相序，說來已足令人驚疑，何況答對之間，又客氣得過了份呢！

衆人驚駭猜疑間，雷嘯天已再次開口道：「敢煩前輩宣佈規章吧！」

話聲中，雷嘯天躬身爲禮而退！

心禪和玄天，也以佛、道之禮作答。

接着，心禪和玄天互讓，結果仍由心禪開口，他首先合十對一千羣俠爲禮，然後聲如宏鐘般說道：「老衲『心禪』，蒙雷堡主不棄，諸施主厚愛，與玄天道兄主持明日武林爭盟大會，茲先宣佈較技的規約！

「較技共分四場，爲軟、硬、輕功及合手，前三場，大會備有試場，各憑己技而定功力之深淺，並斷勝負！最後一場，爲通過前三場之同道，彼此印證所學，只要雙方商同，兵刄暗器內力等，皆可相較，稱爲合手！通過前三場者，合手前，須抽籤號，號碼每數兩個，即一有兩張，二也有二張，以此類推！抽得相同的號數者，即合手的對象，可彼此商同較技種類，向老衲及玄天道兄說明，即可比試印證！印證合手的先後，看所抽號碼爲定，以一，二，三，四……等，順序在擂台之上較量！」

心禪說到這裏，話鋒一停，玄天眞人却接上說道：「爭盟之人，必須以正大光明的手段較技，是故若非經合雙方商同的方法，不得擅自施展！若有暗藏陰謀，乘機下手對方的舉動時，雖勝判敗，並將身負不義之名，及負全部後果責任！通過前三項的同道，若爲單數，最後的一人，則在號碼箱中，再抽一張，待被抽中之人合手完畢，得充分休息後論戰！大會明日清晨開始，直到有人爭獲盟主爲止，規章業已寫成一紙，貼於台口下，稍待請大家過目！」

規章簡單有律，要緊的部份業已說明，接着，台口下張貼出來了詳文，字大如碗，十分好認！

赴會羣雄皆無異議，一場罕見的爭盟之戰，終於來臨！

心禪和玄天，在宣佈過爭盟之戰的簡要規矩後，被迎進了雷家堡，擂台上除掉堡丁外，主人們也都退去。

酒宴開始了，但吃的人却不多，泰半擠在台口，用心的去讀那張貼出來的詳細較技規章！

那五岳此時不待伍仇吩咐，已閃身站起，擠進人羣，一字字十分注意的看着那張規章！

這時，突然聽到擠在台口的人羣中，傳來了話聲道：「喂！我說那一個能夠全認得出這些字來，抱個奮勇，站到台上，大聲的唸它一遍，也省得都擠出一身臭汗來。」

好主意，有人提醒，就有人抱奮勇，規章被揭了下來，要兩個人扯長了才能拿

住，很夠大了！

規章飛上了擂台，台下又成了一片肅靜！

接着，台上傳出雷般的話聲，道：「朋友們聽清楚，我唸了！」

此人話聲一停，開始唸道：「凡武林中人，自信能夠仗藝勝人者，皆可參加爭盟大會，今將大會較技規章，詳列於後：

「一、凡參加爭盟之戰者，必須首先通過軟、硬、輕三場考試，茲將三場考試題目，書明於下：

「軟功——必須通過僅有七寸的『鋼刀囚籠』，而能不傷及衣衫皮膚毫髮者，方為合格！」

這時，台下已有人窮吼道：「他奶奶的，這是誰出的混賬王八旦題目？老子光腦袋就有八寸還多，怎麼通過，這不是窮開心嗎？」

台上正唸着規章的那一位，揚聲道：「你有吃有喝還有熱鬧看，鑽不過『鋼刀囚籠』，你不會老老實實的當孫子，說他媽的什麼廢話！」

窮吼的人理短，沒再開口。

台上這位接着唸道：「硬功——以一掌能將尺厚鐵樑震碎，所碎之鐵塊，不計多寡，但須大小如一為合格！

「輕功——平地樹杆十根，每根間隔六丈，杆長丈二，杆頂浮置鴿蛋，須能一口氣縱渡而過，方為合格！」

這人話鋒稍停，接着又道：「這一場還有個附註，大家注意！」

聲音一頓，再說時已高昂了許多，道：「十根長竿，皆須踏到，若竿頭蛋碎或滾落，則為負！」

唸到這裏，這人賭氣把規章一拋，飛身下台而去！

不用說，這人是自知無法辦到，而放棄了爭盟雄心。

台下一干赴會武林高手，此時不由紛紛議論起來，若按所限三功來說，咸認十之八九是無法通過！

那五岳已回到原位，他看着伍仇，悄聲道：「出這鬼主意的人，眞是挖空了心思，照這三場來說，恐怕與會的朋友，能順利通過的人不多！」

伍仇一笑，道：「今夜地主們所辦的事，件件難得我的喜歡，唯有這三場規限，却甚合我心，使我省了很多事！」

鄧凱此時道：「首座是自己參加，還是再多指派幾個人……」

伍仇不待鄧凱把話說完，已接口道：「我正要告訴諸位，本旅除遇敵分派由我作主外，對其他的事，是一律平等的，因此參加爭盟之戰，可自由自主！

「但有一事，却須牢記，萬一抽得號數其合手之人，為本旅自己兄弟時，不得動手，以猜拳决定誰進孰退！」

羣魔立即應是，伍仇冷眼看出，他們已蠢蠢欲動！

伍仇心中一笑，神色却嚴肅的說道：「地主兄弟十人，看來是想俱參加，諸兄必須在事先分派妥當，那一位對付他們那一個，方保萬全！」

王小五接話道：「首座放心，我們早就有了安排！」

伍仇道：「是怎樣的安排法？」

王小五道：「一因無法認清他們誰又是誰，再者明日爭盟，後須號數來找對手，不見得如願，所以想了個對策。稍待酒罷，主人們必將重回台上，有所聲明，那時我們立即指名索戰，今夜就把事情給解决掉！」

伍仇微然一笑，道：「甚合我意，人選定了沒有？」

王小五道：「定了，我和那、歐陽二兄，再加上鄧凱兄七位，正是十人之數，首座只請默記對方姓名就行！」

伍仇道：「好！不過要找個好借口才是！」

王小五道：「業巳想妥！」

伍仇點點頭，高舉起手中酒盞說道：「好，我就以這杯水酒，預祝諸兄馬到功成！」

七魔叟和老三魔，也揚盞為敬，各將美酒吞落肚中！

× × ×

心禪和玄天兩位掌教，又出現在台上了！

果然正如王小五所料，主人們相陪一旁。

心禪合十對台下為敬，等肅靜之後，他揚聲道：「現在衆施主當然都巳經看過規章，也都知道通過前三場不易了，其實這三場還另含仁心！爭盟之戰，必然各盡所能，在此情形下，死傷是在所難免，因此前三場如此嚴格，至少可保全許多英雄。老衲與玄天掌教，身為此大會主持，除潔身以求公平外，並祈諸施主相助守此規章，則老衲感甚！」

說到這裏，心禪鄭重的又對台下羣雄合十一禮。

玄天此時接着說道：「諸位若對規章尚有不明之處，請現在提出疑問來，貧道當詳為解答，明日會場之上，就不再答問了！」

規章寫得清楚，又經過再三唸讀，沒人質疑！

玄天等了半晌，見無人詢問，又道：「既然無人質詢，貧道與心禪僧兄今夜之事巳了，除祝賀諸施主明日奪魁外，順頌安康。」

話聲中，玄天對心禪一稽首，雙雙就要退下！

那知道就在這個時候，台下突然有人開口說道：「道長請留貴步，老朽有所請教！」

玄天和心禪注目處，心頭不由一緊，原來心禪和玄天都認得此人，自然也就能推想到怕無好事。

因為此人呼喊的是玄天，是故玄天首先說道：「龎施主有何吩咐？」

隨着玄天的這一句話，自長魔鄧凱身旁，走出來了一個人，這人好胖的身材，高約五尺，寬却四尺有奇！

台下武林英豪，泰半認得這人，一因他這個模樣，天下獨一，再者他對敵的狠辣，也無人能出其右！

他既然是由鄧長魔身旁站出，不問而知，自然也是伍仇的手下，屬於「萬魔之旅」中的一員！

他閃出席外，並不發問，却飛身到了擂台之上！

台下數千武林客，可說誰也不是省油的燈，一見這胖老者竟飛身擂台之上，就巳料到將有好戲登場了！

玄天眞人見胖老者竟飛身台上，立刻和心禪掌教互望了一眼，接着往前兩步，迎了上去。

胖老者滿臉含笑，對玄天把手一拱，道：「龎某來得冒昧，道長海涵！」

玄天稽首道：「施主太客氣了，不知有何指教？」

胖老者嘿嘿一笑，道：「龎大可只是想請問一聲，道長和高僧二位，是專司明日大會主持之責呢，抑或還另有責任？」

玄天雙眉一鎖，道：「恕貧道反問一句，龎施主究竟是想知道些什麼？」

龎大可道：「老朽是想知道，今夜道長和高僧，算不算主人？」

玄天道：「施主多此一問，貧道及僧兄，只負責明日武林爭盟大會的事務，其他等等，非貧道所願聞！」

龎大可一笑道：「道長是說，除明朝武林爭盟大會外，閒事不管？」

玄天道：「不錯！」

龎大可拱手道：「如此老朽不再煩瀆，道長請吧！」

玄天看看心禪，雙眉一皺對龎大可道：「龎施主是嫌貧道在此碍事？」

龎大可一笑，道：「道長多心了，老朽誠恐延誤道長的時間。」

玄天道：「貧道現在沒事要辦！」

龎大可作個無可奈何的表情，道：「那就任憑道長去或留！」

話鋒一頓，龎大可却轉向後面主人羣中，拱手說道：「萬魔之旅中的馬前卒，敢請主人們答話！」

雷嘯天才待答言，排名第九的「木頭僧」却巳開口道：「胖老魔你能不能把話說明白點？」

龎大可本是「天魔宮」七魔叟中的「胖魔」，聽到主人行列中，一個如痴若傻的小和尚答話，哼了一聲，道：「要怎樣明白法？」

木頭僧道：「你要人答話，是要具柬有名的主人，還是雷家堡的主人，抑或是明日武林爭盟大會的主人呀？」

胖魔道：「具名此次請柬之上的十位，那一位都可以！」

木頭僧道：「那我算一個了，有話請講吧！」

胖魔道：「老朽首先聲明，現在要談的事，和明天召開的『武林爭盟大會』，是不發生任何關係！」

木頭僧痴痴的一笑，道：「我也聲明，如有答問，和大會之事無關！」

胖魔哈哈一笑，道：「正好對了勁，老朽先問問和尚你怎樣稱呼？」

木頭僧說道：「人家都叫我『木頭和尚』！」

胖魔哦了一聲，道：「沒聽清楚，請問是『無頭』還是『木頭』？」

木頭僧道：「都行，隨你胖老魔喊好了！」

胖魔面色一正道：「老朽沒有空兒開玩笑，是要問正經事！」

木頭僧道：「和尚却多得是時間，隨時能唸『超生咒』！」

胖魔哼了一聲，道：「木頭和尚，你能作主？」

木頭僧道：「說吧，我不行反正還有行的！」

胖魔道：「請問你們十人具名，遍下請柬，約集武林江湖各門各派中人，前來參加武林爭盟大會，這是事實吧？」

木頭僧道：「就像『吃飽了不餓』一樣，是事實！」

胖魔道：「我們『天魔宮』，怎沒有接到請柬？」

木頭僧道：「哦，眞沒接到？」

胖魔道：「當然！」

木頭僧笑了笑道：「哦？要眞沒有接到……」

木頭僧話鋒突然停了下來，看看胖魔，才又接着說道：「你可知道這是為了什麼？」

胖魔說道：「這也正是老朽要問你們的！」

木頭僧道：「只有一個可能，你才沒有收到請柬！」

胖魔道：「那個可能？」

木頭僧一字字調侃說道：「我們根本就沒有發給閣下！」

胖魔先是一楞，台下人羣之中，恰在此時傳到了嘲笑他的聲音，他不由變了臉色，怒聲道：「和尚，你們不發請柬到『天魔宮』，是何居心？」

木頭僧道：「這還要我和尚解釋？」

胖魔道：「當然！」

木頭僧木楞的搖搖頭，道：「原來你這胖老魔，比我和尚還要『木頭』，因為瞧不起你，所以才不給你請柬，你竟連這點道理都不懂！」

胖魔哈哈大笑起來，笑聲乍止，揚喝道：「很好，老夫也想過可能是這個原因，既然你們十個人蔑視我『天魔宮』，老夫現在是必須問你們討個公道了！」

木頭僧傻傻的一笑，道：「好呀，胖老魔你想怎樣討這公道法呢？」

胖魔向後微退三步，道：「領領你們十位的高教！」

木頭僧又是傻傻的一笑，道：「可以，就請你把另外六個魔叟，和那刀、蛇、人三老魔，一塊兒召到台上來，大家湊湊熱鬧吧！」

胖魔心頭一動，道：「和尚，你這是在向老夫兄弟們叫陣？」

木頭僧一聲哈哈，道：「你們不就是存着這個心意嗎？想在會前，先和我們具名的十個人動動手，試試高低？」

胖魔心頭一凜，暗想道：「奇怪，難道對方巳經知道我們的打算了？」

他正在思索之間，木頭僧却又接着說道：「你們這種心意，早就被我們料中了，所以我木頭和尚才出面接下來，省得你們多費事！不過我木頭和尚話可說在前面，如今還沒開大會，眞要動手，那就是武林之中的尋仇行徑！你懂嗎？」

胖魔一時不知如何回答才好，蛇魔王小五在台下看得着了急，身形一閃，飛上了擂台，道：「唸經的，我們懂，要告訴你個清楚，我們既敢向十位點名叫陣，自然就敢接下任何的後果！」

展翼雲在王小五飛身上台之時，也一

閃到了木頭和尙的旁邊，首先和木頭和尙示個意，才開口對王小五道：「王大俠，咱們雙方能不能不再談談？」

王小五嘻嘻一笑，道：「俗話說，發昏當不了死，反正要打，不談了吧！」

展翼雲道：「就在此地動手？」

王小五點點頭，道：「這兒一切現成嘛！」

展翼雲笑了笑，道：「由咱們兩個開始？」

王小五道：「可以呀，只是我還沒請教過，你怎樣稱呼。」

展翼雲道：「我姓展，字翼雲！」

王小五把姆指一伸道：「好響亮的名字，展翼生風雲，鵬程行萬里！」

展翼雲道：「借您的吉言了！」

王小五一笑道：「好說好說。」話鋒一頓，接着又道：「我也該自報名姓才對，我姓……」

展翼雲巳接口道：「前輩是王大俠，武林人稱『蛇聖』！」

王小五嘻嘻兩聲道：「展弟台可眞的投桃報李了，我明明是人見人煩的『蛇魔』，老弟台却比成『蛇聖』，眞是受之有愧呀有愧！」

展翼雲却正色道：「這是前輩多心，自前輩以『蛇』成名至今，在下就沒聽說過，有那位仁厚君子，死於前輩蛇口之下的！反之，却時有耳聞，一些無惡不作之徒，喪命前輩那『大王』之手，因此前輩當得『蛇聖』之譽！」

王小五霎霎眼，看看展翼雲，道：「老弟台願這樣謬讚，我只好實受了。」

說到這裏，王小五話題一變，又說道：「老弟台對我們的事，似乎是知道很多嘛！」

展翼雲道：「我們對貴旅中的諸前輩，都很清楚！」

王小五嘻嘻兩聲，道：「這是你們消息靈通！」

展翼雲道：「心有所儀，自然就特別留心了！」

王小五哦了一聲，道：「我這個人，就是這個毛病，講過不談不談了，却又說了個沒完沒結，該住口啦，老弟台……」他話鋒自停，喘口氣，又道：「咱們如何動手呀？」

展翼雲道：「我仍願再作一次要求，不希望和前輩動手！」

王小五搖搖頭道：「當着天下英雄，若不分上個勝負的話，可叫我怎麼下台，得了，老弟台就幇個忙吧！」

展翼雲喟嘆一聲，道：「何必呢，這一戰毫無道理，況明朝……」

王小五接口道：「箭都上了弦啦，老弟台就應個景兒吧！」

展翼雲神色轉爲肅穆，道：「除一搏外，別無商量的餘地了？」

王小五道：「大概這樣！」

展翼雲嗯了一聲，道：「若非比不可，敢請王大俠和龐大俠先請下台入座，在下身奉敝盟兄之諭，要向天下英雄交待一番！」

王小五一拱手道：「老朽遵命，咱們回頭擂台上再會了！」

話聲中，王小五一拉「胖魔」龐大可，雙雙飛身下了擂台，果如所諾，緩步回座靜待不語！

展翼雲此時立於台口，對台下千百武林中人拱手道：「諸武林前輩及同道貴朋，『萬魔之旅』的高手們今向在下兄弟，印證功力之高低，乃友誼的較搏！並且和明朝大會爭盟之戰，毫無關係，在座朋友，去留隨意，但請切莫參與此次證技之鬪！此次不論孰勝誰負，不碍明日之會，但有一事，却有利於諸賓朋，那就是證技之戰，與大會規則相同……」

話未說完，台下胖魔龐大可的身旁，突然站起來了半截黑塔般的一老者，聲如宏鐘的喝道：「喂！你所謂的相同，是全一樣？」

展翼雲道：「發問的可是『黑魔』萬山重？」

萬山重哈哈大笑兩聲，道：「有意思，是我！」

展翼雲道：「正如萬大俠所問，全部相同！」

萬山重道：「也要自己先過那『軟、硬、輕』三關？」

展翼雲道：「非過不可！」

萬山重道：「然後抽號來找對手？」

展翼雲道：「一點不錯！」

萬山重怒哼一聲，道：「這是和誰商量過的規矩？」

展翼雲道：「此非爭盟之戰，不必商量！」

萬山重道：「你們能自說自話……」

話沒說完，展翼雲巳接口道：「是貴旅向在下兄弟們索戰，願否任憑貴旅，若願，在下兄弟則相陪一試，不願，此戰作罷！」

萬山重怒氣上冲，鼓着大腮，說不出話來。

王小五適時悄聲對伍仇道：「首座，看來，對方早巳料到有這一戰，才出這題目！」

伍仇淡然一笑，道：「答應他！」

萬山重在得到伍仇的指示之後，沉聲喝道：「你們認爲老夫兄弟，會怕這小小的……」

伍仇不待萬山重話罷，巳悄聲道：「萬兄坐下，請王兄答覆這姓展的！」

王小五立刻站起，接着萬山重的話鋒道：「老弟台，別光說不練玩『嘴把式』，反正你弟台怎麼劃道，我們就怎樣跟着，請縮短聲明早些動手吧！」

展翼雲點頭道：「王大俠既然性子急，好，咱們立刻開始！」

王小五嘿嘿兩聲，道：「對，不過請問一聲，這規矩是老弟台們所立吧？」

展翼雲巳知其意，連忙答道：「王大俠請放心，通過軟、硬、輕三關，也是我們兄弟先試，請問王大俠，還有別的指示沒有？」

王小五搖搖道：「沒有了，就等着老弟台們試過了三關了！」

展翼雲一笑，轉對侍守台上，雷家堡的大漢們說道：「取出『鋼刀囚籠』！」

有四名堡丁，聞令則動，刹那，抬來一只五尺見方鋼籠，放置擂台正中靠邊沿的地方。

囚籠是精鋼鑄成，中腹空置七寸彎彎

的一條縫隙，四外却有難以計數的鋒利刀尖，閃放着寒光！

台下千百武林高手，看到囚籠之後，立刻有十之八九，搖頭起來，不問可知，他們巳有畏意！

那七寸空處，若是垂直，雖說仍然難以通過，但却有人能夠憑仗着罕奇的「縮骨身法」，平安穿過。

如今發現空處竟是七寸彎曲的怪巷，那就不是單憑「縮骨身法」所能渡過的了，這般困難，怎怪他們搖頭不迭！

展翼雲此時掃視了台下衆人一眼，道：「這『鋼刀囚籠』，說有七寸縫隙，但因彎作弧形的原故，算來六寸還不到，想平安穿過，自非易事！尤其是規則上言明，不能傷及衣衫，因之若想通過這小小空隙，除必須施展『縮骨』神功外……」

話還沒有說完，萬山重突然揚聲大喝道：「規則早巳無人不知，你就省點唇舌吧！」

展翼雲看了萬山重一眼，微微一笑，道：「萬大俠這樣急於一搏？」

萬山重道：「除急於一搏外，並且懶得多聽廢話！」

展翼雲依然面帶笑容，轉對堡中侍役堡丁道：「準備十八支號籤，每籤同一號碼各一支，快！」

刹那，號籤備妥，置於台上！

展翼雲看看台下羣俠，又瞥望了「萬魔之旅」們一眼，默然一笑，不再開口，却首先開始穿越「鋼刀囚籠」！

數千隻眼睛，各射寒光，盯注在展翼雲的身上，只見展翼雲就在這霎眼之下，業經穿越過了「囚籠」！

那身法，如江魚戲水，巧妙無倫！

當展翼雲穿過「囚籠」，立於台中，旋轉身軀，請大家注意他衣衫是否完整時，換得了如雷掌聲！

掌聲靜止後，展翼雲對「萬魔之旅」們把手一拱道：「在下獻醜巳畢，請伍魔主差派貴旅中任何一位高手，登台穿越這『鋼刀囚籠』吧！」

王小五嘻嘻一笑道：「這麼快就輪到我們啦？」

展翼雲道：「爲示公平無欺，敝兄弟塲塲率先相試，貴旅中人繼之！」

王小五道：「這樣誰也不吃虧！」

話聲中，王小五飛身而上，笑嘻嘻的穿過了「鋼刀囚籠」，和展翼雲一樣，也是髮毫衣衫無傷！

木頭僧大步走到了台口，一言不發，板着那張硬似木頭的面孔，一滑過了「鋼刀囚籠」，退回行列！

長魔鄧凱，不待吩咐巳湧身台上，他也輕而易舉的通過了「鋼刀囚籠」，站在了王小五的身旁！

繼之過曉梅試越「囚籠」而過，那胖魔龐大可飛臨台上，台下千百英豪，立刻紛紛低聲談論起來！

龐大可的「腰圍」，足有六個七寸大，若想穿越這「鋼刀囚籠」，叫誰看來，都會認定難如登天！

那知龐大可却大搖大擺的上了「囚籠」，一個胖大的身軀，倏忽變作瘦長，溜溜一轉，巳平安渡過！

掌聲如雷般響起，龐大可却神色都不動！

接着，主、客一連通過了十八位，主人方面，只剩了沒露面的蕭夢梅，客人這邊，還留下一位那五岳！

那五岳不待展翼雲開口，巳飛身台上道：「展朋友，現在該輪到誰了？」

這是明知故問，有心迫人！

怎料展翼雲却把頭一搖，道：「貴旅高手如雲，但我兄弟却僅十人……」

那五岳抓住話柄，道：「對呀，還應該有一位才是！」

展翼雲道：「不錯。」

那五岳道：「請出來吧！」

展翼雲一笑，道：「適才在下令人備籤時，那大俠難道沒聽清楚？」

那五岳道：「你說了那麼多話，我怎能完全記住！」

展翼雲道：「號籤只準備了九對！」

那五岳不能再裝糊塗，哦了一聲，道：「你是說，今夜只有九對合手？」

展翼雲道：「不錯！」

那五岳道：「貴兄弟共有十位，那一位呢？」

展翼雲道：「恕不作答！」

那五岳一笑，道：「想來，那位定然是蕭秋風！」

展翼雲道：「不須那大俠提醒大家，在下兄弟在試渡『鋼刀囚籠』時，人人報名而進，誰都沒有瞞過！」

那五岳老臉一紅，道：「可能老朽那時沒有聽清。」

話鋒一頓，接着又道：「不過老朽仍然要問一聲，蕭朋友怎不出戰呢？」

展翼雲道：「秋風弟爲籌劃爭盟大會，業巳極爲疲勞，似今夜這等印證較技之搏，大可不必使他煩心！」

那五岳眉頭一皺，道：「好，反正明天還有機會！」

他把話說完，冷冷地一瞥展翼雲，飛身下台歸座。

伍仇看了那五岳一眼，悄聲道：「那兄，當台下試過『硬功』一關時，你悄悄離席，在堡北面的石牆下等我，我立刻就到！」

那五岳暗中一驚，低聲道：「首座是要進入『雷家堡』？」

伍仇道：「嗯，蕭秋風既然躲我，我就祇有去見他了！」

那五岳道：「不太好吧，設若被人發現……」

伍仇巳接口道：「你去你的，其他事我自有安排！」

那五岳不能再多說甚麼了，頷首悄悄退席而去！

此時，台下千百英豪，無不聚精會神於台上的「硬功」試技，因此根本誰也沒有留心到那五岳。

但當伍仇繼之悄悄起座後，暗中却有人盯上了他！

伍仇自然不知，若無其事的緩步走了出去。

暗中這人，遠遠注目，小心追踪，也離開了會塲！

× × ×

擂台上，九對十八個人，都完全渡過了三次試功！



台下人，個個唏嘘，嘆爲觀止！

九對十八位一等一的高手們，在開始抽籤了！

台下的千百英豪，大氣不喘，靜待結果。

結果揭曉了——

雷嘯天對「長魔」鄧凱！

過萬乘戰「胖魔」龐大可！

展翼雲找上了「睡魔」樊山！

尙自强對付「黑魔」萬山重！

古存文和「刀魔」歐陽彤捉對！

木頭僧鬥「蛇魔」王小五！

伍重遠與「白魔」章新是一對！

强百柔是「矮魔」蔡八乘的對手！

若說天下巧事多，現在就有了一件再巧也沒有的事！

過曉梅姑娘，却偏偏抽得了九號籤，而「天魔宮」中，最毒最狠最辣最厲害的「瘦魔」狄二娘，也是九號籤！

尤巧的是，她們統統是女子！籤號已定，首先是各認對手，大家都能保持武林高手的風度，極客氣的互通姓名，再道久仰！

戰雲密佈，氣氛漸漸緊張，台下，鴉雀無聲！

雷嘯天這時揚聲對手下堡丁道：「在台上左方，緊靠木柱，火速擺列九張軟椅，一張長案，案上要有白巾，軟椅要潔淨無塵！」

堡丁應聲而去，刹那擺好了一切！

雷嘯天拱手對鄧凱道：「鄧大俠及諸位上座！」

這用不着客氣，鄧凱祇道了聲謝，即率衆入座！

雷嘯天在九魔坐定後，揚聲道：「獻茶！」

堡丁高應一聲，獻上九盞香茗。

雷嘯天接着對鄧凱一拱手道：「貴旅魔主未在台上，敢問那一位能夠作主？」

鄧凱往台下瞟了一眼，心中一動，伍仇的座位，已然空置，人却不知到甚麼地方去了！

伍仇不在，鄧凱沉思了刹那，回答道：「老朽可以代表在台上準備較技的兄弟們！」

雷嘯天道：「這樣說，在下若有疑問或相商某事時，就對鄧大俠說了？」

鄧凱道：「可以！」

雷嘯天道：「在下先要請問一句，貴旅與在下兄弟可有仇恨？」

鄧凱道：「沒有！」

雷嘯天道：「這樣說來，此次會前相搏，純係印證功力了？」

鄧凱頷首道：「正是！」

雷嘯天道：「請問是否必須使用兵刃及暗器？」

鄧凱殘眉一皺，接問道：「堡主之意呢？」

雷嘯天道：「在下認爲，僅以拳脚足矣！」

那「瘦魔」狄二娘，適時對鄧凱道：「我可以說幾句話嗎？」

鄧凱點頭道：「二娘有話就說，沒有甚麼不可以。」

狄二娘一笑，轉對雷嘯天說道：「堡主，咱們這一次相搏，可是印證功力之高低？」

雷嘯天濃眉一挑，道：「正是！」

狄二娘道：「那就不該有何限制！」

雷嘯天哦了一聲，道：「這該如何解釋？」

狄二娘道：「旣然是印證所學，而論功力技藝之高低，若摒棄兵刃暗器，豈非無法得窺全貌，並有失公正？」

雷嘯天道：「暗器乃陰險之物，證技爲磊落俠擧，故須剔除。」

狄二娘道：「兵刃呢？」

雷嘯天道：「俗云：『刀槍無眼』，證技之會，不論何方傷亡，皆爲不當，況高手論技，指可代劍，掌能爲刀……」

話未說完，狄二娘已接口問道：「請問何物能代替我這『紅巾十丈』呢？」

說着，狄二娘一聲冷笑，手抖處，台板上多了一條十丈的赤紅軟巾，映着燈光，發出奇異的光采！

雷嘯天濃眉一挑，道：「狄女俠堅持使用兵刃，就爲自己這條軟紅巾？」

狄二娘嘿嘿兩聲，說道：「難道不應該？」

雷嘯天道：「狄女俠莫非認定，妳這軟紅巾下決無敵手？」

狄二娘道：「可以這麼說！」

雷嘯天哼了一聲，才要開口，狄二娘已經接着說道：「你若不服不信，何不一試！」

雷嘯天冷冷地說道：「若非抽號不同，雷某甚願立刻一試！」

狄二娘輕蔑的說道：「換個號碼又如何！」

（未完）

無情殺手有情天

（本文承自第40頁）

古如今心中委決不下，不知是說好還是不說好，最後把心一橫，說道：「他正是替小弟接下殺方兄你那宗買賣的中間人，亦是專門替殺手接洽殺人買賣的中間人，原來他具有兩重身份的！」

「古兄，這樣說來，請你殺方兄的，原來亦是他！」呂綾快口快舌接上。

「如今將他的身份揭開了，也就省得古兄再費時間去找他了！」方顯行望一下滿天的繁星，吁了口長氣。

× × ×

「古兄，今後何去何從？」方顯行誠懇地望着古如今。

古如今爽快地道：「從那裏來，回那裏去，我是一個孤兒，只好四處流浪。」

「古兄，保重。」方顯行用力握着古如今的手。「你若有興趣的話，隨時到巫山，小弟無任歡迎！」

「我一定會去的！」古如今連眼睛也泛出笑意，瞧着方顯行身邊的呂綾，「但千萬記着，別忘了請我喝喜酒！」

呂綾一張俏臉「刷」地有如大紅布般，羞紅滿頰，方顯行亦紅着臉傻笑起來。

古如今看得哈哈大笑起來，大笑聲中，轉身朝前路急掠而去。

空氣中，却飄蕩着他那爽快的笑聲。

呂綾不知不覺間，偎入方顯行懷中。

（全文完）


常服
氣金身
事業成功
腦活腎通
各大藥房有售
峨嵋藥廠